

VELOJ DE  
TYU PING

資平小說集 第三集

*Handwritten text in red ink,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ecorative black border.*

Pan

82/57



資平小說集

第三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9488

上海

樂羣書店

1930

~~1567336~~

# 資平小說集

## 第三集

1929 2 20 付排

1929 4 20 出版

1—2000册

1930 4 20 再版

2001—4000册



不特定價大洋三元

# 第 三 集

## 目 次

插畫	飛絮	PAN UR. 作
	苔莉	PAN UR. 作
飛絮	.....	1
苔莉	.....	159
歡喜陀與馬桶	.....	309



Pan



苔 莉

PAN UR. 作



飛 絮

此  
页  
空  
白

## 序

暑期中讀日本朝日新聞所載“歸儿日”，覺得牠這篇描寫得很好。暑中無事想把牠逐日翻譯出來，弄點生活費。因為那時候學校無薪可領，生活甚苦。天氣太熱又全無創作興趣。每天就把這篇來譯，一連繼續了一星期。但到後來覺得有許多不能譯的地方，且讀至下面，描寫遠不及前半部了，因之大失所望，但寫了好些譯稿覺得把牠燒毀有點可惜。於是把這譯稿改作了一下，成了飛絮這篇畸形的作品。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及怕人非難；終沒有把這篇稿售去。本社出版部成立後，就叫牠在本社出版物中妄占了一個位置，實在很慚愧的。

總之這篇飛絮不能說是純粹的創作。說是摹倣‘歸儿日’而成作品也可，說是由‘歸儿日’得了點暗示寫成的也可。

總之我讀‘歸儿日’至後半部時覺得牠和我這篇飛絮同樣的是篇笨作，這是我深引以為憾的。

又我還要說的一句是我此篇的完稿確在卒讀‘歸儿日’之前。

四月八日作者



春來了。無偏愛的春也到我們的寒村裏來了。  
一連三天都是微風絲雨。望着帶有春意的微風吹着窗  
帷愈覺惆悵。站在窗前眺望下面的庭園，在淡灰色的絲雨中的  
的樹木和雜草都青青的了。

近窗口的一株桃樹，樹枝上滿裝了紅蕾。母親說，桃花  
早開是一種吉兆，我常笑母親的迂腐。但我今年相信這種吉  
兆了，因為我希望這個吉兆是預報一件喜事——梅君在大  
學畢業和我們倆的婚約成立。

好了，天馬峯上堆積的黑灰色的密雲漸次消散了。黛色  
的峯的一部分看得見了。明天會晴吧，我可以到巨湖畔去會

他了。

梅君前兩天寫了封信來，他信裏說學校開了課兩星期了，他不能再在村中留戀了，他祇希望再看我一面，天氣晴了就望我到且湖畔去，無論那一時那一刻，他總在那邊等我。

下了幾天雨，心裏異常的煩悶，下面的光線不足，比樓上黑暗。坐在下面的黑暗的母親房裏，聽母親嘵嘵叨叨的說家常事和小弟弟的哭音，更使人鬱悶難過。所以這兩三天吃過了飯就跑回樓上自己的書房裏來。

一個人在書房裏，也祇悶坐在窗前癡望着外面的煙雨。看今天下午的天色，明天有晴的希望了，就恨地球自轉的速度太小了。覺得今天下午和今晚一晚上比幾星期的期間還要長，不容易度過去，無聊極了，隨手在案上取了一冊唐詩三百首來讀。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才低吟了這四句，聽見下面有客來了的樣子。不一刻就聽見瓊妹在扶梯下叫我。

“姊姊！外祖母來了，快點下來！”

外祖母姓黃，今年怕有六十二三歲了。她生兩個女兒一

個男兒，我的母親年紀最長，其次是我的舅父，其次是雲姨母了。外祖父死後，舅父就帶舅母到S市去接理外祖父遺下的藥材生意。雲姨母也跟她的哥哥到S市進學去了，祇剩外祖母在家裏，所以她常到我們家裏來。

外祖母和梅君是同一村的人，我初認識梅君就是在外祖母家裏。回外祖母家裏要經過H湖畔。她今天來了，我明天想到她家裏去住幾天，就送她回家去。到了她家裏時再找個機會到H湖畔去會他罷。

兒女都不在膝前，祇和一個老媽子共度寂寞的生活的外祖母是很歡迎我們到她家裏去。但像古寺般的外祖母的老屋不單我不情願去，就連無邪的，祇喜歡吃喜歡睡的妹妹也不情願去。明天若對外祖母說，我想到她家裏去住幾天，她一定趕快催我動身，伴她回她家裏去吧。

我決意利用這個機會了，忙下樓去會外祖母。我還沒有踏進母親的房裏，瓊妹望見我又在歡呼，

“姊姊，快點來！有甜橙，也有甘蔗。”

外祖母坐在母親床邊的椅子上替瓊妹剝甜橙。

“祖母，路好走麼？怎麼掛雨的就來了。”

“我這兩天真悶死了！我早就想來看你們的。下了這兩天雨真悶死人。你看祖母是赤着腳來的。出門的時候，頭上

停了雨的，走到途中又遇着一陣雨。”

果然外祖母的腳盤上和腳踝上滿塗着黃泥。我們嶺南的女人都是天足。農忙時候下秧田裏工作的都是我們女人。收穫之後，到山裏樵採的也是我們女人。嶺南的男子多半像我們村中家家都飼養的肥豚。外祖母壯年的時候也耕種過來，身體很強健，年紀雖然超過六十了，但她日行三五十里山路也並不算什麼一回事。

母親提了腳盆和半桶溫水進來，給外祖母洗了腳。外祖母把雙腳洗乾淨了後，由她的包袱裏取出了一對嶺南女人慣穿的黑漆皮拖鞋來穿上。

“阿琇，明天不到祖母家裏去麼？你們姊妹都到我家裏去耍幾天罷。祖母家裏新年的臘肉香腸還沒吃完呢。”

我早就想說要到外祖母家裏去，但待要說時，不免聯想到梅君，心裏便起了一種悸動，反說不出口來了。今聽見外祖母先說了，正和我的計畫符合，心裏很感激外祖母。

“我這幾天也因為下雨，不得出去，坐在家裏沒有事做悶得很。我明天就跟祖母到祖母家裏去耍幾天吧。”

“坐在家裏沒有事！叫他幫幫忙，看小弟弟就不情願看！說到外面去就高興到十二分！”母親露出乳房在喂奶給小弟弟吃，翻過頭來笑罵我。



“阿瓊也同姊姊一路來麼？”外祖母笑望着瓊妹。

“瓊妹去不得，她要上學了。”我忙阻着瓊妹，不叫她一路到外祖母那邊去。

“怎麼你還不搬進城裏上課去呢？”

“學校給兵隊佔去住了。要等兵隊開發了後才有課上。”

“怎麼你們的學校也要駐兵！”

“因這校長不會巴結縣知事，縣知事就叫軍官來把我們的學校佔據了去做兵房了。”

我說了後，又想及梅君要回S市大學的事來了。由S市便聯想及雲姨母來了。

“祖母，雲姨母什麼時候才畢業？”

“聽說到後年暑假才畢業。像她那個脾氣乖古的人畢了業曉得她回來不回來。”

雲姨母在S市進的學校是女子高等師範，近年又把“高等”兩個字換成“大學”兩個字了。我們縣立女子師範畢業的同學進S市高等女子師範的也有三五個人。她們年暑假回來都說雲姨母在學校裏所選的專門是純文藝，預備畢業後做個女作家。因為想做女作家，所以抱持獨身主義。但又有同學說，雲姨母在S市失戀後才抱獨身主義的。

“她的父親由京裏寫了信回來，答應她下半年也升學到

S市的高等師範去。我對她說，到S市去時不住在學校裏就要住在舅父的家裏。”

“阿琇，不要再讀書了，你讀了四五年書還不夠麼？女人家要念許多書幹什麼事！早點找婿家才是正經的。”外祖母笑向着我說了後又翻過去向母親說，“你做母親的還是早點替他揀個好人家吧。”

“討厭的外祖母！”我紅着臉忙低下頭去。

“她的父親來信說，婚姻是女兒一生的大事，要由他作主。我巴不得由她的父親作主，這個重大的担子我真擔承不了。”

我當下想，不論由父親作主或母親作主，他們總不會找着志望文藝家的窮學生梅君。母親心目中的理想的女婿是新洋房子的所有者，南洋豪商的公子，十根指頭有八根鑲着金指環的。父親心目中的理想的女婿是像他一樣的呆板，祇認得博士的徽號，一點人情世故都不懂的拚命暗記科學上的原理和法則的勤勉的學生。我的婚事若聽憑父母主裁，我和梅君的婚約今生今世是完全絕望了。我想到這一層，覺得我們倆的前途異常的暗澹。

## 二

外祖母那晚上就在我書房裏和我一床睡。第二天我們都很早就起來了。東天的雲居然染上了赤紅色，我望見東天的紅雲，心裏歡喜極了。

“祖母，太陽快要出來了喲！”

外祖母也跑到窗前來。跟着我向窗外眺望久雨初晴的景色。庭園裏的桃枝上的紅蕾也開放了幾朵，顏色異常的鮮豔。我今天是去會梅君的，桃花就在今早開放，明明是把將來的喜事預報給我們的吉兆，我的心裏也因此添了一種能使我歡笑的新力。

外祖母還站在窗前遠眺室外的野景，我忙走到鏡臺前開始我的梳洗。我把辮子編好了後才洗漱，洗漱了後就跟外祖母到下面吃早飯去。

吃過了早飯，我急急的就回房裏去換上了裙衫，再跑下來催外祖母動身。

“你就打算去了麼？路還沒有乾呢。”母親像還有話沒有對外祖母說完，阻着外祖母不忙回去。“吃過了午飯回去吧。”母親再向外祖母提議，要她延至下半年回去。

我的心早跑到H湖畔去了。聽見母親要留外祖母到下午才回去，心急極了。下半年我要到H湖畔的茶社裏會梅君的。若外祖母下午才回去，今天是會不着他了。他等了我一天不見來，明天就動身往S市去了時，在這半年內莫想見他的面了！我還有許多話要向他說的，無論如何在他赴S市之前非見他一面不可。

“祖母，要回去就上午伴你回去，下午我要到八卦井的同學那邊去坐坐。你若在下午回去，我就不到你家裏去了。”

“你看小孩子般的！”母親翻着眼望我。

“上午回去的。再坐一刻就去。等我喝完了兩盅熱茶就同去。”外祖母笑着安慰我。

到外祖母家裏時約在十點半鐘前後。外祖母在歸途中告訴我，她也不能在我們家裏等到下午才回去，因為她要託梅君寄點食物給舅父和雲姨母，約了梅君今天下午到她家裏來取。無論如何下午非在家裏等他不可。我聽見梅君下午也要到外祖母家裏來，心裏想這是再好沒有的了。但同時又覺胸口起了一種悸動。

在外祖母家裏吃過了午飯後，看我的腕錶，快要響一點鐘了。梅君還不見來。我怕外祖母質问我爲什麼不到八卦井去。但她真的要問時，我就推說還沒到約定了的時刻罷。我

怕梅君突然的走了來，對我的頭髮，我的衣裙，我的鞋襪都很留意。我祇怕我的頭髮散亂，衣裙不整給他看見了。我幾次不給外祖母看見偷進她房裏去對鏡。愈對鏡愈覺得自己的化粧有缺點，但同時又覺得自己的美貌也有幾分可恃。

約略是兩點鐘前後，梅君來了。他像預知我在外祖母家裏，看見我一點不驚異。梅君在外祖母家裏祇喝了一盅茶。外祖母搬了一包鹽菜乾，一包茶葉出來託他帶到S市去。鹽菜乾和茶葉都是我們地方的名產。

梅君聽見我說要到八卦井去看女同學，他也向外祖母告辭。

“密司劉，我回家是順路的，就送你一程吧。送你到八卦井去。”梅君向外祖母告辭後笑望着我。

“祇三兩分鐘的路程，我要你送？又不是赴省進京！”我也笑了。

我們倆由外祖母的家裏出來，彼此默默地在桑田間的田徑上走了一會，由田徑穿出來，到水滸寺前的七重塔下來了。站在塔後的碧草場上望得見由H湖面反射過來的萬道金光。在七重塔的左側下了坡，是一條秧田間的石道。下了兩天春雨，長僅二三寸的秧苗差不多都低沒在水面下了。過了半里多長的在秧田間蜿蜒進行的石道，就抵H湖畔了，沿

着湖堤有幾十家茶店。我們揀了一家最雅潔而又最僻靜的一碧樓，一同進去。大廳裏面的十多張檯都給先來的客佔據盡了。幸得後面還有一間空房，我們就跟了茶房進去。

梅君忙把手裏的兩包東西向茶几上一擲，伸手過來緊握我的手。我們祇相視而笑，沒有話說。

“琇妹，謝你不失約了。”等了一刻他才說這一句。

“謝什麼事！”我還是用我固有的率直的口調。

我們在面湖的窗前並肩坐下，俯瞰着湖面的全景。許多划子和小艇都載着遊客，我心房不住的跳躍，很怕碰見了同學。

我們並坐着又過了相當久的沈默的時刻。這時候祇感着在這世中祇有我們倆存在，以外便無人類般的一種陶醉。

感情脆弱的我，追憶及我們倆的過去，眼淚快要奪眶而出了。過了一會，

“要吃點什麼點心麼？”梅君破了我們間的沈默。

聽見他這一問才驚醒過來。

“我還飽得很呢。”

“我有點餓了。”

“你吃過了午飯沒有？”

“我上半天到這裏來的，還沒有吃午飯。”

茶房又進來了，我忙把手巾掩着我的眼睛。梅君向茶房吩咐了幾種菜。茶房提着大銅壺又出去了。

戀愛的確有一種魔力，能把人們迷盲化。梅君不是個美男子，在他的戀人的我的眼中既不是個美男子，在其他的女性眼中更不是美男子了。論他的學問也不能叫我心服。但他有一種溫柔，對女性特有的溫柔，終把我吸引住了。我對他雖不能說是有刻骨的相思，現在我的心目中除了他沒有第二個男性能使我歡愛的了。

“明天就動身麼？”

“明天下午出縣城去。後天早上由縣城搭火車。”

菜來了，梅君拚命要我陪他吃，順着他的意思陪他喝了半盅啤酒和幾口菜。

“那麼你要到畢業後才回來了？”

“是的，暑假總可以回來。不，一定回來看你。”他說了後笑了。

“……”我感着雙頰發熱，低下頭去，但也笑了。

“你今年也畢業了。到S市來考女子高等師範麼？”

“我想到S市進高等師範的。但父親又想叫我到京城去。此刻還沒有決定。”

“到京城去？”梅君聽見我說我的父親要我到京城去，反

問了我這一句。

“我不大想去。”我知道他所擔心的是什麼了，忙安慰他。

“你父親定要叫你去時怎麼樣呢？”

“到那時候再和你商量。”

梅君聽見我說出了這一句，像安心了。

“呂君今年冬可以回來吧。聽說在 C 大得了博士的銜頭。前後祇兩年半，就成博士了。聽說回來後就跟你的父親做助教授，是不是？”

“我那裏知道？別人的事理他呢！”

“你父親始終要貫徹他的主張，你到那時候也不能不理吧。”

“到那時候我會直接向呂廣君表示拒絕！”我始終安慰梅君。

日後兩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優劣如何，現在固難斷定，但在這二三年內梅君在社會上的地位無論如何趕不上呂君。呂君現在已經發表了不少的著述了，什麼國法學大綱，行政法要義，讀書界都承認他的存在了。他並且有父親的後援，日後至少是個一大學教授。梅君呢，是個未畢業的大學生，雖說是志望文藝，但除在縣城的報紙上發表過幾回新詩外，



並沒有什麼驚人的著述。我雖不敢望梅君在社會上的地位必要在呂君之上，但和呂君太相懸隔了，在我們的婚約上免不掉要發生阻力。

“你畢了業的行蹤決定了麼？回縣城來當中學教員？”

“現代無論那一種學校畢業出來的，除了做官當教員兩途便沒有飯吃了。我覺得政界和教育界生活都是死的，很無聊的。”

梅君的話固然是因有所憤慨而發的，但也有幾分真理在裏頭。我聽了後祇向他點點頭。

“我想進S市日報社去，我有一個朋友也在裏面當編輯。他想請我當文藝欄的主編。”

“你的朋友是那一個？是不是蔡南孫？”我問了後很留神地注視梅君的臉。我看見他臉上起了一陣微紅。

“不，蔡南孫是大主筆。我的朋友黃思章是蔡南孫部下的一個編輯。”梅君說了後臉上再泛了一陣微紅。

我想中國近代的報館主筆都是當過政客來的，想做官沒有做成功就退到報館裏來當主筆。譬如鼎鼎大名的蔡南孫是個中學的普通科學程度還夠不上的人也居然高談其“哲學和科學”起來。也祇利用報紙攻擊反對他的指摘他的一派，所以一般無聊的，怕人攻擊的和想做官的人們都不敢

惹他，對他恭恭敬敬的。蔡大主筆就是想當國會議員沒有運動成功才退到報館裏來當主筆。梅君能在蔡大主筆直接指揮之下當編輯已經可憐了，何況又是間接的仰蔡大主筆的鼻息呢。我想還是回來縣裏當中學教員強些，但當時又不便說出來。

“在報紙上發表些文藝作品也是立名出世的一種方法”

“是的，到報館裏去不過圖暫時的生活。我想在這三兩年內做點東西，發表些文藝作品出來。你的父親不單反對近代的新文學小說，也不贊成我們作白話文。”梅君說了後向我苦笑。

“管他贊成不贊成！”我淡然的回答他。

“所以你父親歡喜呂君，因為呂君在中學校時代專愛做‘有一物焉，不脛而走，日行千里’，‘暮春天氣，江南草長，蝴蝶亂飛’一類的文章。”

“你這個人真刻薄！”我笑望他。

“你父親還要招他做女婿呢！”梅君——多疑的梅君又說出這樣的話來試探我了。

“誰說的！？”我不能不向他表示惱恨的態度了，父親來信常提及呂君，不能完全否定他沒有這種意思——希望我

和呂君結婚的意思。不過我意不屬吧了。可惡的梅君，他還不能深信我的心，還對我懷疑。

## 三

呂廣君和吳梅君七八年前同由縣立中學畢業出來的。兩個人的家計都不算好。梅君畢業後就回他的村中小學當了兩三年教員，三年前得了他的族兄——在爪哇島做生意的族兄的補助後，才到S市去進大學，本年暑假可以在S市大學的師範專門部畢業了。呂君的父親和我的父親是同學，他在中學是第一名畢業，性質很溫和也很用功。父親在中學校擔了一年的功課，很稱贊他。畢了業後，父親就帶他到京城進京城大學了。前年在京城大學畢了業，又由父親的後援，學校派送他到美國去進頂容易得博士的C大學。聽說今年冬不回來，明年暑假是準定回來的了。

茶房送上一盤炸魚來，梅君是很喜歡吃炸魚的。

“你也吃一點嗎！”梅君一面提筷子，一面問我。

“剛才你說的話聽誰說的喲！”我還是含怒的追究他。

“聽他們說的。”梅君笑着說。

“他們是誰？誰是他們？”我還是惱着。

“有人說就是了。”

“說話沒有這樣不負責任的。完全是你自己造謠！”我終向他笑了。

“不管是誰說的，你總不爲所動吧，作算呂君回來做你父親的助手，作算你又到京城去……”

我以堅決的表情點了點頭。

“我並不是不相信你。我祇恨我自己的境遇太壞了。我雖然深信你，但常受惡夢的襲擊。你若給別人奪了去時，我也再無生存的價值了。”梅君說了後，紅着臉不敢望我。

“你這樣的愛我，我很感激……”我的話繼續不下去了。我也低了頭，同時感着眼眶的周圍發熱。

“你萬不至被動的！是不是？”

“你看我是這樣的女性麼？”

“你這樣的問我，我真不好答覆你，你對我心雖然真，但到了不由你作主的時候，你若沒有堅決的態度的表示就只好屈服了。世上像這種例很多呢。”

“你呢？你在S市若碰着了更幸福的戀愛，結識了比我更美麗的更有學問的女學生時，你不至於忘記了我吧。”

“那我可以對你發誓！對你當天發誓！”

梅君和我兩人的眼眶周圍都充滿着血了。

“S市的舅父那邊你要多去和他周旋，得了他的同情時，日後可以望他幫助我們。”

“那我常去的。第一還是我畢業後的生活問題，我總努力做去。在這三兩年內我總要佔得相當的地位才好。不然你父親是看不起我的。”

“是的，第一要緊的還是你今後在社會上成功的問題。我們的結婚就遲幾年也使得。我也想昇學呢。”

“再等幾年我仍然是我，在社會上不能得相當的位置時又怎麼樣呢？”

“熱心的努力做去，總有一天成功的。”

“那末，我在社會上若沒有相當的成功，你看着我白了頭髮都不嫁我的，是不是？”

“到那時候再想方法！”我笑出聲來了。

“有什麼方法？”梅君額上的幾條青筋微微地在跳動。

“你這個男人真不中用！”

“什麼的意思？”他的笑聲是異常勉強的。

“你猜猜！”

“到萬不得已時，你有脫離家庭，訣別父母的可能性麼？有這種革命的決心麼？”

我很坦坦的向他點了點頭，微笑着點了點頭。

“你有這種膽量？”他的態度輕鬆了許多。

“問你有這種態度帶我出去沒有呢！”

“祇怕你不敢跟我來。能夠有這樣的決心，我們的藝術是至高至大了。”

“爲現代的社會組織，爲現代的家庭制度而犧牲我們的神聖的戀愛，犧牲我們前途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可笑我的同學們一天到晚在說打破現代的社會組織，改革腐敗的家庭制度，但叫她們實行時就畏縮起來了。”

梅君看見我很誠懇的主張戀愛自由，婦女解放，反像有點吃驚的樣子。

“是的，我們要做點偉大的藝術給他們看。”

“到那時候各地的新聞都要登載我們的革命的行動。他們新聞記者要罵我“私奔”吧！”

“你怕他們的批評麼？”

“你呢？你怕麼？”

“怕什麼？我們是堂堂正正的！”

“那我歡喜了！我一定是屬你的了！”我說了後低下頭咕嚕咕嚕的笑了。

話愈說愈多，我們間的談話像泉水般的不竭。太陽早掛在西山之上，我忙站了起來。

“那末，我要回去了。我們暑假再會罷。”我的眼睛又在發熱了。梅君接着我伸給他的手緊緊地握着。

“你的身體不大好，要保重些！”梅君一面說，一面走近我的身傍來。

“你也該替我保重你的身體才好！”我背過臉去望湖面的幾匹飛鳥。

“謝你！”他把臉湊近我的頰邊來。“可以？”他顫聲的問。

和他親吻雖不算初試，但他每次不得我的許可，他不敢親近我的。這回一別要三四個月後才能會面，這一個接吻無論如何不能拒絕他了。

“外面有人看我們呢，你去把門首的布簾放了下來吧。”

梅君真的跑過去把門首的白洋布簾放了下來，再跑回我的身傍來。我靠在他的胸膛上了。他把我緊緊的攬抱住了。他終把有酒臭的紅熱的雙唇送到我的嘴邊來了。

#### 四

梅君去後一星期，駐紮在我們學校裏的軍隊也開拔了。聽說統帥那些八老爺們的師長向縣知事和商會勒索了八萬元的軍餉就開拔到鄰縣去索軍餉了。

軍隊未來之前，我們早放了年假，稍爲值錢的東西都搬回家裏來了。留在學校裏的祇有一個舊書箱和鎖在裏面的幾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等程度教科書。我搬回學校來時，我的舊書箱碎成幾塊了，裏面的幾本書也撕破了。大概是八老爺們恨我沒有把值錢的東西鎖在裏面給他們發些洋財，所以把書箱砍破了，把書也撕爛了，洩他們的忿恨。

我每逢星期六就回家去，星期日下午又出學校裏來。梅君接到我報告他搬出學校來了信後寄了一封回信來，信的內容是：

琇霞吾愛××日的信收到了。感謝，感謝。學校功課忙否？我祇希望你常常留意你的康健，然後再說學問。你不是對我說過，醫生說你的肺不很強健麼？此點千萬望你留意。

自H湖畔別後，沒有一晚上不夢見你。並且還夢見不遂意的夢。不單這種不遂意的夢能使我驚心動魄，你的姨母，你的舅父都說——他們像從你父親那邊得了有什麼消息——你是……不說吧。你當然知道我想說的是什麼事，寫在這裏令人傷心！

我暑假不想回來，我希望你——你不答應時，也要強要你決意來S市進女子高等師範。千萬不要到京城去進



什麼男女同校的大學！我雖強要你。但我想你定能原諒我的癡心和情熱。我決意進S市日報社了，月薪雖然不多，但儘夠維持生活。我現在寫一篇長篇創作，準定明年春出版。這是我相當苦心的作品，大概總可以收點勞力的代價吧。年中若能收三五百元的版稅，那麼我們在S市組織個小家庭，維持我們倆的小家庭的生活費儘夠了罷。

你不是對我說過了麼！你是屬我的了！你千萬莫忘記了這句宣誓！（下略）

星期四接他的信，星期六我就回家裏來。我想父親由京城一定寄有家信回來了。我急于要看父親對我的婚事的意見，吃了午飯，不約同伴也不和同學們告別就趕回家來。

回到家時，母親不在家裏了，婆媽說，今天一早帶小弟弟到外祖母那邊去了。我待要上樓，就聽見瓊妹在樓上按風琴。瓊妹看見我回來了，不再按琴了，忙站起來。

“你彈你的琴。”我叫瓊妹繼續按她的琴。

“媽媽到外祖母家裏去了，我一個人很寂寞的才上來彈琴。姊姊回來了，有人和我說話了，還按什麼琴！”

“媽媽到外祖母那邊去有什麼事？”

“是的爸爸來了信。大概爲姊姊的事到外祖母那邊去商

量什麼事吧。”

“爲我的什麼事？”

“聽說呂先生由美國回來了，爸爸要把姊姊許給他。姊姊恭喜你！你是個博士夫人了喲！”才十四歲的瓊妹說起話來俏皮得很，不像十四歲的女孩兒。“瞎說！”我紅了臉。

“是真的！不是瞎說！呂先生的像片都寄來了！戴着正菱形的平天冠，穿着博士服，整齊得很呢。”瓊妹笑着說，

“你說些什麼！”我半笑半惱的叱她。

“姊姊心裏還是歡喜的！騙我不知道！”瓊妹噙着嘴唇說“姊姊，你看，那不是喜鵲麼？她是來報喜事——報姊姊的喜事的。”瓊妹指着庭園的牆頭上的兩匹鵲兒對我說。

“不要再說笑了！我問你，父親信裏說什麼事？你讀過了麼？”

“讀過了！讀過了！”瓊妹忙收斂着笑容，正經的答我。“這回的信完全是爲呂君寫的。信裏說，呂先生前兩星期就回到京城來了。父親像很愛呂先生，推薦他在大學裏當助教授。父親說，希望姊姊能夠聽他的主張，答應和呂君訂婚。父親又說，呂君是前途有望的青年，姊姊若信父親的話和呂君訂婚，今後的幸福，指日可待，父親是愛女兒的，決不會隨便不負責任的替女兒擇婿。父親又說，中國的社會和外國不

同，女子教育又還不發達——不能和男子一樣的平等受教育；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這些事萬萬行不得；不單女子的智識和經驗不足，容易受男人欺騙，並且現代的青年浮薄，百人之中沒有一二個靠得住的。父親又說，今把呂君的最近的攝影寄來，就作定婚相片吧，姊姊同意了時，也寄一張最近相片給呂君做個紀念。”瓊妹說了後用好奇的眼睛望着我。

“……”我祇斜依窗沿，癡望着牆頭的兩匹喜鵲。我想，這回的事真叫人難處。外祖母和母親是不很贊成我和呂君訂婚的，也知道我不屬意於呂君。她們之不贊成有她們的目的，她們是希望我嫁一個富豪之子——鄰縣的在南洋做生意的目不識丁的商人的兒子。

“姊姊，你的意思怎末樣？”瓊妹笑着問我。

“你呢？你想怎末樣？”我反叩她的意見。

“我是贊成爸爸的主張。我早就覺得呂君是我們家裏人一個樣子，他到我們家裏來耍時，我就覺得他像是我們的哥子（我們村裏叫姊夫做哥子）。”瓊妹再說笑般的又笑起來了。

“妹妹喜歡呂君，再過幾年妹妹去嫁他不好麼？”我也報復的笑着說。

“啊啦！不得了！呂先生多少歲？我多少歲？”瓊妹大笑起

來了。

“夫妻相差十四五歲的例在外國多得很呢。有什麼稀奇?”

“姊姊不喜歡呂君麼?”

“你不能這個樣子問我的!”

“那末，姊姊是喜歡呂君的了，”瓊妹問了後歪着頭笑。

“叫你不要這樣的質問人!對沒有深交的人怎麼能夠隨便說歡喜不歡喜呢。”

“這樣的說來，姊姊是一定喜歡呂先生了!如果不喜歡時，誰都明明白白的說不喜歡了。”瓊妹笑着說。

“討厭的瓊妹，專愛猜度人的心理!”我也失聲笑出來了。

“是嗎!你是喜歡呂君的!”

“他對我沒有讎恨，我為什麼要討厭他呢?”

“姊姊說的話真巧妙!那末看來，呂先生到底是我們的哥子了。是的，姊姊喜歡嫁他的，大學助教授!博士!”早熟的瓊妹像懷着點妬意似的說。

“哈，哈，哈!瓊妹你的頭腦真簡單!但你的年紀還輕，怪不得你!”

“我頭腦簡單?那末我推測錯了!姊姊喜歡呂君，但不一

定嫁他。那末，姊姊心裏還有比呂君更喜歡的人了！”瓊妹睜圓他的一雙巨眼凝視着我。我給她這一個喝破，嚇了一跳，很擔心她會說出梅君的名來。我感着頰上和耳邊都發熱了。聰明而多心的瓊妹定有點知道我和梅君的關係了。

## 五

父親徵求我的意見——和呂君定婚的意見，要我回信給他。我馬上覆了一封信給他，信裏大意說，父親的命令固然不敢違抗，父親愛女兒的深心也很感激，不過自己還想多讀幾年書，呂君初出社會做事也不是急急就要成家室的；總之這件事暫且不提，等自己多讀三五年書後，再來答應呂君訂婚不遲。

但父親來信說，他雖不是希望呂君和我馬上成婚，不過先把婚約訂定了的好。訂定了婚後就遲三五年成婚也不要緊。呂君是很情願和我訂百年之約的，不過不先把婚約訂定，呂君恐怕不能安心的專守着待我，若讓他和別人訂了婚，這樣的人才實在可惜，現代很不容易找這樣誠實堅樸的人。父親最後還說若我違抗他的命令，以後什麼事也可不必來問他了。

我接到父親這封信後，心裏異常的煩悶。我想來想去，想不出答覆父親的方法來，我最後祇好把實情寫信告知梅君，叫梅君想方法。梅君的確比我多謀，他叫我直接寄信給呂君，求他在父親面前緩頰，做緩兵之計。我真的寫了一封寄到京城大學的經濟學系教室去給呂廣君。信裏最先表歡迎他畢業回國來了，其次恭維他得了學位和做了大學的助教授。又其次把父親主張我們訂婚的事情報告給他知道，又其次把自己對婚事的意見——結婚要由愛情的結合的意見說給他聽，徵求他的同意，最後表示盼望他暑假回鄉裏來交際一二個月，圖彼此相互的了解，增殖兩人間的感情。這種寫法都是梅君代我籌劃的。梅君知道暑假呂君要回鄉裏來，他也不能不回來村中度暑期的生活了。他頂擔心的就是這件事，這是我害他了。不，是父親害他了。

距放暑還有三星期，我又接到梅君寄來一封信。他這封信是專為報告呂君的消息給我的。他信裏說，呂君下半年由父親的推薦，回來S市大學當教授。他信裏又說，呂君在京城大學受了學生的排斥，站足不住，父親替他想法子，推薦到S市大學來，因為父親和S市大學校長席珍是同屬新民會的黨員，數年前同在黨部裏共過事。他信裏又說，呂君在京城大學當助教是由父親推舉的，這回呂君給學生趕了出

來，父親覺得臉子下不去，也決意向京城大學提出辭表，下半年也回S市來在一個私立銀行當總監查兼顧問。

“成敗論人，古今一轍”。這句話真說得不錯。我們縣裏的教育界初聽見呂君由美國得了博士回來就在京城大學當助教授，莫不交口稱贊和垂涎的羨慕。這回聽見呂君給學生趕了出來，他們又在交口議論，說呂君的學問有名無實，說C大學對中國留學生是隨便給學位的。前兩個月稱贊呂君最力的人就是現在譏評呂君評得一錢不值的人！

他們說——或者他們得了京城大學學生的來信，才有這樣的詳悉——，呂君當助教授後上了兩個星期課，他的講義沒有一個學生聽得懂的。最初學生很能體諒他是初當教授，並且相信我的父親的話，當呂君是個很有學問的人，雖然聽不懂也忍耐着聽了兩星期。但到後來有幾個程度好的學生發見了呂君對於很平常很淺近的經濟學原理都不大了了，隨便的敷衍過去，於是學生再不能原諒他了。他們在呂君上講堂之前，在經聽差抹得乾乾淨淨的黑板上用粉條大書特書的寫了“大不懂”和“大不通”六個大字。呂君就給這六個大字由京城大學送出來了。

再過幾天，父親也由京城寄了一封信回來說，放假後他和呂要回家裏來，在村中把炎暑的假期度過去後，下半年

想把全家搬到S市去，因為下半年呂君就S市大學的教席，他自己也在銀行裏就職。我聽見父親的這種計劃，喜懼參半，喜的是到S市去能和梅君常常相見，懼的是父親固執他的主張，呂君要來向我糾纏。

暑假終到了，我算是個縣立女子師範畢業生了。同班畢業的有二十七個人。升學的除我之外還有兩個人。其餘的同學大多數是以範師畢業生的資格嫁到相當的人家去了。真的在小學校當教員的祇有四個人。

暑假先回來村裏的是梅君和雲姨母，陰歷五月中旬就回到村裏來了。他們回到縣來的那一天正是我們畢業考試最後的一天。我考試完了第二天就搬回家裏來。回到家裏來的那天下午，梅君跟着外祖母和雲姨母到我們家裏來。雲姨母的裝束很時髦，還帶上一副頂流行的玳瑁框的眼鏡。淺藍色夏布的上衣套黑紗裙雖是常見的服飾，但穿在雲姨母身上似另具一種特殊的風致——在我們縣裏決看不見的一種風致。但她的臉色異常的蒼白，身體像不很健康。

雲姨母談話間對梅君很親暱的樣子。梅君雖不敢多和我說，但始終望着我，對她是很冷淡的。他們在我家裏坐至四五點鐘才告辭回去。

“他們不是想結婚麼？”我們送他們送至屋門首的池塘



傍邊的草丘上，望着他們去了後，母親翻過頭來笑向我說。平素號稱觀察力強銳的母親也有觀察錯誤的時候。她完全不知道梅君是爲看我而來的。我心裏暗自歡喜，母親還沒有看穿我和梅君的關係。

“雲姨母是個女作家了，在文壇上有點名氣的人，她看不起吳先生吧。況且雲姨母是宣言過抱獨身主義的。”

“那裏！我自己的妹子，我還不曉得！越愛說獨身主義的是越想早些嫁人的女人！”母親冷笑了。

嗣後我常到外祖母家裏去看雲姨母，一來是想跟雲姨母學習點文藝，二來也想在雲姨母那邊會會梅君。但我到雲姨母家裏，十回祇有一二回碰得見他。

“我差不多隔天就到這裏來。怎麼不見你來呢。”

“怕你……”

“怕我什麼？”我笑問他。

“怕你疑我。”他也笑着說。

“你對我有真心，就整天和她共住，我也不疑你。你對我沒有真心，你到第二個地方去做對不起我的事，我又何從曉得！？”

“那末！我聽你的話，在雲姨母的地方我們多聚會吧。”

果然名不虛傳，雲姨母的學問真不錯，什麼都懂得。她

也很愛我，很熱心的教導我。她對我談到文藝上來的時候，我就私問她，梅君的文學工夫怎麼樣。

“他麼？他懂點文字學。至關於文學，他什麼也不懂，連文學兩個字的定義，他都弄不清楚。”

在雲姨母的眼中，梅君在文學上原來是這末一個淺薄無聊的人。我想雲姨母說話未免過於誇大了吧。

雲姨母很愛在村中風景美麗的地方散步。她許久沒有回來了，對這個山清水秀的故鄉很愛好的樣子。祇一星期間，我跟着她散步，在村中走了不少的路，大概的道路都走過了。

雲姨母的性質像很活潑，談論起來時也很痛快。她批評人也批評得很深酷。但雲姨母有時也像在思索什麼高深的哲理似的，常聽不見我問她的話，在這時候，她像很憂悶，臉上的表情也很悲寂。

總之在我的眼中，雲姨母是個過於聰明的人，思想也很艱深，對戀愛問題不大研究的樣子。

梅君和雲姨母回來村中九天後，父親和呂君也回到家來了。呂君在我們家裏歇了一晚，次早回他家裏去了。

## 六

由呂君家裏到我們村裏來，約有二十多里的路程，隔三兩天呂君就到我家裏來一次。他每次來，父親定留他歇息一宵，那晚上定由父親主席在大廳裏開家庭懇親會，叫呂君也參加進來。呂君的性情很和婉，對我姊妹是很客氣的。他對父親說話很流暢，但對我們就格格的吐不出來，還要臉紅。他的臉色微黑，證明他年少就歷過了不少的風波。他抬起眼睛望我們時，額上的幾條紋綫隱約可數。他真不像個三十歲以內的人。

有一天呂君和梅君一同來訪我的父親。我在客廳裏看見他們時，真不好意思，祇臉紅紅的說不出話來。我想他們兩個人怎麼會同伴到我們家裏來呢。我的胸口又在突突地鼓動了。

“琇妹，這位是吳君，你怕認得他吧。”呂君居然先啓口把梅君介紹給我。呂君初來我家裏幾天稱我密司劉。父親聽見了，說呂君太客氣了，要呂君叫我們姊妹做妹妹——琇妹和瓊妹。呂君雖得了這個權利——叫我們做妹妹的權利，但對我們並不曾用過，他當然是不好意思說不出口。今天他當

梅君的面前，居然利用他的權利了。我推度他的意思，第一是想借這個機會向我叫開口，以後好常常的照這樣的叫；第二是想對梅君表示他對我有特別的親熱，他今天對梅君的態度也居然以主人自居呢。

梅君向我點了一點首，又翻過去笑向呂君，

“密司劉我會過好幾次了，在黃女士家裏會過的。”

“啊！是的，你和黃仲雲女士是在S市認識的。”

“父親在家麼？”呂君以親熱而慣熟的態度問我。

我真不知怎樣才好了。我一方怕呂君難爲情了，不能不向他表示點親熱敷衍他，但一方又怕引起了神經過敏的梅君的懷疑。我紅着臉望着他們癡站了一會。

“出縣城去了麼？不在家麼？”呂君接續着問。

“不，在書房裏。兩位請坐，等我去叫父親來。”我祇能說了這幾句，再不會說什麼了。說了後忙離開客廳回到裏面來叫瓊妹送茶出去給他們喝。

梅君始終緘密着，一種微笑浮出在他的臉上表示他是個勝利者。

我把呂君和梅君的來訪告訴父親了。

“叫他們在外面坐坐。等一會我就出來，寫完了封信就出來。”

“姊姊，他們兩個，你看那一個好？”瓊妹送了茶出去後，回時笑着對我說。我想及日前瓊妹問我的種種話來了，我想她一定知道我和梅君的秘密了，她又來嘲笑我了。

“你說些什麼？什麼意思，我一點也不懂。”我紅着臉反問瓊妹。

“我問姊姊喜歡那一個，他們兩人中，喜歡呂先生還是喜歡吳先生？”瓊妹笑着仰視我。

“又在說無聊的話了。”

“不是無聊的話。”瓊妹走近我的身傍，“姊姊，吳先生比呂先生長得體面好看。不是？”瓊妹的態度又像很天真爛漫的。

“我不知道！”我再不理瓊妹，望前頭走，到客廳裏去陪他們，因為父親還沒有出來。

“你們今天怎麼會一路來？”我半像向呂君，半像向梅君。

“偶然在途中碰着的。”呂君先答了。

梅君還在微笑着，

“今天有點風，天氣涼快些，我到五湖畔去喝茶。我正在喝茶，這位博士也跑了來品茶。喝了茶後他說要到劉先生府上來，叫我也該來拜候拜候舊日的先生，就跟他來的。”梅

君說的話始終帶有點刻薄的調子，但他像有意把和呂君同伴來我們家裏的由來詳細的告知我。

“不，不，他祇一個人在茶社裏喝茶，他自己說一個人喝茶很寂寞的，要我陪他。我是要早點來這裏的，又看見他很寂寞，怪可憐的，所以叫他一路來。”呂君說起笑話來，但他的笑話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這樣笨的。

“哈，哈，哈！”梅君祇在作敷衍笑。

“不論吳先生來的動機怎麼樣，我們是很歡迎的。”我說了後望着梅君笑了一笑。

“剛才的問題再提出來討論吧。”呂君要梅君繼續討論他們間所爭論的問題。他的態度很正經的。

“你真喜歡議論！像這樣無聊的問題，高興時隨便談談就算了，有什麼認真爭論的價值？！哈，哈，哈！”

“你這種狂妄的態度，到此刻——大學畢業還沒有改變？一個人沒有一定的人生觀是不行的！一個人涉世怎麼可以不拿定一個主義！？”呂君說話的態度居然以學問上高級的地位自居——以博士自居。輕視梅君是個土貨不是個洋貨。

梅君待要反駁。忽然聽見雲姨母的笑聲，我忙出廳外來接她。雲姨母像預知他們來了我們家裏，也跟了來的樣子。

“有誰來了？”雲姨母笑着跟我到客廳前來了。

“唉，有客。”我低聲的說

“有客？誰不知是客？我問你來的客是誰！”雲姨母笑惱着說。

“呂君和吳君。”

“我料定是他們。你父親也在廳裏麼？”

“不，在書房裏寫信，還沒有出來。”

“我也想看看呂博士是怎麼樣一個人。”

我們走進客廳裏來了。

“這位是呂先生，你們從前沒有會過面的。”我介紹呂君給雲姨母，“這位就是我的姨母。”我也向呂君介紹姨母。

“久仰了，名字常常聽見的，祇沒有會過面。”雲姨母一面說一面向梅君招呼。

“久仰了，黃女士。女士的創作早就拜讀過了，祇沒有會過面。”呂君也很客氣的恭維雲姨母。雲姨母是頂喜歡人向她說讀過她的創作的。其實呂君和父親談論時，大罵近代的白話小說不通呢。梅君和雲姨母都是他看不起的人。這大概是呂君的偏見，因為他的主觀之見太深了——他以為凡沒有到西半球去得博士學位回來的人都是無學問的。不單梅君如此，父親也是如此，父親的人材觀，第一是由美國得博士

回來的，第二是新民會的黨員。父親在京城大學當經濟學系主任的時候，把舊教授都趕了去，換了一班博士兼新民會的黨員來當教授。但這班屬新民會的教授們不是學問太無根柢就是教授法太壞了，沒有一個能受學生們歡迎的，父親在京城的名譽就這樣的弄壞了。

我們正歡笑間，父親走進來了，我們都站了起來。父親的眼睛早變成老眼了，但他除看書寫信之外決不帶眼鏡的。他走進來時，蹙着眉縫着眼皮把視角縮小，向他們點了點頭。隨後走近梅君面前，湊近前去看了一看，

“還好麼？畢了業了，是嗎？下半年的位置找着了沒有？”功利主義者的父親一天到晚所想的事就是飯碗的位置問題。看父親的態度也有點看不起梅君。

“現在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梅君雖然低聲的笑着說，但態度是有點傲慢的。

“到了此刻時候還有這樣從容的態度嗎？還能夠作此從容的態度麼？”父親說了用鼻孔輕笑了一笑，翻過臉來向雲姨母，不理梅君了。

“你呢？你不是也畢了業麼？”

“我也還沒有理及這個問題。”和男性交際慣了的姨母在父親面前說話還是臉紅紅的。



“聽說你志望做小說家，是不是！這樣無聊的事，幹牠怎的！什麼小說，撒謊吧了！撒無聊的謊吧了！”

“誰把牠當正當的職業，無聊的時，借牠消遣消遣罷了。”

“那，學做詩，學填詞不好些麼？做那些‘的呢嗎呀’一類不通的東西有什麼用處！？筆墨都學壞了。”

我坐在傍邊聽見，覺得很對姨母不起。我又偷望梅君，梅君祇低着頭微笑不說話。

父親在座，他們都很少說話了，剛才歡笑的空氣完全消散了。父親若再坐久一點，我想雲姨母和梅君非告辭回去不可了。幸得瓊妹來報告午飯準備好了，叫我們到餐室裏去吃午飯。父親是不和我們一檯吃飯的，聽見我們要吃飯就站了起來。

“請，請，吃飯去。吃了飯後你們自由的談話罷。下午我不得空，不來陪你們了。”父親說了後踱出廳外去了。

## 七

吃過了午飯，雲姨母就到母親房裏去睡中覺去了，我也讓他們在客廳裏歇息，自己回到樓上房裏來。樓上的房子，陽光太強了，酷熱得很，我在床上小睡了一刻起來時，額上，

頸部，背上都滿流着汗水了。最討厭不過的就是酷暑期內的午睡。我醒過來後，在床上癡坐了一會後把腕上的時錶一着，已經兩點多鐘了。我走下床來漱了漱口忙下樓去看他們。不知什麼緣故我總喜歡聽他們的談話，也常希望着有聽他們的談論的機會。今天雲姨母也參加進來，我覺得更喜歡聽。

跑到會客廳口來時，看見他們一個睡在炕床上，一個倒在藤床上，都流着汗水呼呼的睡着。尤其是矮胖的呂君，他身上穿的西裝襯衣給汗水濕得像浸了水般的。

我又到母親房裏去，看見雲姨母也起來了。我便拉了姨母同到客廳裏叫他們起來。

我們由二點半鐘再聚談到四點多鐘。太陽的熱力低減了好些了，他們才準備回去。我們因為天氣大熱了，商量到一個涼快的山地去避暑。我們縣裏高山多得很，但有一二處的名勝地給一班西洋人，和政客們佔領了，我們不情願去。此外還有幾處可以避暑的山地又嫌太幽僻了，不獨交通不便也怕遇着意外的危險。我們一處一處的提出來討論，最後決定到哪吒山去避暑。

哪吒山是離縣城西北百多里的一坐高山。由縣城坐半點多鐘的火車先到石門村，由石門村再坐轎子走三點多鐘

的山路就到哪吒山了。在哪吒山避暑的人多是教育界和商場中人，生活費也比較的低廉，所以每年夏季的避暑之客異常的擠擁。我們幾個都是不能久耐寂寞的人，所以決定到這個交通便利，遊客衆多的哪吒山來。

我們把避暑地點決定爲哪吒山後就討論行期了。到後來，因爲各人都要收拾點東西帶去，就議決三天後的星期六清早赴縣城 在縣城搭正午的火車，大概下午三四點鐘就可以趕到哪吒山。

因爲外祖母和她家裏的李媽都同去，所以父親母親都答應我和瓊妹跟了來。

我們來遲了，哪吒山下的旅館，別莊，民房可以租賃的都給先來的遊客佔滿了。我們最後在離山麓一里多路程的山腹中找了一間古寺，就是哪吒寺，向寺裏的僧人租了兩間像穀倉般的房子。大的歸我們——老幼一共五個女人——共住。小的就歸他們兩個佔領。

我和雲姨母同一張床睡，瓊妹跟外祖母睡，李媽又另自睡一張床。雲姨母和我同一床睡後，更愛我了，有時候她竟摟着我睡，我也不好意思拒絕。雲姨母祇說山裏天氣涼，湊近些睡暖和些，但我覺得雲姨母的親近我帶有點兒同性愛的分子。在山中住了兩個星期，我和雲姨母漸由敬愛的態度

而變爲狎暱的態度了。我也覺得給她攬抱着時發生一種快感。雲姨母的確是個小說家，性的智識很充足，我由她才知道許多祕密的可驚異的關於性的事實。她又常想探知我的生理上的祕密，不時伸手到我的胸部和腹部來。我初拒絕她，但怕過於拒絕她時，驚醒了外祖母難爲情，到後來祇有聽她撫摸了。

我們住的大房子面東南有一口大窗，窗外是一塊菜地，菜地那邊就是滿植着松木的山坡了。我們來了一星期後是陰歷六月初旬了。吃過了晚飯後，月色由窗口投射至我們床上來。在月色下的姨母的臉色更蒼白。有時候我睡了一陣後醒了過來，還看見姨母睜着眼睛望月，像在凝思什麼事情。看見姨母的慘白的臉色已經害怕了，同時又聽見室外還有人步行的足音，我的全身毛髮禁不住都豎起來了。我初到古寺來，就有一點害怕——完全是心理作用——因爲寺裏面光線不足，異常幽暗。我看見寺裏的伽藍菩薩的猙獰的臉孔愈覺得心頭會顫動般的害怕。我害怕極了，忙鑽進姨母懷裏來，

“外面廊下像有人走路的樣子，你聽見了麼？”我低聲的問姨母。

“沒有聽見。你的神經過敏吧。我還沒有睡着呢。除了松

林裏的風聲和蟲音外我沒有聽見什麼。”她把我緊摟着笑向我。

“你還沒有睡？我看你，姨媽，每晚上都很難熟睡的。我醒來的時候總看見你睜着眼睛——或還沒有睡，或睡了後醒了過來。”

“我的頭腦太壞了。我本來有點神經衰弱症。想點事情，就睡不着了。”

“你怕是用功過度了。我看你書本總不離手的。”

姨母的不眠症像傳染給我了，我也不想睡了，兩個人並着枕縱談起來。我在月色之下檢看枕畔的時錶，快要響一點了，但我們還不願意睡。就勉強閉着眼睛也睡不着。我們間的談話移到呂君和梅君兩人身上來了。

“姨媽，你看見他們怎麼樣？”我想姨母比較批評他們兩個人。

“都是聰明的人。”

“我看呂君活潑些，天真爛漫些。不是？”我總想知道姨母對那一個男性比較的抱好感。

“論性質，呂君比吳君好些，是不錯的。但論面貌吳君不比呂君體面些麼，可愛些麼？你看他說起話來的嘴唇很無邪的像小孩子般的可愛。”

我想思想高深，學識充足的姨媽選擇男性還會以面貌爲標準麼？真是出人意外。

“不過吳君的歲數輕些罷。”我同時又覺自己也有像姨母的缺點，這大概是女性的通性吧。——尤其是我們中國的女性有喜歡年輕的面貌好的男性的通性。我說了這句後，雖然闕心自愧，但接續着，“那種面貌，像唱小生的戲子，不是個偉大的面貌吧。”我言不由衷的酷評了這一句，心裏覺得很對梅君不起。其實我正和姨母一樣的喜歡梅君的外貌呢。

“你的話也不錯，吳君的貌面像有點女性化了。女性總比男性可愛。怕是像呂君那種男性的面貌我們看多了，看慣了，所以不覺得可愛。還是像吳君那樣的面貌可愛些。”姨母說了後笑得眼睛沒縫了，表示她感着一種快感。

我再不想什麼了。月色照在我們的身上來了。美麗的月夜！姨母又湊近前來擁抱着我。

“你不是和呂君訂了婚約麼？”姨母笑向我。

“沒有的事喲！誰說的。”我感着由耳邊至頰上發熱。

“誰都是這樣說。”

“我不嫁人喲！我要學姨母一個樣子守獨身主義。”

“不行喲！獨身主義守不得喲！我是個例外，因爲我自己的性質太孤獨了，不能和人相處，才決心守獨身主義。像你

這樣溫柔和順的人要早些組織家庭才好。”姨母說得很誠懇也很親切。我自己對梅君的戀愛沒有給姨母知道，覺得對姨母不住。若我和梅君的關係給姨母知道了時，姨母不會這樣熱烈的擁抱我了吧。我真想跟姨母抱獨身主義，但同時又覺得無論如何捨梅君不得。

姨母對藝術及宗教都有相當的研究，確是難得的良指導者。梅君讓他娶第二個人吧。我不嫁人總可以對得住梅君了。呂君那方面的問題也可以解決了。是的，我就決意守獨身主義吧。結婚，生育，做丈夫的奴隸，做兒女的牛馬決不是我們所能忍耐的。我還是對人生做個傍觀者，自然的歌唱，不受何等的束縛，把這一生純潔的，無論到什麼時候都是有生氣的度過去吧。

## 八

山居雖然涼快，但每日祇守着古寺不到什麼地方去也就生出厭倦來了。一天晚上由梅君的提議，我們第二天一早就結伴登金星峯去。不贊成的祇有外祖母和李媽，因為她們都知道自己是無資格者。那晚上我們準備做些乾菜和饅頭，鬧到十二點多鐘才就寢。

第二天我們四點多鐘就起了床，洗漱了後就在燈下吃早飯。金星峯本離哪吒寺不遠，由寺到金星峯麓約十多里，由峯腳至峯頂也祇二三里山道，不過傾斜度急，不容易走。我們不願在烈日下走路，預定計劃是上午八點多鐘要起至峯頂，在峯頂休息至下午三點多鐘才下山回寺。

吃過了飯，我向房裏來化粧並換衣服。姨母像有意的來看我的裸體，我正在換衣服時，她硬撞進來。我臉紅紅的真不好意思，急急的把衣服穿上。我換上了上衣還要換裙，但姨母總不出去。

“我還不是要換衣裙，你叫我出去做什麼？”姨母笑了。

“我就換好了的，祇一刻工夫。換好了，讓你進來。”

“有什麼要緊！”姨母也向她籐箱裏檢衣裾了。

“但是，很難爲情的。”

“我說你是個小孩子！老實告訴你，你太美麗了，你是正格的美人。就連你化粧的時候，換衣裳的時候也有一種美，我頂喜歡看你化粧。你化粧的時候另有一種嬌媚。”

我們都把衣服換好了，聽見梅君和呂君兩人又在外面吵嘴了。我們出來看時，他們祇穿一件貼身襯衣套一件洋褲，各持一根手杖，肩上各掛一個暖水壺站在庭園裏準備出發了。



“還有東西要你們提的，不提的就不分給他吃。”姨母站在房門首命令他們。呂君伸出手來向頭上搔一搔，伸着舌頭笑。梅君看見有三個包裹，走過來一個一個的提比測牠們的輕重。

“這一個頂輕，讓我提這個吧。裏面的是什麼東西？”他把那個包裹挾抱在肩脅下。

“不行！你這個樣子抱法，不行！”姨母笑着罵梅君。

“裏面的東西怕壓破的麼？要提着走，討厭，討厭！”梅君把兩根指頭勾縛那包裹的繩結子裏去，把包裹垂到他的膝部了。“吃的東西要按着提的人的勞力比例分配才公道。”梅君笑着望我說。

“贊成！贊成！”呂君也取過一個包裹來提在手裏。

“先按做的人的勞力比例分配，然後按提的人的勞力分配！是不是，琇兒？”姨母翻過頭來笑着徵求我的同意。

“贊成！贊成！”我也效呂君的調子，向他們男性抗議。

由這樣的互相調笑，好像我和呂君是一對的，姨母和梅君又是一對的。我神經過敏的思及這一點，不覺臉紅起來，後悔不該插嘴。

“我這樣的提着走好麼？”他把包裹掛在手杖的一端，挑着走。“索性你的也拿過來湊一擔。我先挑一程，以後就讓你

挑。”梅君把呂君提的包裹也取過來掛在手杖的這一端。一同開笑起來。

“太陽要出來了喲，還在鬧什麼？還不快點去？”外祖母也笑着走出來催我們上道。

“我怕走到半路走不動呢。”姨母臨出門時說了這一句。

“不要緊，走不動時，我們抬你到頂峯去。”梅君笑着說。

“誰要你們抬！”姨母裝出一種媚態笑叱梅君後，“琇兒，我走不動時，你們姊妹要扶着我走喲。”

“泥菩薩自身都難保！”我笑着預先拒絕她。

“有人替我提這個包裹時，我可以扶姨母上去。”瓊妹很誠懇的說。

“你那個包裹交把我吧。”呂君走過來提瓊妹手中的包裹。

我們一同走出山道上來了。他們兩個男性走得快，但常翻轉來望我們。當我的視線和梅君的視線碰着時，像有一種包藏不住的歡情在我們倆間流動。

姨母今天也裝扮得很美麗。走了點路，臉上的血色也好了一些。在我眼中的姨母今天是最美麗的了。瓊妹果然是比我們健腳，她趕上他們，和他們一堆走了。但他們和我們間常保有相當的距離。

我們走了半點多鐘，走到一個小村裏來了。村中的幾匹狗望見我們不住地嗥嗥的吠。我們在山村裏的唯一的小學校門前走過去。山村的小學校像不放暑假還在上課。有幾個早早登校的兒童，流着青鼻涕在校門首的操場上玩槓架子。他們望見我們，再不玩槓架了，都站着呆呆的看我們走過去。我們走過時還聽見他們低聲的私語。

“女學生喲！都穿裙的！”他們生長在這貧瘠的山村裏，從沒有看見過女人穿裙的。

“真體面，真好看！像教科書裏面畫的一個樣子！”

山村裏發見了一間小學校，挑動了瓊妹的好奇心。

“吳先生！這裏有學校！”她睜着眼睛叫梅君注意。“吳先生，你會盤槓架！”

“我不會。”梅君笑着回答她。

“呂先生，你會？”她翻過去問呂君。

“唉，我會。你呢？”

“我也不會。我祇會走浪橋。”

“會走浪橋就好了。”

“吳先生，你們學校沒有槓架麼？”

“不是的、他是個弱蟲，沒有氣力，什麼都不會，祇會吃飯。”呂君指着梅君笑向瓊妹說。

“吳先生這樣的沒有氣力？那末怕走不動，不能到頂峯去。”瓊妹笑着向梅君說。

“哈，哈，哈！”梅君也笑了。

我們走進一條松林間道來了，路的下面有條小澗，聽得見牠的水聲潺潺。

“我們住都會的人完全在塵埃裏頭生活！誰夢想得到在這世界中竟有此幽邃之境！真是仙境了！”姨母總愛唱這一類的隱者風的高調。像這一類的調子不知聽她說了多少回數了。

我們抵金星峯麓時，才響七點又過六七分鐘。山腳下的村裏，祇看見幾個行人。他們三個坐在村口的岩塊上等了一刻，我們才趕到。梅君忙站起來讓姨母坐，呂君也站起來讓我坐。梅君這時候把有光輝的瞳子移向着我微笑。像在表示對我不起。他的微笑中帶幾分愧色。我感着耳朵邊發熱，忙避開他的視線低下頭去。

我們休息了一會，準備登山了。

“我們今天此行，非達到登峯造極的目的，誓不回來！”呂君像誓師般的揮着手中的手杖發他的有笨味的調子。

“噪什麼！快把這兩個包裹挑上去！”梅君笑着叫呂君挑食品的包裹。“此刻該輪你挑了。”

此页缺页

此  
页  
缺  
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質，完全是所處的境遇養成的。所以我不惜粉骨碎身和境遇苦鬪，發誓打勝這樣窮苦可憐的境遇！打不勝時，甯可死！所以我的一生時時刻刻都是很孤寂的。”

“你的父母呢？”

“我父親早死了。我雖還有母親，但她不能愛我！”

“爲什麼？”

“我是遺腹生的。我生下來後，母親不能像平時一樣的勞動圖生活了。沒奈何她把我繼給我族中的一個堂叔，滿了月，她就改嫁去了。”

“那末，你真是世間的一個最可憐的畸零人！”

“是的，小的時候沒有死真是萬幸了！不，死了倒乾淨些！像我這樣的可憐人死了又何足惜！童年的時候跟着一羣牧牛兒在草原上生活，就倒在草場上死了，又有誰思念我呢！”他說到傷心處時，眼眶裏飽蓄着清淚，準備一有機會就流出來。

他原來是個這樣的可憐人！他那從小的時候就負了重傷的心還飄泊着無所歸繫，想把這顆心託給我。我想到這層，我也咽悲着了，眼淚也快要掉下來了。

不知愛是怎麼樣的東西的可憐人，在此半生涯間飄泊到各方面去求愛之力，他求向到我面前來了。

沉默繼續了數分鐘。呂君像在流淚了。我的淚也掉在膝上來了。

“我對世間的一般人，除了你的父親外，我都懷着敵意的。”

“像父親這樣有偏見的人也有強力的愛麼？”

“你不該對父親有這樣的批評。我的求學費的過半數都是由你父親資助的。”

過了一會，

“密司劉”，他改了稱呼了。“我決不是想把我的可憐的身世敘述出來求你的垂憐及同情。這點望你要諒解。對不起了，說了許多你不愛聽的話。”

“我決不作這樣想的。”

“剛才的話望你不要告訴第二個人。”

“唉，我自己知道就是了。”

“密司劉，我望你今後莫思念我的事了。愛是不能強求的。不過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有這種幸福，你的愛自然的會投到我身上來時，那時候我再來跪在你裙下。祇望你了解我這一點就好了。”

“啊啦！”

去年我和梅君生了戀愛，但並沒有強大的熱力做我們

的引導。一同唱歌，一同歡笑，一同細談，一同遊戲，終變成戀愛之侶了。那時候的梅君之手也是最初按在我膝上的手，我不知不覺的把我的手給他握住了。此時也以同樣的感情把按在我膝上的呂君之手握住了。同時又覺得對梅君犯了一種可恥的罪！

“我們回那邊去吧！”我站了起來，他也站了起來，我們慢慢的循着原來的草徑下去。快到關公祠側來了。我先望見他們——梅君和姨母。梅君背向着我坐在草地上。姨母呢？

“呃！這是什麼一種怪狀！”我氣得站住足不能前進了。

## 十一

呂君緊跟在我的後面，慢慢的下了坡，走近關公祠側來了。我一邊走，一邊把我對呂君和梅君兩人的感情，比較其異同。隨後又把姨母加進去比較。同時戀愛兩個人，同時給兩個人戀愛我是做不到的，也不忍做。今假定梅君，呂君和姨母三個人同時溺水，我第一先救梅君，其次才救呂君和姨母吧。若呂君和姨母兩人中祇能救一個人時，我又只好流着眼淚看姨母溺死了。由此看來我對他們三人的感情，愛的種類不同，愛的程度也有區別。冷靜的把愛這樣的分類起來，

其間愛的程度是有區別，由這種區別，遂做出種種殘忍的事來，坐視人死也不能一爲援手了。我不能從呂君孤獨的悲哀把他救出來，就是這個緣故。

我們行近關公祠側望見他們了！瓊妹不知跑向什麼地方玩去了。梅君背向我坐在草地上，手中撐着姨母帶來的紫色絹布傘。姨母睡在傘蔭下，把頭枕在梅君的股上。我看見這樣的醜態，起了一種野獸般的憤怒，真想跑前去唾梅君的臉，我若當時有手槍在懷中，定把他們兩個，一彈一個的射死。但真的一瞬間，我把憤怒平息下去了，把一切難受的刺激都忍下去了，當做沒有看見，高聲的和呂君說笑，慢慢的走到他們面前來，姨母聽見我們的笑聲早從梅君的股上翻身起來。

“到什麼地方去來？”梅君紅着臉望着我問。

我祇沉默着不理他。

“我們正等你們回來好一路回去，響了二鐘點了。”

“不等我們一路回去，難道你們倆先一路回去麼？”我惱笑着說。姨母到底有點不好意思，

“我們打算回去吧。”祇說了這一句。

“回去吧！”呂君在打呵欠。每天要睡中覺的他，有些支持不住了。

“瓊！瓊妹！”我大聲的叫了兩聲。

“來了！”瓊妹從關公祠前跑了出來。

我們回到哪吒寺時，差十五分就要響五點鐘了。

我們回到哪吒寺後，對姨母的態度雖沒有什麼改變——也無改變態度的必要——，但和梅君的中間像劃了一條小小的溝渠。由金星峯回來後三天了，還沒有用歡笑的顏色向他說話。也沒有讓他有單向我一個說話的機會。早上起來我們或遲，或早，都出寺外去散散步，吸新鮮空氣。吃過了晚飯也出來寺門首的草場上納涼。在這早晚的游散時間內，我和梅君最多談話的機會，自金星峯回來後，我把這些機會都讓給呂君了。我並不是把愛情移向呂君去了，我是想利用呂君代我復讎。

由金星峯回來的第三天晚上，姨母說有些腹痛，不出來納涼、先回房裏去睡了。我吃過晚飯先跑出寺門首來，月輪早掛在東山的松林梢了。

“我們到下面的葵花向日的墓邊散散步好麼？”梅君手裏拿着一把摺扇由寺裏走出來。葵花向日是面東的一個山凹，嶺南人迷信風水，地形若稍帶點規則的象形，他們便替牠們取了許多怪名詞，什麼葵花向日，什麼梅花落地，什麼王母點兵，什麼醉翁靠壁，都是由地形取的名。若把死人葬

在這些有名的地裏面去，死人的子孫念了書就會做官，做了生意就會發大財。哪吒寺下面的葵花向日是村中姓楊的祖先的長眠地，墳墓做得很大，墳堂拜埤敷築得很精緻，在這山裏成一個名勝了。但墓中人的子孫們多半是吹鴉片的和賭錢的呢。

“……”我祇東望着上昇中的一輪碧月。

“你的低氣壓還沒有恢復麼？”他笑着走近我的身邊來。

我對梅君發惱不止一回了。不過這回特別惱恨他。我每次發惱不理他時，他就說這是我的低氣壓。

“……”我還是沉默着不理他也不看他。

“我們到下面去，一邊散步，一邊望望月不好麼？呆呆地坐在這裏悶得很。你們不贊成？”呂君也由裏面出來了。

我愈愛梅君就愈恨他不該對姨母有這樣的不穩的態度，也愈想叫他像我一樣的難受——如果他的心裏還有我時……

“是的，密司特呂！我贊成你的提議。”我裝出快活的樣跑到呂君面前來。我料定他——可愛而又可恨的他——不敢跟我和呂君來。

我和呂君祇沒有攜手，並着肩走，下了寺前的石級。呂君翻過頭來仰視着梅君。

“你不去？我們同去鬧熱些。”其實呂君何常是真心要叫梅君同去呢。

梅君祇苦笑着搖搖頭，隨又歎了一口氣。

“我最初以為你和他是戀愛之侶。此刻才知道……”

“才知道什麼？”我急不及待他說下去，失口問出來了。

“……”呂君看了我一看。我也望着他的臉。這時候他的臉上現出一種懷疑和驚奇相混合的色彩。

“才知道什麼？你快說！”

“才知道我的觀察錯了！真對不起你了。”

我想呂君的觀察結局還是錯了。但我不便對他說，“是的，我和梅君是戀愛之侶！”

“你有什麼證據，用何方法證明你的觀察錯了呢？”

“你不知道？”呂君睜着驚異的眼睛問我。

“什麼事？我不懂你說的話。”

我們行到葵花向日的墓前來了。我的手不知什麼時候給呂君握住了。我們就在墓的拜墊上坐下。

“老吳和你的姨母不是戀愛之侶麼？”

“你看他們間的態度太親密了麼？”

“何止太親密！”

“金星峯的事你看見了？”我驚異的問他。我當日在金星

峯看見姨母枕在梅君的股上，我馬上高聲的和呂君說笑，把他們驚醒，我的苦心是不欲呂君也看見他們的醜態。我這苦心，梅君何曾知道呢！但我這種苦心終不能收效了。

“那算得什麼事！”呂君還不知我爲這件事要斷腸了呢，他更進一步把梅君和姨母的關係酷評我聽。聽他的口氣，梅君和姨母間像還有更狂亂的態度。

我和呂君在月下散步了一會，姨母和梅君的事擾亂了我的心情，呂君以後對我說了些什麼話，我也聽不清明了，我祇唯唯否否的敷衍他。

我想假定梅君給姨母奪了去時，怎麼樣呢？繼續奮鬥，把梅君爭回來呢，還是放棄由她奪去呢？我曾經給他擁抱過來，曾經和他接吻，肉體的貞操雖未喪失，精神的貞操已經喪失於梅君之手了。無論如何我不能讓姨母把梅君劫了去。

啊！“戀愛就是苦惱！”所謂“苦惱”大概就是指我現在的苦惱而言了。我真想不到由戀愛會生出這些陀螺來。

他們都睡了，我因爲這件事反覆的思索，直至響了一點鐘還睡不着。我一個人坐在窗前的椅上，癡望中天的明月。我感着一種孤寂的悲哀，不覺流了幾滴清淚——假想至梅君不能爭回來時所生的孤寂的悲哀。

梅君，看他近日的態度，恐怕不是我的人！縱令他不



能回到我的心裏來，我也要向他問一個明白。如果他的心完全無可挽回時，我也只好守獨身主義了。

## 十二

第二天晚上是舊歷六月十五日的晚上，由外祖母的提議，我們買了幾種好茶和糖餅在寺門前賞月。哪吒山裏的氣候比秋深了的氣候要涼快。我們圍着一張小檯望着明月，山風一陣一陣的拂面吹來，覺得有一種煩惱的秋思令人傷感。我和梅君還沒有恢復尋常的狀態。我心裏煩悶，始終默默的。可恨的梅君，他像恨我昨晚不應他的請求而應呂君的請求到葵花向日玩月去，故意裝出歡樂的態度，專向姨母說笑。

月下坐着的幾個人，除外祖母，瓊妹和李媽外，我們四個靈魂——沉浸在愛慾的狂潮裏的四個靈魂成了一個連續。梅君渴慕着姨母，我的心受着梅君的支配，呂君對我有刻骨的相思——片面的相思。四人中祇有姨母像個勝利者呢！

這晚上像我不屬呂君的一個樣子，梅君也不是我的了。他緊坐在姨母傍邊，他們的態度，看見令人肉麻。外祖母對失了婚期的姨母是很担心的，潦潦草草的也好，祇望她快一

點能夠和人結婚。所以外祖母對姨母和梅君的交際取放任主義。她深信梅君和她的女兒是戀愛之侶了。

一座中祇聽見他們倆的笑聲。其中還有許多聽見令人難爲情的笑話。姨母狂笑時幾次把手加在梅君的肩上。有時候又拍打他的膝，有時候又握着手說話。

眼看見自己的愛人向別的女性演這種態度，我如何的心痛可想而知了。我覺得梅君太欺侮我了，他欺侮我年輕，他料定我沒有果斷之力。

怨不得姨母，因爲在這些行動，姨母完全是受動的。梅君是發動的。但說完全是由梅君的要求而起的行動也不見得。我觀察梅君對姨母的態度，像嫖客對娼婦般的，不謹慎也不自然。

我此刻看不起梅君了！不單看不起他，還要鄙視他了。昨晚上呂君說，梅君是全無希望的人了，不能幹正經事業的人了，頂能幹也祇能做一個布魯卓亞文士。我昨晚上還不很信呂君的話，但今晚上我完全信他了。

我本可以和呂君說說笑笑抵制他。但包圍在這樣的空氣中，我再裝做不出輕狂的樣子來。我也無勇氣憤怒生氣了。我祇把憤怒包藏着，取格外謹慎的態度，始終守着沉默。到後來我不能不可憐自己，因爲取謹慎的態度的動機有幾

分是想促梅君的反省。

呂君今晚上的態度很無邪的，祇把美國的風俗和人情介紹給我們聽。但他的幼稚的態度中含有幾分對梅君冷笑的分子。

夜漸深了，空氣也跟着冷了起來。

“涼快了，我們睡覺吧。”

我聽見姨母說了後，馬上站起來，翻顧着呂君，

“進去吧。”我說了後再偷望梅君，梅君一面要敷衍姨母，一面又要關心我和呂君的行動，他真太可憐了。

呂君也站了起來。我的坐位本來接近呂君，此時兩人的手接觸着了，再不客氣的互握了手。

呂君笑着，他忽然的笑着咬着我的耳朵低聲的說了幾句我不愛聽的，其實是一語道中了我的心思的話後即跑向寺門裏去了。我也乘勢趕進寺裏來。他站在左廊的一隅，月色照不到的地方。我追前去要擰他的嘴。他又躲我，忙逃到天井裏的當中站着。我也跳進天井裏來。我們像捉迷藏般的在天井的周圍和兩廊下追來追去。狂笑之音由銀灰色的蒼空反響回來。在門首的梅君當然很明白的聽得見我們的嬉笑了。我復了讎了。梅君果然不能放心呂君和我在暗影中捉迷藏，也跑進來，說是來看我們頑。其實是監督我們呢。

我看見梅君來看我們，我雖然有點走累了，但追呂君還要追得更激烈。我每捉着呂君時便緊緊地抱他的臂膀。

“密司劉，不頑了！Good Night！”呂君笑了一陣後向我說了這兩句，由廊側的拱門進裏面去歇息了，他像不滿意於梅君之來從傍監督。

呂君去後，我一個人站在廊下的暗影中，失了神般的祇望梅君一眼，我的手忽然給梅君緊緊地握住了。不知什麼時候他跑近我身邊來了。我這時候的憤怒像提防崩壞了的水，成一種急流湧出來。

“你捉住我的手幹什麼？”我拚命要掙脫我的手。

“你爲什麼鬧得這樣子！半夜三更的還在鬧！你們又不是小孩子？鬧醒了寺裏的人，看他們明天趕你們回去！”梅君假公濟私的來叱我們。

我恨極了，一句話也說不出。我的胸口像緊縮住了。我的眼睛裏也飽蓄着淚，若不哭出來再忍耐不下去了。

我靠在梅君的胸上，嗚咽着流淚。

“阿琇！什麼事？你在幹什麼？”

我聽見姨母的聲音，急離開梅君的胸懷，跑向裏面來。我覺得梅君這幾天來的態度真可恨，但我仍不能否認我對他的愛。愛上了人無論如何還是可愛的。

我先進了寢床，把單被蒙着頭睡，過了一刻，姨母也進來了，我祇裝睡不理她。不知什麼緣故，姨母也沉默着。平日她進寢床時。不問我睡了沒有睡，她定叫我一聲的。

我睡在寢床裏祇感着疲勞和不安。燈也吹息了，月色也照不進來了。在這黑暗的寢床中，那種疲勞和不安更強烈的刺激着我的神經。

每想到我和梅君間的戀愛起了動搖，心裏異常難過，在夜間睡不着時，尤爲難過。睡不着的時間一刻一刻的繼續着。我聽見姨母的鼾音，才知她睡熟了。我翻來覆去的總睡不着，我爬起來，跑出來小便。一時不想回去，就在簷前望着月亮，流了幾滴淚。

時鐘告訴我十二點鐘了。

我再回來房裏，爬進寢床裏來。姨母背着我睡。她雖然發着鼾音，但她的身體在微微的移動，像還沒有睡着般的。我覺得姨母的這種態度更可怕。

我的頭腦疲困極了，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

苦悶着的人的睡眠裏是很多夢魘的。雖不會醒過來也不能熟睡。說牠是夢，但事情太明瞭，也太離奇了。無論如何我終不能承認牠是夢。

梅君站在我面前垂淚。不管我如何的安慰他，總是流淚

不止。像淡秋的傍晚時分，下了點細雨。我和他站在危崖之上，下臨深淵，祇我一個人帶了傘來，我忙拉他湊近我的身邊來，叫他在我的傘下避雨。我們沿着崖慢慢的走。梅君不知什麼時候止了哭，他在顧着我微笑。他這微笑不是尋常的微笑，是含有一種冷酷的分子的微笑。我待要詰問他，忽然聽見一隊如狼如虎的中國的近代兵士在後面追來。再翻看我們的周圍，明明是站在一條長坦的官道上。同時又聽見悲哀的喇叭之音。雨下得更大了。站在道傍的人們都向前逃走，我驚恐極了，也祇好捨了他向前奔。他忽然捉着我的左腕不放我走。我翻轉頭來看他時，他變成一個青面獠牙的夜叉了。我這時候的驚恐和苦悶達到最高點了，想說話又說不出來。我忙睜開眼睛，按着驚躍着的胸口，輕輕地翻過頭去偷望姨母。

姨母不睡在我身傍了！不知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在這瞬間，我的心上起了一種戰慄。同時也起了一種衝動。

我輕輕地坐了起來，隔着玻璃窗屏望窗外的庭園。除了西牆脚的小部分外，地面全浴在月光中。

我當她是到便所去了，忙睡下去，但等了一會還不見她回來。我急離了寢床，跑出廳裏來——出我們會餐的廳裏來。廳門裏面的橫門抽下來了，橫倒在一邊。廳門虛掩着。我

打開門走出廊前來，望望廊的那一端，不見有姨母的影子，姨母不在便所就可知了。因為站在廳前望見廊下那端的便所外門並沒有關上。

我待要沿着迴廊出外面去，忽然聽見前堂梅君和姨母說話的聲音。我的心臟激烈地在振動。給他們看見了不得了，忙退回應裏來，再退回房裏來。回到房裏把身體小小的蜷縮着伏臥在寢床裏，連呼吸都不敢盡情的呼吸了。

### 十三

等了好一會，還不見姨母和梅君回來。再過了約三十分鐘，聽見他們的足音了。也聽見他們靜靜的推開廳門的音響了。我的胸口不住的跳躍，微睜開我的眼等着他們進來時偷望他們。

姨母輕輕地像幽魂般的走近前來，我忙裝出熟睡的樣子。她再走到在後面的外祖母和李媽的寢床前，聽見她們都在呼呼的發着鼾音後，再走到房門首去。大概梅君還站在房門首。

“她們都沒有醒麼！”

“都像死人般的熟睡着。”

“讓我望望她好麼？”

“是麼？我說的話不會錯。美人還是美人。你的心裏沒有一時一刻不記念着她的！”

“不，我看她真的熟睡了沒有。”

“等我叫叫她，看會醒來不醒來。”

姨母再走近我的寢床前低聲的，

“琇！阿琇！琇兒！”

我祇裝熟睡了的樣子，並不理她。梅君像走進來了。聽見他擦了一根洋火。我的額上和眼前感着一股熱氣。雖然閉着眼睛，覺得眼前有一陣紅焰。

“真美！她睡着的姿態比她醒來還要美！真是個睡美人！”姨母在誇張的讚美我。梅君一句話也不說，像在癡望着我。我這時候真怕他們看出我是裝睡來。

梅君出去了，姨母爬進寢床裏來了。她背着我面向外面的側身睡着。我無意中觸着她的背時，像感受了電氣般的，不住的打抖，意識也清醒了許多。

我被騙了！我受了人的詐騙了！我把我的純潔之愛奉獻給梅君了，也把誠懇的思慕奉獻給姨母了。但我終受了他們的欺騙了。他們是Betrayers!!!

沒有愛！沒有道義！沒有信仰！無論男女都是給美飾的。



衣裳包裹着的能言利口的野獸！我此刻——今晚上才覺悟，這是人類的特徵！他們大了就不理他們的父母了！他們畢了業就攻擊他們的先生了！朋友再無能力應他們的誅求，也就反噬他們的朋友了！我對人世再無所嫉妬了！無所憤怒了！無所怨恨了，我對人世，唯有咒詛！

悸動一刻一刻的厲害起來。身體中的血由心臟湧起成一種波動奔流向神經的中樞來的音響都隱約聽得見。我拚命的忍耐着，但到後來終忍耐不住了。我從寢床翻身起來，走出外面的廊下來了。

夜深了，月光傾斜着投射到東牆的上部來了。階下擺着的幾盆花草在幽暗中都守着沉默。祇有一株桂花樹在微微地振動。我還當桂花樹後姨母和梅君在相擁抱着啜泣。總之，我所看得見的世界完全是苦悶的，尤其是深夜的景像在我眼裏是一種苦悶的世界！我早成了個欲哭帶淚的狂人了！

我在廊前癡站了一會，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我這時候完全意識不到夜的恐怖了。精神興奮了的人胆量特別的大。

房裏頭的燈光射出來了。姨母起來了。我的突然變異的行動像驚駭了她，她開上了燈走出來。我聽見她走近廳門首來了，我忙向外面的前堂跑。

“琇兒！”姨母在我後面追着上來。我當做沒有聽見。我

跑到通向前堂的橫門邊來了，忙把門上的橫門抽開，拚命的把門打開，走到前堂的佛堂上來了。

佛前的燈亮異常的暗澹！

“琇！琇兒！”姨母還緊緊的追了來。

近‘昧爽’的時分了。我又跑向門首去把大門打開。一陣冷風向我的身體襲來，把我專賴一件單薄的寢衣維持着的體溫吸收去了，我的上下齒不住地相對激振。

“琇！琇！”

“阿琇！”姨母的聲音高了許多，但我祇往外奔。

我站在寺門首的草場上，聽見姨母回向裏面走的足音。冷月掛在西天的雲邊，也暗澹無光。

我雖然耐不住拂曉的冷風。但不情願緊跟着姨母進去。我站在寺門首約過了二十多分鐘。在這二十多分鐘間所思索的都是散亂不能整理的，並且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能逼着我發狂的記憶。這一類的記憶在我的腦中出沒無常。我的神經也給牠們弄成亂絲般了。

我回房裏來時，姨母已在寢牀裏了。我不忙回寢牀裏去睡，我就在燈下用鉛筆寫了幾行字，打算交給梅君！

“欺騙我的愛的不是別人，是我深信爲能真心愛我的，也曾發誓過永久愛我的梅君！爭奪我的愛的人不是別

人，是我平日所尊愛的姨母！我至今天才知道人世之險！

我你問的感情或斷或續雖不是今天急於要討論的問題，但我想問你一個水落石出！你既不能愛我，我也不強要你的愛。梅君，你要知道我對你今日並不憤恨，對姨母也沒有嫉妬；我祇想和你說幾句話。今晚上請你抽空到葵花向日來，讓我問你幾句話。”

吃早飯的時候，都起了床。我，姨母和梅君都是顏色蒼白的，誰都看得出是沒有充分的睡眠。我們四個人中祇有呂君一個人元氣旺盛。他像知道昨晚上的一切，不住的向我微笑。

吃了早飯，梅君元氣頽喪的向外面去，我也跟了他出來。趕到寺門首看見周圍沒有人，我就把那封短簡交給了他，他臉紅紅的接了去。他像知道我那封短簡是向他問罪的。但我把短簡交給了他後，不睬他的回到裏面房裏來。

這一天三餐飯，我都不能下咽。我取出了幾種小說和詩集來讀，想把這苦悶的月日混過去。但這種敷衍終難安慰我的負了重傷的靈魂！我的靈魂一天都在呻吟着！

照這樣看來，戀愛完全是種遊戲了！戀愛是剎那間的幻影！戀愛是天天在動搖而不能靜止的東西！戀愛是常在多數

的男女間巡遊的旅行者！

我受了梅君的欺侮！我受了姨母的欺騙！他和她都是 Betrayers！

我的脆弱而無經驗的靈魂終敵不住人世的詐僞！我的脆弱的靈魂終受了重傷！我是沒有‘明日’的人了！我是沒有‘未來’的人了！我是幸福告了終局的人！我今後不能不悲痛我這悠長的人生！我今後不能不以孤獨的殘敗者自居！

#### 十四

夕陽沉沒在西山後了。月球還沒有上昇。吃過了晚飯我走寺門首來時，大空呈灰暗色。蘇子瞻的赤壁賦裏面的文章說得很恰切，我祇在草場上站了一刻，真的“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我望着明月向着葵花向日的墓上來。我抱着一種有破壞性的像烈火般的憤恨急急的跑到那個荒墳上來。我在拜壇上坐了十多分鐘，梅君也提着手杖來了，我祇默默的垂着淚望東山之上的月輪。

“你約了我來，有什麼話說？”到此刻尚全無悔意的梅君的態度更把我的憤恨之火強烈的煽掀起來。

“呂君來了麼？不是他送你到這裏來麼？”自己做錯了事還做效一般無賴慣用的“先下手爲強”的手段來反詰我。我聽了這一句話，我的憤恨爆裂成無數的火花向四圍投射。

“……”我祇能流淚，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到底哭什麼事？！”他的態度完全變了。他的心裏再沒有我了。

“問你自己才曉得！”我恨恨的祇說了一句。

“問我？”他冷笑着走近我的身傍來。

“……”我再不理他。

“有什麼事？你說出來！”他把隻手加到我的肩上來。我心裏想，他完全是個惡魔，他還想欺侮我呢。

我用盡我的腕力把他推開。他不提防給我這一推，向後退了幾步。他像有點羞怒，再走上來很強暴的緊握住我的雙手。

“你瘋了麼？你真的這樣的惱恨我麼？”

“唉，我恨你！你欺侮了我！你欺騙了我！我不能不恨你！”我想掙脫我的手，再把他推開。

過了一會，我有點疲累了。我的腕力鬆解了。兩人間的掙扭停息了後，繼續着起了一種煩苦的沉默。

“瑋霞！”他忽然的叫了我一聲。我不看他，祇望明月。

“你喝了呂君的迷魂湯，是不是？金星峯的情話很歡樂吧！兩個踏着月色到這荒墳上來談心也還甜蜜吧！你是個孝女了，你能夠不違父意了！”

我聽見他說出這些話來，才靜止了的胸口的跳躍重新鼓動起來。

“你說些什麼？你才是個失信者！你才是個惡魔！你蓄意來侮蔑我這纖弱的無粉飾的處女！你全無紳士的態度！你也全無學生的本色！你是個不良少年！——對女性全不負責任，全不知禮道的不良少年！你是個獸人！我受了你的欺侮！我真後悔，痛烈的後悔！我後悔我自己沒有眼睛！”我一邊哭一邊的訴罵。

“笨蟲！你才是失信的人！你忘了我們間的誓約，當我的面前和別的男子戲笑成什麼話！”

“你還有資格和權利來詰問我麼？你當我的面前和別的女性戲笑又成什麼話？”

“什麼？！”

“你才是忘記了我們間的誓約的人！你在金星峯上對她的態度怎麼樣？你才是吃了姨母的迷魂湯！你當我的面前讓她枕睡在你的懷裏是什麼一種態度？！不是對我的一種侮辱？！什麼態度？！什麼態度？！昨晚上午夜時分你和她離開寢

室到外面去的是什麼態度?!快點說出來!快點向我謝罪!快點懺悔!”我恨極了，一氣呵成的把一切向他揭穿了。

梅君聽見我說了這些話，也不回答，祇把我拉到他的胸前，雙手摟着我，緊緊的摟抱着我。在腕力之前再無抵抗的能力了。我祇伏在他胸上啜泣。

我哭了一會掙扎起來。向四周一望，我們都全浴在銀灰色的月光裏了。

他也鬆了手，懶懶的坐倒在拜壇上了。他雙手托着雙頰支在雙膝上。一對眼睛祇注視着墳塘裏的月色。

他哭了!他很悲哀的哭了!

我看見他哭了，心裏感着一種不安，覺得對他不住，怕說了的話有委屈了他的地方。但又不願意湊近前去安慰他，問他爲什麼哭。

他像起了悔恨之念，忍不住地哭出聲來了。最後，我無可奈何的——也是忍耐不住的——問了他一句，

“哭什麼?”

“琇妹!望你恕我!琇妹!都是我錯了!”他邊哭邊說。說了後湊近我身邊來緊握我的手。他的這句悔恨的謝詞滲透進我的胸裏面，把我的心軟下來了。我也緊握了他的手，不知什麼緣故——或者是我們倆幾天賭氣的都不情願先開

口，渴望着接近的情熱太強烈的緣故——覺得有種從未經驗過的一種吸引力在我們倆間起了強烈的作用！

“說是有了戀愛的經驗，但在這瞬間以前我還沒有了解戀愛的真價，琇妹，真的望你恕我！我真願跪着求你恕我。”

“我也有點不應該的……”我祇說這半句話去和緩他的興奮的情感，但沒有說完又吞下去了。

“不，不，完全是我錯了！我明白了！你和呂君的戲笑完全是由愛我而起的一種反動！沒奈何的傷心的反動！你的苦心我知道了，也很感激你對我的愛！真對不起你了。你說我是不良少年，我自己都覺得有些像……”

“我本不該懷疑你對姨母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舉動，但……”

“這怪不得你，怪不得你懷疑！總之我太不謹慎了！我太過委曲求全了！”他說到這裏深深地呼了一口氣。

“過於委曲求全？”我不很明白他的最後一句真意，我祇沉默着等他繼續着說下去。

“我最初是怕她破壞我們倆間的戀愛，因為她的觀察力是異常的銳敏的，她早看破了我倆間的祕密關係，要挾我要和她親近。又誰知愈和她親近，她愈想破壞我們倆間的戀愛，並且和她接近了後就生出一種危險。我自己也覺得奇



異，怎麼會禁止不住要受她的蠱惑！”

“什麼事？怎麼一種危險？”我反問他的動機半發於好奇心，半發於對他的苦悶的態度抱了同情。尤其是後者的動機占了優勢，因為我想由這一問，表示我可以原諒他。

“說出來恐怕你悲觀，悲觀人生是靠不住的……”他又把話咽住了。

我固然不情願聽他說這一句話，但也再不致因此而憤恨了。我祇望他說出來然後加以相當的裁判，解釋或救濟。

水向低處流，愛慾是向容易進行的方面發展的。我想到這一點感着一種神祕的能令人心臟戰慄的衝動。

“若這樣的心情可以說戀愛時，我和你兩人間的戀愛又是別一種戀愛了。說牠是不徹底的戀愛吧。或者是叫做愛慾那種東西吧。總之不是純粹的愛！”

“那未是由肉感而起的獸慾吧？”我熱心的詰問他。

“不，又不見得達到了那種程度。”他再沉默下去了。過了一刻，

“總之由接近異性時有一種愈親近愈強烈的發生出來的快感。或者是她另有一種魅力吧。”

“有我在你傍邊也還會向她發生這種慾望麼？”

“和你接近時，所感受的又另有一種快感，完全不同的。”

“那末，你昨晚上對她起了那種慾？是嗎？”我想這不是性慾是什麼。不能由我身上滿足他的要求！他就跑向她那方面去發展。

梅君聽了我的詰問，沉默着不說話了。

“那是普通的接近不能滿足的慾麼？”我再追問他。

“普通的接近是什麼意思？”

“說說笑。一同散散步。握握手。作算達到極限時也祇有接吻。”

“……”梅君沉默着沒有話回答我了。

“那末看起來，祇有普通的接近，你是不能滿足的！”我緊緊地追詰他。梅君從前向我要求過一二次，我都拒絕了他。因為我始終主張正式結婚前要保持各人的純潔的戀愛。

“琇妹，你誤解我了！我不是容易和女性苟合的人。不過我的志氣太薄弱了，敵不住她的誘惑。她像在性的煩悶中，時時對我示意，在S市時就對我示意。但我終把她敷衍過去了。譬如我和她由S市一路同船同車回來，在船車中她不知對我演了多少次的性的誘惑的示意。在旅館裏同住了一個房子裏，但不同床。她又常坐到我床上來。但我終不為她所動，所以她罵我一定別有戀人，不愛她。及回來村中，她漸次觀察出我們的關係來了，懷着滿腔的嫉妬以必死之勢向我

攻逼。我若不敷衍她，她一定破壞我們間的戀愛。誰知道我愈委曲求全的敷衍，她愈得了破壞我們間的戀愛的武器了。”

## 十五

“那末，你敵不住她的誘惑，昨晚你和她生了最後的關係了！”我等了一會，覺得非把這一層問明白不可。

“我的心太脆弱了，做錯了事，所以任你如何的罵我，我都忍受。你剛才說我是獸人，不太酷了些麼？但我都情願忍受，因為我敵不住她的誘惑，對不住你了。不過，琇妹，我可以告訴你，我和她敷衍是有的，但我還是純潔的！我有了你這個人——將來的絕大的希望，還情願和無聊的女性苟且，自把將來的希望犧牲麼！昨晚上她像沒有睡着，不知什麼時候就起來了的。我出來到便所的時候，她靠着廊柱，凝望冷月。在月色中的她的臉色更蒼白得可怕。她看我出來了，很高興的招呼我，臉上的煩悶之色也消失了。她趕上到便所門口來。‘我想到外面散散步去，一個人有點害怕，你可以伴我走走嗎？’我不能拒絕她，只得跟了她出去。看她不單在性的煩惱中，也像失戀過來的樣子。她祇管問我有什麼方便的地

方可以歇息的沒有，她是暗示我替她找幽媾的場所。我祇把她敷衍過去了，她很不舒服，只管提出你的名來譏諷我，說我是匹餓狗，想飛着的天鵝肉吃，”

“你這些話都是真的？”

“我可以向你發誓！我對你說的若有一句謊話，雷劈火燒！”

我忙伸手過去按住他的嘴。我對梅君的懷疑雖冰釋了，但對姨母反駁心起來。我此刻才明白姨母是個陰險的，像蛇蠍般的女性。

“琇妹，你此刻可以恕我了吧！你了解了我的苦心了吧！姨母要求我接吻，我都拒絕了她。她心裏很恨你，她像決意向我們作敵了，決意破壞我們倆間的戀愛了。她說她一定要叫我容受她的戀愛才止，不然她無論到什麼險阻的地方，她都一直線的進行。”

我聽見姨母竟和我爭起梅君來，更覺得梅君寶貴了，有價值了。過了數分鐘，我給他緊緊地摟抱在他的胸懷裏了：他的瞳子和我的瞳子互相對視，和從前一個樣子發出美麗的光輝。

“你以後對她還是要很留心的警戒着才好！”我此時覺得梅君完全再歸屬給我了。我怕他再受姨母的蠱惑，用忠告

的口氣和他說。

“用不着什麼警戒，我稍爲留心些就沒事了。”

“但是男人是富有精力的，單一個女性負擔不了的精力，誰都這樣說。你和她接近多了，日後難保沒有危險。”

“你說些什麼?!”

“但是稍爲不留心，就墮落下去也難保的。”

“以後決不會陷落了。過了最危險期了。”

“那末，我對姨母要奏凱歌了。你要始終維持我的勝利!”

那晚上我的疑團冰釋了。但回來寺裏時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悲寂。雖然不是懷疑，但總覺得有一種不安。不是說不信用梅君，但無論如何我對他們總放心不下。

我決意把從前所看見的梅君和姨母間的狂態付之流水不再記憶牠。但昨晚上的景象無論如何想把牠忘記都忘記不了。

戀愛是種遊戲，是剎那間的情感。熱的東西有冷息的一天，新的東西也有變舊的時候。冷息了的戀愛要向他方面要求熱，舊了的戀愛再向他方面尋新，一起一落都有必然的循環的運命。因爲有這種循環和必然，戀愛始終在不安中震動，永無靜息的震動。

人生是變幻無常的。運命始終是孤寂的。

我的哀愁，我的寂寞跟着時間的進行，一刻一刻的加深。我每天只感着一種空虛！我的身心刻刻都是飄搖無定的。

我們經過了這次的愛慾的暗潮，都各有心思，不能再安然相聚了。我們多數取決，決意離開哪吒山。

回家來後，梅君和姨母固然很少來看我們，就連呂君也不常來了。

由哪吒山回來後兩星期，接到梅君來了一封信，他說因為職業問題，不能不早點出S市去。他信裏雖然沒有說姨母和他同伴，但據外祖母的報告，姨母所預定的動身赴S市的日期和梅君信裏的日期不約而同的。

梅君還是歸屬給她了！我從那天起再沉溺在煩惱中了。我覺得我的前途不單是遍地荊棘，我早達到了懸崖絕壁之前，再無進路了。

我終得了急性肺炎的病名，在病床裏度了兩星期的病中生活。體溫很高，食慾不進，腦殼像快要破裂般的酷痛。痛到厲害的時候，辨不出是自己的頭腦，還是別人的頭腦。兩星期間都是這樣的昏昏沉沉的過日子。

醫生說要靜靜的睡着，不可多思慮，也不可多運動。但我時時刻刻都覺得我的身體高飛在空中般的。由窗口進來

的光線投射在床畔的臉盆裏的水面上，由水面反射在壁上的光影不住的動搖；我覺得我的身體也在那光影中不住的搖動。有時候又覺得自己像坐在通過黑暗的隧道中的火車裏。有時候又覺得自己像由高崖之上墮進千尋之深的海底裏來，無意中失聲哭出來。

我深信自己不久就要成爲狂人了，想及這一點又認真的哭起來。最耽心我的病狀的祇有母親一個人！我哭的時候看見母親也坐在床前跟着我哭。母親又常常像哄小弟弟般的說了許多哄小孩子的話來安慰我。

在各種愛中，祇有母親親的愛是永久不變的吧！

但我像還有所要求，在母親之愛以外還有所要求。關於梅君的事情一浮到我的意識上時，我的精神就異常的緊強。我雖然嚴守着秘密，故意裝出安靜的樣子，但終不能把異常的心理之躍動壓抑下去，愈想把這種心理之躍動壓抑下去，愈思念他。到了無可奈何時祇把被蒙着頭，暗自流淚。

我的病之起因大概是對姨母嫉妬和對他的相思吧。

——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會病成這個樣子，會病得這樣辛苦，母親不論早晚都沒有離開我的枕畔。你此刻在什麼地方，能夠回來看我麼？在我未死之前回來看我——

我用鉛算祇寫了這幾句，封進一個信封裏。在封面上把他的住址——他抄下來給我的S市通信地址寫好，託瓊妹秘密地投進郵筒裏去了。

但，我想這都是空想罷！相距這末遠，好容易回來！

我在病中恨姨母恨得入骨髓。我把她送給我的相片取了出來，用鑽子在她的臉上連刺了幾刺。臉上負了重傷的姨母，愈覺得猶惡。她奪走了我的戀人，叫我如何不恨她！梅君去了後的我的天地縮成一個牢獄了，我近來是完全禁錮在牢獄裏了。

戀愛是一種權利！無論誰人都有這種必然的權利！剝奪他人的此種權利的人是殘酷的獄吏。父親和姨母都是殘忍的獄吏。叫我如何不恨他們！

我的身體中常起一種奇特的痙攣，忽然的高聲叫罵，忽然的高聲痛哭。我早失了常態了。

## 十六

我的病繼續了兩星期，臉上的血色也消失了，肉瘦落了。仰臥在病床上，拿起手鏡子來，照了一照，差不多自己認不出自己了。自己很耽心日前所有的美不知何時能夠恢復。



鏡裏的我的容貌會使我痛哭的那末瘦削了。

等我的病痊愈後，能夠起床時，野外到處都是秋色了。呂君也早赴S市去了。由新民會本部傳來的消息，外面時局到下半年恐有些變動，所以父親也把移家到S市去的計劃打消了。我第一因久病新愈，第二對自己的前途抱悲觀。所以也把昇學的念頭打斷了。父親說，本學期在家裏休息半年也可以，等到來春再到S市去進學，或竟和呂君成婚。一提及呂君，我便思念到梅君。失了梅君的我就像斷了發條的時鐘，再不會向前進行了。

聽說父親明後天也要動身到S市去了。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我很久沒有出來吸新清空氣了，我想到庭園裏去看看我經手植的各種花木。我下了樓，經過父親的書房門首，看見瓊妹站在窗下像在竊聽房裏面的人的談話。我行近前去，聽見母親和外祖母都在裏面，他們時時提及呂君和梅君的名。

我忙抽身退出到樓梯前來。

瓊妹望見我紅着臉輕輕地跑過我這邊來。我忙向樓上去，瓊妹也跟了來。我想，父親，母親和外祖母在一塊兒商議的事當然不會錯是我的結婚問題了。不過我不能放心的就是外祖母也參加在裏面。莫非她由姨母知道我和梅君的關

係，把這關係告訴父母了麼。不然她們頻頻的提起梅君的名做什麼呢。我回到房裏來後不能不先開口問瓊妹了。

“她們在父親書房裏說些什麼事情？”

“姊姊，你知道呂先生的爲人如何？”

“你爲什麼這樣的問我？我想呂先生是個很溫和很親摯的人。你聽他們說了呂先生什麼？”

“我想呂先生是一個很有道德，很有學問，很有才能的君子。但今天聽見了外祖母的話，我又不能自信了。”

“我不很知道呂先生的身世的詳細，其爲人如何我不深知。外祖說了他什麼話？怎麼樣批評他？”

“外祖母說呂先生不好！但父親總不相信。父親說，呂先生是很自愛的的青年。外祖母說，呂君先生血統不好，呂先生的父親，雖然死去了，但不是他的真的生身父親。”瓊妹說到這裏，變低了聲音，臉上也泛着微紅。“呂先生是個偷生子（嶺南叫私生兒做偷生子），是他的母親和他的族中一個堂叔偷生的。所以呂先生的母親給族中人趕回娘家去了。他在呂家，族中人也看賤他。所以呂先生的血是不很純正的！”

“父親聽見了怎麼樣？”我祇當外祖母來破壞我和梅君間的戀愛，贊助我和呂君的婚約。誰夢想得到她反來破壞我和呂博士的婚約，真是出我的意表。按理，外祖母是該贊成

父親的主張，贊成我和呂君訂婚約。

“父親無論如何不相信外祖母的話，但他沒有答外祖母什麼。不過母親很耽心，耽心姊姊將來到呂家去吃虧。”

“誰到呂家去?!笑話!”我輕輕地冷笑了一冷笑。我很想問，“他們不是提及了吳先生的名麼?”但怕引起了瓊妹的猜疑終不敢問出口。我祇問了一句，

“他們還說了些什麼?”

“啊!是的，外祖母說，吳梅君家世清白，人才也好，問父親何不把姊姊定給吳先生。”

“……”我的胸口起了一種悸動，由耳根至頰上也覺得微微的發熱。

到了晚上，母親到我房裏來。她是來把父親的意思傳達給我的。她說，父親無論如何要我答應呂君的婚約，到了明春就出S市去。父親明天就要出縣城去，由縣城動身赴S市去。

父親去後，氣候也漸漸的向秋的境內深進。陰歷九月初旬我接了梅君由S市寄了一封信和一本文藝雜誌來。他有一篇創作載在這雜誌裏面。說是創作，也不過是對我倆間的戀愛的詠歎罷了。創作的情節是很平凡的，就是寫一個學生對愛人的懷想。那個主人公的學生是指他，那個女性的愛人

當然是指我了。裏面有一段是，

“——約你相見，你不答應會我。請你寫封信寄給我，也不見你寄隻字來。你對我不太殘酷了麼？今天的天氣冷得很，天空異常的蒼暗，像快要下雪了。我真不情願到學校上課去。我一個人坐在滿貯着哀愁的氛圍氣的小書房裏。因為沒有相當的防寒衣服，我把那張破爛了的毛氈緊緊地纏在身上坐在案前垂淚。你試一想像，就不難推測我近來的窮愁悲苦了。

“不得你的諒解和寬宥，我覺得此生再無希望，幾次都想自殺，但無論如何總想見你一面，所以挨延至今。

“冷靜的想來，我這痛苦，完全是為一個女性而受的。受了相當的痛苦而不得相當的報酬，自己也覺得太無志氣，太可憐了。但再深想一回，我今生今世無論受如何的痛苦也決不願離開你而生存。

“這樣的勞苦下去，日後有效力沒有效力；日後受人的稱讚或受人的惡評；日後能畢業不能畢業！這些問題現在對我並沒有一點權威，也不引起何等的反響。我今日祇知道像發狂般的戀愛着你，你就是對我的唯一的權威！

“你的流動性很強的瞳子投射出無數養活我的靈魂的光！你的聲音也像天使特別為我奏的引我的安睡的音樂！你

的雙手也是叫我奮勇向前的旗號。

“若就這個樣子不能不和你爲永久的訣別——真的到了這種運命時，我對世情也再無所戀戀，大概只有一條路是我走的，投身到千尋的深淵裏去！失了你的我，再還有生存的意義麼？”

“我寫完了這封信，納進信封裏去了，但又再抽出來看，看了後又再納進去，納進去了後又再抽出來看，總覺得太無志氣了。幾次想把牠改寫，但再無勇氣了。想哭時，還是盡情的哭吧！祇望你能夠深察並哀憐我的運命之悲痛！——”

創作裏面的這一段明明是寄給我的信了。我讀了後也流了幾行淚。他的信的內容反爲簡單，他說他望我的病早一點好。他又說他很失望的就是我今年內不能到S市去。但我想及他和姨母兩個人到S市去，不給我知道，我又恨起他來了，我把那封冷淡的信當時撕成幾片了。

但是，但是，深刻在我的胸坎上的他早支配了我的靈魂。當他是個乞丐，當他是個惡漢，當他是個撒旦；我都捨不得他了，我無離開他的能力了。

我把他的創作裏的那一段再讀了一回後，伏在案上痛哭了。

呂君比梅君來信頻繁些。每月都有一封信來給我，大概

是得了父親的許可寄來的。信裏雖稱我做妹妹，但有許多很熱烈的戀愛的美文。梅君在報館裏住了一個月就轉到一家小書店去當三等編輯了，是呂君信裏告訴我的。梅君和幾個號稱文士的男女學生組織了一個水平社專寫戀愛文學的，也是呂君信裏告訴我的。姨母是水平社裏的副社長兼總編輯，也是呂君信裏告訴我的。據呂君的來信，姨母在S市和梅君是很親密的，天天在一塊兒。這不待呂君來信，我都推測得到的，當然不是呂君的撒謊了。想及金星峯和哪吒寺的他們間的曖昧態度，我重新恨起他們來。

我雖然恨梅君，但總不能忘記他。我祇希望他改過並向我懺悔，那末我信我可以宥他的一切罪過。

呂君每次來信，我都有信回覆他，但內容都很平淡的，道謝之後，報告幾句故鄉的情況罷了。我想我這樣的冷淡，他總不會再有信來的了。但出人意外的，呂君每月很規則的定有一封信來，很熱烈的述對我的思慕的信來。

父親來信說，他在S市租妥了房子了，出了新正就接我們出S市去。母親有點不情願，因為我們都搬到S市去了後。外祖母就不能獨留在村裏了。但外祖母一提及移居S市去就說不情願把她的一副老骸骨送到S市去，母親對她很表同情的。其實外祖母比我們還更該到S市去，因為她的兒

女和媳婦都在那邊。

## 十七

出了新正，過了元宵，我們舉家搬到S市來了。父親沒有點知道我和梅君的關係，梅君幾次來拜訪他都說不在家，拒絕他進家裏來。我的一出一入，父親也叫個老媽子跟了來。父親的這種監督完全是預防我和梅君的密約。不單對梅君，就連對姨母也不很表示歡迎她到我們家裏來了。

父親在S市租的家，樓下有好幾間房廳，但樓上祇有兩間房子，一大一小。大的是父親的書房，小的就給呂君做寢室了。初到我們家裏來的媽子，當呂君是我們的哥哥，叫他少爺。

外祖母跟我們到S市來後，就住在舅父家裏。和她的兒女媳婦同住了。我和瓊妹常跟母親到舅父家裏去。我來S市後，到舅父家裏有五六次了。在這五六次中，我祇有一回遇着姨母在家裏的。

舊歷二月初的一天，氣節雖屬春初，天氣還寒，我奉母親的命令，吃過了午飯，和瓊妹到舅父家裏來看外祖母。

到他們家裏時，祇舅母一個人留在家裏，舅父還在店中

沒有回來，外祖母出到近街買東西去了。

“姨母呢？”我問舅母，雲姨母到什麼地方去了。

“她？”舅母一面斟茶給我們，一面用輕蔑的調子說。“她祇晚上沒有在外面歇宿了！她有一天在家裏能靜坐兩個鐘頭麼？吃了早飯就出去的，大概快要回來了吧！”

在我的腦中若不是金星峯和哪吒寺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一定會猜她們是姑嫂不和，舅母故意說姨母的歪話。據舅母說，姨母天天不在家，今天說到劇場去，明天又說開什麼文藝會。我聽了舅母的話，我眼前就起了一種的幻影，姨母和梅君並着肩走的幻影。

“姨母和吳梅君很要好，是不是？”我問了這一句後，覺得耳朵附近發了一陣熱。

“你問他們做什麼？”舅母說了後，向我作一種淺笑——叫我很難爲情的淺笑。

“都是認得的人，並且聽見他們這樣說，所以問一問。”我辯解了後更覺得臉上發熱得厲害，忙低下頭去。

“你不要騙我，也不必這樣的不好意思。大概的情形我都知道了。”舅母說了後嘻嘻的笑起來。

“你知道我什麼情形？什麼大概的情形？你說的話我一點兒不懂！”我還是低着頭說。



“你不是很喜歡吳梅君麼？你和他思念你的一個樣子思念他吧。”舅母還是笑着說。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連搖搖頭後隨即抬起來望着舅母。“誰造的謠？誰造的謠？”

“你還強辯！你還賴什麼？”舅母用根指頭指着我笑。

“我告訴你！不，我教訓你吧！”舅母斂了笑容，很正經的說。我才低下去的頭再抬起來望她。

“你的眼力真不錯！梅君的境遇雖然不很好，但是個很摯情的人。由外表上看起來。他像行檢不修的很輕薄的人！但他對女人不是隨使用情的。你認識了這個人，物質上的幸福雖難斷定，在精神上算是你的幸福了！你要終久維持着你和他兩人間的感情才好！”舅母對梅君的稱贊真是出乎我的意表。

我祇默默的低着頭聽她說下去。

“我雖然不很詳悉，但常聽見你的雲姨母說你們倆的壞話，我就知道她恨你們的緣故了。上學期梅君很常到我們家裏來頑，暑假後他和雲姨母出來後祇來了一回，近半年間不見他的影子了。你的舅父碰着他，請他來耍時，他祇管“是，是”的敷衍，始終沒有來。大概他和你的雲姨母不很要好吧！”舅母說完了後略笑了笑。

舅母說的話如果不會錯時，我未免錯怪梅君了。我來S市，快滿兩個月了，還沒有會見梅君。他此刻不知如何的思念我，又不知如何的恨我呢。我想到這裏，眼淚幾乎要滾下來，但把牠極力忍住。很想向舅母問梅君的近況，但又不敢問，也不好意思問。舅母當然望見了我的紅了的眼眶。

“聽說你父親要你和呂廣博士結婚，的確麼？”

我還沒有表示肯定或否定，瓊妹突然的，

“舅母！你看呂先生和吳先生那一個人好？那一個該做我們的哥子？”

“你說些什麼？”我翻過來叱瓊妹。

“阿瓊這個問題真叫舅母難做答案。”舅母說了後笑了。“她最初因為你的婚事和我們辯論了好幾次。我和你母親的意思一樣，總覺得呂君的身世和家門不很好。姨母却極力贊成你和呂君訂婚約。但近來她的態度又有點變了。”

舅母的話我沒有細心聽，但我始終認定姨母是破壞我和梅君間的戀愛的。

我由家裏出來的時候，天色就有點陰暗，和舅母談了半點多鐘，聽見外面的雨聲了。

梅君聽見我到S市來後，用女學生的名字“李梅仙”，也曾寄了兩封信來。第一封是約我到公園去會他的。我到S市

後固然沒有去會他的自由，作算有出入的自由——一個人出入的自由，也不情願會他了。因為由他便聯想到姨母，由姨母便聯想到他們間的曖昧態度。我這時候，心裏雖然有幾分愛他，但不能敬服他了，祇當他是個愛情浮薄的青年！不單不應約去會他，也不回他的信，第二封信是說知道我不能恕他了，但總希望我給他一個機會，盡情的訴他的心曲。他又說，他在晚間常在我們的住家的附近徘徊，每望見樓上的燈光就覺得我和呂君在那燈下對坐着說笑，他便感着一種痛苦——能使他心碎腸斷的痛苦。他又說，與其這樣的懷疑他，不理他；不如早點寫封斷情的信來把他殺了的好。我祇當他是輕薄的爛調，還是不理他。

今舅母把梅君的近況大概告知我了，我覺得有點對梅君不起了，梅君此刻比我還要苦悶吧。

三點多鐘，姨母回來了。姨母看見我們姊妹，還是一樣的拍肩握手，很親熱的問這個，問那個。由姨母手中帶進來的洋傘，我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我相信這枝洋傘決不是姨母的，是一個男性用的洋傘。我又懷疑是梅君的傘了。

“不對，不對。梅君的傘柄端是沒有鉤的。”我猜了一會，猜不出是誰的傘來。

“琇！你和呂博士同住，學問很進步了吧。”姨母向我說

的第一句就是帶嘲笑的。

我本來就想辭去的了，把母親送外祖母的東西交點給舅母後，我們的責任就完了，可以回去了。但看見姨母回來了，不方便就走，祇得和她敷衍了十多分鐘後才告辭。

我和瓊妹回到家裏，才踏進門就聽見母親叫老媽子替呂君烘衣服，說呂君由學校回來在途中碰着一陣大雨，把衣服淋濕了。

## 十八

呂君住在我家裏，我的父母——至少我的父親——不單當是未來的女婿更深進一層，完全當他是自己的兒子了。在農村裏生長的，賦有勞苦性的母親，到了S市來有點過不慣都市的生活，聽見每月的房租要三十多塊錢，就心痛極了，常向着父親歎氣，說村裏的房子沒有人住又不能賃給人住，可惜了。

“你一個人搬進辦事處去住吧。讓我們回鄉下去。每個月把這三十多塊錢的房租寄回給我也夠一個月的家用了。”

母親那裏知道父親的苦心。他要我們一家人出來S市，又要呂君到我們家裏來住，他的目的是什麼，我早直覺得出

來了。在父親的意思是希望我們——尤其是希望我可以漸次的理解呂君，同時又可以增加呂君對我們母女的感情。

父親大半生勞苦，來年就滿六十歲了。年輕時代過於攻苦的人，到了晚年比一般人衰弱得快些。我覺父親之愛呂君並要我和呂君訂婚，半是愛重呂君，愛重他和自己一樣，少年勞苦，立志成名；半是出於他近來的“日暮途遠”之感。若我有個哥哥。父親也就不會這樣急切的要我和呂君訂婚了吧。父親的苦心我何常不知道！我真不忍說出來，父親是怕他一旦逝去，遺下來的一家弱小無人照料。他物色了幾年，所屬望的就是呂君了。

母親始終不贊成呂君住在我們家裏，第一是圖經濟的節省，第二是家裏沒有多僱用人，多住了一個呂君，家裏的事務不止繁忙加一倍。可憐有苦勞性的母親在鄉下僱用一個媽子，出來S市後還是僱用一個媽子。差不多家人的衣服都是我幫着母親洗。

關於呂君的事，母親有一次向父親提議過。

“從前是因爲他苦學，沒有錢念書所以資助他讀書，讀到大學畢業了。現在他自己有了出息了，當了大學校的先生了。還愁沒有錢用，沒有地方住麼？還儘管津貼他做什麼？我也不是想省這幾塊錢，不過他住在我們家裏，雖然說和自己

的子姪一樣，我們總未免拘拘束束的，說一句話，做一件事都很不方便的。”母親想得父親的同意，叫呂君搬進大學裏去住。

“你們女人懂得什麼？你何必拘拘束束的，你當他是你的兒子，你的姪子看待就好了，也不必過於客氣了。”

“你祇說是子姪！話固然是這樣說。誰肯把你當做父兄看呢？”

“我不是和你說了麼？你這個人真笨；等他和琇兒成了婚後，還不是一家人了麼？”

我在傍邊聽着，覺得父親的話雖然不錯，但未免偏信呂君了。因為父親和呂君接觸的機會少，我們和呂君接觸的機會多。父親祇能夠和呂君談談學問，不及我們知道呂君日常生活的詳細。

父親提及我的婚事，我當時就想加以反駁，但我深知道父親的專斷的主張裏面含有一種悲哀，我快要流下淚來，不忍再向老父口頭的反抗了。

我一面體諒老父的苦心不能不敷衍呂君，一面又思念着梅君。我來S市後比在村裏時更覺得煩悶了。

呂君像知道母親不很歡迎他，不很和母親親近，但對我們姊妹是異常的懇摯。我因為父親有婚約的提議，不好意思

和他多談話，也不願意和他多說話，能夠快活的和他說話，沒有一點不自然的態度的祇有瓊妹。

呂君房裏有個酒精爐子，他愛自己燒開水弄咖啡吃。提水到樓上去的就是瓊妹，因為她也喜歡和呂君一塊兒弄東西吃。瓊妹喜歡的東西，呂君都不吝惜的買給她。所以瓊妹和呂君一天一天的親熱起來。呂君祇當她是小孩子，兩個人頑到淘氣的時候你抓着我，我抓着你的滾成一團。有時候呂君竟摟着瓊妹說笑，叫她好妹妹。

呂君對我另有一番熱情的表示，比在金星峯上說的話還要熱烈的。他說，他知道我是不屬意於他，但他無論到什麼時候，他都願意守着，等到我愛他的時候。他又說，因為我不很知道吳梅君的為人，所以心裏頭還深刻着梅君的影子，其實梅君是個輕薄的少年，日後我自然會有知道他的一切。他說，梅君以畢業生的資格召集S市大學的畢業生開了一個會，反對呂君在S市大學當教授。他又說，到會的人寥寥無幾，這寥寥的幾個人都說梅君主張的理由不充分，通不過。梅君白白的花了幾塊錢的會費。

據呂君說，梅君還分頭運動在校的學生反對他，但終沒有成功。因為S市的學生都說呂君的學說很新，尤其是他的關於馬克斯的研究很有名。S市的新聞和第一流的雜誌都

常登載他的文章。他是極端攻擊用口語行文的，他的論文都是用文言。其實，他的文章，也不見得很高明，祇把白話中的“我”改爲“愚”罷了。他對做白話文章的人都加以攻擊，祇有一個專做白話文的大家秦剛先生，他不敢攻擊，因爲秦先生是S市大學的教務主任。他怕人罵他的文章不通，就請出一個和他同姓的國學大家呂尚儒來做他的後援，一提及中國文字，就“家兄尚儒怎麼樣說，家兄尚儒怎麼樣說”的賣廣告。所以反對他的人笑他，多拍幾回馬屁，多轉幾個灣，烏龜蝦蟹都成“家兄”了。

攻擊他的只管攻擊他，但他的名聲是一天高一天的。他的教授薪水已經不少了，此外還有由各雜誌社和報館收入的稿費。所以他的財產也跟着他的名聲一天一天增加起來。近來他又辦了一個專門研究經濟的雜誌，叫做“癸巳週刊”，他的收入更增加不少了。

呂君每天八點鐘就到S市大學去，晚上四點半鐘才回來。和我們談話的時間祇在晚餐的前後。由六點鐘起他就要着手編講義和寫各種原稿了。常見他一面噴着雪茄煙，一面蹣着鋼筆在原稿紙上狂奔。

每星期日他大概都要應各研究團體的請求到各處去講演。有幾天的星期日沒有出去，便有許多學生來拜訪他，其



中還有花般的女學生。說起來真有點羞愧，我對那些女學生竟起了點醋意，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這醋意是從何發生的。我不是天天還任思念梅君麼？

母親漸漸的改了她的本來面目。她聽見呂君近來每月的收入超過千元了。禁不住欣羨起來。

“呂君近來有向你提及婚事麼？”有一天母親忽然這樣的問我。

“我近來很少和他久談，他也沒有提這些事。”我很坦白的答了母親。

“你就隨和些吧。這樣有本事的人就不容易找了。父親焦急得很呢。聽說很多名家的小姐們爭向他求婚，他都沒有答應。”

“他們不是說他快要和一個前清做過道台的胡什麼名的小姐訂婚了麼？聽說胡家是很有錢的。”

“沒有這回事吧。”母親像意外的吃了一驚。

瓊妹不消說是袒護呂君的。現在父親和母親又同了主張，祇剩下我一個人孤立了。

## 十九

舊曆的四月中旬，舅母忽然的一個人跑來看我們。她來

報告我們一件事——叫我們吃驚不小的一件事，就是姨母前星期六出去後，到今天滿十天了，還不見回來。舅母說，外祖母遭了這意外的打擊，無限傷心，哭了幾天，衰弱了許多了。她祇埋怨舅父不該允許姨母昇學，因為讀書太多了才會生出這種不名譽的事來。高等女子師範畢了業還不算，又答應她進男女同級的S大學去當榜聽生。姨母因為進了S大學才變壞了的。

母親歎息着和舅母說了半點多鐘的話後，出去準備午飯舅母吃，吃了後一同到她家裏看外祖母去，母親出去後，我引舅母到我房裏來坐。

“舅父的態度怎麼樣呢？”我問舅母。

“你還不知道，他是很脫略的人。他說女人的這一件事情，就連父母也管不得。他是主張女性解放的，你還不知道？”舅母說了後笑了。

“姨母不是跟了那一個男子到什麼地方去了麼？”

“曉得？她沒有去的前一星期間像很苦悶的，話也不說，飯也懶吃，外祖母當她又是發病了。本來他的肺弱，受了點寒就要咳嗽發熱的。”

“舅父聽她去麼？”我平日就聽母親說，舅父舅母和姨母本來就不大和好。

“你的外祖母不是說要登報尋覓？但你的舅父說祇要託幾個熟識的友人向各方面打聽打聽，一二星期定找得回來。登報尋覓，怕傷了名譽。總之我們女人要不到多大的學問，還是早一點組織家庭的好。歲數大了，和男學生一同念書，什麼弊病都要發生出來。”舅母很正經的說。

“舅母太看賤我們女性了吧。”我笑着說。

“固然有例外，但十個有九個靠不住的。”

看舅母的口氣，外祖母她們像都知道引誘姨母的是誰。我想莫非是梅君麼。據舅母說，梅君和舅父是很親密的朋友，近來雖少到他們家裏來，但還常到舅父店裏去。並且舅母說，姨母對梅君的批評很壞，她退出了梅君組織的文藝會。那末引誘姨母的當然不是梅君了。我想姨母是在性的煩悶期內的人，大概在S大學裏又認識了那一個吧。

“你自來S市，你沒有一封信給梅君，是嗎？”舅母笑着忽然的提起梅君來。我聽了梅君，胸裏便起了一種悸動。

“……”我祇紅着臉低下頭去。

“舅父對梅君很表同情的。他說梅君近來很可憐，拚命喝酒，消瘦了許多，像病人一個樣子。舅父要我來問你，到底還理他不理他。你若決意和呂博士訂婚時，就早點謝絕梅君，使他痛哭一次，或大病一回後等他別開他的新生活。梅

君說，你對他發過了誓的，遲早會回他那邊去，所以他祇死守着你。你不要再把他弄得不死不活的。”

“……”我雖低着頭，但舅母當然看得見我的紅了的眼眶。

據舅母說，許多女性不單愛好梅君的美貌，並且還愛讀他的創作。他發表了幾篇作品後，很多女性寄信來給他，但他對這些女性，完全無動於中，祇死守着我。舅母又說，舅父和梅君在酒樓上同過幾回席，有幾個美妓曾向梅君施蠱惑的手段，但梅君終把她們拒絕了。舅母又說，舅父本想來和父親解說，叫父親聽我自由和梅君成婚；但知道父親爲人是很呆板的，恐勸不動，所以沒有過來替我說項。

我雖接了梅君幾封信，但不情願覆他。他雖用女人的名字寫的，但怕他多來了信，給父親覺察出來，第二我雖然有點信舅母的說話，梅君是個全無瑕疵的人；但對姨母和梅君的態度終缺澈底的了解——非得和梅君親面一回決不能了解。在父親監督之下，我真找不出約梅君密會的機會來。

梅君在文壇上聲名一天一天的高了起來，這却是事實。他的創作多半是描寫愛慾的，文章很流麗，也很熱烈的能感動人。一般人的批評，說他是自然派中的巨子。但他同時又得了惡魔派的稱號。反對他的作品最力的就是一班老派教

育家。因爲一般青年——尤其是女學生，受他的作品的感化，大膽的實行放縱恣慾的人數的確不少。我也是喜歡讀他創作的一個人。

我近來愈覺煩悶了。這不單是處呂君和梅君兩人間不能應付的煩悶。我想姨母的煩悶期怕是輪到我身上來了。時序到了春夏之交了，野外繁生着青青的草。樹上也裝滿了淺綠色的新芽。新清的和風吹拂着麥田裏的青苗，成一種波動。雲雀在我們頭上歌唱着飛舞。學校在郊外，我每天都能領略到這些美景，我應該歡樂才是。但在我眼前的這些景色，徒增我的懊惱，覺得這些景色是對我的一種誘惑。

我在這春深的期內感着一種難捉摸的哀愁，大概就是青年男女所常患的“春愁”吧。尤其是傍晚時分站在樓上眺望窗外的晚春的暮景，無端的悲楚湧上心來，一個人望着暮色流淚。不喜歡和人說話；又想和一種人——能夠了解並安慰自己的心的人——親近。覺得自己心裏生了一個很深的空虛，無論到什麼時候都像無充填的希望的空虛。由這空虛生出無窮的懊惱。像有所求，但又不知自己想求的是什麼。戀愛麼？不敢再領教了！富麼？非我所欲！名麼？更非我所欲的！

赴學校的途中常遇着幾羣男學生，其中有成熟了的，有

快要成熟的。不管他們成熟了或未成熟，在我的眼中——春的煩悶期內的眼中看來都具有一種男性美，不住地向我誘惑的男性美。我如有這種權力，我很想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抱着親吻。我想這種心理不單是我一個人有吧，是一般女學生的共通的心理吧。不過女學生比男學生偽善些，不像男學生們心直口快的把性的煩悶馬上說了出來。

和我同級的有幾個過了二十五歲的同學，她們像再無心思求學了，觀察她們的目的是想在這都會上交際幾個男性，揀個意中人。她們來進學是想造一個資格，尤其是面貌上有些缺點的人更想早得個高等女子師範畢業生的格，容易嫁人些。

我近來覺得在運動場中滿頭滿臉流着汗的中學生們真可愛，覺得他們有幾種美，無邪美，勇氣糾糾的美，和肌肉美！我所喜歡的還是後者。我每描想到給他們的有力氣的雙腕圍抱着，睡在他們的懷裏時的快感，禁不住臉紅耳熱。

走讀的不止我一個人，能夠同一路上學一路回來的共有三四個人。每天在途中相遇，初則臉紅紅的相望，次則互相點頭招呼，最後就認識了幾個了。我們同伴中就彼此譏笑，說你中意了那一個，那一個又是你頂喜歡的。我們都各意擬了個情人。

到了這種煩悶期中的我，雖時時刻刻思念着梅君，安慰自己；但每天和呂君見面，覺得呂君站在我面前時，也受着一種重壓，戀愛是浮動的，近來在我心頭上的呂君的影子漸次濃厚起來了。

每早晨起來，站在鏡前，看見鏡中的充着血的雙頰，潤濕了的鮮紅的雙唇，富有彈性的高高的突起着的胸部；莫說對男性，就對自己都有刺戟易動的官能的力——籠在自己體內的魅力。

近來得到了和梅君相見的機會了，就是梅君受了校長的關聘，來我們學校擔任文學了。他擔任的是文學概論和歐洲文學史，這兩種學科單限于文科的四年級才有的，但每到這兩門功課的時間，四年級的教室都滿擠了別級的學生。四年級的教室有四十幾個座位，但學生祇有十八個人。這幾個座位都給學生佔滿了外，後面還站着很多人，經教務科出示禁止也不發生效力。好幾個同學都要我去聽講，但我祇推聽不懂不敢去看梅君。

聽了梅君的講義的同學們有的說；梅君的文學真不錯，教授法也很得法，我覺得她們是在稱讚自己。有的說，梅君還是梅君，視線只管向幾個有名的美人臉上投射。有的說梅君是全無性道德的人，不久就要在我們學校裏作一篇新

Romance 出來。我聽了又起了一種無名的嫉妬。有的說，梅君早有意中人了。我覺得她們像很注意我的態度。

“他們說，梅君先生是你的舊相好。怪不得你不去聽他的講義。原來你早聽過了。”一個同學在笑我。

“聽說梅君先生的講義是你一手抄寫的，有的事麼？”他一個同學又在笑我。

總之自梅君來我們學校當講師後，我心裏許久不燃燒的情熱，再燃燒起來。

## 二十

我雖不去聽梅君的講義，但同在一個學校出入了，免不了要會着的。說良心話我也在渴望着有會見他的機會呢。

一天我在學校裏吃過了中飯，在閱報室裏翻讀各種報紙上的文藝欄。我每天都利用這個時間——同學們都歇午睡去了的時間，耽讀各報上連登的長篇創作。梅君有一編像自敘傳般的長篇創作登在 S 江新報上，連登了二十多天了。創作裏面的女性——主人翁的戀愛對象，大概是以我為 Model 了。他把 H 湖畔的風景寫得逼真的。描寫一個大學生和大學教授的女公子生戀愛。他把這個女性寫得像女王一



般的莊嚴，天仙一般的美麗。現在正寫到那個大學生在湖畔向那個女性求愛。讀了這篇小說的同學都很羨慕我，說創作中的女性一定是指劉琇霞了。有幾段描寫他的苦悶的文章也會叫我暗暗地流過淚來。

我正在耽讀他的創作，忽然聽見背後有人進來了的足音。我忙翻過頭來看。我嚇了一跳，忙從椅上站起來。他咬着一枝雪茄，雙頰浮着微笑，向我點了點頭。我除了紅着臉低下頭去外，再不會有第二種舉動了。

“密司誘霞！許久不見了！我給你幾封信，都收到了沒有？”他這種態度和口氣都帶有一種輕薄。我禁不住生了一種憤恨。

“……”我真怕閱報室外有人在竊聽和偷看。

他從懷裏取了一封信來，

“這裏不是我們盡情談話的地方，請你讀這封信吧。”我不知不覺的伸出手來接了。他看見我接了信，急急地離開了閱報室。

他去後，我無心讀報了，也不願意上課了。我以頭痛爲口實向教務處請了半天假。

我自讀了他那篇自敘傳體的長篇創作後，我覺得我太對不起他太誤解他了。我也幾次想試寫篇創作，把我們間的

戀愛的經過做材料。但我若沒有讀他那篇創作時，我決不會把梅君寫成良善的人物。由這點的比較，我對他的心不及他對我的心誠懇了。我的胸度也未免太狹淺了。

我回到家裏，戰戰兢兢的把梅君的信拆開來看。信的內容很簡單。大意說，他完全是爲我一個人才到我們學校來擔任功課。他來了半個多月，不單不見我來聽他的講義，並且沒有看見我的影子。他又說，他的性情像蛇一般的固執，若此生不能達目的——和我同棲的目的，他就見血也所不辭。最後他在信裏告訴我，他搬到離我們的家不遠的一所房子去了，叫我在這星期以內非去看他不可。信箋的後面還畫了一個赴他的寓所的略圖。

我想這完全是封脅逼狀了。我覺得梅君近來竟變成一個輕薄的無賴了。但後來又想，我這身體是經他擁抱過了來的，我這紅脣也給他親吻過來的；他認真把我們的祕密——或者故甚其詞，在他那篇創作裏面發表出來，父親雖然不讀新小說，但萬一吹進父親的耳朵裏去了時，我這個罪名真吃不了。關於這件事——要求他不要過於率直地把我們的過去的祕密在創作裏發表。我不能不去會他一面。我想來想去決意在後天的星期四下午到他寓裏去，我還是向學校請半天的病假吧。

第二天一早我用男學生的名寄了一封信去給他，約他星期四下午在家裏等我。

初夏的雨期內了，星期四一早就淅淅瀝瀝的下了幾陣雨。吃過了飯後像晴了些，但走出門來時又下了一陣大雨。望着這樣陰鬱的天氣心裏異常的煩悶，想到下午要去密會梅君，心頭更跳躍得厲害。

上午四時間的功課，在課堂上全無心聽講，覺得自己的前途異常的暗澹。要待下午會見梅君後自己的運命才有決定的希望般的。正午的中點也吃不下咽。胡亂吃了點麵包，就想到梅君那邊去。忽然又來了一陣大雨，真急死人悶死人。

梅君近來的經濟狀態是很從容的了，何以還在這樣的貧民窟中租房子住呢。我由他信裏告訴我的那條大街西面的第四條胡同進去，再轉進和大街平行的一條單口巷子裏來。這巷子裏有十多家人，不是補鞋匠，就是剃頭匠，不是剃頭匠就是拉車的。都是這一流人的住家。我一進來時，就聞了一股奇臭。我忙掩着鼻孔，順着門牌的號數數去，找到了第八號了。我有點不相信梅君是住在這裏面。

我硬着膽子跑上去敲了門。開門出來的是一個老媽子。我這時候望見貧民窟裏的一羣婦女都注意着我，很難爲情的我，還沒有問她吳先生是不是住在這裏，她先開了口。

“是劉小姐麼？請進來。”老媽子讓我進去，她再把門關上，上跟了我進來。

“吳先生在後面書房裏。”她再忙走到我前面，引我向裏面來。

我心裏有點害怕，覺得梅君這家裏有點神秘的氣象，我像進了迷宮般的！走進門來是一個天井，再走上來是個小小的花廳，廳後一面是梅君的書房，一面是一間小房子和廚房，中間有一條巷路。

梅君房裏沒有什麼陳設，四面都擺着滿堆積着書籍的書櫥和書架子。梅君的書案擺在當中，向着後園，他的寢床就緊接在他的座椅後面。

他的書檯上除了書籍，原稿紙，墨水瓶，鋼筆之外還有幾個酒盅和酒瓶子。他像才喝了酒，滿臉緋紅的笑望着我進來。我看見他那種態度，害怕極了。

“難得你真的答應我的要求了！請坐！”梅君說了後又向着我猶笑。

他把他坐的椅子提過來叫我坐在他的書案的一隅。他自己退到床沿上去坐了。我祇得戰戰兢兢的坐下去。

“你不喝酒？”他笑問我。

“不……”我真說不出話來了。我心裏懷疑，和我對向坐

着的不是當日且湖畔的溫柔誠懇的梅君了。莫非是別一個人吧。

“琇霞！”梅君把他的臉湊近我的臉，一股酒臭衝進我的鼻孔裏來。“哈！哈！哈！”他像瘋了般的。他的確瘦減了許多。臉上也滿佈着不少的縐紋了。他沒有去年那樣的美了。大概是多喝了酒的緣故。如果舅母說的話不會錯，他是因不得我的愛而自暴自棄的，憂傷到這個樣子，憔悴到這個樣子，那末真是我的罪過了。他笑了後，眼眶裏滿蓄着淚珠了。

“你喝了酒麼？”我低下頭去祇問了這一句。

“喝酒不行麼？你不願意我喝酒麼？哈！哈！哈！”他說了後再狂笑。他真像吃醉了酒。

“當然不喝的好，喝多了，身體不好！”

“哈，哈，哈！喝不喝是我的自由！”

“雖然是你的自由，但……”我不知道要如何措詞的了。

“你這樣的關心我的身體麼？你真的怕我喝酒喝壞了身子麼？”他的眼睛裏滿充着血和淚了。我望着他感到一種痛苦的重壓。今天的梅君，完全不是昔日的梅君了。

外面的雨聲告訴我們雨下得更大了。梅君的書房裏十分幽暗，我更覺得害怕。

在梅君眼睛裏閃動的狂亂的表情對我是一種威嚇。我

週身打抖着再說不出話來了。

我來的時候決意恢復給他的愛再在一種本能的恐怖之下消滅了。

## 二十一

“哈!哈!哈!”過了一回,梅君再狂笑起來。“博士夫人!博士夫人!哈!哈!哈!”梅君半似向我說,半似自語。

“梅君,你說些什麼?”我對他的不誠意的嘲笑起了一種不滿。

他祇癡望着我,許久不說話。又過了一會,

“像你這個才成熟的柔軟的肌膚,和有媚力的腫子,常發出一種火燄來。望見了你的人的網膜都要給這種火燄燃燒起來。我是一個。他也是一個!怪不得他由我的腕中把你奪了去!哈!哈!哈!”

“梅君,你說些什麼?”我再忍耐不住他的譏刺了。

“你問我說什麼?‘我們要做點偉大的藝術給他們看。’,‘我一定是屬你這了!’哈!哈!哈!”

“梅君,我並沒有對你不住,你才對不起我!”

“什麼話?!”他站了起來。

“雲姨母你把她藏在什麼地方去了？”我很氣憤的詰問他。

“你問她麼？哈，哈，哈，我不便再向你說別人的壞話了！不久你就會明白吧！不單你，你父親也會醒覺過來吧？”他再坐下去。

“你不把你和姨母的祕密招出來並向我懺悔，我決不再受你的欺騙的！”

“你的舅父和舅母都相信我對你的姨母沒有什麼，你還不能相信我麼？”

“要我找着了真正的證據，我的懷疑才能夠消失！”

“那麼你決意做博士夫人了？”

“難道不和男人結婚，我就不會生活麼！”

“你們的婚約不是早成了麼？”

“誰說的？誰造謠的？”

梅君從書堆裏取了一本雜誌出來，是S大學經濟學會的月刊雜誌。他翻出後面的會員的家庭消息欄內的記事叫我讀。

——本校教授呂廣博士已與劉次權博士之長女劉琇霞女士訂婚。介紹人非別人即劉老博士自身也。呂博士與劉女士準於今冬成婚並在年假期內赴H島度蜜月云。——

“有這回事？我一點都不曉得！”我推定是父親——頑固的父親做出來的，他並未得我的同意就發表了出來。

“要你曉得？哈，哈，哈！你父親有絕對的權力的，你終屈服了，是不是？”梅君說了後，他的眼淚終掉下幾點來了。

“……”

“琇霞，告訴你！你的眼睛給博士的頭銜和金指環眩昏了！你犧牲了我們間的愛情——即犧牲我一生——做博士夫人和金指環的交換品！你不太殘忍了麼，博士麼？請你忍耐等幾年，我到新大陸去搬回幾張博士文憑來給你看，任你揀那一張！金指環麼？你看！”梅君站起來，抽開抽屜叫我看。在抽屜的一隅有二三十個金戒指。

“你要金錢，是不是？你是在金錢之上談戀愛的！琇霞，你看！”他再從衣袋裏取出一捲鈔票，拋向我的懷裏來。“哈，哈，哈！”但他的眼淚不住地滾下來。

“……”我沒有話說，祇當他是瘋了。

“告訴你！琇霞！你是屬我的了！不得我的許可，你再嫁第二個的男子是不成功的！從前我太柔弱了！現在我要使用我的權利了！我什麼都可以犧牲，名也不要，利也不要，祇不能犧牲你！我祇問你，你還愛我麼？”

“你能恢復你從前的紳士的態度，不威嚇我，不侮辱我；



我們的愛情是永久不變的。”

“我再不能相信你了！你太柔弱了！你自己一身的事，你完全沒有自決的能力！”他這句話倒說中了我的弱點。

“那，你要叫我怎麼樣？”

“叫你馬上離開你的家庭，捨却你的父母和弟妹，即刻跟我來！跟我到無人妨害我們間的戀愛的地方去！你做得到麼？”梅君說了後，很焦急的在等着我的答覆。

我想這個萬不能馬上答應他，但也不能拒絕他。他近來多喝了酒，像無賴般的，拒絕了他時，他定把我們的過去的祕密一切宣布出來。我還有許多信在他手裏呢。我想到這裏同時又覺得自己的卑怯可恥。

“讓我回去想一想，明後天來答覆你。我想總可以答應你的要求的，不過我們同走的方法要慎重的研究下吧。”

“讓你回去！你怕不再光臨我這個小屋子裏來吧！哈，哈，哈！”他又作貓笑。

“那末，你要我怎末樣？”我哀願他。

“你不能馬上答應我，我還要對你提出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祇要我做得到……”

“很容易的，當然做得到！”他再在貓笑。

“什麼？”

“我要求你給我的是你的處女之寶！你這身體是屬給我的了，我決不讓我以外的男人享有你的處女之寶！”

“呃……”我嚇了一跳！梅君今天完全是映畫戲裏面的惡漢了。

書房門給他從裏面下了鎖。我戰戰兢兢的忙避在他的書架的後面。我不能不蹲下去了。

我掙扎了一會，眼前起了一陣黑暗，我醒過來時，我發見我睡在他的床上了。

梅君坐在椅上臉色蒼白的望着我。我側臥在他的床上啜泣。我像個才從海裏面撈了回來的溺死了的人的死屍。

梅君的眼睛裏滿充着殘忍和恐怖！望着死人的殘骸絕不生惻隱之色的眼睛！

我流着淚坐起來，整理我的辮髻。

“哈，哈，哈！”他望着我勉強的笑起來。但他的眼睛告訴我，他萌了悔意了。他臉上的笑容祇一瞬間就消失了。他雖然笑着，但我看他比哭還要痛苦。

“琇妹，琇妹！”他像很辛苦的祇叫了我兩聲。又停了數分鐘。

“琇妹！真對不起了！真對不起了！望你能夠恕我，恕我的罪過！”他坐近前來，把他的額接近我的額。

“你走開！快點走開！”我伸手指向書案，很憤怒的也很嫌惡的斥他。

“我一時想錯了——多吃了點酒想錯了，冒犯了你！我祇求你恕我的罪！我願跪着求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末會做出這種事來！我像受了惡魔的誘惑。但是，琇妹！我是愛你的，很狂熱的愛你！這種狂熱——久壓住而不能發洩的狂熱之愛叫我犯了這種罪！”梅君還像瘋子般的囁語。

這時候的我祇有流淚，不抬起頭來望他，也不理他。

“琇妹！你不知道我如何的想見你，如何的愛你！我真可以拿性命來換你的愛！你若給他奪了去時，我甯可死，我一定以死向他復讎的！我半年來看見你不理我，我絕望了！由絕望而自暴自棄，所以犯了這種罪惡！我祇求你恕我，原諒我這顆心！”

梅君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來了，我忙搖動我的身軀，他驚着把手縮回去。

我站了起來。用由淚珠反射出來的閃光投射梅君的臉，

“快點走開！快點離開我！我頂恨你這種人的！你完全是個獸人！不知羞恥的獸人！”我罵了他後，再流下淚來。我胸裏起了一種苦悶，我覺得我的體溫高了好些。

“琇妹！我知罪了！望你恕宥我！”

“你是個惡魔！你是個野獸！我頂怕也頂恨野獸般的人！你快走遠些！莫再來近我！”

## 二十二

再沒有比處女的貞操遭了強暴的剝奪更傷心的事了！也沒有比受了侮辱的處女的憤怒更激烈的東西了！

我本想把梅君和姨母的關係虛實根究清楚後就恢復我從前對他的愛，我才決意訪他去。誰知道他是個動物！現在不是我絕他，是他逼我絕他了。不是我忘了前誓，是他侮辱我，逼我取消前誓的。此後的我對梅君不抱什麼希望，無戀愛，也不負什麼責任了。此後的我和他是從不認識的陌生的人了。

理論上雖然是這樣說，但身體給梅君蹂躪了的我的精神終受着他的支配。我一方面憤恨他，一方面又默認他有佔有我這身體的優先權。我覺得單憤恨他也是徒然，我覺得我這身體還是要叫他回來負完全責任。

我近來更覺煩悶了！爲對梅君的取捨而煩悶了！

我由梅君家裏回來後，託病向學校請了兩星期假了。在這兩星期間思念梅君，思念我這破了身的軀體，我天天都伏

在枕畔流眼淚。

快要放暑假了，父親奉銀行總理的命令要在暑假期內赴南洋羣島調查經濟狀況。父親說商界中人大都有賤丈夫的氣質，不容易相處，他打算由南洋回來後就辭去銀行的席位。S大學聽見這個消息，經濟系的大部分學生就決議歡迎父親當主任，因為主任一席自去年鄭博士辭職後，教授內部生逐鹿的暗潮，所以還虛懸着沒有解決。父親的意思，若經濟系的教授們不反對時，他是可以答應就的。

父親因要赴南洋去，把我的婚約——由他作主和呂君訂定了的婚約宣佈給我知道了。

“做父親的沒有不望他的女兒享幸福的生活的。你和呂君相處了半年，大概也知道他的脾氣了。有什麼話，儘可以向他直說，不要客氣。”父親說了後拿出一個金指環來給我，說是定婚的戒指，叫我戴上。

從前我的心坎裏滿佔着梅君的影子，對父親這種專斷的主婚，至少有三言兩句的抗議的。現在對梅君絕望了。並且耽心着我這失了女性之誇的身體，所以聽見父親說了後，想不出什麼話來拒絕，祇顏色蒼白的低了頭。父母看見我這樣的服從父親的主張，都稱讚我“深明大義。”

父親吩咐我，他去後要多和呂君接洽，最要緊的是我和

呂君要有充分的了解。要我早晚多和呂君聚會。

父親走了三天了，那晚上是我自動的到呂君房裏去，徵求他對婚約的意思。我想最好能夠把這婚約取消。我預想得到我們成婚後決無幸福可言，因為我已經不是處女之身了。其次萬不得已，呂君不同意取消婚約時，我要把這一身的秘密——非處女之身的秘密預先告知他，向他懺悔。或者我把我的秘密告訴了他後，他自動的宣告破約也說不定。

“爲什麼？你這樣的不願意麼？到底爲什麼緣故這樣的悲楚？不說出來，誰曉得你的意思呢。”

我祇對呂君說，像我這樣的女人在這世中多得很！我是無資格嫁他的了，望他向別的方面找比我更好的女性；但他聽了我的話後，他的微笑單浮在左頰上——我頂討厭他的就是這種單限於片頰上的薄笑——追問我什麼緣故。

“我祇把我的意見告訴你。你莫追問我了！也不必追問什麼緣故。”

“那麼，你不喜歡我，對我沒有愛是嗎？總有什麼理由的！何妨說出來。”

“不，不是的。不是這個意思。”我搖搖頭後，再低垂下去我不敢望呂君的臉。

“那麼一定有誰——或是你的戚親挑唆了你。”呂君臉

上泛着微紅，慌張着說。他像有點神經過敏。

“沒有。誰都沒有對我說什麼。對這次的婚約，我認得的人都沒有對我說什麼。”

“那末，你討厭我了，是不是？我住在你家裏太久了，你討厭我了？”呂君傾着首默想了一會。

“你近來會見了吳梅君麼？”

我突然的受了他這種質問，馬上聯想到那天在梅君寓中的景象來，一時說不出話。

“梅君向你說了什麼話麼？”他追着問。

我還是沉默着。我終沒有勇氣把自己身上的祕密告知他。

“你不是對我說，你不愛梅君了麼？你現在又在迷惑着。那末看起來，你還是捨不得他，你還是戀着他！”呂君說了後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不是的！不是的！我頂討厭他那種人！”我像小孩子般的連身體都跟着頭向左右搖動起來。

“頂討厭？不見得吧。”他再微笑着說。他的微笑中像有刺般的。“梅君這樣的熱愛你，你也未免受了點感動吧。”

“決沒有的事！他並不愛我！不是真心愛我！”我很傷心的全身顫動着說。“我恨死他了！他也一樣的恨我。”

我想趁這個機會，把一切秘密向呂君宣佈出來。告訴他，我的女性之誇已經被剝奪了。告知他，我是沒有資格做他的配偶者了。我向呂君辭退婚約，是我應當做的義務。想說出來了，但喉頭像塞着一個鐵球，想說的話終吐不出來。‘我不是個處女了！’這句話如何說得出口呢？‘我這身體是受了男性的凌辱的身體了！’這句話如何說得出口呢；在未婚夫之前更難說出口！我在這時候祇任我的雙行熱淚在蒼白的雙頰上流。

“我就相信你，你不愛那個人。本來梅君的性質是很快變化的。不能專愛一個人，是真的。所以我並不當他是能夠抵敵我的情敵！”呂君像得了最後的勝利，用得意的口氣說。他說了，才看見我流淚。

“啊呀！你哭了？什麼哭起來了？”

給他這一問，我更覺悲楚，忙用手巾掩着臉，嗚咽出聲來了。呂君看見我這樣的悲哭着，

“不是受了他的什麼脅迫麼？他本來是有點不良少年的習性。你不是受着他的脅迫，不知道如何的對付他了麼？”

“請你莫再多問我了！莫再追問他的事了！望你聽我自由走我自己該走的路吧。”

“聽你走你自己的路？走那一條路？”



真的，呂君這句話問得不錯，走那一條路呢。我真覺得在此茫茫的大世界中再無我安身的地點了！

“梅君若對你說什麼，你切莫理他！有我站在你的肩膀邊，你可以安心，不用害怕！不良少年！怕他什麼？！”呂君說到這裏，他的隻手按在我的肩上來了。“你今晚上精神很興奮的樣子。身體不很好吧。你還是早點休息的好。你舒服的睡一晚上，明天起來精神一定會恢復過來。”說起話來多溫柔的呂君，叫我便難把祕密告知他，也難痛痛快快的向他打消婚約。

“不，不是的！……啊！我真不知要怎麼樣才好！”

“算了，莫想那些事了。早點休息吧！你像患了歇斯的里症，要留心些，不要壞了身子！我還有很多話要向你說呢。你今晚上會說出取消婚約的話來，第一因為你有歇斯的里病，第二你還沒有深信我。你的精神鎮靜了後，定要後悔不該說今晚上所說的話。我是決定了主意了的，你沒有一點不情願時，我們就成婚。你的神經近來很衰弱的樣子，還是早點睡的好。身子要保重些！”

我回到自己房裏後，茫然的不知道自己今晚上對呂君說了些什麼，自己想了些什麼。但呂君對自己的態度始終是很慈和的，很親切的。

室外淅淅瀝瀝像下起雨來了。

我雖然臥在寢床上，但一晚上都睜着眼睡不着。一切的過去都像在夢中般的。自己現在也像在可怖的凶夢中。自己想過來的事實總不能在腦中留點印象。我真的神經衰弱麼？真的患了歇斯的里症麼？祇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留在我的腦裏，就是自己的不幸的肉身受了暴力的凌辱！受了侮辱的處女性的悲哀和憤怒在這個不幸的記憶中長存着。

我這肉身是被污了的！想到這一點，真想把自已的肉身碎裂成一塊一塊而後快！我真有點不情願這樣的苟且偷活了！

錯了！那天下午的事體發生以後，我不該再回來父母家裏的！何以當時並沒有想及！我當時怎麼不知羞恥到這個田地！我該死在他家裏的！自己覺得太可恥了，太愛惜生命了！

是的！我該把一切祕密告知父母！告知呂君！告知了他們後就自殺！但是，我終沒有這種勇氣。“死”是何等可怕的东西喲！

我真是一個頂無恥的女性！

我通宵沒有閉眼，在寢床上輾轉反側的苦悶一夜，苦悶到天亮！

## 二十三

我終沒有向父母懺悔。我終沒有把我的身體的祕密告知呂君就和他結了婚。

父親由南洋回來後辭掉了銀行的席位。S 大學的經濟系主任又因一部分的學生反對，攻擊父親的頭腦老朽，也沒有就成功。父親失了職業後，家計的敷衍就有點不容易了。這也是父母催我早點和呂君成婚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我想把我這失了處女之誇的身體，早點交給呂君負責任。我當時並非沒有感到良心上的痛苦，但“貪生”，“虛榮”和“物質慾”終引誘我第二次犯罪了。我真是個近代的娼婦式的女學生了！

九月杪，我和呂君公然在英國人的聖公會教堂行了婚禮。那個做證婚人的英國宣教師和我們一樣的偽善！對我們倆的身世一點沒有調查，就急急的代我們祝福。

耶穌怕在冷笑我們三個人！

我和呂君成了婚。我第二次失足了第一天晚上我擔驚不小。但呂君像沒有覺察出來的樣子。

我和呂君成了婚滿一個月了，秋也深了。我的歌斯的里

症像一天重一天的樣子。我在這密月中真沒有半點歡樂。對呂君的笑顏都是很辛苦勉強裝出來的。我祇像個機械，任呂君擺佈吧了。說來真是羞恥！真是悲哀！

一連下了幾天秋雨。我的頭腦和腰部愈抽痛得厲害。呂君帶我到他的朋友——一個美國回來的醫學博士的醫院裏去診察。

走出門首我才注意到呂君手裏的洋傘。那枝傘不是今年春頭我在舅母家裏看見姨母帶了回來的麼？我腦裏起了一種黑影。我覺得人生完全是醜惡的！

醫學博士把我的身體診察了後，說我是有了身孕。

“恭喜你們怕要得少爺了！一種奇妙的微笑浮到醫生的口邊來。

我聽見醫生的話，臉紅了一陣又一陣，全身顫抖起來。他明明在宣布我的罪狀！不，他是在宣告我的死刑！

“……”呂君像在疑雲裏，說不出話來。

“你沒有留意嗎？”醫生問他。醫生知道我們未結婚前是同住的，未成婚前有了關係不算什麼一回奇事。

“我完全沒有留意。我想沒有這末快。”呂君紅着臉勉強的答應醫生。

“滿了三個月了喲！”醫生很不客氣的伸出三個手指來。

我祇恨地面不裂開縫來，好等我鑽進去。算了，算了。我是決了意的！早覺悟了的！到了無可奈何時。我祇一死以謝父母和呂君吧。我想到這裏精神安靜了些，有聽天由命的概況。

“三個月？”呂君愕然的驚疑着問醫生。過了一會，“沒有吧，沒有三個月吧。”呂君這一句像對自己說。

我的臉色像白紙般了。我的視線像釘住了般的注在地面上。

“我診錯了麼？”聰明的醫生傾着首說。

我們離了醫院，向家裏來。呂君在途中祇低着頭不說一句話。我更不敢先開口。

我們回到房裏後，呂君顫聲的，

“琇妹！”他祇叫了我一聲，又沉默下去了。過了一刻，“我要問你……”

我不再等他的訊問了，也不願受他的裁判。我決意把一切的祕密向他自白了。我有了堅決的態度，我反坦然的對他說。

“讓我向你自白吧！讓我向你懺悔吧！我早就想對你說的。望你恕我，恕我的罪！”

“琇妹！我真不相信你會……”

“連我自己也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自己都夢想不到！”我很悲痛的咽住了，說不下去了。過了一刻，

“我祇自恨自己太無勇氣不能早點自白。這就是我的罪！望你恕我不早告訴你的罪吧！”

“我完全不懂你說的什麼。你鎮靜一鎮靜，慢慢的說吧。”

“望你允許我走我該走的路吧。望你讓我去吧。我的身體，已經醫生告知你了，不是尋常的身體了，再不能安然的站在你的肩側了。我不早向你自白，的確是我的罪惡。但望你要諒解我，我不是想欺騙你！說也是徒然，結局還是和欺騙了你一樣了。我真的是個不良的女學生！望你恕我的罪。但，但，你就不恕我也罷了。”我說到這裏，伏在檯上哭出聲來了。一邊哭，一邊斷續不定的再向他說。

“他，他，……用暴力，用暴力來強我！”

“用暴力！強你！什麼話！”呂君顫聲的問。“他？吳梅君麼？那個不良少年用暴力強要你……？”

我自白了後，不知什麼時候倒在呂君的懷中了。我發見了我在他的懷中時，掙扎着起來。

“你讓我走吧！讓我離開你吧！”

“你鎮靜下！不要這個樣子！”他扶我坐在一張沙發椅上。

了。“你想走到什麼地方去！你想回那個不良少年那邊去麼？”

“不，不，誰願意和他一塊！”我很堅決的搖了搖頭。“他是我的讎人！我恨煞他！他也恨我！”

“那末，你想怎麼樣？”

我抬起頭來用淚眼望了他一望，把我的最後的決心告訴他。

“琇妹！你不能作什麼自暴自棄的思想！你不要傷了你父母的心！你還是和我一塊兒的好！”呂君像察覺了我的最後的決心，他用寬和的調子來安慰我。

“不，不，這個事萬萬不可能！作算你做得到，你能夠寬容我！但在你身邊的我敵不住良心上的痛苦。以後的長年月我是度不過去的！”

“你並不愛他。你不是說過了麼？你祇在他的暴力之下屈服了。那麼你對我並沒有犯什麼罪。你也可以不負何等的責任！你是個可憐的受難者！遇了獸人是沒有法子的。你祇當給狂犬咬了般的就好了。我祇有對你同情。斷不責備你！”

“不，不，事情不能這樣簡單的說過去。”

“你早點對我說了就好些。”

“莫說我說不出口。我說了，你就不和我成婚了。”

“那麼、你還愛我的！過去的事都莫追究吧。我承認你腹中的胎兒是我的兒子就算了。”呂君也像有內疚般的。

“事情不能這樣簡單的收拾得了的。這個胎兒太可憐了！”我重新流下淚來。

“那末你還思念他！捨不得那個胎兒的父親！捨不得那個不良少年！”呂君很焦急的說。

“不，不是的！你雖然寬恕我，但……”

“那末，你自己不能恕你自己，是不是？但是我們是人類！人類對在自己意識外生出來的結果是無負責任的必要的。你祇把你腹中的胎兒當我的兒子看就好了！”呂君的態度何等的堂皇！他的精神何等的高尚！他的立意何等的仁慈！但是他爲自己辯護，還是爲我辯護呢。

“琇妹！我可以對你發誓，我決不因這件事而棄你。望你也要和我一樣的永久不棄我。我們以後還是度我們的平和生活罷。”

我心裏說不出的感激，對呂君的感激。我祇流着淚說不出一句話來。

“經了這次的風波，你才確實的屬給我的了！”呂君把我擁抱着，在我的灰色的冷唇上接了一個熱烈的吻。

呂君的這樣仁慈的態度和宏量，結局還是使我愈受痛



苦。我連對他的勉強的笑顏都裝做不出來了。我在他傍邊沒有一瞬間不苦悶的。他也比從前少說話了。

我還是離開他的好！我的一死，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我想到這最後的決心，淺笑浮上我的蒼白的頰上來。

但是，但是，可憐的就是無罪的胎兒，這腹中的小生命！無罪的小生命也跟我同歸於盡麼？

我背着呂君爲這件事痛哭了幾次了。

生下來後，不知生身父爲誰，給人罵“偷生兒”不更可憐麼？那麼還是一同死了的好，母子一同死了的好！少在這世中留點罪孽！

## 二十四

腹中的新生命一天一天在裏面強烈的運動。牠是想出來和世之光相接觸。

我真的自裁，不是再加犯一重罪惡麼？

秋盡冬來了，北風刮得很厲害的一天。新僱的老媽子來告訴我廳前有一個女客說要看我。

“女客？”我當新來的老媽子還認不得我的母親。因爲母親許久沒有來我們的家裏了。我料定是我的母親了。但後來

想，不對，不對，母親會一直跑進我房裏來的。

我慢慢的走出客廳前來。我先望見來客的蒼白的片頰，次望見她的深深的陷進眶裏去了的眼睛，次望見她臉上滿浮着微笑。她這微笑引起了我的極度的驚喜。

“啊呀！姨母！”我顫聲的叫了她後，忙跑前去和她握手。

“琇兒！”姨母的聲音也一樣的激烈的顫動。

“你怎麼會來了？你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都爲你擔心了不少。我真想見你，我近來想見你！我，我……！”我說不下去了。我的熱淚好像泉水般的不絕地流出來。我並不計及，也不追問她到底爲什麼事來看我。但自受梅君凌辱後的我，覺得自己太對不起姨母了。姨母大概也是和我同運命的人吧！

“你這樣的想見我麼？你這樣的思念我麼？”她也滴下幾點眼淚來了。

“是的，我真想見你！我有事要求你原宥的。”

“不，不，這句話要讓我說才對的。我有事要向你懺悔的。”

“向我？”我睜着我的眼睛癡望她。

“琇兒，對不起了！讓我在這檯上伏一伏吧。我的身體已經不行了！”

“你身體不好麼？”我恢復了冷靜的態度，把姨母觀察了一會。今天的姨母果然不是金星峯上的姨母了。“你變了樣子了，姨母！你的身體像弱了些。”

“豈止弱了些麼？完全衰老了！你也不像從前了。你也很蒼瘦的！”姨母抬起她的無氣力的眼睛來望我。

“我怕不能久在人世了！醫生早向我宣告了死期！所以我來，想在未死之前來見你一面，第一想向你懺悔，第二來警告你！”

“警告我！”她的話給我一個意外的驚駭。

“是的，我來勸你，勸你早點覺悟，離開這一家！這不是你能永久住得下去的地方！”

我祇睜着驚異之眼靜聽她說下去。

“你的幸福不是在這一家能夠找得出來的。你應當回到真心熱愛你的人那邊去！我才知道他是真心愛你的人！你自己反不知道！”姨母的聲音帶點悲哀的調子。

“我突然的說出這些話來，你怕摸不出頭腦，我深知道他——吳梅君真心的愛你。因為他拒絕了我獻給他的愛！我也深知道你現在的丈夫——呂廣，他不像梅君那末愛你，並且他受了我的愛，後來又拒絕我！”姨母說到這裏像很悲痛的樣子，他的精神過於興奮了，急喘起來。

“你的丈夫都知道我的一切。在這世中最深知我的人祇有你的丈夫——呂博士一個人!”姨母休息了一刻再繼續着說。“他知道我的一切!讓我慢慢的告訴你。我也很知道他的爲人。琇兒,你當呂博士真心愛你?你當他真心愛你!”

我真不知如何的答應姨母才好。但她不等我的回答再向下說。

“我後悔不該不聽外祖母的話了,後悔不該不聽舅父舅母的話了。總之我是個過來人。我祇望你回到吳梅君的懷中去。你不能不回到他那邊去。他如何的熱愛你,你還不知道!他如何的爲你苦悶,你也不知道。他祇對人說,他對不起你了。他祇希望着你能恕他,希望你能回他那邊去。你離開他,你沒有幸福。他離開了你,他也難望生存。琇兒,我是爲他來迎接你的。你就動身吧!你不要帶什麼東西去。呂家的東西你莫帶到他家裏去。你祇把他的兒子——或是女兒帶回給他就好了。”

“但是,我……”我覺得就這個樣子走——不得呂君同意就走,在我是難實行的。

“你要得呂君的同意後才能決定主意麼?那不要緊。呂君那邊我負全責任。包管他不會難爲你。”

我由姨母的態度想到那枝洋傘來了。

“……”我癡想着不會說話。

“呂君到學校去了？”

“不，在樓上的書房裏。”

“那麼，你去叫他來，說我要會他。”姨母用命令的強調。

我無法拒絕她，跑進去向呂君說了。呂君聽見姨母到我們家裏來了，像受了意外的打擊，臉上登時呈蒼白色。但他不能不跟了我出來。

“你的雲姨母？她對你說了什麼話沒有？”

“沒有說什麼話。祇說要會會你。”

姨母望見呂君後很恭敬的鞠了一鞠躬後，臉上浮出一弱種慘笑。

“呂先生，我本不想來，堅守我們的約，不來看你。我本決意就會死都不來看你！我的身體衰弱到這個樣子後才來會，是何等傷心的事！我不單可憐我自己，我更可憐那個殤兒！不過我今日是奉了使命來的！不能不來向你說幾句話。不能自救，也當救人！不能救自己的兒女，也當憐憫他人的兒女，不能坐視而不救！這就是我的使命！”姨母一語一針的，句句都像曾經血洗鍊過來的。我聽了姨母的話，曉得他們間的大概情形了。

“你把你的意思具體的告訴我，不要多說那些空話！”呂

君雖然矜持着說，但他的聲音顫動得很厲害。“你來有什麼事？”

“你快放這個女兒回愛她的人那邊去！這是我對你的要求！”姨母指着我向呂君說。我祇低着首。

“我就是愛她的人！”

“呂先生！不是我得罪你。你祇喜歡女性。你並不知道愛女性！你的所謂愛不是我們女性所希望的愛。關於我這一身，我不敢怨你，都是我自己做錯了的。但我走錯了的路，我不忍看着琇兒再蹈我的覆轍。我希望琇兒能夠走正確的愛之路。不忍叫她再陷於迷途。你不是真愛她的人，你也不能真的愛她。真愛她的人還有第二個；”

“誰是真愛她的。”

“吳梅君！”

“吳梅君？那個無賴？他能真愛她？”呂君片頰上泛了微笑。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祇問她就明白。”姨母再向着我，“琇兒，你聽我的話的！你回吳梅君那邊去，是不是？”

我在這時候的頭腦完全陷於混亂的狀態了。但看他們的狀態，他們的過去的關係也不難想像了。我不敢再看呂君，我覺得他的臉色異常的可怕。我祇信我有把這腹內的新

生命交回給牠的父親的義務！

“琇兒！你是聽我的忠告的！是嗎？”

我祇點了點頭。呂君的臉上滿裝着汗珠兒了。他的臉色愈慘白。

“我算做了一件善事了！我真歡喜！”姨母說了後連咳嗽了幾次。她忙把手巾攔在口邊，口裏湧出一陣鮮血來。她的臉色登時像枯菜葉般的，昏倒在椅子上面了。

## 二十五

第二天早晨我和姨母在S市市立病院內科病室的一間院房裏了。姨母昨晚上吐了好幾次血，今早就進了院，我跟了她進來看護她。

“琇兒！辛苦了你！”姨母的淚珠一串一串流下來。“一切的過去你明白了吧。不用我再多說了吧。我祇望你早日離開他，快些回你的愛人，也是愛你的人那邊去。”

“父母曉得了，不知如何的傷心呢！”我也流下淚來了。

“琇兒”，姨母低聲的叫我。“你父親的經濟學系主任給誰反對掉了，你知道麼？”

“不是大部分的學生麼？”

“祇一小部分，就是馬克斯學說研究會那一派的學生，但操縱這一派的學生的就是呂博士！”

我此刻才恍然大悟，呂君自己想當主任呢。

“祇恨你的父親的眼睛是盲了的，不認識人。”

我祇嘆了口氣。

“剛才打了電話去，不久他就會來看我們吧。”

“我不能見他！我不方便見他！”

“爲什麼你不喜歡他麼？我真對你們不住！你們間的感情完全因爲我一個人而破壞了！以後望你們和好的過你們的幸福生活吧。”姨母的頭湊近我的膝部，不住的在流淚。

“像我這樣的薄命人，再無希望了。前途祇黑暗，祇有死！”姨母悲哭起來了，又吐了許多血。

據姨母說，梅君拒絕了她的愛之後，她就別轉方向，向呂君進行她的戀愛——不是愛，是慾吧——因爲她羨妬我，兩個男性都受着我的力的支配，都俯伏在我的裙下。呂君終敵不過她的誘惑，兩人間生了小孩子了。姨母因爲要生育，就離開了呂君，一個人到H市去。嬰兒生下來祇三星期就殤了，她就在這時候悔悟過來的。但她在H市的生活費都由呂君供給訂約不回S市來。

看護婦在外面敲門。她進來報告有客來會我們。我聽見



有客，胸口不住地悸動。跟着看護婦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在期望着的梅君。

我看見他瘦減了許多了，傷心起來，流下淚來了。

“琇妹！”梅君的豆粒大的淚珠一串一串的滾下來。他跑前來緊握着我的雙手。“我對不住你了！幸喜你還能夠恕我。我真夢想不到還有見你的日子！更夢想不到你還有屬給我的日子！”若不是姨母在傍邊，他定抱着我狂吻了。

姨母臥在病牀上望着我們微笑。

梅君翻過首來看姨母，

“姨母，你是我的恩人！望你恕我的過去吧！”

“你們此後能幸福的組織家庭，我的罪就輕減幾分了。我才望你們恕我呢。”姨母再作慘笑。過了一刻，“但是我們都是人類，不是神！誰都沒有說恕那一個的權利！”她再流淚了。她說了後又在頻頻地咳嗽。終吐了許多血出來。

“姨母，你睡一忽吧！不要太勞神了！”我悲咽着流下淚來了。

“我是不中用的了！他來了麼？他，他該來看我的！”

“誰？”梅君翻過來問我。我祇臉紅紅的低下頭去。

看護婦再敲門進來說有客，跟着看護婦進來的就是呂博士。

“你來了麼？博然（呂君的學），我是不中用的了。我雖然恨你，但你總算是我的唯一的男性！我望你來，臨死之前望你來說幾句話。”姨母喘了一會，又頻頻地咳嗽，咳嗽了後，口裏又湧出了許多血液來。

“雲妹！我是個罪人！我害了你了。我太無責任了，我殺了你！雲妹，你能恕我麼？”呂君隻膝跪在病床前，不住地流眼淚。

“我們就互相恕罪吧！但是，博然，我死了後你要記念我，並記念我們的殤兒！永久的記念我和我們的殤兒！他太可憐了！”姨母痛哭了，口裏再湧出一陣血來。

“你休息休息吧！”呂君悲咽着說了。

“我是不中用的了。我想說的話，讓我在未死之前說了吧。”姨母又在喘着。我要失聲痛哭了。梅君也背過臉去淌淚。

“那個殤兒太可憐了！產前我害了兩星期病，產後沒有奶吃，就這樣的死了！博然，我們的殤兒是很可愛的，但臨死時也很悲慘！博然，世界上頂可憐的人恐怕是不知生身父為誰的嬰兒吧！他知道他的命苦，不願意留在人間，竟自去了！”姨母痛哭了。

我在傍邊感着腹中的胎動。也失聲的哭了。

“雲妹，吾愛！我殺了你了！我是殺妻的大罪人！”呂君流着淚走上前去攬抱着姨母，向她的染着許多血污的唇上接吻。姨母也流着淚向他慘笑。

等到外祖母，舅父，舅母趕到來時，姨母閉着眼睛不會說話了。她聽見外祖母喊她的聲音，祇微微地睜開眼來微笑。

正午十二點鐘，姨母在S市市立病院永眠了！

“姨母的性命完全爲我們犧牲了！”梅君流着淚對我。說我祇伏在牆上痛哭，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此  
页  
空  
白

苔 莉

此  
页  
空  
白

—

克歐今天回到T市來了，由南洋回到一別半年餘的T市來了。他是T市商科大學的學生，今年三月杪把二年級的試驗通過了後，就跟了主任教授K到南洋羣島一帶去爲學術旅行。他和他的同級生跟着K教授在南洋各島流轉了幾個月，回到T市來時又是上課的時期了。

他在爪哇埠準備動身的前兩天，預先寫了一封信來報告苔莉。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終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的南洋諸島的氣候是很適合我們南國人的健康。南洋的熱帶植物的景色也很有使人留戀的美點。但我對這些都無心領略與賞玩，我

祇望我能早日把我們的學術旅行事項結束，趕快回T市去和我的苔莉——恐怕太僭越了些，不知道你會惱我麼，——相見。

“我所希望的一天終要到來了。K授教說，我們出來半年多了，菲莉賓島的參觀俟畢業後舉行。我們後天即趁荷蘭輪船向新架坡直航。到了新架坡大概要停留三兩天，然後再趁船向香港回航。我們不久——大概三個星期後就得會面吧。

“此次旅行得了相當的收穫。除學校的實習報告外，我還寫了點長篇的東西。一篇是‘熱帶紀遊’，一篇是‘飄零’。這兩篇就是我送給我的苔莉的紀念品——此次南行的紀念品。

“我們的交情是很純潔的，我們純是藝術的結合。你也曾說過，我們只要問良心問得過去，他們的批評我們可以不問的。不過我想，這封信你還是不給表兄看見的好，因為他對我們的藝術的研究太無理解了，恐怕由這封信又要惹起是非來，我倒沒有什麼，可是累你太受苦了。

“你寄蘇門搭臘得里城M先生轉來的信，我收到了。你說下期再不能分擔社務的一部分了，這是叫我很失望



的。但爲你的家庭幸福計，我們也不好勉強再叫你担任。不過你有暇時，還望你常常投稿。

“我在各地寄給你的風景畫片諒已收到吧。你讀這封信時我怕在新架坡與香港間的海上了。

克歐于爪哇，九月三日。”

克歐到了海口的S市就打了一個電報給她，他希望她能夠到T市車站的月台上來迎他。

克歐坐在由S港開往T市的火車裏。車外的景色雖佳，但也無心賞玩。他心裏念念不忘的還是T市東公園附近的景色，尤其是夏天的晚景。他很喜歡那兒，去年的夏期中東公園中沒有一晚沒有他們倆的足跡。

火車由S港趕到T市車站時，灼熱的太陽光線之力也漸漸地鈍弱了。他跟着K教授和一班同學從火車箱裏跳出月台上來。

——我的電報——在S港打給她的電報——她該收到了吧。怎麼不見她來呢？”克歐還沒有下車前，站在車箱門首就不住地向月台上東張西望。他望了一會很失望地跳了下來。月台上雖擁擠着不少的人，但他終沒有發見有個像她的面影的人。

——也好，她還是不來的好。她真的來了時，他們又要

當作一件新聞去瞎評了。她的信裏不是說，我一到T市就要趕快去看她麼。那麼她是不來了。克歐雖然這樣辯解似的在安慰自己，但他總感着點輕微的失望。

他的同學們，有的已回家去，有的跟K教授回校去了。克歐在T市是無家可歸的，但他也不忙着回學校去。他就在車站附近的旅館名叫T江酒店的三樓上開了一間靠着江岸的房子。

## 二

吃過了晚飯，克歐就想到苔莉家裏去，但他想了一想。晚間去看她是不很方便，因為那時候她的丈夫是在家的。

克歐再深想一回，覺得自己未免有點矛盾。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對苔莉的心是很潔白的麼，何以又怕見她的丈夫呢。每念及她時，何以心臟又不住地在躍動呢？

——還是明天去看她吧。九點多鐘，她的丈夫是到公司裏去了的。克歐這麼想了後，又覺得自己大卑怯了，他暗暗地感着一種羞恥。

季節雖到了秋初，但位置在亞熱帶上的T市的氣候還是很鬱熱的。他坐在旅館的房子裏不住地從茶壺裏倒茶出

來喝，喝了一杯又一杯，一面喝一面呆想。

他到後來才覺得肚皮有點膨脹了，他就向一張籐床上倒下去。樓外江面的天色由薄灰轉成漆黑了。由天花板正中吊下來的一個電燈忽然的向四圍輻射出無數的銀白色的光線。

下到二樓去的扶梯上像不住地有人在上下。樓下和隔壁旅館不時有麻雀的轟响吹送過來。三樓上比較的寂靜，但相鄰的幾間客室裏不時有低音的私語，或高音的哄笑。此外還聽得見的是不知由那家酒樓吹送過來的女性的歌聲和胡絃的哀音。半個月間在旅途中精神和體力都疲倦極了的克歐早就想睡的，現在他的視官和聽官又受了不少的刺激，再難睡下去了。

——看她去吧，還早呢。表兄在家時怎麼樣呢？不，該去會她的。就和他們夫妻倆談談吧。不，我總不情願見他，乘丈夫的不在常去訪他的妻的我未免太卑劣了吧。……可惜了，今天的火車遲了兩個鐘頭！早兩個時辰趕到來時，還趕得及去看她的。克歐癡望着在熱烈地輻射的電燈和繞着燈光飛動着的一羣飛蛾。

外面敲門的音响把他由癡夢中驚醒過來。他站了起來，開了房門。

“你是不是謝克歐先生？”茶房很率直地問他。

“是的。有什麼事？”克歐的反問。

“東公園N街白公館有電話來，要你去接話。”

他聽見東公園三個字，心房就激烈地顫動起來。

——她聽見我回來了，現在打電話來叫我去的。克歐跟着茶房走下二樓到電話室裏來。他一面走一面在唇上浮出一種愉快的微笑。

克歐站在電話機的送話機前，隻手拿着受話機。

“你是那一個？……你是阿蘭？……病了？什麼病？！腸加答兒？好了些麼？……是的，是的！我一早就來。”

克歐才把受話機放下來，忽想到忘記問阿蘭，苔莉病了多久了。他忙翻轉身再接電話機，叫了幾聲，那邊早沒有人回答了。

### 三

這晚上，克歐在T江酒店的三樓上整晚沒有睡着。他翻來覆去都是思念她的事，思念她的病，思念他認識她的經過。

白國淳的母親和謝克歐的父親算是同祖父母的嫡堂兄

妹。他們的原籍是離T市六百多里的N縣。白國淳的父親在T市有生意，國淳是在T市生長的，與其說是N縣人，甯可說是T市人。

國淳的父親雖在T市做生意，但他的愛鄉心却很強。他在T市賺來的錢十中七八都寄回N縣去買田和建築房屋。國淳在T市的法政專門學校第二年級的那年秋，他的父親一病死了。這時候克歐才從鄉間出來，在一間高級中學校裏補習。克歐認識苔莉也是在這時候。

國淳的父親死後，國淳就廢了學。他對他父親遺下來的生意完全摸不到頭緒。祇半年間就給夥計們吃蝕完了，生意就倒閉了。國淳所得的遺產只有銀行裏存的六七千塊錢。

國淳替他的父親治喪時，克歐因親戚的關係，跑過來替他的表兄招呼一切。因為在T市的親屬實在沒有幾個人。

苔莉是國淳在法政學校時代娶的一個很時髦的女學生——高談文藝和戀愛的女學生。他們是自由結婚的，沒有得白翁的許可。所以結婚後國淳在東公園的N街租了一家小房子安置她，不敢帶回來家裏住。

國淳向苔莉介紹克歐時，笑看說：

“這就是新進作家謝克歐，——你所崇拜的作家。”

“你就是‘淪落’的作者？還這樣年輕的！誰都不相信吧。”

她臉紅紅地向克歐笑了笑。“是不是？”她再翻向她的丈夫問。

克歐祇臉紅紅的望了望苔莉，沒有話說。他祇注意着她的高高地突起的腹部。

黛色的修眉，巨黑的瞳子，華紫色的雙頰，有曲線美的紅唇，柘榴子般的牙齒及厚長的漆髮；沒有一件沒有一種特別的風韻。若勉強地把她的缺點指摘出來，就是身材太矮小和上列的門齒有點兒微向外露。

“她是個小說狂。”國淳笑着告訴克歐。“你要研究文藝最好請他教你。”國淳笑着向她說。

“是的，我以後要慢慢地向謝叔叔請教呢。”苔莉也笑了，很自然的向克歐的一笑。

——像這樣的美人是不應當替人生小孩子的。克歐自認識了苔莉之後，覺得他的表兄是沒有資格享受她的。他想她大概還沒有知道她的丈夫的祕密吧。

國淳因為清理故鄉的產業——收田穀和店租——每年冬夏兩季要回到故鄉的N縣去。在鄉裏勾留三個星期或一個月才回來。

## 四

去年的暑期中，國淳循例回故鄉去了。在這假期中克歐差不多天天都到苔莉家裏來。在這時候苔莉的霞兒已滿週歲了。

一天晚上克歐吃過了晚飯又散步到苔莉家裏來了。他走進來時看見莉苔和一個克歐從未見過的，比苔莉還要年輕的女子對坐着吃飯，他覺得這個女子比苔莉還美些，第一她的肌色比苔莉的潔白些。身材雖然矮小，但比生育過來的苔莉富有脂肪分。

“歐叔叔，我們可以安心到戲院去看映戲去了，我僱了這麼年輕的媽子來看守房子，一定靠得住的了。”苔莉接着克歐就笑說起來。

那個女子還沒聽完苔莉說的話就嗤的笑出來了。由她這一笑他認識她是苔莉的妹子了，因為她笑時和苔莉笑時是一樣的嬌媚。

“你的老媽子退了麼？”

“偷米，今天給我看見了，把她退了。”

“你這位令妹叫什麼名？”克歐笑着問苔莉，一面走過來

看睡在搖床裏的霞兒。

“誰告訴你說是我的妹子！你猜錯了喲。”苔莉快要把口裏的飯噴出來了，忙把筷子放下來。那個女子也像很喜歡笑，現在她也在笑出聲來了。

“是苔芸？苔蘭？”克歐再緊追着問。

“啊唷，不得了！連苔芸，苔蘭的名字他都曉得。”她們再哄笑起來。

“你自己告訴我的，你又忘記了你說過的話了。”

苔莉早就告訴過克歐，她的父母的家計不很好，她有姊妹三人，沒有兄弟，她居長，在女子中學讀了兩年就退了學。第二個名叫苔蘭，由高等小學出來就不再升學了，在一個女裁縫家裏習裁縫。祇有第三的苔芸現在進了女子師範第一年級。

苔蘭是她姊姊叫了來的。此後打算長住在她家裏，日間習裁縫去，下午三點多鐘就回來。苔莉家裏不想再僱用媽子了。

等到她們吃完了飯，霞兒也醒來了。克歐就邀她們同到東公園裏去乘涼。

“等一刻，週身都是汗了，不單背部，連腿部……你看！”她笑着略把她的右腿提起叫克歐看。果然在湖水色紗褲子



的上半部滲印了幾處汗濕。“等我進去換換衣服，你替我看着小孩子，要替她搨。”苔莉一面說一面把一把扇子給克歐。

——她的舉動，她的說話，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這樣不客氣的。克歐想若不是他時，定會錯猜她是對他的暗示了。

過了一刻，苔莉換上了一件淡綠的紗褂子，套了一件黑紗裙，電光透過她的紗衣，裏面的粉紅色的緊身背心隱約看得見。走近前來就是一陣香粉的香氣。他覺得她的裝扮是帶有幾分官能的誘惑性。

“快走，快走。快走出去吹吹風！再站在這裏頭又要流汗水的。”她一面說一面把霞兒抱起來。

“她不去麼？”克歐看着苔蘭問她的姊姊。

“今天輪她看守房子，明天輪我看守房子。明天就讓她伴你去逛公園，看映戲，到什麼地方去都使得。”苔莉笑着說，說得她的妹妹臉紅紅的低下頭去笑。克歐也跟着苦笑起來。克歐有點懷疑苔莉是種醋意的說笑。

克歐跟苔莉由她家裏走出來。

“熱，真熱！”苔莉抱着霞兒一面走一面呼熱。祇轉了三兩個灣過了幾條小巷就走到東公園門首來了。

## 五

他們還是到他們所常來的一個茶室裏來。在這茶室裏他們揀了一個比較僻靜的南向的座位，兩個人在一檯小圓桌的兩面對坐下來，吃汽水，吃冰奇冷。

他們來的時候客還少些，等到他們坐了半點多鐘，客漸漸的多了。他們見茶室裏的人數漸多了，就叫走堂的清了賬，兩個人出來在公園裏並着肩找比較幽靜的地方去散步。

在公園裏的花徑上，在葡萄架下，在清水池畔也遇着幾對的男男女女。

“走累了，我們在這裏歇歇吧。”他們走到池畔小山上的六角茅亭中來了。亭裏有個圓形石桌和幾張石條凳。這時候抱霞兒的不是苔莉是克歐了。

“你多抱她，她不久就會叫你做爸爸的。”苔莉在一張石凳上坐下來笑向克歐說。

“叫不叫爸爸不要緊，但霞兒的確幫助了我們不少。抱着小孩子出來，他們就不很注意我們了。”

“爲什麼？”

“要問你了。”克歐此時祇能一笑了。

“他們猜你是霞兒的爸爸？”

“……”克歐覺得自己的雙頰有些發熱。幸得亭子裏的電燈光暗暗，沒有給苔莉看見。

“是的，歐叔叔，你怎麼還不結婚？”

“學生時代能夠結婚麼？並且也還沒有發見可以和我結婚的人。”

“你不着手找，那就永不會發見你的理想的女性。”

“……”克歐祇含笑不說話。

“聽說做小說家的都是多妻主義者。你雖沒有結婚，可是你恐怕在暗中活躍吧。”

——你的丈夫才是多妻主義者呢。克歐心裏覺得好笑，同時又覺得苔莉可憐。因為苔莉像不知道她的丈夫的祕密，還當自己是個有家庭的幸福者。

“你真的還沒有和誰戀愛過？”苔莉再笑着問克歐。

“這時候還談不到這些事。”克歐祇搖搖頭。

“我替你做個媒好麼？”

“是那一個？”

“呵啦，你還是想有個女性。真的，上了二十歲的男子也和女人一樣吧，沒有不渴想異性的吧。”苔莉在狂笑。

“祇問一問，怎麼就說是渴想呢？”克歐苦笑着說。

無邪的苔莉說的話都是這樣不客氣的。克歐就很想說，“就現在的我說，相知最久的只有你苔莉一個人。”但他終不敢說出口，他怕說出來引起了她的輕視。

“我們回去吧。夜深了。等到警察來干涉，說我們是密會的野鴛鴦時就不妙了。”苔莉又狂笑。

“有霞兒替我們作證。”克歐也笑着說。

“莫太高興了。附近的警察有認得霞兒的爸爸的喇。”苔莉這麼一說，克歐更覺得雙頰發熱得厲害。

“所以我說，她可以證明我們是乘涼來的。”

“你真辯得巧。算了，你把霞兒抱過來。”苔莉站起來了。克歐抱着霞兒走近她。一陣有刺激性的香氣向克歐的鼻孔撲來。她把霞兒接抱過去時，克歐的手觸着苔莉的汗膩的手了。祇一瞬間，他像着了電，心藏不住的在跳躍。同時他也感着一種微妙的快感。

離開了六角茅亭，他們沿着小山坡的草徑慢慢的步下去。由小徑和坡下的通路相聯絡的是一段傾斜很急的石砌。克歐走到她的前頭，

“讓我抱霞兒吧。”

“不，我自己慢慢的下去。”

“那我牽你下去好麼？怕滑倒下去不得了。”克歐有了剛

才的微妙的快感的經驗，希望再有個機會觸觸她的汗膩的手。

苔莉看見他伸出手來，忙向路側一退，她像怕他在這薄暗中對她有意外的舉動。克歐看見她退避，很失望的也不好意思的先跑下坡去了。

## 六

他們倆默默地一前一後的走出公園門首來了。才踏出公園門，克歐就向她告辭。

“到我家裏去喝了茶回去不遲吧。還有幾條黑暗的小巷子，你放心讓我一個人走麼？”

克歐不做聲的只得跟了她來。他送她到她的屋門首了，他才向她點一點頭就回學校的寄宿舍去了。

約有一星期之久，克歐沒有去看苔莉，往時苔莉有事要和他商量時，就會寄封信來或寄張明信片來請他到她那邊去的。克歐雖然硬着心不去看她，但心裏却在希望着她那邊有消息來。

距開課只有兩星期了。克歐覺得虛度過了這兩星期很可惜。快開課了。表兄也快要由鄉間出來了。黃金般的這

三兩星期應當常去看她，盡情歡笑的。受着這樣的小小的失意的支配就把這樣好的時光空過了，未免可惜。但是克歐自那晚回來後近兩個星期沒有出校門了。

——她恐怕在望我呢。我還是當做沒有那回事般的去看她吧。不，不，要去時第二天就該去的。強硬了這兩個多星期了，要得了她有相當的表示後才有臉子去了。

克歐近這兩星期爲這件事苦悶了不少，也感着了異常的寂寞。

——她是什麼樣人，你知道麼？你的表兄嫂喲！你沒有思念她的權利喲。假定她真的對你有相當表示時，不是小則鬧笑話，大則犯罪了麼？你還是對她斷念的好。這樣的變態的戀愛是得不到好結果的。克歐有時又這樣的提醒自己。

但是，但是他的心上像給她着了色，他到後來覺得有時雖有這樣的理性的反省，但是很勉強，很不自然的一種反省，沒有看見她時或對她失望時，偶然間發生的反省，一看見她之後就會完全消滅的反省。

開課的前幾天，他接到了她寄來的一封信。信裏的意思是，她接得霞兒的爸爸來信，幾天就會回到T市來。霞兒爸爸未到T市之前，她希望他能夠來談談。她信裏又說，她很望他能即到來，苔蘭在望他來，霞兒也在望他來。她在後面有

一行說，他許久不來，她們一家人都是很寂寞的。

——什麼！有信來就該早點來！怎麼挨到這時候才來？過去的兩個星期不是很可惜了麼？索性不去了！克歐覺得前兩個星期的黃金般的時光是給苔莉一手破壞了的。

接到她的信時是下午的四點多鐘。那晚上他忍耐着沒有馬上跑到她家裏去。可是那晚他通宵沒有睡着。到了第二天，挨不到吃午飯，他就在她的家裏了。

## 七

克歐看見苔莉抱着霞兒開門迎他時，他覺得很不好意思的，禁不住雙頰發熱起來。但她還是和平時一樣的對他始終微笑着。她像忘却了一切的過去。

“怎麼許久不見你來！”她又像在嘲笑他。“病了麼？”

“……”克歐祇苦笑了一陣。

克歐走進廳裏待要坐下去。

“我們到後面院子裏去坐吧。上半天那邊涼快些。”

“蘭呢？”克歐把手中的草帽放在廳前的棹上，跟着她到後院裏來。

“她才出去，就回來的。她今天也沒有習裁縫去。她買線

去了。”

院子裏祇有一張籐床和一張圓小籐棹。棹上泡好了一壺茶。苔蘭像泡好了這壺茶後才出去的。

苔莉看克歐在籐床上坐下去了後，抱着霞兒也過來坐在籐床的一端。他們雖然沒有並坐着，但他們間的距離不滿兩尺了。

“這兩星期旅行去了麼？”苔莉才坐下來就這樣的問了一句。

“天天在學校裏睡覺。”

“你這個人真妙。一個人在學校裏不寂寞？”

“沒有回去的同學有四五十個，怎麼會寂寞！你呢？”

“我？不單我，阿蘭也這樣說，你不來時我們家裏很寂寞的。”

“表兄快回來了吧？”

“是的，公司裏去信催他回來，催了兩次了。他的假期早就滿了的。不知爲什麼事遲遲不來。”

國淳是在T市的一家小銀行裏當司書。銀行的經理是他的父親的老友。他的父親遺下來的生意倒了後，這位父執就招呼國淳到他銀行裏去。

克歐接到由家裏寄來的信，約略知道了國淳遲遲不來



的原因。他聽見國淳家裏因為苔莉的事起了小小的風波。但他不能直接把這些詳細對苔莉說。

“恐怕田穀的事還沒有清理吧。今年的收穫期比較遲些。”克歐祇能這樣的敷衍。

苔莉的今天的態度不像平日那樣的活潑，像心裏有什麼放不下的事情般的。

“你今天像很沉鬱的樣子。身體不好樣？”

“……”她祇搖一搖頭。

“媽，媽媽媽。”在她膝上的霞兒打了幾個呵欠叫起媽媽來。她像想睡了。

苔莉解開衣衿露出一個乳房來餵霞兒。

克歐不敢望她，低下頭去，彼此沈默了好一會。

霞兒啣着母親的乳嘴睡下去了。

快近午了，四圍像死一般的沈寂。克歐祇聽見由遠處吹送過來的低微的蟬音。

苔莉抱了睡着了的霞兒進裏面去了。過了一會她空着手走了出來。

“外面蚊蚋多了，讓她在裏面床上去睡好些。”她說着走過來坐在克歐的旁邊。他們間的距離更近了。

她雖坐下來了，但仍然低着頭沒有話說。二人間的沈默

又繼續了好一會。

“歐叔父，你的表兄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你該比我詳細些。你不要替他隱瞞，你要正直的告訴我才對得住我。”

克歐給她突然的問了這一句，一時答不出話來。他祇睜着眼睛呆望她。

“你不單是和他同鄉，並且是親戚，你當然很詳悉他的性質。你告訴我吧。我深信你是個很誠懇的人，一定不會瞞我的。”

克歐當苔莉是聽見了國淳的家庭的狀況，想騙她是騙不過了。但把國淳的鄉間的家庭狀況告知她時又覺得對國淳不起。並且國淳常常叮囑他不要把他的祕密向她洩漏的。

“他？他是個好人，再好沒有了的人。他一點怪脾氣也沒有，氣性也很好。這些你該比我詳細的，要我再告訴你什麼事呢？”

“是嗎！男人是袒護男人的。你拿我和你的表兄比較，你愛你的表兄當然是情理中的事，不過我……”苔莉說到這裏咽住了。她的眼睛裏滿貯着水晶珠，不一會，一顆一顆的掉下來了。

## 八

出他意外的她的流淚把他駭了一跳，因為他認識她一年多了，祇看見她笑過，從沒有看見她哭。

“什麼事，傷心什麼事？”克歐着急起來了，他真不知要如何的安慰她。他想湊近前去，但翻想一想自己實在沒有這個權利。他馬上也自責不該乘人之危以發展自己的慾望。

苔莉聽見克歐這一說，她枕着隻腕伏在籐棹上，雙肩抽動得更厲害了。

幾次想把腕加在她的肩背上去問她為什麼事傷心，但克歐總覺得這種利用機會的動機是很不純粹的，很卑劣的。

苔莉哭了一會，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來交給克歐。克歐接到信，忙抽出來讀。信像是一個女人寫給國淳的，信中的意思大意是責國淳許久不到她那兒去，也許久沒有錢寄給她，暑中回鄉之前該到她那邊去也不去，她想他現在該由鄉間出來了，該快點到她那邊去，不然她就要訪上門來。

克歐讀完了信後在信箋末和封面檢視一回，都沒有住址，郵印又模糊得很，看不出是從那一塊寄來的。但他駭了一跳，因為他發見了苔莉所不知的祕密外的祕密了。他更覺

得苔莉可憐。

——表兄完全不是個人了。但克歐又想，社會上本不少拖着三妻四妾的人，但沒有人批評他們半句，假定自己和苔莉一個人對一個人的戀愛成立時，那我們就馬上變為萬目所視萬手所指的罪人了，社會上像這些矛盾的事情本是很多的。

克歐現在覺得他的表兄和苔莉結婚的經過也很有知道的必要了。他想詳細的問問苔莉，但又覺得現在不是好機會。

——把苔莉所未知的表兄的祕密告訴她吧。那麼她定會投向我的懷裏來。一般的女人發見了她的丈夫不是真的愛她時，她對她的丈夫的反抗心也加倍增強的，連克歐自己都覺得驚異，怎麼自己會發生出這樣卑鄙的念頭來。

——但苔莉這個人決不是能委曲求全地做人的妾的人。她遲早有一回會發見她的丈夫的祕密，就是遲早會同她的丈夫有一次的決裂。作算表兄有本領能夠把這些事情敷衍到底，苔莉的物質生活雖可以勉強過得去，但精神生活就太苦了。一生就這樣的在暗影中過日子，這是何等可憐的事！她赤裸裸的把她的心扉打開讓她的丈夫進來，但她祇在他的心扉外徘徊，不知道丈夫的心扉開向那一方面，這是何

等傷心的事！她是蔽着眼睛在高崖上徬徨，下面就是深淵，她的前途是很黑暗而危險的，我該告訴她的，把表兄的一切祕密告訴她的。這樣的立在危險的高崖上的女性，我是有救她，警醒她的義務！

“苔莉！……”他初次呼她的小名，但她並不介意。她此時收了眼淚了，仰起頭來睜着巨眼凝視克歐。

——不，我不能把表兄的一切告知她。告知她也可以，不過要附加兩個條件，第一是和表兄絕交，第二是和苔莉決別。第一條件還可以勉強做得來，至第二條件，在現在的我就太痛苦了。今後不能再來看她是何等難堪的事！但是告訴了她後，我和她之間的愛情繼續着增長，她或終竟投向我這邊來時，那我完全是個……至少社會的批評定說我是苔莉的拐誘者。

“怎麼你的話又不說下去？你什麼時候都是這樣的，真氣死人！”苔莉氣惱着說了後凝視了克歐一眼，表示她的憤恨。

哭後的苔莉，雙目周圍帶着紅色的暈輪，眼皮微微的浮腫起來，臉色却帶幾分蒼白。在克歐的眼中覺得此時的苔莉另具一種媚力。一陣陣由微風吹送到他的鼻孔中來的髮油和香粉混合而成的香氣把他陷於沈醉的狀態中了，他覺得

自己的身體不住地脹熱，他早想過去把她攔腰的抱一抱。但他覺着自己很危險的站在罪惡的面前時，他忙站了起來向苔莉告別。

## 九

過了幾天，國淳由鄉間出來了。克歐料定他們間在這幾天之內定有小小的波瀾發生，國淳初抵T市的一天，他到他們家裏去了一趟後，好幾天沒有到他們那邊去了。

怕他們間發生什麼波瀾，不願在他們間作調人，雖然是不到他們家裏去的小小的一個理由，但是最大的理由還是不願在國淳的身傍會見苔莉，不願由看見國淳後發生出一種可厭棄的想像——她的身體還在受國淳的蹂躪的想像。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苔莉並沒有根據那封信和她的丈夫發生什麼爭論。她像忘記了那一回事般的，又像對她的丈夫絕望了般的。

——論苔莉的性質，她決不是能容忍她的丈夫對她有這樣欺侮的行爲。雖然他這樣推想，但她近來對她的丈夫像絕了望般的。從前國淳遲了點回來，她總是問長問短的，可是近來她不關心她的丈夫回來的遲早了。他過了晚飯的時

刻還不回來，她就和苔蘭，霞兒先吃。他過了十點鐘不回來，她就先帶霞兒就寢。

克歐在這個時期中也很少到他們那邊去了。他和幾個友人共同組織了一個研究純文藝的紫蘇社，每月發行月刊一次，發表他們的創作。本來就喜歡讀小說的苔莉每次接到克歐寄給她的“紫蘇”就不忍釋手的愛讀。讀了之後也曾提起筆來做作過，自她第一次的短篇“襁褓”經克歐略加以改削在“紫蘇”發表之後，她對創作更感着一種興趣了，除了看引霞兒之外的時間都是銷磨於創作了。第二篇創作“喂乳之後”可以算是很成熟的作品，是描寫一個棄婦和丈夫離婚之後帶着一個小兒子輾轉漂流，到後來她發見了她的第二個情人，這個情人向她要求結婚時，她爲這件事苦悶了二三個月，到後來她終拒絕了她的情人的要求，望着啣着乳嘴睡在自己懷中的小兒子拒絕了情人的要求。這篇創作發表後，得了社會上多數人的喝采。但文藝界只知道苔莉是紫蘇社的新進女作家，不知道她是白國淳的妻(?)，尤不知道她是做了人的母親的女性。有些喜歡說刻薄話的青年學生就說苔莉是克歐的Sweet heart，是克歐的未婚妻。

克歐早由學校的寄宿舍搬了出來，在T市的東郊租了一所房子和友人同住在裏面經營紫蘇社的一切社務，這個

房子外面牆上就貼了一張紫蘇社的黃色條子。

國淳和苔莉間的溝渠像漸漸的深了起來，他很不常回家，有時竟在外面連宿幾晚上才回來，苔莉對他的越軌的行動像沒有感覺般的，並且還希望着國淳少和她接近少和她糾纏。

雙十節那天，克歐到她家裏來看她。他有個多月足不踏苔莉的門了。

“我當你永久不會來我這裏了的。”苔莉笑着出來迎他。

“我不常來是怕妨害了你們的歡娛的時間。”

“你還在說這些話來嘲笑人！你看，我定要復讎的！”她說了後把雙唇抿緊，向他點了點頭表示她在恨他。

他們一同走進房裏來了。克歐從前不敢隨便跑進她的寢室去的。現在他跟她到她房裏來坐了。

靠窗的書案上散亂着許多原稿紙。還有幾冊小說和文藝雜誌堆在一邊。克歐想她原來正在執筆創作，那些書籍是她的參考書了。

“阿霞呢？”

“蘭背她到外面頑去了。”

克歐走到她的案前翻她寫好了的幾張原稿紙，苔莉忙走過來奪。



“先生！此刻還看不得！做好了再把你看。”

但克歐早把那原稿搶在手裏了。他高擎起他的手。她就靠近他的胸前仰着首拚命的把他的手攀折下來。不是克歐沒有力，他早給她的氣息和香氣溶化了。有暖味的她的一呼一吸吹在他臉上時，他的全身就像醞酵般的膨脹起來。原稿給她奪回去了，他祇看見題名是“家庭的暴君。”

她還靠在他的胸前咕嚕着怨他。一陣陣的由她身上發散出來的香氣把他沉醉了，他聽不見她說些什麼。他到後來發見他是站在危險線上，纔忙急的離開她，退出來站在房門首。

## 十

這年冬國淳循例的又回鄉下去了。苔莉去年還在車站上送他回去，叮囑他能夠趕得上時要回來T市和她們母女度團圓的新年。今年呢，她並沒有留神他是那一天動身的了。

過小年的那天，鄰近的家家在燃爆竹。祇有苔莉的家裏異常寂寞的。

吃過了早飯，克歐提着一簍紅橘子兩方年糕到苔莉家

裏來。這些東西安慰了霞兒不少的寂寞。

“陳先生說要到T市來，現在到了麼？”苔莉接着克歐就問他們紫蘇社的同志陳叔平——駐×市的代表，也是常有創作在“紫蘇”雜誌上發表的人——由×市到了T市來沒有。

“三兩天內總可以到來吧。”

“他的散文真做得好。他怎麼不進文科呢？他研究遺傳？”

克歐祇點點頭。陳叔平是×市農科大學的二年生。

“小胡今年也不回家去。你們都到我這裏來過年吧。我買了副新味特，準備新年頑的。”

克歐聽見小胡，心裏就有點不快。因為小胡是個比他年數小的美少年。據苔莉說，他是她的同鄉，他常到她這邊來是為看苔蘭來的。但苔莉愈向克歐辯解，克歐愈懷疑她，因為苔莉從前不很喝酒的，現在也狂喝起來了，從前不愛晚出或到戲院去的，近來也很常晚出，和小胡一路出去到戲院看戲去了。

——看她近來有點自暴自棄的樣子。作算她不愛那個小孩子，但他們都是在性的煩悶期中……克歐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近來對苔莉為什麼會發生出這些不必要的疑心來。

也不知道自己近來爲什麼這樣的關心她的行動。

——不是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姊妹。她有她的自由，你管她做什麼。克歐氣極了的時候也曾這樣的想着自己排解。他雖然這樣想，但心裏總不當他所想的是正確。

——我不知不覺的沉溺下去了！我的精神完全受着她的支配了。我該及早反省，不然我就難在社會上立足了。可是，我往後不能見她，不能和她親近，我的生活還算是生活麼？作算是生活，也不過是留下來的一部分的痛苦生活吧。恨只恨她不該不告訴他一聲私私地把我的心偷了去。現在我的心全握在她的掌中了！

除夕的晚上他在苔莉家裏鬪牌鬪到天亮。那晚上陳叔平和小胡都一同抹牌。初一在社裏睡了一天，睡到下午四點鐘才起來。他起來略用了些點心後，又和陳叔平出去赴友人的新年招宴了。

初二的早晨，克歐睡到九點多鐘才起來。他吃過了早點就一個人趕到苔莉家裏來。走到她家裏來時祇苔蘭一個人出來迎他。

“姊姊呢？”克歐看見苔莉不在家，心裏有點不快。

“出去了。”苔蘭望着克歐用很謹慎的態度回答，因爲她直覺着克歐快要發怒了。

“到那裏去了?”

“姊姊說告訴你不得，怕你發惱。”苔蘭這句話沒有把克歐激怒，倒把他引笑了。他想苔蘭竟老實得到這個樣子，完全不像苔莉的妹妹。從前克歐就曾向苔莉說笑，

“苔蘭美得很，你替我做媒好不好?”

“要她這樣的女子做什麼?比她好的多着呢。”

“她還不美?”

“十七八歲的女兒沒有醜的。不過像橡樹膠製的人兒有什麼趣味?”苔莉的話不錯，苔蘭太老實了，太不活潑了。

克歐聽見苔蘭的說話後禁不住笑了。

“和胡先生出去的，是不是?”

苔蘭祇點了一點頭。

“阿霞也帶去了?”

苔蘭再點了一點頭。克歐聽見阿霞也抱着出去了。心裏比較的安靜下來。但再翻一翻想又覺得阿霞這樣小，決不是他們倆的監督者。他們要時，什麼事幹不出來?克歐由她們家裏走出來時心裏愈想愈氣不過。他想作算你對自己絕沒有一點愛時，也當認明白自己是國淳的表弟，他託了我來照拂你，那麼對你，我是有相當的監督權的。

但到後來他覺得自己的憤恨的動機完全是醋意，他也

覺得自己有這樣的態度是太卑鄙了。

——我自己錯了機會。她不是有幾次向我表示，和我接近麼？我自己太無勇氣了，我太和她疎遠了。她對表兄早沒有愛了，她由表兄把愛取回來了。她在等着接受她的愛的人。她當我是個候補者。現在她知道我是怯懦者，無能力接受她的愛。她向他方面尋覓接受她的愛的人，論理是無可苛責的！目下的問題只問你自己真的愛她不愛她。愛她時就快些把她由小胡手中搶回來。不愛她時你就以後莫聞問她的事好。

## 十一

克歐自大年初二那天回來後，又有一個多月不到苔莉家裏去了。在這一個月的期間中。他想表兄也該回T市來了，就去也沒有什麼意思了，索性莫理她吧。在這期中苔莉也曾寫了幾封信來，說要他去和她商量什麼事；但他終沒有覆她一封信。

他有幾次由學校回到社裏來都聽見當差的說苔莉曾來看他，聽見他還沒回來就走了。克歐也很想見她，但再一翻想覺得還是趁這個機會切斷了兩人間的纏綿的情緒的好。

料想到兩個人再這樣的敷衍下去，到後來彼此都不得好結果的。所以他有意的規避她，一早就出去，到傍晚時分才回來，吃了晚飯後又出去，到十一二點鐘才回來。

二月中旬的一天，他接到了她一封很憤恨並且很決絕的信，她信裏說，她一點不明白他爲什麼這樣痛恨她，不理她；作算她對他有什麼失禮的地方也得明白告知她，讓她改過；她祇有常常思念他的記憶，並沒有對不住他的記憶；作算他覺得她有對不住的地方時他也該原諒她。最後她在信裏鄭重地說，希望他能在最短速的期間內去看她，並替她解決一件疑難的事件。

克歐讀了這封信後不能不到她那邊來了。他在門首敲了一會門，但打開門迎他的不是筈莉，也不是苔蘭，却是克歐不認識的老媽子。

“你是新來的媽子？”

那個老媽子微笑着點了點頭。克歐轉過臉來望裏面。苔莉不像平時一樣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廳前笑着迎他了。

克歐心裏有點不高興，但又不好轉身回去。他元氣頹喪的步進廳裏來了。

——她自己心裏不好意思，却用這樣的態度來先發制人的。克歐站在她的房門首看見她坐在床前的矮椅子上垂

淚。蚊帳垂下來了，阿霞像睡着了。

“你來了麼？”她祇抬一抬頭就低下頭去揩淚。克歐來時本打算不先開口的，現在不能不先說話了。

“你爲什麼事這樣的傷心？”克歐把手杖和氈帽放在一邊，在靠窗的一張藤椅上坐下來。

苔莉聽見克歐問她，更哭得厲害，她用隻腕枕着頭伏在床沿上，雙肩不住地聳動。

“什麼事？到底爲什麼事？難道我來錯了麼？”

“你不情願來我這裏你就回去吧！等我死了……”苔莉說到這裏，更悲痛的哭出聲來了。

“誰說過不願意來！？你不喜歡我來我才不來！”克歐很倔強地說。

“誰又說過不喜歡你來！你自己疑神疑鬼的！”

克歐本想把小胡的事責問她的，現在聽見她說了這一句不敢再向她提小胡的名字了。

克歐大胆的隻手拍着她的肩膀，隻手拿一條手帕要替她揩淚，她才住了哭。

“誰要你揩！”苔莉站了起來向着他笑了，但腮上的淚珠還沒有盡乾。

“蘭兒呢？”

“回我母親那裏去了。後天才得回來。你今晚不回去使得？”苔莉說了後向他一笑。

“我要回去。瓜田李下，犯不着給人說閒話。”克歐也笑着說。

“你這個人無論什麼事都向惡方面解釋。你放心吧。”苔莉也笑了。“你太看不起人了。”

克歐今天果然在苔莉家裏吃晚飯了，和苔莉對坐着吃。吃了晚飯後一直談到九點多鐘才起身回去。

## 十二

再過了幾天，克歐也接到了他的表兄的信。這封信是來報知他，他的姑母——國淳的母親——於三星期前逝世了。母親死了後的家庭再不許他有住T市的自由了。他希望克歐能在春假中送苔莉母女回鄉下去。前幾天晚上苔莉要和克歐商量解決的事也就是這件事。

“看霞兒的爸爸來信的口氣，他家裏像還有人般的，若真另有女人時，我就沒有回去的必要了。”

“……”克歐在這時候祇能沈默着。

“你這個人一點勇氣也沒有。告訴我怕什麼呢？人類又



不是狗，又不是貓。這邊妍一個，那邊偷一個，也還像個人麼？你也忍心看着我當狗當貓麼？”

“我有我的苦衷，你該原諒我。因為我對你太親密了。”

苔莉點了點頭後，

“那你春假期中送我們回去麼？你若回家去，我就跟你到鄉下去看看也使得。如果他家裏另外有人時，我就馬上回T市來。”

“……”克歐祇搖搖頭。

“爲什麼？”苔莉睜着她的巨眼望他。

“我們春假要到南洋旅行去，不得回家。”

“到南洋去？幾時才得回來？”

“來回恐怕要費三四個月的時日吧。”

“要這麼久？”苔莉很失望的問。

“要遊歷十多個埠頭，各埠停留一星期也就要三個多月的期間了。兼之來往的路程，恐怕要四個月以上的工夫呢。”

“那麼我只好在T市等你吧。”苔莉的眼波紅起來了，她低下頭去。

“還要等一個多月呢。我不是就要去的，你傷心什麼？”

“遲早還不是一樣去的。”苔莉的淚珠一顆一顆的掉下來了。

“你無緣無故的又傷心起來做什麼？你該保重你自己的身子。”

“爲誰？爲霞兒？”

“也要爲你自己！”

“我是前途完全黑暗的人了。”苔莉說了後再掉下淚來。

“那不能這樣說！運命本來可以自己改造的。”

“真的麼？”苔莉忽然仰起頭來凝視着克歐。

克歐給她這一問，又覺得自己說得太快了。

“總之，我希望你以後對世情達觀些才好。”

“我問你，前途沒有希望，沒有目標的人也能改造她的運命麼？”

“到了有希望的時候，發見了目標的時候也未嘗不可以。”

“那麼，我就等那一天到來吧。等到前途最有希望的一天，發見了目標的一天！”

克歐要動身赴南洋的前兩晚到苔莉家裏來辭行。苔蘭也由她母親那邊回來了。一連下了兩天雨，氣溫很低。阿霞睡了，他們三個圍着檯上的一個洋燈談笑。苔蘭有時參加幾句話，她祇把她的全副精神用在她的裁縫工事上。

“歐叔父，南洋不去不行麼？”苔莉斟了一杯熱茶給克

歐。

“這回的商業實習是必修科目，要算成績的。”

“學什麼商業？你就專寫你的小說吧。”

“對小說我還沒有自信。在中國想靠小說維持生活是很難的。有一張大學的畢業文憑在社會上比較容易找飯吃。社會如此，沒有辦法的。”

“結局還是麵包問題！麵包問題不先解決，其他的問題是提不到來討論的。”苔莉歎了口氣。

“……”克歐祇低着頭。

“你們男人真沒有志氣！像我這樣無用的女人也不至於餓死吧。你們男人怕找不到飯吃麼？”苔蘭聽見他們談及麵包問題，從旁插了這一句。

克歐惟有苦笑。

“你們男人的思想到底比女人長遠。男人的名利慾就比女人大。無論如何重大的事物都不能叫男人犧牲他們的名利！我們女人就不然。女人所要求的，在名利之上還有更重大的東西。”

“那是男女性上的根本的異點。因為男人是主動的，女人是受動的。女人的責任比男人的小的緣故。”

“那是什麼東西呢？”苔蘭抬起頭來笑問她的姊姊。

“你做你的工夫！要你多嘴做什麼？”苔莉笑罵她的妹妹。

“我告訴你好麼？”克歐笑向着苔蘭。

“也不要你多嘴！你莫教壞了天真爛漫的女孩兒。”苔莉再笑着禁止克歐說話。

過了兩天，苔莉，苔蘭輪抱着阿霞到T車站的月台上來送克歐。苔莉洒着淚答應克歐替他照料社務後，火車就開始展輪了。

### 十三

克歐由南洋回到T市來了。那晚上他在T江酒店的三樓上整晚沒有睡，到了黎明時分才歇息了一忽。等到他睜開眼睛時，腕上的手錶告訴他快要响八點鐘了。

茶房打了臉水上來，他匆匆地洗漱。洗漱完了就換衣服，他換上了一套瀟灑的西裝，戴下巴拿瑪草帽，提一根手杖走了出來。

他把房門下了鎖，把鑰匙交給那個茶房後一直向樓下來。

工商業繁盛的T市一年間遇不到幾天晴明的日子。坐

在高深的洋房子裏面看不見天日，所以晝間還是開着電燈的。二樓比三樓更幽暗，晚來的電光還沒有息。扶梯下幾個茶房東橫西倒的臉上在流着膩汗呼呼的睡。二樓的空氣也比三樓渥濁，一股臭氣——像由輪船大艙裏發出來的臭氣，直向克歐的鼻孔撲來，他快要嘔出來了。

由旅館出來後，在道傍站了一忽拚命的吸取新鮮空氣，他的精神也爽快起來。幾輛貨車在街路上來往，還有一個賣豆腐的和二三個叫賣油條的小童。

他在電車路傍站了二十多分鐘，有一架電車駛到來了。他跳上車去，車中沒有幾個搭客，一個老婦人，一個商人模樣的三十多歲的男子，還有幾個提着書包上學去的中學生。

電車在街路中央疾走，克歐望見兩側的店門什九沒有開。電車到了仙人坡下，他換乘了駛向東公園的電車。再過了二十多分鐘，他站在東公園門首了。他在公園門左側轉了灣，穿過了幾條小巷，走到N街來了。全是民房，祇有幾間小店的N街是很寂寞的一條小街道。克歐走進這條街路上來時心房就不住地顫動，同時發生出一種戀戀的心情。他覺得這條街道的任何一家的房子，街道上的任何一顆砂石都是很可愛的。

一家小小的房子站在克歐的面前了。他敲了門就聽見

阿蘭的“來了”的聲音。

克歐在廳前站了一忽，躊躇着不敢就進苔莉的房裏去。因爲苔蘭告知他苔莉還在睡着沒有起來。這時候阿霞由房裏走出來。

“啊呀！阿霞長得這樣大了！”克歐走前去把她抱了起來，他聽見苔莉的微弱的聲音了。

“請歐叔父進來坐吧。”

克歐抱着阿霞走進苔莉的房裏來了，房裏兩個窗扉都打開着，空氣很流通，光線也很充足，絕不像是病人的房子。

苔莉臉色蒼白的枕在一個棉枕上。她望見克歐，她的心房好像起了意外的激烈的顫動。微微的慘笑在她脣上浮了出來。

他和她彼此癡望了一會都沒有話說。不是沒有話說，大概是想說的話過多了，無從說起。還是阿霞先開口給了他們一個開始說話的機會。

“歐叔父，帶我到外頭頑去。”阿霞隻手揉着她的眼睛，張開她的小口連打了兩個呵欠。

“歐叔父才回來，你就這樣的鬧，他以後要不來了！快下來，跟蘭姨到後面院子裏去玩。安靜點！”

“你的精神好了些麼？今天身體怎麼樣？比春天就瘦減了許多了。”

雙行清淚忽然由苔莉的眼眶流出來。她低了頭。

苔莉望見阿霞還在克歐腕上，她忙叫阿蘭。阿蘭像在火廚下，不一刻走來了。

“你措阿霞出去買些點心回來。”她說了後又望克歐，“你早上起來沒有吃什麼吧。”

克歐也覺得有點餓了，點了點頭。可愛的阿霞聽見買點心忙伸出雙腕來親向苔蘭要她抱。引得苔蘭笑起來了。阿蘭笑時和她的姊姊笑時一樣的可愛。

#### 十四

苔蘭引着阿霞出去了。祇剩他和她兩個人了。

“你坐吧。你把那張矮椅子移到這邊來。坐近些，好說話。”苔莉說了後向克歐微微地一笑。

“說話多了，怕你的精神來不及呢。”

“我沒有病了。我的精神早恢復了。昨晚上聽見你回來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大半了。”

克歐把那張矮椅子移近她的床前。他不忙坐下，走到

床前把這一面的帳門掛起來。沒有遮住的她的～雙白足忙伸進回字紋褐色羊毛氈裏去了。她的臉上淡淡地起了一陣桃色，嫣然的向他一笑。笑了後還是紅着臉低下頭去。

——你看這種態度，完全是個處女的態度！誰說她是做了人的母親的！這種羞怯的態度多可愛，多嬌媚！克歐望着苔莉，週身發熱。他想我們間的愛到了成熟期了，我該湊近前去擁抱她了。她決不會厭惡我，這是可斷言的。作算她怕社會的批評不敢和我親近，但她決不致使我面子上下不去，我今就鼓着勇氣向她表示我對她的愛吧。她決不會拒絕我吧。平時她或因羞怯而躲避，現在在病中的她，祇能任我……克歐的心房突突的跳躍，週身也不住地脹熱。

“苔莉！……”他祇叫了她的名字，說不下去了。

苔莉仰起頭來，把驚疑的眼睛望着他，待他說下去。克歐給她這一望，雙頰通紅的反說不出話來了。他這時候祇不客氣的把苔莉飽看了一會。她的臉色蒼黃了許多，眼睛的周圍圍着一重紫黑的色暈，口唇呈淡紫色，鬢髮散亂，克歐想，苔莉的此時候的姿態在普通的男性眼中決不能算是個美人，但在我，除了她世界上再無女性了，他此刻才明白他所渴望的完全是她的肉身，除了她的肉身之外雖有絕世的麗



妹也難滿足他的渴想。

“儘望着人的臉做什麼事！”苔莉惱笑着說。

“瘦是瘦了些，但是比春間更美了。”不可遏制的一種自然慾逼着他坐上苔莉的床沿上來了。苔莉略向裏面一退，讓出點空位來給他坐。她並不拒絕他的親近。

“撒謊！病得不像個人了。我自己在鏡裏看過來，完全由墳墓裏再抬出來的死屍般的。還有什麼美！你這個人總不說實話，所以我……”苔莉說到這裏深深地歎了口氣，眼淚再撲撲簌簌地掉下來。

克歐看見她傷心，後悔不該隨便說話。他這時候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了。他想，能安慰她，同時又可以安慰自己的方法唯有趁這個機會——苔蘭她們還沒有回來——和她親近親近，最少，親個嘴吧。

——不行，不行！無論如何這件事是做不得的！慢說這是種犯罪行爲，現在懷有這種念頭，自己都覺得太卑鄙了。經這一吻之後自己的前途祇有死亡或沉淪兩途了！快離開她，我現在站在下臨深淵的危崖上了。……但睡在他面前的苔莉像在向他不住地誘惑。他又覺得自己的飄搖不定的精神，除了苔莉無人能夠替他收束。他的徬徨無依的心也非得苔莉的安撫不能鎮靜。

——遲早怕有陷落的一天。除非我們以後永不見面！但這是明知不可能的。我們若儘維持着這種平溫的狀態，我們都要苦悶而死，這是預想得到的。我們若再深進，在她還可以理直氣壯；在我是要受人的指摘和惡評了。戀愛這種無形的東西是很難用于抵禦社會一般的批評。作算我和她向社會宣佈正式的同棲，在法律上雖是正當的行爲；但在中國的社會不能不說是破天荒的創舉。到那時候有誰能諒解我們是戀愛的結合而加以同情呢？

苔莉看見克歐沈默着許久不說話，

“對不住，你才回來，我該歡喜才是。你看見我這樣愁眉淚眼的，很覺得討厭吧。”她用袖口揩了眼淚後勉強的笑出來。

“那裏！我把你引哭了，我才真的對你不住。在病中的人，神經比較的脆弱，容易傷心。這是于身體不很好的，你要自己留意。”克歐大膽着伸出隻手來牽她的手。她也不拒絕的伸出隻手來讓他緊緊的握着。

“手腕也瘦得這個樣子。”克歐把她的袖口略向上撩，給幾條青筋絡着的蒼白的手腕前半部在他眼前露出來了。克歐還想把她袖口往上撩。

“啊啦！”苔莉臉紅紅地把臂腕往後縮。“這樣髒，這樣

瘦，怪難看的。我兩星期沒有洗澡了。”

“對不起！”克歐也臉紅紅的，“太失禮了。”

“我是不要緊的。不過……”她的臉色更紅潤起來了，禁不住向克歐嫣然地一笑。

“你喜歡時，讓你握吧。”她說了自己把隻手的袖口高高的捲起，可愛的皓腕整部的露出來了。“你看瘦成這個樣子，瘦得看不見肉了。”她紅着臉避開他的視線。

“多美麗，多潔白的臂！”克歐也覺得自己太卑鄙了，但一種燃燒着的自然慾驅使他摩撫她的臂腕。

兩個人握着手沉默了一會，苔蘭揸着霞兒回來了。

## 十五

預想到未來的社會的制裁和非難，克歐終沒有勇氣向她有更深進的行爲，也沒有把自己對她的希望向她表示。但自那天回來後，他感着異常的苦悶——在由南洋回航的途中，每想念她想念至興奮的時候，自己也曾決心這次回到T市之後非擁抱她不可了，一切的社會的非難可以不聽，未來的沉淪也可以不管，只要我們以爲能度我們的有意義的生活，有人氣的生活。我已經達到這樣的境地了——除了她活

不成功的境地了。恐怕她對我也是這個樣子吧。

——不知爲什麼緣故一看見她我的勇氣就完全消失了。無論如何未得她的同意之前，總不敢向她有握腕以上的行爲。握腕是得了她的同意的了。她不是早向我表示了麼？“你喜歡時……”不是對我表示她的同意麼？克歐那天下午回到T江旅館來後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想，覺得自己今天是錯過了機會了。坐在她的身傍邊，握着她的腕，距苔蘭回來還有半點多鐘的時間，她的病也好了大半了……我真錯過了機會了！

——你這個人真無恥！你怎麼會發生出這種卑劣的念頭來？乘她在病中去強要她，這還是個人幹的事麼？幸得對她還沒有什麼粗暴的舉動，不然她以後要看不起我了，要鄙視我了。不，不，她決不會看不起我，作算我對她有什麼表示……她不是說“你這個人太本分了，一點沒有勇氣”麼？自己反問她“什麼事？”時，她不是說“你像個感覺很遲鈍的人”，說了後歎了口氣麼？

“克歐翻來覆去的想了半天，到後來還是覺得機會大可惜了。他想，苔莉現在定在流淚呢，她恨我不能理解她，拒絕了她的表示，不和她親近，不和她擁抱，不和她接吻……的確，她是在渴望着男性的擁抱。

克歐又想到臨走時苔莉和她說的話了。

“你就搬過來住吧。空租社的房子，多花費。並且霞兒的爸爸也同意，他看見我決絕地不回鄉下去，只得讓我母子住在T市，他說過了年定出來看我們，要我請你搬過來住，有什麼事發生時家裏少不得男人的。”

“讓我考慮一下。”

“考慮什麼。你怕我麼？你放心罷，我決不侵害誰的自由。”苔莉笑着說。

“不是這樣說法。不過……”

“不過什麼？”苔莉緊追着問。

“我和你們是親戚，並且我和你也太親密了。我們雖不至于做出不能給人聽見的事來，但恐怕社會還是要猜疑我們的。”

“那你以後再不來看我們了！是不是？”

“來看你們是很尋常的事。”

“那麼，我們祇問我們的良心。能不能給人聽見，能不能給人知道，我們是無能過問，也可以置之不理的。我們祇問我們心裏有沒有不能給人知道的念頭。有時，難怪社會猜疑，沒有時，不怕社會的猜疑。”

克歐禁不住雙頰發熱起來。他想自己還是想搬來的，自

己的心早握在她的手中了。他又想自己太卑怯了，趕不上她的誠摯，也不能像她一樣的有勇氣。

——我愛她是很正當的！怎麼我這樣的卑怯怕給社會曉得呢？你愛她不算罪！你想不給社會知道密地裏愛她，這才是罪！還沒有決心完全對女性負責任以前，你是不能向她表示愛，也不能要求她的愛！

“苔莉，我不再對你說謊了，我實在有點愛你。我搬到你這裏來就像住在噴火口傍邊，遲早要掉進火口裏去的。到那時候怎麼辦呢？”克歐很想說出這幾句話來，但握着她的上半腕時打了一個寒抖，默殺下去了。

紫蘇社的幾個友人星散了也是一個原因。並且苔莉說社裏的一位S君對苔莉常懷着野心，對苔莉有過不自重的表示；這又是一個原因。克歐實在不想回學校的寄宿舍去住。他在T江酒店住了兩天之後到第三天跑到苔莉家裏來覆信，等她病完全好了後他就搬過來。

## 十六

病後的苔莉比從前的風姿更娟麗了。替克歐掃除房子，替他整理書籍，替他摺疊衣服，一切操作都由她經手，決不

讓給她的妹妹做，望着慇懃地操作的苔莉，克歐覺得她又另具一種風緻——年輕主婦所特有的風緻。她洒掃着在他面前走過時，就有一陣香風——能使他沉醉的香風向他的臉上撲來。

一天早晨克歐抱着霞兒從外面散步回來，看見苔莉在他的房裏替他整疊被褥，疊好了被褥後又把克歐換下來的衣服一件一件的拿出去浸在水盆裏。過一會又由廚房裏拿了一把掃帚進來替他掃除房子。

“媽媽，休息一休息吧。”克歐替霞兒喊苔莉做媽媽了。

“啊呀，啊呀。儼然主人公的口脛了。”苔莉笑說了後，紅着臉看了一看克歐，隨即低下頭去。

克歐才覺得自己太不謹慎了，也雙頰緋紅的。苔莉像知道克歐不好意思。

“就不認識我們的人來看，也不相信吧。這樣老的主人婆不會有這樣年輕的主人公吧。他們都會猜我們是姊弟吧。是的，前幾天鄰街的鄒太太過來頑，她看見你也是這樣的問，問我，你是不是我的弟弟。”苔莉笑着說。

“我就叫你姊姊吧。叫表嫂就不如叫姊姊方便些。以後我就叫你姊姊了。”克歐也笑着說。

“你不見得比我年輕吧。你是乙未？”

“不，屬馬的。”

“那麼，我還比你小一歲，外面上看，我就比你老得多了。是不是？”

“不見得。”克歐搖搖頭。“你還像個十八歲的觀音菩薩。”他笑着說。

“等我過來撕爛你的嘴。”她真的笑着走過來，伸手到他的臉上來。克歐忙躲過一邊，苔莉又趕上去。她笑得腰都酸了，走近他的身傍，伏在他肩膀上還不住地笑。那種有刺激性的香氣薰得克歐像吃醉了般的。他若不是抱着霞兒，早就攔腰把她抱近胸前來了。

霞兒看見她的母親笑，也跟着笑，聽見苔蘭由火廚裏出來的足音，苔莉忙離開他的肩膀，從克歐手中把霞兒抱了過去。

——她的表示不單過于急進，也很大胆的。我的運命已經操在她的手中了。一切任牠自然而然吧。人力是有限的。你祇有兩條路可走了，不即日離開就快一點向她要求你的最後的要求吧。這種不冷不熱的態度決不是個辦法。

“菜弄好了？”克歐聽見苔莉問苔蘭，才從默想中驚醒過來。

“都好了。你們到外面吃飯去吧。”苔蘭抱着一個飯甌向



廳前來，他們也跟了來。

克歐坐在苔莉的對面，佔有主人的席位。每次吃飯時，他覺得他像個有了家庭般的人了。對苔莉祇差一步的距離，但由不認識他們的一般人看來，他完全是她的丈夫了。

吃了早飯後，他挾着書包上學去。苔莉抱着霞兒送出去。他們走出N街口來。

“霞兒，回去吧。歐叔叔去買東西給霞兒，立刻就回來。”

霞兒那裏肯聽她的母親的話。她一面掙扎一面哭說要跟克歐去。

“不得了！”苔莉抱着霞兒再跟了來。街路上的人在望他們。克歐有點不好意思。但他看苔莉的態度是很自然的。

“你家的老爺在那一家公司辦事呢？”街路傍的一個老婦人在問苔莉。

“不是到公司裏辦事。”苔莉很自然的答應那個老婦人。但她並不辯正——並不辯正他不是他的丈夫。

“那麼，到衙門裏去的？”

“到學堂去的。”

“真幸福，有這麼年輕的老爺。”老婦人說了後自跑了。

苔莉祇紅着臉向克歐微笑。克歐也臉紅紅的祇低着頭向前走。

苔莉抱着霞兒送克歐到電車路上來了。那邊來了一輛電車。他要上車了，他大胆的走近苔莉身邊向霞兒的頰上吻了幾吻，他的鼻尖幾次觸着她的右頰。

“霞兒，歐叔父要去了喲。”

一陣暖香撲向克歐的鼻孔裏來。若不是站在大馬路上，他定摟抱着她親吻了。他坐在電車裏如癡如醉般的，他想，那時候馬路上並沒有什麼行人，不該錯過了這樣好的機會的。

## 十七

那天下午還沒有到兩點鐘他就趕回來了。他覺得過了三四個時辰看不見她時，心裏就不舒服起來。

——我終於陷落了！

克歐回到N街時，打開門迎他的不是別人就是他在切想着的苔莉。他在途中就想今天回去決不再顧忌什麼了，定要求她接吻了。但是苔莉才打開門，祇望了望克歐的臉後忙躲在一邊。

——她像知道我對她想有什麼表示般的。平時她就不是這樣的遠遠地躲開的。莫忙，等一會她要送開水到我房裏

來的，那時候再擁抱她吧。

克歐望了望她就回房裏來。她始終微笑着不說一句話。他把書包放下，把長褂子除了，就往床上斜靠着被堆躺下去。他週身發熱般的焦望着她進來。

——最好不要抱着霞兒進來。抱着霞兒進來時就有點麻煩了。她在黑夜裏苔蘭和霞兒睡熟了後也曾到我這裏來坐談過。她問我要不要熱茶喝，也問我要不要點心吃。她也在这床沿上和我並坐過來。我握過了她的手，我摩過了她的背，我的隻手也曾加在她的肩上，她也曾斜着身軀靠到我的肩膀上來。那晚上我何以會笨得這個樣子，把好好的機會錯過了。那晚上我何以會這樣的胆小，不趁那個機會摟抱着她要求接吻。

克歐等了好一會，還不見苔莉到自己房裏來。他想，平時我由學校回來，她定跟了進來的。怎麼今天像預知道自己另有心事般的故意不到自己房裏來。他等得不耐煩了，不能不由房裏踱出來。他聽見她進廚房裏去了的，他滿臉紅熱的走到廳後的門邊來。同時他也感着一種羞恥。他喊了她一聲後，她在廚房裏應答了，但不見出來。

“阿蘭呢？”

“上街買菜去了。”她還是在廚房裏答應，不見出來。

“霞兒呢？”

“睡着了。”

克歐想進廚房裏去。但馬上又覺得這種行爲太可恥了，並且他感着自己的兩腿忽然的酸軟起來不住的顫動。他終沒有勇氣到廚房裏去。

“你在裏面做什麼？”他的聲音顫動得厲害，他背上同時感着一種惡寒。

“燒開水。”她還不出來。

“你來！我有件事告訴你。”

“什麼事，”她走出廚房門首來了，但不走近他的身傍。她微歪着頭向他媚笑。她的態度半似嬌羞，半似暗暗地鄙笑他。

“請到我房裏來！”克歐的聲音愈顫得厲害。他這句話差不多吐不出來。他的胸口像給什麼東西填塞着，呼吸快要斷絕了般的。

他回到房裏來了。她雖然跟了來，但在房門首就停了足，不進來。

“你爲什麼不進來？”克歐坐在床沿上再顫聲的問她。

“……”她祇臉紅紅的微笑着低下頭去。

“進來吧！”

“我害怕!”

“害怕什麼事?”他有點懼她了。

“這房子裏除了我們，再沒有一個人，我有點害怕。”

“那麼你怕我?”

菩莉點了點頭，

“你今天回來得特別的早，你的眼睛也比平日可怕。我怕看你的眼睛。”

——啊!我的眸子已經把我今天的心事表示給她看了。我錯了，我不該對她懷有這種奢望的。她真的像愛她的弟弟一樣的愛我吧。我不當對她有不純的思想的。她不能像我愛她一樣的愛我。這完全是我觀測錯了的。

克歐雖然這樣的反想了一會，但他週身還是像燃燒着般的。站在房門首的菩莉今天在他的眼中就像由月宮裏降下凡塵來的仙女。

他跑近她的身傍來了，她想躲避已來不及了。

“給我一個……”他撲抱着她了，把嘴送到她唇邊來，但她忙用隻手掩着口，把臉躲過一邊。

“不好，不好的。克歐，快不要這樣!”

她給了他一個——不是Kiss，是一個大大的失望!他臉色蒼白的退回到床前躺下去了。

## 十八

那晚上的晚飯時分，他就不想出來陪她們吃，但他說不  
出不吃飯的理由來，經苔蘭再次的催促，他只好出來陪她們  
吃。每天吃飯時都有兩個美人陪着他吃，和他很多說笑的。  
可是今天他和苔莉都默默地吃，一句話也沒有說。苔蘭看見  
他們不說話也不便提出話來說，她也默默地提起筷子來把  
飯向口裏送。

克歐今晚上少吃了一碗飯。吃完了第一碗飯就回房裏  
來。過了一刻，他穿上了外衣走出來。

“我今晚上怕不得回來。”他望着苔蘭說，他再不看苔莉  
了。

“到什麼地方去？”苔莉忙站起來問他。

克歐像沒有聽見苔莉的話，急急地走出去了。苔莉癡望  
着他出去，她覺得剛才的確太使他難受了。

——他回來時依了他吧。怪可憐的小孩子。自己也是這  
麼樣希望着的。遲早是要給他的……她看不見克歐的後影  
還在站着癡想。

“姊姊，什麼事。他爲什麼氣惱得話都不說了？”

“知道他!?”她雖然這樣說,但同時感着一種酸楚。

苔蘭像有些知道近來她的姊姊和克歐間的空氣有點不尋常,也不再追問了。

聽見霞兒醒來了,苔莉忙回到自己房裏來。霞兒過了兩週歲了,但還沒有斷奶。她解開衿口把乳房露出來便回憶到克歐才搬了來沒有幾天的一晚上的事了。他初搬了來,一連幾晚上她都抱着霞兒到他房裏來玩,有時喂着乳走進來。

“這麼大的乳房!”雪白膨大的乳房給了克歐不少的誘惑,他失口歎美起來了。

“現在沒有奶了,不算得大。霞兒還沒有滿週歲時比現在還要大。你看,現在這樣的鬆了。”她一面說一面把第二個乳房也露出來。這時候她是半裸體的狀態了,這時候克歐也壯着胆子過來按了按她的乳房。

“不緊了,是不是?”

克歐這時候像吃醉了酒,說不出話來,祇點點頭。他乘勢伸手到她的胸口上來。

“不行!討厭的!”她笑惱着說。他忙把手縮回去。

苔莉回想到這一點,她對他感着一種不滿足。

——他太怯懦了。我的表示拒絕何嘗是真的拒絕他。我是想由我這種拒絕引起他對我的更強烈的反作用。但是他

一碰着我的拒絕的表示就灰心了，就不樂意了。他這種怯弱的態度，不能引起人的強烈的快感的動作，未免使人失望。

她愈想愈興奮起來。由克歐又聯想到胡郁才來了。論肌色，小胡比克歐潔白，由一般人看來都肯定他是個美男子。論歲數，也比克歐年輕。

——他比克歐的胆子大得多了。他對苔蘭對我都是一樣不客氣的。那個人除非莫表示，表示了後就非達到目的不可的。在電映戲場裏並坐着就常常伸手到人的腰後或胸前來。有一次他也和今天的克歐一樣要求我的接吻，我也拒絕了他，但他死不肯放手。用腕力來制服我，把我的頸部緊緊的摟住不放，觸着了我的唇才放手。他的舉動的確比克歐強烈。但他平時的舉動和說笑時就沒有一種男性美。並且週身塗着香粉，時時發出一種女性臭味。看他就俗不可耐的。他這個人始終嬉皮笑臉的，他像永不會發怒的。他這種人是沒有做家庭的主人翁的資格。他只圖性慾的滿足吧。暑假期中他竟跑了來向我作最後的要求。自從那次給我斥退了後，他許久不來了。現在克歐搬來了，他更不願來了。現在想來，他的癡狂的狀態，強烈的舉動，當時雖然有點討厭，但過後想來也有耐人尋味的地方。

苔莉早就想由克歐和小胡兩個人中揀一個作永久託身



的人，她不遲疑的先揀了克歐。不幸的就是名義上和克歐是親戚，在社會上由這樣的名義就發生出種種阻礙——他們倆間的戀愛阻礙來。若揀小胡，那就很神速的可以成功，社會也不能加以不道德的批評。不過小胡太年輕了，恐怕將來兩人間發生出歲數的懸隔——容貌的懸隔時，就無幸福可言了。第二是小胡缺少男性的勇氣。她恐不能長期間尊奉他爲一家庭的主人公。等到發見了他無作家庭之主的資格時，以後的家庭幸福就難維持了。第三小胡雖然貌美，但沒有一點風雅的態度，對文藝的理解一點也沒有。對文藝沒有一點理解的人就失了人生的真意義了。

——還是等克歐回來時，允許了他吧。苔莉這時候覺得克歐是她的唯一的愛人了，在這世界裏再找不出第二個理想的男性來了。

## 十九

苔莉近來感到性的寂寞了，由性的寂寞就生出許多煩悶來。受了這次克歐給她的刺激後，她的性的煩悶更深也更難受了。她幾次都想自動的向克歐求性的安慰，但恐怕遭了他的意外的輕視。並且翻想一回又覺得女性是不該有此種

無責任的享樂。一句話，她是渴望着克歐給她一個保證——以後對她的身體完全負責任的保證。她得了這個保證時，她的身體也就可以一任他的自由。

克歐一連兩天不回來，苔莉就有點着急。但也沒有方法，自己又不便出去到他的友人處打聽他的行蹤。

——他總不至因這小小的事件自殺吧。他真的自殺了時，就可以證明他是愛我到極點了。那麼他死了後，我也可以爲他死。最少，我是不再和別的男性同棲了的。

但是到了第三天的下午，克歐回來了。苔莉姊妹都微笑着出來迎他時，他也不能不以微笑相報。

“這幾天到那裏去來？又到什麼地方去旅行了麼？”克歐常常說要旅行，也曾邀苔莉一同旅行去，所以苔莉這樣的問他。

當着她的妹妹的面前，他不能不答應她了。

“S港。”

“真羨慕！秋的海濱，很好玩吧。我也想去走走。”克歐祇笑了一笑向房裏來，苔莉把霞兒交給苔蘭抱，自己跟克歐進來。苔蘭抱着霞兒往後院裏去了。

他和她一同走進房裏來時，她走近他面前要替他除外衣。

“不，我自己會……”

“你還在惱我麼？”苔莉笑着問。

“不，我惱你做什麼？”他也笑着說。

“但是你走了幾天了，你的脾氣我真怕。”她把他的外衣解下來就在他的床上替他摺疊。一種有刺激性的香氣又把他包圍起來了，他像塊冰消溶在溫水裏面了。他禁不住坐近她身傍來。

“早曉得你會氣惱到這個樣子，我該給你……”她說到這裏仰起頭來向他嫣然的一笑。

“什麼？”他像沒有聽見他說的話，又像故意的反問他。

“啊啦，你還在裝不知道。”她把他的外衣疊好了，遠遠地坐在床沿的那一邊。

“什麼事？”

“前天的事你忘了？”苔莉湊近他，差不多和他膝部接膝部的了。出乎她的意外的就是他像無感覺般的對她遲遲的無表示了。他祇癡望着她的臉。

“你前天不是對我……怪不好意思的。”她低下頭去。

但克歐祇搖搖頭。這時候她反覺愕然。她深信他的心是一天一天的向她接近，怎麼忽然的發生了一重薄膜呢——在他倆的心房間發生了一重薄膜呢？她想，非快叫他恢復從

前的狀態不可，非把才發生出來的薄膜除去不可。

她的一雙皓腕攬在他的頸上了，把有曲線美的兩片紅脣送到他的嘴上來。更使她驚駭的就是他像她前天拒絕他一樣的拒絕她了，他忙把她的臉推開。

“片面的愛是終難成立的！你並不愛我，並不是誠摯的愛我，你是怕我惱你才愛我的！有何意義？”他很殘酷的對她說了後，他也知道自己所說的話無成立的理由，他也想馬上把她摟抱過來狂吻她。但他覺得就樣的恢復原狀是太便宜了她，自己也不能得滿足的強烈的快感。就這樣的和她講和，那麼我們的愛祇是微溫的愛，我所感到的快感也祇是微溫的快感。要我們間的愛促進到騰沸點時，非對她加以相當的虐待不可，要我們所感知的快感達沸騰點，就要她在痛哭中把她緊緊的摟抱着和她接吻。

“你這個人真殘酷！”苔莉還不鬆手，隻手攬着他的頸，把頭枕在他的肩上來。她流淚了。

他望着她流淚，心裏感着一種快感——能使他的五臟鬆懈的快感，同時他覺得自己的心理完全是變態的。但他還更進逼一步。

“你喜歡小胡嗎？”說出了後他才後悔。

“什麼話！”她流着淚站了起來，她想走出去。他也忙站

起來捉着她的臂不放她走。她倒在他的胸上哭出聲來了。

“你這個人真殘忍！”她的肩膀不住地抽動。

“快不要哭！給阿蘭看見了不是個樣子。”他仍坐到床沿上來，她此時被抱在他的懷中了。

“不，不怕她。她早曉得我們的態度不尋常了。”

此時候他覺得苔莉完全是他的了。世界上再沒比坐在他懷中的苔莉可愛了。

不一刻他的舌尖上感着一種粘液性的溫滑的感觸。

## 二十

克歐自和苔莉親吻之後覺得自己完全是個罪人了。

——這是一種偷竊的行爲，是一種罪。欲贖此罪，非早對她表示負責任不可，非向她求婚不可！他抱着她在狂吻了一回後低聲的，

“你能不能答應和我結婚？”他誠懇地說了後再和她親了一個吻。

“你有這種勇氣？此時還談不上吧。結婚？全是騙女人的一個公式！這公式是靠不着的。我和我的表兄很尊嚴的舉行過結婚式的。要什麼結婚不結婚？不是一樣麼？我和你更要

不到……”她說到這裏不再說了。

“可是我們怕不能這樣的就算個結局。”

“聽之自然吧。真的到了非結婚不可的時候就結婚也使得。”

“……”他更把她緊摟近胸前來。

“但是苔莉覺着克歐對她有比接吻以上的要求了，她忙搖了搖頭。

“我們慎重些才好。我們莫太早把純潔的愛破壞了。我們該把牠再扶植長大些。”苔莉自己也不知什麼緣故，她總直覺着克歐不是個能在社會上承認她為妻的人。

克歐聽見她的否定的回答忙縮了手回來。他感着自己的雙頰熱得厲害，也覺得自己的這種摸索是太卑鄙。他同時發見了他自己的矛盾了。他一面對苔莉表示愛，一面又瞞着苔莉默許家裏人替他在鄉裏向他方面進行婚事。

——故鄉的社會誰都知道，也承認苔莉是白國淳的第三姨太太。謝克歐娶白國淳的第三姨太太做正式夫人了。他像聽見鄉裏人這樣的譏笑他。他愈想愈沒有勇氣向她求婚了。

——名譽是不能為戀愛而犧牲的。戀愛固然神聖，但社會上的聲譽比戀愛更神聖！換句話說，男人為自己的將來事

業計，就犧牲他的心愛的女性也有所不惜的。誰也不能否定我們倆間的戀愛。但是她背後的确有一個暗影禁止着我和她正式結婚。她是霞兒的母親！她是白國淳的第三姨太太！她不是個處女了！

克歐那晚上和她們共一桌子吃晚飯。他不敢望她們的臉。他尤不敢看苔蘭。有時苔蘭望他一望，他就覺得他和她的一切秘密都給苔蘭曉得了般的，他的雙頰又在發熱。苔莉也很少說話了。她只低下頭去吃飯。她覺得她的頭殼比平時沉重，不容易抬起來。她尤怕看克歐的臉。

秋深了，晚飯後穿着一件襯衣，加上一件單長褂走出來的克歐感着點冷。他低着頭在彎彎曲曲的接續着的幾條暗巷裏走。他像犯了罪——不，他的確犯了罪，意氣銷沉的低着頭向前走。

——不該的！燃燒着般的熱愛給這一個接吻打消了。不是給接吻打消了，是給接吻後的反省遏止住了。

他快走到最後的連接着電車路的巷口來了。他遠遠的望見由電車路射進來的燈光，他的精神也稍稍恢復了點。

“喂！克歐！”

克歐忙抬起頭來看，雖然背着光，他認得拍他的肩膀的是個同鄉陳源清。他心裏覺得很對不住這個友人，也很不好

意思看見他。

“你到那裏去？”

“來看你的。”

“我就要到你那邊去的。”

陳源清是省立大學的預科生，住在大學後面的一家宿舍裏。由N街乘電車去祇要半個鐘頭，也不要換乘電車。

“那麼到誰的家裏去呢？”陳源清苦笑着說。

克歐本想折回來。但後來一想萬一源清談及那件事，給苔莉聽見了不方便，尤其是今天更不方便。

“我們到G馬路的咖啡店去喝紅茶吧。”

“也好。”

他們便一同走到電車站上來，祇等了一刻，一輛電車到來了。吃晚飯時分沒有幾個搭客。他們走進來，各占有了相當面積的席位。才坐下來，車就開行了。

“老謝，劉先生答應了，他一回到家裏就叫他的小姐寄張相片來給你。”

克歐聽了源清這一句話，雖然好奇心給了他一點兒的快感，但一思念到今天下午的犯罪，胸口就痛痛地受了一刺。他敵不住良心的苛責了。他祇低着頭微微的勉強一笑，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源清。



## 二十一

電車路兩傍的電柱上的電燈都給一大羣的飛蛾包圍着向他們的後面飛過去。

“求婚，求婚。論理祇有男向女求婚，沒有女向男求婚的。你算是個特例，不要等到她的相片到來，你也寄一張相片給她吧。”陳源清笑着說。克歐祇搖了搖頭。

“要女人方面先寄相片本來是很難做到的。她寄了來，你看了後說不要時，在她是很難堪的事，要受人嘲笑的。不過劉老先生很誇讚他的女兒，他說他相信你一定會拒絕他的女兒的。並且我也替你做了個強硬的担保，所以答應叫他的小姐先寄相片來。”源清像在向克歐誇功。

“劉先生什麼時候回鄉裏去？”

“還有幾天。教育廳那邊的事交涉定妥了後就動身回去。”

源清完全猜不着克歐的心事，他祇當克歐盼望劉小姐的相片早日寄來。

——叫他辭絕劉先生吧。也叫他不要再替我幹旋這一門的婚事吧。真的把婚約訂成了時就害己害人——一連害

了三個人，但是無論如何想不出謝絕的口實來。並且對這位熱心着爲我作成的友人實在不忍使他失望的。真的決絕地謝絕他們時，不但要引起他們對我的懷疑，並且也會減損我們間的友誼。等到劉小姐的相片寄來時再想個口實把這件婚事擱下去吧，最好是望劉小姐害羞不寄相片來。他坐在源清的身傍低着頭沉思了一會，再抬起頭來望望源清的臉色。他和苔莉間的祕密——今天下午接吻的祕密像給源清曉得了般的。他想向這位友人提一提苔莉的事，表示他對她是很坦白的。

“苔莉也很可憐。她常一個人流淚。”克歐說了後故意的歎了口氣。但他隨即又覺得自己太可憐了，犯了罪要在朋友面前作僞，太可憐了。幸得是晚間，電車裏的電燈也不很亮，源清沒有留意到他的臉紅。

“她的確太可憐了。久留在這裏也不好，但回鄉裏去恐怕又有風波。一家裏怎麼能容得下三四個女人！國淳也太無責任了。”

“他近來很少信來了。家裏有了女人，像把苔莉忘了。苔莉說祇要他按期把生活費寄來，他不和她同住也算了。能給一副資本給她做生意更好。”

“女人有什麼生意好做？”

“她說，她想開一間小小的雜貨店，帶她的妹妹和女兒度日。她的妹妹又會替人裁縫，也有相當的收入。”

“國淳前星期來了封信給我。他要我託你帶她回鄉裏去。他說，苔莉回去和他家裏幾個女人不同住，另外分居也使得。是的，我忘記告知你了，他對劉小姐的事也很替你出力呢。他叫他的大太太去向劉太太說，稱讚你如何好，如何好。”

克歐聽見了這些話，心裏更覺難過，但他此時祇能搖搖頭微笑。

“看她無論如何都不情願回鄉裏去，很堅決的。”

“那以後的問題不是我們調停人所能解決的了。”

——我或者就是解決這個難問題的人，祇要向社會說一句話——宣佈和她結婚。不過這樣的解決太便宜了國淳了。

## 二十二

劉老先生是N縣中等商業學校的校長。他是個老秀才，沒有什麼商學的知識。因為他做這個學校的校長有七八年了，在縣裏的聲望也還好，以後進的商科專門畢業生又都

是他的門下生，所以得保持他的校長的位置。克歐在N縣的社會上本有點虛名，聽說明年就可在商科大學畢業，劉老先生很想克歐畢業後回縣裏去幫他辦學，做甲種商業學校的教務長。劉老先生因為學校的事件每年要到T市來幾次和教育廳接洽。他認識了克歐，覺得克歐的人才外貌都還好，所以託了他的學生陳源清替他的小姐做媒。明年劉小姐也可以在縣立第三女子中學畢業。在N縣，劉小姐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才貌兼備的女性了。

源清初次把劉先生的意思告知克歐是在克歐未赴南洋修學旅行以前。當時克歐沒有完全答應，也沒有完全拒絕，他的最初的態度就有點曖昧。他祇說等由南洋回來後再談。那時候他的心裏也有點活動，因為他在鄉裏時就聽見劉小姐有相當的美名。並且那時候他也沒有意料到他和苔莉間的愛會深進至這樣的程度。

由南洋才回來T市沒有搬到苔莉家中之前，源清伴着劉先生特到T江酒店來訪他。這時候恰好劉先生因為學校的事件來T市。他看見劉先生的誠懇的態度，並且是自己從前的受業師，當然很難推却，當時胡亂附加了幾個不重要的條件就答應了。要劉小姐寄相片來也是這時候提出的條件中之一。他意料不到劉老先生很爽快的容納了他的一切條

件。

一方面思念着苔莉一方面又向劉小姐進行婚事，克歐覺得自己的矛盾，同時良心上也發生出一種痛苦來。聽說劉小姐長得很縹緞，但到底未曾會過面，無從生出思慕來。苔莉近在咫尺，又是舊識，正在性的孤寂生活中的克歐每到苔莉那邊去談談就得了不少的安慰及快感。自那天探病回來對苔莉的愛慕愈深。並且苔莉的皓腕一任他摩撫之後，每日沉醉着般的想和苔莉親近之心愈切，想和她親近多享受些這種神祕的快感。

克歐從咖啡店別了源清回來苔莉家裏時已經十一點半鐘了。提着一盞小洋燈出來開門迎他的就是苔莉。

“阿蘭，霞兒都睡了？”克歐望見換上了睡衣的苔莉，並且在這黑夜裏祇有她和他兩個人相對，他站在她面前就感着一種刺激。

“早睡了。”她像留意到今天下午的事很不好意思的只管低着頭。她的可憐姿態又把他的心撲動了。

“你就要睡了？”兩個人同上到廳前來了。

“不，有什麼事？”她雖然望了望他的臉，但總不見平時她所特有的微笑在她臉上浮出來。她的眉頭緊鎖着。

“不到我房裏去坐坐麼？”

“……”她看了看他的臉就低下頭去不說話。

“怎麼樣？你要睡時我也不勉強你。”他再笑着說。

“不，我還不得睡。有件小衣服沒有縫成功。”

“那麼，拿到我房裏來縫。霞兒一時不會就醒吧。我喝了點酒。一時睡不下去，很寂寞的。你過來談談吧。”

苔莉祇點了點頭。

——因為有了今天的記憶，她就變成了這樣憂鬱的人了麼？那麼她在後悔了，後悔和我親吻了？克歐一面想，一面先回到自己房裏來。

他回到房裏後，開亮了電燈，就換衣服。換了衣服喝了一盅茶後，再坐等了一會還不見苔莉進來。他不得已再走出來看時，她一個人凝視着檯上的小燈癡站在廳前。

“不進來談談麼？”

“唉……”她心裏像有遲疑不能決的事。她還不動身。

“要來快點來！”他的態度像有點忍耐不住了。

“……”她像怕他發怒，忙移步向他房裏來。

克歐看見她來了，先退回房裏來在床上躺下去。她祇站在近門首的檯傍邊不走近他。

——怎麼只半天工夫她完全變了！自經我的接吻的洗禮後，她就變為馴服的羔羊了。他望着她的憂鬱的姿態愈覺

得動人憐愛。淺紅色的睡衣短得掩不住純白的禪腰，短袖口僅能及肘。曾經他多次撫摩的一雙皓腕在電光下反射着，愈見得潔白可愛。

“過來坐吧。”

她點了點頭，走過來坐在床沿上，祇向他輕微的一笑，一句話不說。她像下了決心般的，她再不畏避他了。她想遲早總是有這樣的一幕。管他以後對自己負責不負責，就現在的狀態論，自己是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他是在沙漠中不容易發見的清泉了。明知以後非離開牠不可，但現在不能不盡情的一飲，消消自己的奇渴。

“今天很對不起你了，對你很失禮的。”

“不，我對不起你了。我一點不覺得什麼。完全是我累了你，使你心裏不舒服。”她低着頭很正經的說。

“那麼你不會把今天的事告訴人？”他雖說是故意和她說笑，但同時也覺得心裏有點卑怯。

“我是靠得住的，不知道你怎麼樣？”她忽然的笑了。

過了一會，她繼續着說，

“但是我們的關係以後太深進了時，恐怕瞞不住注意我們的旁人吧。你怕人知道？”

他硬着胆子搖了搖頭。他本來就喝了點酒，興奮極了。

他坐起來把她摟抱住了。他和她像今天下午一樣的互相擁抱着接吻——狂熱的接吻。

“我們同到什麼地方旅行去好麼？”

她祇點點頭。

“那麼，到S港去好麼？到旅館裏時共住一個房子的。”

“我一點不要緊。祇怕你以後要後悔。”

“到了這時候還有什麼話說。我本想保持着我們的純潔的戀愛。純潔的戀愛以接吻爲最高點。但是現在……”

“純潔的戀愛是騙中學生的話。所謂戀愛是由兩方的相互的同情和肉感構成的。”

“那麼，……？”

“討厭！”她忙推開他。

他真夢想不到他會這樣快的陷落下去。

她在他房裏一直到午前的二點鐘前後才出去。

“那麼，明天晚上！”他望着她微笑着輕輕地回她的房裏去了。

### 二十三

克歐第二天起來時已經响過了九點了。苔蘭到裁縫匠



家裏去了，祇剩苔莉母女在廚房裏。她聽見他起來了，忙走出來到他房裏去取臉盆和漱盂。

“今天不上學？”她雙頰緋紅的低聲的問他。

“我打算請假幾天。”他也笑着說。

“爲什麼？”她睜圓她的巨眼問他。

“捨不得你。”他笑着說，“才成婚呢，就能離開麼？”他笑着過來把她摟抱了一刻。

“啊啦！不得了！你晚上不是在家麼？”她滿臉緋紅的。

“阿蘭在家裏總不方便的。”

“……”她自從一身的祕密通給克歐曉得了後，比平時更覺溫柔了。她對克歐的要求像始終取無抵抗主義般的。因爲他的新鮮的青春之力——強烈的肉的刺激在她身上引起了比國淳給她的更強烈更美滿的快感。她不單精神全受着他的支配，現在生理上她也是他的奴隸了。

克歐一個星期間不上課了。苔蘭每天下午回來祇當克歐是比她先回來的。他一星期間不會外出一步，整天的暱就着苔莉的身傍。苔莉除了揹着霞兒出去買菜外也足不出戶的。

“我們到什麼地方度蜜月去吧！”克歐一天這樣向苔莉說笑。因爲他覺得在苔莉的家裏總不能盡情的歡娛。

“爲什麼？在家裏不是一樣麼？”

“但是每天早晨起來看不見你，我總覺得是美中不足。”

“真的，我也這樣的想。苔蘭下星期因事回母親那邊去住一星期，你就到那邊睡罷。”苔莉姊妹和阿霞是同在裏面房裏的一張床上睡的。

“但是祇剩我們倆，左側右面的鄰人不會猜疑我們麼？”

“你怕人猜疑？他們早就有閒話了。苔蘭親耳聽見下街井傍的老婦人說我乘丈夫不在家偷漢子呢。”

“真的？”克歐聽見這句話心裏已經萬分羞恥了。看見苔莉的泰然的態度，更覺羞愧得難受。

——那麼我是個姦夫了！她呢？她對她的丈夫尙有理直氣壯的主張！我？有什麼面子去見表兄呢！我做了她的犧牲者了！到這時候還有什麼話可說！我們祇有享樂，飲鴆般的享樂！我趁早覺悟吧，和她說明白，得她的同意後分開手吧！但是現在的我，沉醉於她的肉中的我捨了她還能生存麼？還有人生的意義麼？我在精神上肉體上都是屬給她的了。

“你在想什麼啲？”她走過來坐在他的懷裏。

“沒有什麼。”他祇搖搖頭。

“你怕他們說你的閒話？”她問了後臉上顯出不舒服的樣子。他馬上直覺着她是在希望社會能夠早點知道他和她

的關係。並且他知道她看見他怕社會的非難就懷疑他是對她要求不負責任的享樂。

“怕什麼！”他勉強支持起勇氣來。“就死我也不怕，還怕什麼？”

一接觸她的肉，他又陷於沉醉的狀態中了。

她雖然有點討厭他的頻繁的要求，但仍然不忍使他臉上下不去。她對他惟有忍從。

## 二十〇

他們倆在愛慾的海中沉溺了兩個多月了。他有時驚醒來時，忙把頭伸出到水面來時，覺得四圍都是渺渺茫茫的，不單不見一個人一艘船，連一片陸地都看不見。他覺得自己的前途只有黑暗。非再沉溺下去死在這海裏不可了。她呢？她像不知道這愛慾的海底是個無窮深的海淵，她不知不久就要沉溺下去死在這深淵裏面，她祇攀攬着他的臂膀，她迷信他是能拯救她的人。她只裸體的攀附在他身上流着淚和他接吻！

——她先掉進去的！我是爲救她而沉溺的！可惡的還是她，誘惑我的還是她！

才把她摟抱到懷裏來和她狂熱的接吻，忽然的又恨起她來了，忙坐起來緊握着鐵拳亂搥她。

“你恨我時就讓你搥吧。搥到你的憤恨平復。你祇不要棄了我，不理我。”她流着淚緊緊地貼靠着他的胸膛。

“恨你，真恨你！”他拚命的搥。搥了後又和她親吻。

“恨我什麼事？”她流着淚問。

“恨你不是個處女了！”

“……”她聽見了這一句，臉色灰暗的凝視他。她像受了不少的驚恐，她像聽見他給她一個比死刑還要殘酷的一種宣告。

“你的處女美怎麼先給他奪去了呢？”他再恨恨的騎在她身上亂搥她。

“對不住你了！真的對不住你了！你要我做什麼事我都可以替你做！你的任何種的要求我都可以容納。祇有這一件是我無力挽回的。望你恕了我吧。祇望你恕我這一點！你的要求——比阿霞的爸爸還要深刻的要求——我沒有拒絕過一回。祇有這一件，望你恕了我吧。”苔莉痛哭起來了。

——祇要你是個處女時，就拒絕我的要求，我也還是愛你的。他望着她的憔悴的姿態愈想加以蹂躪。

她比從前消瘦得多了。但他的衝動還是一樣的強烈。不

單和兩個月以前一樣的強烈，比兩個月以前，要求也更頻繁。蹂躪的方法也更殘酷——使她感着一種恥辱的殘酷，因為他，她近這一個月來沒有一晚上不失眠，她覺得容許他的一切要永就是一種痛苦。但她不能不忍從他，忍耐着這種痛苦。她祇能在這種痛苦中求快感了。

有一次苔莉在酣夢中給克歐叫醒來。

“你還沒有睡？”

“無論如何睡不着。”

她雖有點不耐煩，但不敢拒絕他的要求。她覺得接近着自己的臉的克歐今晚上特別的醜陋，她忙側過臉去。他祇貪圖自己的快感。但她所感知的惟有痛苦和可咒詛的疲倦。她睡在他懷裏不斷地呻吟。

“你討厭我了？是不是？”他看見自己的熱烈的動作不得同等的反應，就這樣地質問她。

“爲什麼？我不懂你的話。”她蹙着眉愈感着可咒詛的痛苦和疲勞。

“要怎麼樣才好？你要我怎麼樣，你說出來，我聽從你就是了。”她覺得克歐近來對她的熱情也不比從前了。除了性的要求外，沒有向自己說過一句溫柔話，也沒有和自己籌商

過他們的將來。自己的健康祇兩個月間爲他完全犧牲了。自己的健康犧牲了後就討厭起來了。她終於流了眼淚出來。但她還勉強支持着拚命的緊抱着他，伸過嘴來緊咬他的下脣。但她很羞恥的覺得這些舉動全是虛偽的。

“好好的哭什麼？”他由她的身傍離開時叱問她。

“沒有什麼。”她祇扯着被角揩淚。

“你討厭我了。思念起他來了吧！”他冷笑着說。

“你這個人真殘忍！你到底要我怎麼樣？”她還沒有恢復她的裝束再攢進他懷裏來。

“那麼，你思念小胡，是不是？”身心都疲倦極了的克歐觸着苔莉，發生一種厭倦。但她緊攬他，伏在他的胸部痛哭。

## 二十五

到了嚴冬的時分了，苔莉和克歐像醉人般的沉溺在愛慾的海中也快要滿三週月了。苔莉近來發生了一種驚恐，就是每天早上克歐外出時，祇給她一個形式的接吻而不像從前的熱烈了。早晨八點鐘出去，直到薄暮時分才回來。也不像和兩個多月前一樣回來得早了。但她所受的蹂躪的痛苦

却有加無減。

克歐也覺得苔莉和自己接近的態度是很不自然的，覺得她並不是愛他，完全是忍從他。想到兩人的將來，克歐也找不出個完滿的解決方法來。他覺得儘這個樣子混，終不是個方法。他也未嘗不知他現在所該走的祇有兩條路，——第一決絕的和她分手，第二就是早些宣佈和她正式的結婚。但現在的他是站在分歧點上，對這兩條路都沒有走上去的勇氣。的確，他祇說他沒有勇氣，他並不肯定自己是卑怯。

受着衝動的驅迫，有一天克歐很早的由學後回來和她親近。他以爲遲了回去，苔蘭回來了時是很不方便的。可是事實竟和他所期待的相反。開門迎他的不是苔莉，是苔蘭。平時他進來總可以在廳前發見笑吟吟的她，今天却看不見她的影子。

“姊姊呢？”他笑着問苔蘭。

“在房裏。”平時看見克歐回來也微笑着迎他的苔蘭，今天却用驚疑的眼睛望他。

他走向她的房裏來。他想苔蘭若不跟進來時，他就擁抱她了。苔蘭果然不跟了進來，但叫他駭了一驚的就是苔莉坐在床前淌眼淚。霞兒酣睡在床裏面。他想，莫非是阿霞病了

麼，看她的酣睡的樣子，又不像是有病的人。

“你爲什麼事傷心？克歐湊近她，但她伸出隻手來拒絕他，不許他觸着她的臉。

“我想，我沒有做什麼對你不起的事，……”克歐微笑着問她。

苔莉祇是不理他。他就在她對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兩個人對坐着沈默了一會。

“你當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她用手帕把眼淚揩乾了後問他。

“我不懂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問你當我是個什麼樣的人！？”苔莉有點氣惱的樣子。

“……”克歐真的不知道她爲什麼事氣惱，此時祇癡望着她，說不出話來。

沈默在兩人間又繼續了許久。

“受人的衝動的犧牲者不單是娼樓中的女性了！”苔莉像對自己說了後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克歐聽她說了這一句，禁不住臉紅耳熱。他覺得自己實在沒有誠懇的對她負責的決心。想不出什麼話來勸慰她，他祇有失望地回到自己房裏來。



他回到房裏，在書檯上發見了一張短箋。

“奉訪不遇，甚歉。劉老先生於日昨來T市。劉小姐的相片也帶來了。明日請來敝寓一敘。

弟源清留字。”

克歐看了陳源清的留箋後知道苔莉一個人淌眼淚的原因了。他忙跑到廚房裏來問苔蘭，陳源清來時對她的姊姊說了些什麼話。

“陳先生說，你快要定婚了。”

——糟了，糟了！我該預早囑源清不要告訴苔莉知道的。但是那就要引起源清的猜疑，這也不是個方法。總之我不該再站在分歧點上遲疑。把劉家的婚事謝絕吧。早點宣布和她結婚。就事實論，她不能離開我而生存，我也不忍把她的一身——曾經我愛撫過來的她讓給他人了！我當始終愛護她！

## 二十六

第二天晚上苔莉枕着克歐的腕，在他身傍休憩的時候，他感着一種可咒詛的疲倦。她幾次向他要求親吻，他雖沒有拒絕她，但他總覺得自己的微溫的唇像接觸着冰冷的大理

石般的。

“你哭什麼？”克歐聽見苔莉啜泣的聲音忙翻過來問她。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近來覺得很寂寞的。一感到寂寞就禁不住流淚。在這麼大的世界中像沒有人理我般的。”她的雙肩更抽動得厲害。

“苔莉，你又在說傻話了！我不是在這裏麼？快不要哭！”

“你的身雖然在我傍邊，但你的心早離開我了吧。”

“她的相片不是讓你撕掉了麼？你還不能相信我的心？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因爲要瞞源清，怕他猜疑我們？所以敷衍的答應了叫劉先生把他的女兒的相片寄了來。這完全是敷衍他們，不叫他們對我們生猜疑的。我沒有見過劉小姐，愛從何發生呢？你看我是個能夠和從無一面之緣的女人結婚的人麼？”

“那麼你如何的答覆了陳先生呢？”

“我今天對他說，單看相片看不出好歪來，最好請劉小姐出來T市會一會面後再行議婚。像這樣的難題在深閨處女是很難做到的。這不是和完全拒絕了她一樣呢？”克歐說了後感着自己的雙頰發熱，因爲他在對莉苔說謊。

他今天一早吃了飯，就跑到陳源清的寓裏來。單看相片，他覺得劉小姐是個風致很清麗的美人，她的態度雖有點

過於莊嚴，但這是坐在攝影機前免不了的態度。最使他對那張相片——給苔莉撕掉了的相片——難忘情的就是在清麗的風致中他還發見了一種高不可攀的處女所固有的純潔美——在她的樸質的女學生服裝中潛伏着的純潔美，在苔莉的華麗的服裝中決不能發見的純潔美。他覺得睡在自己懷中的苔莉雖豔而不清，雖美麗而不莊嚴，他想到這一點很失悔不該麻麻糊糊的就和苔莉混成一塊的。她是國淳的第三個姨太太。處女美早給國淳蹂躪了的她，此後就為我的正式配偶麼？要清麗如劉小姐的才算是我的正式的配偶！但是，喪失了童貞的我再無娶處女的資格了吧。

父母聽見劉家的婚事像異常歡喜，寫信來表示萬分的贊成。父親在鄉裏是個比較多認識幾個字的農民，夢想不到自己的兒子能夠娶劉校長的小姐。在父親的意思，能夠和劉家結親，就多費點錢，變賣幾畝田亦所不惜。

克歐為這件婚事一個人苦悶了許久。他覺得自己並不是不愛苔莉。他也知道離開了他的苔莉是很可憐。但利己主義的克歐終覺得組織家庭是不該在黑影中舉行的。自己的正式之妻，是不該娶喪失了處女之真的女性。他是個怯懦者——虛榮心很強的怯懦者。他不能捨去他的故鄉，沒有伴着苔莉雙雙的逃到無人追問他倆的地方去的勇氣。虛榮心嗾

使他羨慕着日後和劉小姐舉行莊嚴的結婚式，他期望着日後村人對他和劉小姐的禮讚——禮讚和劉小姐是村中的King和Queen。

他終於把自己的一張新照的相片和一個金指環偷偷地交給陳源清，託他轉交劉老先生作定婚的紀念品。

把相片交給了陳源清後，到下午的三點多鐘源清跑到商科大學來找他。源清一見面就告知他，劉老先生接到他的定婚的相片和金指環時萬分的歡喜，說了許多感激克歐的話，並且要請克歐到他旅館裏去吃飯。克歐聽見劉先生的誠懇的態度，對自己深信不疑的態度——深信他是個有為的青年，以唯一的愛女相託而不疑的態度；他愈覺自己是個偽善者了，同時也愈覺得自己卑劣。

他會見劉先生了。吃飯的時候，他再聽見這位老先生說了許多腐敗的但是很誠摯的話，什麼“蒙君厚愛，小女得所託矣”，什麼“不獨老夫銘感萬分，即小女亦愛戴靡極”等等的話。在源清聽起來覺得是迂腐萬分，但在今晚上的克歐聽起來，祇覺得這位老先生的態度的誠摯。他覺得自己的罪愈犯愈深了。

## 二十七

吃了晚飯和源清向劉先生道謝了後同走出來。電車到源清的宿舍前兩個人分手了後，坐在電車裏的克歐把思想又運用到苔莉方面來了。

——太對不起她了！你始終既沒有和她結婚的誠意，你就該早點離開她，不該再貪戀她的肉。但是未和劉小姐成婚之前你能離開她麼？否，這是萬不可能的，一晚上不睡就她時必定寂寞得難堪。恐怕有了劉小姐之後也不能離開她吧。在肉的方面我是做了她的奴隸了。作算和劉小姐結了婚，恐怕不能由劉小姐得這種歡樂吧。矛盾！完全是一種可恥的矛盾！真的和劉小姐結了婚時，那你就殺了兩個無辜的女性了——在精神上殺了兩個女性了。那時候的劉小姐恐怕比現在的苔莉還要可憐吧！我不該這樣胡亂的就和劉小姐訂婚的。由這樣想來，你還是愛苔莉的，你不過想把劉小姐來做你的裝飾品以掩護你的罪惡。那麼做你的犧牲品的不是苔莉，却是劉小姐了。

——你怕要蹈國淳的覆轍了吧！

——誰是勝利者呢？苔莉還是劉小姐？

——今天是自己和劉小姐的婚約成立紀念日，但今晚  
上對苔莉怕難放棄而不向她求擁抱。晚間離開了她時就像  
浸在冰窖裏般的。

“恭喜，恭喜！未婚妻的相片帶回來了麼？”苔莉改變了  
昨天的愁容，接着他時就微笑着這樣的問他。但神經銳敏的  
克歐直覺着苔莉的歡笑是很不自然的。

“瞎說！誰和她訂婚！不過不便使他們難為情，叫她把相  
片寄來看看吧了。”

“不必撒謊！不必瞞我！我決不會向你為難的，你還是老  
老實實地把你的訂婚的經過告知我吧！快些！快把你的未婚  
妻的相片拿出來，拿出來給我看！”苔莉說到最後的一句，聲  
音顫動得厲害，幾乎說不下去了。

霞兒睡了，苔蘭也跟了她的姊姊走進克歐的房裏來。她  
和她的姊姊一樣的熱望着看劉小姐的相片，但她想看那張  
相片的動機完全和她姊姊的不同。

克歐笑着把一張六寸的威洛斯紙的相片取了出來，她  
們姊妹就在電燈下緊擠着看。

“啊！真是個美人！”苔莉很誇張的說。但由克歐聽來，她  
的話中就有不少嫉妬的分子。

“阿蘭，你的意思怎麼樣？算個美人麼？”克歐一面除外

衣一面問苔蘭。但苔蘭不理他，她像看不起克歐般的。

“姊，太瘦削了，是不是？身材還將就過得去，臉兒太尖削了些。”苔蘭看了一會相片低聲的向她的姊姊說。

“你莫瞎評！謝先生聽見你評他的未婚妻不好時要發怒的。”苔莉說了後很勉強的狂笑起來。苔蘭也跟着微微的一笑。克歐知道她，若非她的妹妹站在她面前，早就流下淚來了，他暗地裏愈覺得自己罪重。

苔蘭先回裏面房裏去睡了。苔莉還在克歐的書案前癡站了一會，她覺得有許多話要向他說，但不知道從那一句說起。她忽然掉下眼淚來了，忙移步向外面去。克歐忙跑過來捉着她的臂，不讓她出去。

“怎麼樣？今晚上就不理我了麼？”

“有了未婚妻的人還要我這樣不幸的女人麼？”她的淚珠更滴得多了。

“你說些什麼？誰和她訂了婚約？他們把相片送了來，不把牠領下來使他們太下不去吧。我真的和她定了婚時，還把她的相片取出來給你看麼？”他一面說，一面和平時一樣的把她摟抱過來。他看見她的可憐的態度愈想加以強烈的蹂躪。她對他原取無抵抗的態度的。她覺得今晚上勉強的拒絕他也沒有多大的意義和價值了。結局祇有減小兩人間的親

和力。她還是忍從他的一切的要求。

“你真的沒有和她訂婚的意思，就讓我把那張相片撕掉！”

他慨然的答應了她的要求，她的氣憤也稍為平復了。

“你哭什麼？”感着一種可厭鄙的疲倦的他聽見她的哭音覺得異常的討厭。

“克歐！”她攢進他的懷裏痛哭起來了。

“什麼事！？你到底為什麼事傷心！？”他叱問她。

“你能恢復你從前對我的心麼？”

“我不是說過了麼？我始終是愛你的！”

“我不信我能把你的心整部的佔領。”她凝視了他一會後搖了搖頭，她的眼淚再流出來了。

“哭什麼？你就把我的心整部的佔領去吧。”

“我今生怕沒有這樣的幸福了。克歐，那天我們同乘馬車赴××公司買東西的時候，我們並肩的坐着。你還替我抱霞兒。我那時候就想，如果社會都公認你是我的丈夫時，我是何等幸福的女人喇！”她從枕畔拾起手帕來揩眼淚，同時歎了口氣。

這時候克歐重新興奮起來，覺得苔莉——腮邊垂着淚珠的苔莉，更覺嬌媚了，他翻過來再把她緊緊的擁抱着，



“苔莉，我始終愛護你，我就做你的終身的保護者怎麼樣？”

她也伸出一雙皓腕來絡着克歐的肩膀，顫聲的說，

“謝你了！像我這樣沒有一點長所的女人，你如果不討厭時，就讓我跟着你去吧。”她說了後更湊近他。

## 二十八

冬盡春來，克歐快要畢業了。他和劉小姐的婚約也早成立了，祇待他在商科大學得了學位後就回鄉裏去和劉小姐成親。

關於結婚的準備，家裏常常有信來徵求克歐的意見。他每次接到這類的信都很祕密地不敢給苔莉看見。幸得信是寄至大學轉交的，克歐帶回來就封鎖在箱裏，苔莉無從知道。他雖然不給苔莉知道，但每次接到家信，對苔莉就很覺赧然的。

——自己近半年來的安逸的生活可以說全出苔莉之賜。住在學校裏，住在外面的宿舍裏那裏有這樣舒服的生活！飲食衣履沒有一件不替我關心。一般做妻的人對她的丈夫都沒有這樣的周全吧。單這一點，我已經萬分對不住她

了！何況，何況她還安慰了我的性的寂寞！單就這一點論，她可以說是我的大功臣了，幫助我成就學業的大功臣了。去年的一年中，在性的煩悶中的我沒有一時一刻靜坐在書案前翻過書來。若沒有苔莉，我早墮落了，跟着一班無聊的同學向商賣性的女性買歡了。幸得她安慰了我的性的寂寞，和她度平和的小家庭生活，她是我的恩人！她施給我的恩惠不可謂不大了，而她所希望於我的報酬僅僅一個虛名——希望我向社會承認她是我的妻。像這麼一個廉價的報酬，何以還吝不給她呢？那麼你完全是個利己主義者了，忘恩負義的利己主義者了。你祇當她是件物品，要的時候拿過來，不要的時候丟在一邊。你若不正式的向社會承認她為妻，那你的罪惡就比國淳的還要重大了。

克歐每思念到劉小姐的婚約就這樣的苦悶起來。但終沒有決斷力和勇氣取消劉小姐的婚約。他總想能發見一個方法——一面瞞着苔莉和劉小姐結婚，一面瞞着劉小姐和苔莉繼續關係的方法。但他覺得對付劉小姐容易，對付苔莉難了。

克歐的畢業論文提出去了。論文裏面的幾個統計表都是成於苔莉之手。看見她在熱烈地希望自己的成名，克歐幾次快要流淚了——感極流淚了。

——像這樣區區的報酬不應再吝而不給她了。對社會承認她是自己的妻吧。

祇因一個偏見——苔莉萬趕不上劉小姐的純潔高雅的偏見終在他和她之間築起了一重不易剷除的障礙。苔莉也覺得近來的克歐對她有點貳心了，也取了嚴密的監督的態度。

三月一日克歐把畢業文憑領出來了。他前星期就接到了由家裏匯來的錢，準備在這幾天內回鄉裏去一趟。他雖還沒有和劉小姐結婚的決心，但他覺悟到此次回去是免不掉有此一舉的。

“你在這幾天內就要回鄉下去，是不是？”苔莉接着他就忙着問這一句。

“想回去看看老父母。我二年多沒有回去了。不過動身的日期還沒有定。”

“你怎麼不告知我？”她怨懟着說。

“我還沒有十分決定，怎麼告訴你呢？”

“早決定了吧，早通知你家裏了吧。”她冷笑着說。

克歐禁不住雙頰緋紅的，他知道她又接到國淳的報告了。

“我祇回去看一看，要不到一個月就回T市來的。”

“我也跟你去，跟你回N縣看霞兒的爸爸去。他寫了信來，要我趁這個機會同你一路回N縣去。錯過了這個機會，再難得第二次的機會了。”

“……”克歐祇呆望着她，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

“你那一天動身，要先告訴我，我也得預先清理清理行裝。”

“你到N縣去後不再回來T市了麼？”克歐着急的問她。

“你呢？”苔莉笑着反問他。

“我不是說過了麼？要不到一個月就回來T市的。”

“怕有人不放你回來吧。算了，各人走各人的路吧！爲霞兒計，我還是回霞兒的爸爸那邊去。到處都是一樣的，沒有真心爲我……”苔莉說到這裏說不下去了。兩行清淚忍不住的流下來。

## 二十九

——自己是不能不回N縣去一趟。她要跟了來，那麼我的一切祕密要通給她知道了。萬一她賭氣的回到國淳那邊去，那麼我們倆的祕密又要給國淳知道了。克歐覺得這個問題真難解決，他惟有恨起苔莉來，他總覺得苔莉討厭，故意吐

他爲難。他想，劉小姐的婚約無論如何不能不回去敷衍敷衍。但讓苔莉回到國淳那邊去又覺得自己是受種侮辱。苔莉的身體雖經國淳之手曾有一次的墮落，但經自己的手淨化之後無論如何再難把她讓給他人，尤不能交回國淳！她把她和國淳間的祕密通告知我了。我倆間的祕密再能讓她告知國淳麼？

克歐想來想去，他發見他自己的意識的矛盾了。他也很看不起自己，因爲自己還是和國淳一樣的對女性沒有誠意的人。他深思了一回就想把自己踐踏成粉碎。

苔莉近來的低氣壓拒絕了他向她的親暱。每天看見她的憂鬱可憐的態度又引起了他的同情和憐愛。他早就想清理行裝，至少他總想把他的書籍整理，但在她的低氣壓之下，他全無勇氣着手。

疎隔了幾天的他和她都感着寂寞，都感着一種苦悶——到夜晚上感着加倍的寂寞和苦悶。在苔莉以爲克歐總會來暱就她，向她求和。克歐也很想向她要求寂寞的安慰，但怕她的意外的拒絕傷害了自己的尊嚴；所以也不肯先向她開口。

他們倆間的低氣壓繼續了一星期餘。一天的早晨他起來時已經九點多鐘了。苔蘭揸了霞兒上街買菜去了。他站在簷前望着，默默的替他端洗漱水出來的她的可憐的姿態，心

裏覺得萬分對她不住。他很想向她笑一笑，但同時感着自己想向她笑一笑的動機是很可恥。爲維持自己的尊嚴起見，忙忍着笑，祇望了她一望。她給他一望忙低下頭去。他覺得她的臉色更蒼白了，雙頰也瘦削了些。

“高先生那邊有信片來了。他說，近來到了很多新式的貨樣，K商店要我們去看。他要你星期日那天到他那邊去。”

高先生也是克歐和國淳的一個同鄉，在Y市小學校當教員。K商店是Y市頂有名的綢緞布疋店。高先生算是一個小小股東。國淳還在T市時，他們一家的衣裳是由高先生介紹給K商店包辦的。高先生也是個風流不拘的人，除了故鄉的太太之外在Y市還祕密地蓄了一個姨太太。他和國淳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他的祕密祇有國淳和苔莉知道。現在克歐也知道了。

國淳還在T市時，高先生當然常過來頑，國淳回鄉裏去後，他更頻繁的到苔莉家裏來。據苔莉最初的推測，高先生是爲懸想苔蘭而來的，但到後來又覺得他對自己也懷有相當的奢望。聰明的苔莉決不至受高先生的蠱惑的。自克歐住在苔莉家裏後，高先生就罕得到她那邊來了。

“謝先生是不是想向小喬求婚？”有一次克歐上學去後，高先生跑了來笑着問苔莉。

“說起來有點像有這種意思。到後來託我替他作媒也說不定。”苔莉爲自己避嫌疑起見不能不湊着高先生說起笑來。

“小喬方面的進行未成功之前，大喬先給他釣上手了就不得了。哈，哈，哈！”

給他這一笑，苔莉禁不住臉紅起來。

“討厭的高先生！我不要緊。但謝先生的名譽是要緊的。你這個人就喜歡瞎開口！”她笑惱着說。

“我說笑的，我說笑的。”高先生忙取消剛才說的話。

克歐和苔莉以爲他們的祕密除了他倆之外是無人知道的。他倆並沒有留意到他們間的關係比夫妻關係還要深刻了。他們倆當第三者的面前雖然不說一句話，但他們倆的似自然而非自然的態度是難逃第三者的冷靜的觀察。苔蘭不必說，N街的人們都曉得她和克歐的醜關係了，高先生也略知道了他倆間的態度不尋常。

### 三十

克歐給苔莉這一問才想到她前兩星期曾要求他伴她到Y市去做兩套衣裙的事來了。

“你從前是一個人去過來的，你就一個人去吧。”

“……”苔莉低下頭去，祇一瞬間由她的一雙眼眶裏流出兩行清淚來了。

克歐還沒有得到苔莉的性的安慰之前，她常到Y市去，祇抱着霞兒到Y市去，引起了克歐的嫉妬和猜疑。苔莉回來後他就半像說笑半像毒罵的說了許多苔莉聽見難堪的，同時又會使她生出一種快感來的話。

她終於達了目的了，她沒有一晚不在他的抱中了。

“你現在相信我沒有外遇了吧！”她媚笑着向他說。

“……”他祇點了點首。

“我以後決不離開你了！決不離開你一個人到什麼地方去了！”

克歐看見她流淚，就聯想到她會說過這句話來。他覺得此時候的苔莉頂可憐也頂可愛的了。他趁這個機會忙走近她把她摟抱住了。

到了星期日他終難拒絕她的要求，伴着她和霞兒到Y市來了。他們最先到高先生的家裏來，打算在他家裏吃了中飯後才到K商店去定製衣裙。

高先生很歡迎他們，不，他是專為歡迎苔莉才帶他們到他家裏來。始終向苔莉微笑着的高先生的態度引起了克歐



的厭惡。他祇坐了一刻，說要到一個朋友那邊去一刻就回來。同時他覺得自己是很卑怯的，這種和苔莉疎遠的表示完全是由卑怯的動機發生出來的。其實這種和苔莉疎遠的表示也難打消高先生對他倆的猜疑，結果祇叫苔莉受一二小時的痛苦吧了。但他知道高先生是在希望着他給他向她說話的機會。他很決意的走出來是因為對苔莉有深深的信用了。

——那個高鬍子一定對她有不妥當的表示。但我深信苔莉定會拒絕他的一切要求的。不過我不該這樣卑怯的不保護她。我是她的唯一的保護者了。我該快點向社會宣言對她負責。承認她是我的妻！克歐從高鬍子的家裏走出來後在街路上一面走，一面想，也覺得自己是世界中頂可憐頂無恥的人了。

——她最初的態度也太曖昧了。她若先向我提出條件——要我承認她為妻的條件——時，我或不至犯這種罪。但她始終是默默地不表示態度或希望。問她是不是感着性的寂寞，她就點頭說有點兒。那麼我可以安慰你麼？她祇說了“謝謝”兩個字。我們就借了“戀愛”的招牌深深地陷落下去了。到後來不知誰安慰誰的性的寂寞，也不知道誰是誰的犧牲者了。一個人該為為自己犧牲的人犧牲一切的！現在的問

題是我該爲她犧牲呢，還是她該爲我犧牲？我們倆若就這樣的無條件的分手，那就是她做了我的犧牲者了。自己也是在這樣的希望。爲自己的前程計，爲自己的社會地位計，不能不犧牲她了。爲避免社會的惡評計，爲滿足父母的希望計，更不能不犧牲她了。若把自己的像旭日初昇的前途犧牲，喪失了社會上的地位，那就等於自殺！想來想去，得了一個結論就是犧牲她，否則自殺。

——父母祇生我一個人，因爲我求學，幾年來花了不少的金錢，變賣了不少的產業了。父母在夢想，等我畢業後把這些產業恢復。不管他們老人的夢想如何，總不該叫他們老人失望，我若對社會承認她爲妻時，我此生就難再回故里去了。那麼老人們所受的打擊就不僅失望，恐怕還要傷心而死吧。

——讓她一路回N縣去吧。讓她回國淳那邊去吧。功利主義者的克歐對苔莉雖不無戀戀，但爲保持自己在社會上的聲譽，爲愛護自己的前程，也祇好割愛了。

——那麼你對她完全無愛了？不，我愛她，像愛我自己的生命一樣的愛她。我之陷於不能不和她離開的運命，並不是我個人的缺陷，完全是社會的缺陷！社會上的諸現象都是矛盾的。自己的戀愛和事業不能並立，這就是一種矛盾了。

## 三十一

克歐和苔莉回到家裏來時已燈火滿街了。苔蘭早把晚膳準備好了。霞兒在電車中就在母親懷裏睡着了，苔莉把女兒安置在床裏睡好了後，就出來和他們一同吃飯。

苔蘭聽見姊姊們不久就要動身回N縣去，像小孩子般之流了不少的眼淚。克歐很替她同情，又覺得無邪的苔蘭可憐。克歐想，小小的一個和暖的家庭就這樣的星散了，破壞這小家庭的責任完全該歸自己負擔。她們姊妹有此次的生離的悲痛也完全自己造成的罪孽。

但是要結束的事情還是非結束不可，要分手的終非分手不可。祇三兩天工夫，苔莉把一切的行裝收拾好了。苔蘭一面流淚一面替他的姊姊和克歐清理衣服和書籍。苔莉也跟着她的妹妹流了幾回淚。

“姊，以後霞兒就叫謝先生做爸爸麼？不是回白姊丈那邊去麼？”

“姊姊的一身的事情，你莫再問吧。姊姊做的事是不足爲法的。祇望你以後要謹慎你的身體。不要隨便聽人家的話。”苔莉說了後，歎了一口氣。

苔蘭凝視着她的姊姊像無意識的點了一點頭。

由T市回N縣去要先到S港，由S港再搭輪船赴K埠，由K埠轉搭小汽輪，一天工夫就可以回到N縣。

克歐打聽到五月二十日有輪船由S港開往K埠的，他和苔莉就決定於十九日的下午先乘火車赴S港，預定在S港歇一宵。

十九日的上午，他們把房子退回給房主人了。帶不了的行李，剩下來的家具都由苔蘭送回村裏的母親家裏去了。下午在車站上時，苔莉的母親跟着苔蘭走來了。

“謝先生，莉兒母女一路多勞你招呼了！你見了我的女婿時就替我多問候他幾句。莉兒初到你們鄉裏去，什麼事都不知道，有什麼不對的地方，要請他寬恕寬恕。”

克歐聽見苔莉的母親的囑咐，臉上紅了一陣又一陣。但他望望苔莉，她却在一邊微笑着看看她的母親又看自己。克歐給苔莉一看，覺得自己的雙頰更加熱得厲害。

“你老人家快點回去吧。你的女婿怎麼樣你管他許多！不要你囑咐，謝先生也會很親切的看護我們的。霞兒的爸爸還趕不上他的親切呢。”苔莉笑着催她的母親回去。她說後再望着克歐嫣然一笑。

克歐恨恨的看了她一下，恨她太不客氣了。他怕苔莉的

母親看出了他和她的秘密。

苔莉的母親和苔蘭望着他們乘的火車開動了，才洒了幾滴眼淚回去。但苔莉像有個保護者站在她肩後，她一點兒不感到別離的悲傷。

“你怎麼這樣不謹慎的！給你的母親曉得了我們的秘密時怎麼了呢！”

“你還想不給人知道麼？”苔莉低下頭去，她像對克歐的卑怯的態度很不滿意的。

“但是，還是不給你母親曉得的好。”他也覺得自己太無恥了。他也知道想秘密地向苔莉求性慾的滿足而怕人知道是一種頂無恥的行爲。

“遲早要給她曉得的。苔蘭早曉得了，她不會告訴我的媽麼？”她像很不快意的抱着霞兒把臉翻向車窗外了。

“苔蘭曉得了？！她說了些什麼話？”克歐像駭了一跳的驚呼起來。

苔莉看見他的這樣驚惶失措的態度，覺得他很可笑又很可憐。她禁不住笑了。

“我告訴了她的。她有幾次在夜裏起來聽見我還在你房裏。她很不歡喜的來責問我。沒有法子，我就一五一件的告知她了。我告知她，霞兒的爸爸是個靠不住的人，在鄉裏早

有了三房四妾。我也告知她，你答應了我們替我和霞兒負責；一句話，你的姊姊已經改嫁了——事實上改嫁了謝先生了。”

苔莉說了這一篇話，嚇得克歐兩個眼睛直視着她，祇張開口說不出話來。

“這樣的說了不可以麼？這樣的說不會錯吧！”她睜着她的巨眼很正經的問他。

克歐像沒有聽見她的話了，他祇聽見下面的轟轟的輪音。鐵道兩傍的電柱和林木一陣一陣的向後面飛。克歐覺得此次的旅行像沒有目的地般的，他有點担心了，他覺得自己太不顧前後了。若真的回N縣去，怎麼可以讓她跟了來呢？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 三十二

他們在S港車站由火車裏走出來時已經嚮六點鐘了。車站外絲絲地下起微雨來了。車站前的人力車都給先下車的人叫了去了。苔莉抱着霞兒，克歐提着兩個隨身皮篋，慢慢的由月台上走下來是一條地下隧道，在這隧道中走了五分多鐘才走到車站門首來了。

車站口沒有一輛人力車了。克歐把行李放在菩莉的跟前，自己冒着雨出去叫車子。

“對不起你了。”菩莉在他的後面說。她覺得自己還有相當的‘力’支配他呢，臉上泛出一種得意的微笑。但她看見他的背影，在雨中揩着汗走的背影表現出無限的風塵的疲勞，她又覺得他也是個可憐人。他到底爲誰辛苦呢？他雖然是個罪人，但他是無意識犯罪的。他現在是在贖罪中的羔羊了。一切罪惡的根源還是在我身上。害了 Antony 的當然是 Cleopatra 了。

——我要安慰他才對。不該再懟怨他，脅迫他了。克歐，我雖然對你不住，但我誠心的愛你，這一點總可以得你的原諒吧。你爲我的苦勞，我一切都知。我們的關係作算是種罪惡時，這罪惡也該歸我負責而不在你！不過你現在是我的生命了，我再不能離開你而存在了！你像厭倦了我，論理我當讓你自由，讓你這個無邪的羔羊恢復自由。

他們趕到海岸的一家旅館裏來了。進了旅館後雨越下得厲害了。

茶房帶他們到樓上看了一間小房子，祇有一張床舖的小房子。

“你就在這裏歇一晚吧！”菩莉說了後才留意到立在他

們傍邊的茶房，很機巧的再添上一句，“你就到外面朋友家裏去也省不到多少錢。”

“太太說的話不錯。房錢是一樣的，不過省幾角錢飯餐錢吧了。”

“誰說要省錢呢！”克歐着急的說，“我們怎麼好同一間房子呢！”克歐早就向苔莉說過了，到了S港——住有許多友人的S港——他無論如何不能同住在一家旅館裏。

“到了這個地方，到了此刻時候，你還這樣的沒有勇氣！”苔莉說了後低下頭去歎了一口氣。

在克歐意料之中的苔莉的譏刺，他像沒有聽見。茶房像有點曉得他們間的曖昧。

“這裏一連三間房子都空着的。那一間有兩張床。這兩間都是一張床的。你們慢慢地看了後再決定吧。”茶房說了後微笑着下樓去了。

“克歐，你就在這裏歇一晚吧。多開一間房子也使得。你一離開我就寂寞得難挨。尤其是在旅途中的客舍裏的晚上，你也忍心放我一個人抱一個小孩子在這裏麼？作算有友人來看我們，我們各住一間房子，他們也不至於說什麼話吧。”

他們倆爭執了一會，但到了S港的克歐始終不能容認苔莉的要求。外面的雨也晴了，他在這旅館的小房子裏和她



同吃了晚飯後就走出來，說到朋友家裏去歇一宵，明朝再來  
牽她們一同到輪船碼頭去。

苔莉流了幾滴眼淚望着他出去。

克歐也很想和苔莉同住了一個旅館裏，因為旅館的設  
備，尤其是銅床和浴室不住地向他誘惑，引起了他不不少的  
興奮。

——不，不，這萬萬做不得！住在S港的朋友們早曉得  
我今天會到S港來。我也答應了他們一到S港就去看他們  
的。作算我不去看他們，他們終會找到來的。我和她的不自  
然的態度給他們看出了時……克歐像竊了食的小孩子還在  
拚命的拭嘴脣。

他走到街路口上來了，待要轉灣時，他停了足翻過頭來  
望望旅館的樓上。他看見苔莉抱着霞兒靠着扶欄在望他走。  
霞兒看見他停了足便不住地“歐叔父，歐叔父”的叫起來。她  
的淚眼，她的蒼白的臉，她的意氣銷沉的姿態，都能使他的  
心房隱隱地作痛。聽見霞兒叫“歐叔父”的無邪的清脆的聲  
音，更引起了他的無限的哀傷，他快要掉下淚來了。

他不忍再望她們，也不忍再聽霞兒的呼聲，他急急地轉  
了灣。看不見她們母女——像在沙漠中迷失了道路的母羊  
和小羔——了，但小羔羊的悲啼還不住地蕩進他的耳鼓裏

來，可憐的母羊的憂鬱的姿態也還很明瞭地幻現在他的眼前。

### 三十三

——她的一生的幸福全操在自己的掌中了。她也像信仰上帝般的把她的一身付託我了。我不該使她陷於絕望，不該對她做個 Betrayed! 我們可以離開 N 縣，離開 T 省，離開祖國，把我們的天地擴大，到沒有人知道我們的來歷，沒有人非難我們的結合，沒有人妨害我們的戀愛的地方去! 什麼是愛鄉! 什麼是愛國! 什麼是立身成名! 什麼是戰死沙場! 什麼是馬革裹屍! 都是一片空話——聽了令人肉麻的空話! 結局是想利用這些空話來升官發財吧了! 我還是拋棄這些夢想吧! 我還是回到我們固有的滿植着戀愛之花的園中去和她赤裸裸地臂攬着臂跳舞吧! 再不要說那些愛鄉愛國，顯親揚名的肉麻的空話了! 再不要對社會作偽了! 還是恢復我的真面目吧! 恢復我的人類原有的純樸的狀態吧! 苔莉，苔莉! 我真心的愛你! 我誠懇的愛你! 我盲目的愛你! 除了你在這世界裏我實在再無可愛的人! 再無可以把我的靈魂相託的人! 但是不知爲什麼緣故，我總不能伸張我的主張，不能表

示出我的最內部的意思。苔莉，這完全是我們所處的社會的缺陷。望你原諒我的苦衷，也容恕我的罪過吧！

克歐先到 S 港中學校去找從前的紫蘇社的同志。有四個同志——其中有會過面的，有沒有會過面的——都在這間中學校任課。偽善的克歐想到這中學校來寄宿一宵，表示他和她的友情是很純潔的。

石仲蘭，曾少筠，錢可通，劉宗金都是從前共組織紫蘇社時的同志。但嚴格說起來，石仲蘭和曾少筠才算是純粹的紫蘇社的社友。錢可通和劉宗金兩人雖曾在紫蘇社的刊物上發表過幾篇文章，但後來領了一個政客團體 N 社的津貼，跑到 N 社去研究升官發財的方法了。他們四個人前前後後都到 S 港中學來各佔了一個教席。

克歐走到中學校時只找着一個曾少筠。其他三個吃過晚飯後都出去了。

“你來了麼？密司杜呢？”少筠接着他就問苔莉，因為她在紫蘇社出入時和少筠認識了的。

“她在×旅館裏。我今晚上要在你這裏借宿一晚了。”

“不是和她一同住旅館麼？”少筠用懷疑的眼睛望了望克歐。

“你說些什麼！”克歐猜不着少筠是正經的問他還是譏

刺他，免不得雙頰發熱起來。

“你看做過賊的人總是心虛的！你在T市可以住在她家裏，現在到S港來同住一家旅館有什麼不可以呢？”少筠笑着說。

“你不要再瞎說了！我們到什麼地方逛逛去吧。”

“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書店去好不好？”××書店是替他們出版文藝書籍和雜誌的。克歐想去看看自己近作的一篇長篇小說印出來了沒有。

“你再坐一會吧。他們快要回來的，等他們回來一路去。”

克歐聽見錢劉兩個就頭痛，但既到了這裏來又不能不會會他們。他真的等了一會後，石仲蘭和劉宗金回來了，祇有錢可通一人沒有回。他們說他到N社去了，今晚上怕不得回來。

天上的黑雲漸漸的散開了，像有點月色，不至十分黑暗。他們共叫了一輛馬車趕到××書店來。客齋的店主人看見不常來的克歐來了，不能不在一家館子裏開了一個招待會。

書店裏邊有兩三個年輕的夥伴喜歡讀他們的作品。他們在館子裏吃了飯後都贊成到×旅館去看“家庭的暴君”

的作者。頂熱心贊成的還是書店裏的年輕的夥伴。因為是個女作家，他們尤熱心的希望着去會會。克歐本想阻止他們，但恐怕更引起了他們的猜疑，終於默殺下去了。

### 三十四

夜愈深，天氣愈晴朗起來。書店的主人改僱了一輛寬大的汽車送他們到×旅館去。

“夜深了，我們明天去看她吧。”石仲蘭苦笑着提出抗議來。克歐想，老石真的是我的知己了，同志們中我所敬畏的也祇他一個人。我想說的話，現在他都替我說了。恐怕是他知道我想說，不便說出來，所以代我說了的吧。

“不，不行，不行，今晚上就鬧到天亮也不要緊！”書店的年輕夥伴K在高聲的反對石仲蘭的提議。

“‘飄零’裏面的女主人公是不是杜女士？那部長篇小說頂銷行，祇一年多——還沒到一年的工夫，已經五版了。”另一個書店員C笑着問克歐。

“飄零”是寫一個女作家，也是個未亡人，她對一個青年美術家生了戀愛。可是那個青年美術家對她若即若離，不甚屬意於她。至女作家方面則誤認青年對她的同情為戀愛。後

來出她的意外，聽見那個青年和一很純潔的處女訂了婚，便跑到青年的宿舍裏去，要求他對他的未婚妻宣告廢約。但青年不能容許她的要求，她就當青年的面前服毒。青年待要奪取她手中的毒藥時，已來不及了。這個可憐的女作家就在一家小病院裏受着青年的溫愛的看護，很樂意地微笑着死了，她對青年說，她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她所希望的就是她臨死時，青年能夠看着她死。這個女作家死了後，青年大受感動，若有所悟般的向他的未婚妻取消婚約。自己就往外國漫遊，“不知所終”了。

克歐想，不錯，這是自己在南洋旅途中思念苔莉時的創作，以苔莉爲女作家，以自己爲美術家的青年，並將對苔莉及自己的直感延長下去寫成的。本來算不得是篇傑作，但在對文學的批評的眼光還不甚高明的女學生羣中是很受歡迎的。他給C店員這一悶倒不好意思起來了，他對C惟有苦笑。

“恐怕克歐對苔莉的關係不止那個美術青年對女作家的關係吧。”劉宗金無忌憚地插嘴說。

“瞎說，我和她是親戚，你們該知道吧。”

“到了那時候還論什麼親戚不親戚。”劉宗金始終不信。克歐和苔莉間能保有純潔的關係。

“你在T市也常到××街去頑麼？”少筠問克歐。克歐搖了搖頭。

“那麼你一個人在T市兩年多能守你的獨身主義 倒是個疑問。”劉宗金更緊迫着說。

“莫說那些無聊的話了！”石仲蘭微微地苦笑了一下後說。

——老石並不幫我說句把話，不替我辯護。看他也有點懷疑我般的——不，不是懷疑，他直覺着我是個罪人了吧！好友，你該摒棄我，和我絕交的。我實在再沒有資格做你的朋友了。按理我不應來看你，不應以犯罪之身來見你。掩着自己的罪，裝着平常人般的來看你，那我又加犯一重的欺詐罪了！何況這次回去還想以犯罪之身去欺騙慈愛的雙親，騙娶純潔的處女！我犯的罪多麼重大嘍！克歐在汽車中恰恰和石仲蘭正對面的坐着，他迴想了一會，熱着臉低下頭去，不敢看石仲蘭。幸得汽車裏黑暗，沒有人留意到他的臉紅。

汽車停在×旅館門前了，嚇得旅館的茶房們都跑出來，他們以為有什麼貴客或富人來留宿的。等到他們看見了日間來過的克歐也從汽車裏走出來，他們又很失望的退了下去。

## 三十五

幸得霞兒早睡了，他們怕嘈醒了她，在一間小房子裏擠了一會擠得不耐煩就回去了。但在這短短的時間中劉宗金還是用偵察的態度對克歐和苔莉。

“你這次回國淳那邊去麼？不再出來T市了麼？”劉宗金看見了她就很關心的先問了這一句。他是全知道國淳在N縣已經有一妻一妾的了，他曾向她示意過三兩次，不過都給她拒絕了。他知道她的心完全趨向克歐方面去了，所以對克歐懷了一種嫉妬。他很想發見克歐和她的祕密，並且將這種祕密的證據提給社會。

克歐很耽心苔莉說話之間不留神的露出破綻來，他祇能像囚徒般默默地坐一隅待刑的宣告。

“我？我回N縣做女傭相去。”苔莉哈哈的笑起來。

“誰結婚麼？”

“還有誰？是他請求我回去看他們成婚的。”苔莉指着克歐對他們說。“他不管人喜歡聽不喜歡聽，他祇管向着我說許多新婚的夢話。他真是個利己主義者。”

劉宗金聽見苔莉知道克歐和劉小姐的婚約，很失望的



不能再說什麼話了。

“你要留神些。恐怕是國淳託他把你騙回N縣去的吧。”石仲蘭再添上了這一句，在座的幾個來客都大大的失望，態度也比來的時候莊重了許多。因為他們知道了他們預先默認的完全和事實相反了。他們覺得不單對不起苔莉，也覺得對不起克歐了。

第二天的十點鐘他們所搭乘的輪船F號由S港展輪駛向K埠去。

在海上，他們又恢復了埃田樂園中的歡娛狀態了。由S港至K埠的輪船須在海上走三晝夜。他們在輪船的二等客室中共佔了一個艙房。他們在船上和在T市K街的家裏時一樣的自由了。他們在輪船裏對搭客們都自認為夫婦，因為不自認為夫婦反會引起他們多方的注視與懷疑。

苔莉抱着霞兒走出甲板上來望海，克歐和苔莉並肩的憑着船欄眺望。他比苔莉對海的經驗深些，關於海的智識也博些，他指着海面的現象——為她說明。這時候在艙面的搭客們都很艷羨這一對年輕的夫妻，視線也齊集到他倆身上，苔莉不時翻過臉來看他們。她覺着他們的注視時也有點難為情，但同時又感着一種矜高——她在這輪船裏算是個女王了，除了一等客室裏的一個金髮藍睛的西方美人比她年

輕之外。

克歐像預知道距N縣愈近，他接近苔莉的時間也愈短縮。對她的愛戀陡然的增加了起來。除了到餐房裏吃飯和飯後出甲板上眺望外，其餘的時間都相擁着守在艙房裏。他們倆惟恐這樣短縮的寶貴的時間空過了，他們的歡會的時間也就無節制起來。

幸得這幾天來海風不大，海面沒有意外的波動。

第二天的晚上，苔莉看着霞兒睡下去了後循例的走到克歐坐着的棧化椅上來和他並坐下去。

她每次受克歐的無節制的要求，就感着肉的痛苦。但她又不能一刻離開他，也不敢對他有一次的拒絕；這許是她的偏見，她以為不抱持這樣的忍從主義就不能維繫他的心。

“我想睡了，你怎麼樣？”苔莉打了一個呵欠，把頭枕到他的肩上來。但克歐祇顧翻讀舊報紙，並不理她。

“今晚上算了吧。可以？我先睡了。”苔莉微笑着站起來解衣裙。克歐此刻仰起頭來癡望她了。

“不要望着我，請你背過臉去。”她斜睨着克歐作媚笑。

“……”他祇微笑着看她，不說話。

“你這個人總是這樣討厭的！”她自己背向那邊去了。

輪船輕輕地在盪動，她雙手攀着榻沿，隻手把黑文華縐

裙解下來了。湖水色的長絲襪套上至膝部了，桃色的短褲遮不住腿的整部。白質藍花條的竹布襯衣也短得掩不住褲腰。跟着輪機的震動，襯衣的衣角不住地在電光中顫動。克歐看得出神了。他再細望她的臉部，薄薄地給一重白粉籠着的臉兒在電光下反映出一種紅暈。

“令人真個銷魂！”克歐從梭化椅上跳起來。

“討厭的！不怕嚇死人的！”她一面翻過臉來笑罵他，一面在除襪子。“你說什麼？”

“我唱讚美歌，讚美你的美！”

“趕不上劉小姐吧。”她失笑了。

“幾點鐘了？”他聽見她提及劉小姐便左顧而言牠的。

“不早了吧。船鐘才响了五响，幾點？”

“那麼十點半了。睡吧！”他湊近她。

“睡吧！”她低下頭去，但隻手加在他的肩上了。

## 三十六

航海中整三天三晚的歡娛匆匆地過去了。五月二十三日的拂曉輪船進了K埠的港口。他們倆站在圓形的鐵窗口眺望岸上的風景。

“我竟不知道瓦埠是這麼美麗的一個市場！那邊恐怕是市外的公園吧。門首植的一叢叢的蘇鐵，果然是亞熱帶的風景。”她不住地歡呼。

頂鬧熱的海岸街道像電影畫一樣的移動到他們眼前來了。高低一律的西式建築物不住的蠕動，海岸馬路上有無數的走來走去的行人和幾輛飛來飛去的電車。完全是一幕電影畫。

“真好看！”她無意識的說了。

“真好看！”霞兒也拍掌笑着學她的母親的口脛，引得他們倆都笑了。

“那一個人有點像國淳！”克歐指着穿夏布長褂子的男人對苔莉說。

“那裏？”她像孩了一跳，驚呼着問他。但她馬上恢復了她的鎮靜的態度，因為她當他是說來試他的心的。

“你看那個不像霞兒的爸爸麼？”

“在那裏？”她跟着他所指示的方向伸首湊近窗口向外望。

“那邊不是站着一個戴竹笠的，手拿木棍的巡捕麼？看見了麼？”

苔莉點了點頭。

“在那個巡捕的那一邊走着的，現在走過去了，你看！”

船身像快要靠攏岸壁了，突然的向後一退，那個巡捕和像國淳的人都看不見了。

“不是他吧！”她翻過來向着他苦笑。

“他知道我們回來怕要出來K埠迎接我們。”

“他怎麼知道我們在那一天到K埠呢？”

“啊！我忘記告訴你了，我動身時打了一個電報給他，把我們搭的輪船名都通知他了。”他說了後臉紅紅的癡望着她——臉色急變蒼白，神氣也急轉嚴厲的她。他自己也默認不告訴她而打電報給國淳，叫他出來K埠接她們母女的行為是欺騙，斷定此種行為的動機也是很卑怯無恥的。他的用心又安能逃出她的犀利的推測！

“你這個人！真的……”她沒有把話說下去，兩行淚珠撲撲簌簌地掉下來了。

“表兄寫信來要我這樣做，我有什麼法子呢？”他祇能把這句話來搪塞。

“算了，算了！我知道了就是了！你已經把你的心剖開來給我看了！”她收了眼淚翻向那邊去不再理他了

輪船像停住了，覺不着船身的微震了。一羣旅館的夥伴們叫囂着跑進來，把霞兒驚哭起來了。

“有到××棧的沒有！”

“有到××酒店的沒有！”

克歐和她的艙房門還緊閉着，在艙門首走過去的旅館的夥伴都敲一敲他們的房門。

克歐也耽心國淳走進來看見他們同占有一個艙房並且在白晝裏也還緊閉着有點不方便，他把門開了，走出來站在房門首。他在黑壓壓地一羣人中沒有發見像國淳的人。一個個的旅館的招待在他面前走過時就循例的問“先生，到××酒店麼？”“先生，到××棧麼？”但他祇搖搖頭。這些夥伴們雖經他的拒絕，但走過去時還要向房裏面張望。看見苔莉時就略停住足瞻仰一瞻仰。克歐看見他們這樣的失禮的狀態，很着急起來，但也沒有方法奈何他們。

克歐等了一會不見國淳來，他默默地歎了一口氣，他覺得這個重贅的擔子一時還卸不下。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計劃很卑怯很可恥，但受着社會的重壓不能不這樣做。他在T市時就預定未抵K埠之前只管和她尋幾天的歡娛，一到K埠接着國淳時就交回給國淳，自己急急地躲開，和她訣別吧。思念到這種對不起苔莉的計劃，不自然的染有多量血淚的分手，克歐也未嘗不覺得心痛。但所處的社會如此，他始終不承認是他一個人有罪。自己和苔莉會陷於這樣的

不可收拾的狀態，國淳也該分担點責任吧。總之自己和苔莉的親暱，罪不在她，也不在我，是一種不可抗的力使然的！

克歐想，國淳不來，我們只好再在K埠同住幾天旅館了。他同時也覺得自己的心還受着她的吸引，他到了K埠，覺得她的肉的香愈強烈地向他誘惑。

“無論如何，我還沒有離開她的可能！”

他最後叫了有名的T酒店的夥伴來，決意進T酒店。他要那個夥伴即刻把他們的行李搬上去。

“先生，讓我去叫幾個夥計來替你搬行李。你把這張招帖拿着。”

“你呢？”

“我要到前頭那一艙去看還有客沒有。”

### 三十七

克歐在T酒店開了兩間面海相鄰的樓房。到了K埠，他主張和她各住一間小房子。苔莉本來就反對，但她想不出什麼口實來要求他同一個房間住。

“我一個人有點害怕。”她在晚間祇能這樣的向克歐乞。

憐。但克歐祇向她笑一笑。她看見他的冷淡的微笑，心裏很不舒服，終於流下淚來。

“事實上還不是同一間房子麼？多開一間房子是怕有認識我們的人來看我們時方便些。”

他們抵K埠後就打了一個電報給國淳，要他出來K埠接苔莉母女。過了兩天，他們接到國淳由N縣寄來一張明信片，說他一時因事不能來K埠，望克歐即刻動身帶她們到N市來。克歐接到這張明信片時，有點氣不過，他覺得國淳像故意和他作難般的。苔莉却希望着能夠和克歐在繁華的K市多歡娛幾天。但她心裏也有點不滿，恨國淳對她們母女太無誠意。

克歐就想當晚動身，但苔莉執意不肯，她說國淳既然這樣的無誠意，我們索性在這裏多耍三兩天吧。

“你看霞兒的爸爸信也不寫一封！你這樣辛辛苦苦的把我們帶了回來，在明信片裏也該說句感謝的話才對。由T市到這裏我們真累了你不少！”

“……”克歐聽見她的話，禁不住臉紅起來。他覺得她的話句句都有刺般的。他祇有苦笑。

相鄰的一間比較寬的，有兩張寢床的房子空下來了，他倆就索性搬進去，共一個房子住了。由N城來K埠的小輪船



是在夜晚上十二點至一點之間抵岸的，前兩晚上他們都担心國淳由N城趕到來，不敢盡情的歡娛。每晚上要等到响了一點鐘後克歐才走進苔莉的房裏來。

“真不自由極了！我看你很可憐！”苔莉笑着把他的頭撲到胸前來，他一面嗅着她的肉香一面暗暗地羞愧。他想從今天起就和她斷絕關係吧——斬釘截鐵地和她斷絕關係吧。但志氣薄弱的他覺得終難離開她。至不能離開他的理由，他自己也莫明其妙。有點似愛，也有點似慾。

接得國淳不來K埠的信片後，那晚上他們共住一間房子了，也不像前兩晚上般的不自由了。

到了K埠的克歐精神和體力都同程度的疲倦極了，尤其是才離開苔莉的擁抱他便感着一種可唾棄可詛咒的疲倦。他覺得睡在自己身傍的苔莉萬分的討厭。她不管克歐的疲勞，看見他奄奄欲斃的態度，祇當他是厭倦她了，她愈湊近他。快近六月的南國的氣候已經很鬱熱的了，他覺得她的肌膚會灼人般的。

“你也回到你床上去歇息吧，我要睡了。”他催她快離開他。

“你們男人都是這樣不客氣的。自己的目的達了後就不要人了的。回到N縣去時，怕少說話的機會了，我們趁這個

機會多說點話吧。”她苦笑着說了後忽然流下淚來。

“想睡的時候那裏能談話呢？他像不留意她的哭了，因為她近來哭得太尋常了。他知道她是患了血斯得利症。

“日間睡了大半天，此刻還想睡麼？你莫非是有病？”她伸過手去攀他的肩膀要他翻身過來向着她。

“日間不該睡的。日間睡了，夜間愈想睡。”他閉着眼睛答應她。他也覺得她可憐，翻過來機械的擁抱着她。

“你的意思怎麼樣？快到N城了。”她低聲地問他。

“你呢？”他沒有氣力般的敷衍着反問她。

“你還問我？我想向霞兒的爸爸要點生活費就回T市去。也望你……”她紅着臉不說下去了。

“我隨後也要回T市去的。我要在T市的銀行裏實習。”

“不能一路回去麼？”

“你想我好再跟你回T市去麼？”

她點了點頭後，

“那你以後要什麼時候才回來T市？靠得住？”她摸着他的胸口撒嬌般的問。

克歐看見她的嬌態，覺得自己的確沒有離開她的能力與勇氣了。灼熱着的她的身體再次的引起了他的興奮。

“你還是歇息一會吧。我看你的身體不如從前了，也瘦

了許多。”她摸他胸側的歷歷可數的肋骨。

半年間以上的無節制的性的生活把克歐耗磨得像僵屍般的奄奄一息了。他也知道自已的身體崩壞了。每走快幾步或爬登一個扶梯後就喘氣喘得厲害。多費了點精神或躺着多讀幾頁書就覺得背部和雙頰微微地發熱。腰部差不多每天都隱隱地作痛。他覺得一身的骨骼像鬆解了般的。但他覺得近來每接觸着她，比從前更強度的興奮起來。他想這是癆疾初期的特徵吧。

### 三十八

苦蕒去了後，克歐很疲倦的昏沉沉地睡下去了。他也不知睡了多久，他像聽見表兄國淳說話的聲音，忙坐起來。他感着背部異常的冰冷，伸手去摸一摸時襯衣濕透了大半部。他再伸手去摸自己的背部。滿背都塗着有黏性的汗。他望望對面的床上，苦蕒臉色蒼白得像死人般的浴在白色電光下睡着了。

那裏有國淳？完全是自己疑神疑鬼的。他在床上坐了一忽，覺得房裏異常的鬱熱，頭腦像快要碎裂般的痛起來。他輕輕地起來下了床，取了一件乾淨襯衣換上，跑出騎樓上來

乘涼。他望見滿海面的燈火，又聽見汽笛聲東呼西應的。騎樓下的馬路上往來的行人比日間稀少得多了，但還有電車——沒有幾個搭客的電車疾駛過來，也疾駛過去。夜深了的電車的輪音更轟震得厲害。

克歐在騎樓的扶欄前坐了一會，精神稍為清醒了些。他翻轉身來一看，騎樓的那一隅有一個小茶房迎着海風坐在一張藤椅上打瞌睡。他是輪值着伺候附近幾間房子的客人的。

“茶房！”克歐把小茶房驚醒來。

“什麼事？”小茶房忙睜開他的倦眼。他老不高興的，站也不站起來。

“由N城來的小輪船到了沒有？”

“沒有到吧。”小茶房不得要領的回答克歐。

克歐望一望裏面廳壁上的掛鐘，還沒到十二點鐘。

第二天晚上克歐要求苔莉搭小輪船到N城去。但苔莉有點不情願。

“霞兒的爸爸既然這樣的沒有責任心，我們也索性在這裏多樂幾天吧。”

克歐想自己是站在地獄門前的人了，還有什麼歡樂呢。所謂兩人的歡娛也不過一種消愁的麻醉一樣的興奮劑吧。

了。但他不敢在她面前說出來。

“我們沒有什麼理由在這K埠勾留了。久住在這裏要引起他們的懷疑。”

“他們是誰？”她直覺着克歐所耽心的不止國淳一個人。

克歐祇有苦笑，不再說什麼話。他感着自己的身心都異常的疲倦。今天的天氣涼快些，但他的背部還微微地發膩汗。

——像我這個墮落了的病夫還有資格和純潔的處女結婚麼？不要再害人了吧。克歐回憶自己的過去生活並追想到自己的將來，他覺得自己是前程絕望了的人！害了苔莉，不該再害劉小姐了。他思及自己的罪過，險些在苔莉面前流淚了。

“你還是想快點回到N城去見未婚妻吧！”苔莉更進迫一步的嘲笑他。

“是的，我要回N城去看看。總之我不至於對你不住就好了。可以麼？”他很堅決地說。

苔莉總敵不住克歐的執意，就當晚十點鐘抱着霞兒和克歐搭乘了駛往N城的小輪船。

“真的祇有這一晚了。”他們在這小輪船裏也共租了一個小艙房。但他們終覺得痛苦多而歡娛少了。他們都預知道

事後祇有痛苦和空虛，但他們仍覺得機會——日見減少的機會空過了很可惜。

“怎麼你總是這樣不高興的？”他擁着她時問她。

“恐怕是身體不健康的緣故。兩三個月沒有來了，那個東西！說有了小孩子，又不十分像有小孩子。霞兒還在胎裏時就不是這個樣子。”她說了後微微地歎了口氣。

“你身體上還有什麼徵候沒有？”

“困倦了時，腰部就酸痛起來。下腹部也有時隱隱地作痛，臍部以下。”

“不頭痛麼？”

“怎麼你知道我頭痛呢？”她仰起頭來看着他微笑。“那真的不得了，痛起來時腦袋要碎裂般的！霞兒沒有生下來時也常常頭痛或頭暈，不過沒有近時這樣的厲害。”她說後再頻頻地歎息。

“不是有了小孩子吧！”他像很擔心般的。

“恐怕不是的。有了身孕時，你怎麼樣？很耽心吧！”她笑着揶揄他。

“沒有什麼耽心。不過……”

“不過什麼？你們男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圖自己的享樂，對小孩子的生育和教養是一點不負責任的。”她再歎息，

歎息了後繼以流淚。

——她患了血斯得利病，我也患了神經衰弱症及初期的癆病了。我們都爲愛慾犧牲了健康。不健全的精神和身體的所有者在社會上再無感知人生樂趣的可能，一切現象都可以悲觀。她想獨佔我的身心，我又想和劉小姐結婚；這都是溺在叫做“人生”的海中快要溺死的人的最後的掙扎吧了！

“你像患了婦人病。怕子宮部起了什麼障礙吧。”

“……”苔莉祇點點頭。

小輪船溯江而上。夜深人靜了，他們聽見水流和船身相擊的音響了。江風不時由窗口吹進來。克歐坐起來，睡在他傍邊的她的鬢髮不住地顫動。他把頭伸出窗外去，望見前面的兩面高山，江面愈狹了。水流之音愈高。頂上密密地敷着一重黑雲。看不見一粒的星光。他歎了口氣。

——像這樣的黑暗就是我的前途的暗示吧。克歐感着萬斛的哀愁，若不是站在苔莉面前，他要痛快地痛哭一回了。

### 三十九

第二天下午三點多鐘，克歐回到N城來了。N城祇有三

兩家很樸質的客棧。克歐找了一家頂清潔的R客棧把苔莉安頓下去。

“我叫茶房到表兄家裏去了，叫他即刻來找你。我今天不能在這裏陪你了。我今晚上再來看你吧。”

克歐的家離城有十多里，今天趕不回去了，他打算明天一早回去。

克歐由R客棧出來，覺得一別二年的N城的街道都變了樣子。他最先到一家父親來城時常常出入的商店搭了一個信，叫家裏明天派一個人出城來迎他。

他再到幾個朋友的住家去轉了一轉都沒有找着。最後，雖然不好意思，他跑向商業學校來了。他是來會他的岳丈的。他明知他的行動前後相矛盾，——不單矛盾，完全是無意識。他想有這種種無意識的舉動，才叫做人生吧。

“校長不在校，出去了。”號房這樣的回答他。走得倦疲極了的他站在學校門首癡癡地站了一會。

“要會會其他的那一位先生麼？”號房只當他有什麼困難的事情要向學校商量。

“不，不必了。”他丟了一張名刺給門房後又匆匆地走出來。他覺得沒有地方可去了，他指向R客棧來。

在R客棧的後樓一間房子裏，夾着一張圓棹和苔莉對



坐着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表兄國淳，國淳看見他，忙站起來說了許多客氣話，向他道謝。

“到那裏去來？是不是看劉老先生去來？”國淳嘻嘻的笑着問他。

明知苔莉決不會把自己和她的祕密關係告訴國淳，但克歐近來的神經很銳敏，他猜疑苔莉至少把祕密的一部分漏給她的丈夫了。他祇臉紅紅的微笑着答不出話來。

“啊！不得了！行李還沒有點清楚就急急地出去了，說要看未婚妻去。”苔莉故意的訕笑他。

克歐又覺着自己的意思的矛盾了。他早想把苔莉母女交回國淳，自己好恢復原有的自由。但此刻看見苔莉和國淳很親暱的在談話，又禁不住起了一種嫉妬。

——國淳在這裏，我是無權利親近她的了。他感着一種悲哀，同時又感着一種絕望。他坐了一會。國淳對苔莉不會說話了。他想儘坐在這裏監督着她反要引起國淳的猜疑。他忙站了起來。

“你們久別了，慢慢談吧！我出去一會再來看你們。”克歐勉強的笑着說。

“你又到那裏去？還沒有會着未婚妻麼？”她也忍着眼淚問他。

“不到那裏去。到朋友店裏去坐坐就來。”

“你要回來一塊兒吃飯喲。”她知道他是因嫉妬走的，心裏又喜歡又覺得過意不去。

“是的，克歐你今晚上就回來一同吃個晚餐吧。我叫賬房特別的準備好了。”國淳趕着跟了克歐出來。

克歐聽見國淳以主人自居——在苔莉房裏以主人自居的口腔，更感着一種強烈的醋意，像受了莫大的恥辱，差不多要流淚了。

國淳送着克歐走下樓來。他當然是希望着克歐的迴避，好讓他和苔莉盡情的暢談。但他拍着克歐的肩膀，

“你今晚上定要回來！我回去了後你要盡力的替我勸她一勸，勸她回我家裏去。我家裏的幾個都很歡迎她，很可以共處的。”

克歐最覺驚異的就是他今晚上不想在這旅館裏留宿。

——他被她拒絕了吧。克歐感着一種快感，他覺得自己還是個勝利者。

——他莫非懷疑了我們嗎。怎麼託我勸她呢。他已經懷疑我有比他更大的力支配她了。他看出了她對我的懷想吧。託我勸她回他家裏去就是暗示我拒絕她的愛的。克歐想到這一點又感着一種不安。

“你今晚上還是在這裏另開一間客房吧。到別的地方寄宿多不方便。”國淳繼續對他說。

他看見國淳此刻的誠懇的態度又覺得很對不起國淳了。偷了他的妾，還要嫉妬他，討厭他，這不是強盜式的行爲麼？他知道了苔莉沒有露出一點破綻給國淳看，國淳對自己也沒有半點懷疑的樣子，他安心下去了。

——那麼，還是勸她回他家裏去的好，事情比較容易解決些。無責任的思想再在克歐的腦裏重演出來。

“我想到商業學校去寄宿一晚，明天回家去。”

“太不方便了。你不怕人家的笑話？鄉裏人頑固得很的。”國淳苦笑着說，“你還是在這裏歇一晚吧。望你今晚上盡情的勸她一勸。”

克歐看見國淳和苔莉對坐着說話後，頓覺得自己和苔莉相隔的距離有萬里之遙，他想暱就她的情也愈迫切了。

#### 四十

克歐在晚上的八點多鐘才回到R客棧來，他走上樓上來時他們都圍着一張小圓桌在談話，國淳和苔莉外還來了兩個客人。

“回來了，回來了！”國淳看見克歐先站起來說。那兩位客人也站起來。祇有苔莉快快不樂地坐着不動，她像很討厭那兩個客人。

克歐認得來客中的一個是他的岳丈，他忙嘻嘻地笑着上前去握手。由劉老先生的介紹，克歐知道還有一個比較年輕的客人是劉校長的堂弟，在商業學校裏當會計的。克歐和他們周旋了一刻才坐下來。他偷望苔莉，她的臉色異常嚴肅的，抱着霞兒背過那一面去坐着，她像很討厭他們，巴不得馬上趕這兩個客人出去。他們都不十分注意，祇有克歐知道她的心事，他看見她的煩憂的樣子，心裏異常的難過。

“今晚上就搬到我那邊去好麼？學校裏清靜些，也方便。”劉老先生雖然覺得自己的女婿比從前蒼瘦難看了，但他祇當是在暑期中經了長途的旅行的結果，不過一時的現象吧了。他不知道他的女婿早沒有資格和他的純潔的女兒結婚了。

“劉老先生！急什麼？就住在這裏，誰會和你爭女婿呢？”國淳笑着說。苔莉也啞的笑了出來，她像很感激國淳替她說了一句。

“哈，哈，哈！”劉老先生也笑了起來。

“嫂子明天會到學校裏來吧。”那個當會計的像受了克

歐的岳母的囑託，特向劉老先生提了提，叫他約定克歐。

“明天尊大人一定出來的。內人也要出來的，她想會會你。明天她大概會帶小女同來吧。現在是新時代了，不比從前了。從前未婚的夫婦是難得會面的。哈，哈，哈！”

“我們都準備好了。明天謝老先生來時，克歐就伴他到學校裏來，大家一同吃個便飯吧。國淳，你伴你這位太太和小姐也一路過來。”那個當會計的也笑着說。

“謝謝。”國淳笑着點點頭。苔莉把嘴唇一擦翻向那邊去，好像不願意聽那些話。不一刻，她抱着霞兒立起來回房裏去了。

劉老先生和那個當會計的去了後是開晚飯的時候了。國淳像有特權般的跑進苔莉的房中催她出來吃飯。克歐等了好一會還不見他們出來。他描想到國淳向苔莉身上的摸索，因為國淳是有這種下流習性的，強烈的醋意再湧起來。他恨不得快把國淳攆出去，馬上把苔莉抱過來。

——你明天是要和未婚妻會面的人！他對苔莉的赤熱的慾望像澆了一盆冷水。

——管牠呢！國淳把今晚的機會讓給我了，祇有今晚一晚上！我還是擁抱她吧！無論如何不能放過她！克歐也暗暗地驚異自己何以會變成這樣墮落的一個人，這樣無良心

的一個人！

他望見苔莉帶着淚痕出來，國淳抱着霞兒跟在後面。

吃過了晚飯，國淳替克歐叫茶房開了一間小房間，請克歐進去歇息。他却跟着苔莉走進她的房裏去了。

克歐本不情願聽他們在隔壁房裏低聲的私語，但又不情願出去。他怕國淳對苔莉有意外的舉動，他要守護着她。他在自己的小房子裏躺在床上靜靜地竊聽她房裏的聲息。國淳說話的聲音很低，聽不出他說些什麼。

——他在向她要求吧。他當她經了長期的性的苦悶，他一要求，定可發生効力的。他不知道她，比他在T市時，有更強烈的新鮮的性的滿足呢。克歐想到這裏又覺得好笑起來。

#### 四十一

由八點鐘等到十一點鐘，國淳還不見離開這家客棧。克歐等得不耐煩了，他一個人在房裏飽嘗了又酸又辣的嫉妬的痛苦了。他忽然聽見苔莉在隔壁房裏叫起來。

“不行！不行！你今晚上快回去！你讓我再深想一回，決定了主意後再答覆你！你快鬆手！莫嘈醒了霞兒！”

克歐聽見苔莉這樣的向國淳拒絕，心裏雖發生一種快

感，但聽見國淳對她竟無禮的動起手來，他的胸口像焚燒着般的。一陣悲酸和憤怒結合起來的怪力差不多逼他跑過隔壁房裏去向國淳宣告決裂。但他——卑怯的他祇一刻又忍了下去。

過了一忽，國淳臉色蒼白地很失望地走出來站在克歐的房門首。

“我回去了。明天一早就來。請你多多勸她，勸她回我家裏去同住。我從前雖騙了她，但以後決不會對不住她就好了。是不是？”

克歐祇點點頭。國淳垂着頭向樓下去，克歐不能不送出來。他站在客棧門首看着國淳跳上人力車去了後才回到樓上來。他還不敢就走進苔莉房裏去。怕國淳忘記了什麼事物趕回來。但他早想和她親近了，全身發熱般的想和她接觸了。他的胸口不住的悸動——像初和苔莉接近時一樣的悸動。

快要响十二點了，他望着客棧的外門下了鎖後他才走進苔莉房裏來。她癡望着棹上的洋燈火在流淚。

“身體怎麼樣？”他坐近她。

“……”但她不理他。

他看見她不理他，忙把房門關上，過來和她親近。

“你還是看你的未婚妻去吧！跑到我這裏來做什麼？”她拒絕他的要求。

“你就變了心了！你還是喜歡他！他有了安定的生活！”克歐用這樣的反攻的方法。他還沒有說完，她的身體早倒在他的懷裏了。她伏在他的胸前嘔泣。

“他走了後，你怎麼半天不到我房裏來！？克歐，你還忍心磨滅我麼？我們快點打定主意才好。”

他們倆再次的經驗了可咒詛的疲倦後，都覺自己的這種享樂完全和自殺沒有區別。

但他還緊迫着她，要她把國淳對她的舉動說出來增助他的快感。

“提他的事幹什麼？說起來令人討厭！”

“你快說出來！兩三個鐘頭沒有聲息，你們不知做了些什麼事！”

“啊呀！惡人先控訴起來了！”她微笑着說。

她被迫不過，到後來她告知他國淳乘她沒有防備，把她摟抱在膝上坐了一刻，並且伸手過來……”

“你怎麼讓他抱呢？”他恨恨地在她的背部捶了一拳。

“啊喲！”她祇發了這樣的一個感歎詞後拚命地攢向他的懷裏來。



他繼續着在她背上槌了兩三拳。他的拳像槌在橡膠製的人兒身上般的，她不再呼痛了。

“你儘槌吧！槌到你的氣憤平復！”她說了後又泫然地流出淚來。

霞兒給他們驚醒了，狂哭起來。

## 四十二

第二天起來，克歐的頭腦像要破碎般的痛得厲害，因為他昨夜整晚上沒有睡。

——我不單是個罪人，也是個狂人了！我也是個沒有靈魂了的人！我的體內的血液早乾涸了，我週身的神經也早枯萎了，無論在神情上，體力上，道德上，社交上我都失了我的存在了！健全的事業是蓄于健全的身體中的。像我這樣半身不遂的人又還有什麼事業可言。大概我在這世界上的生存時期也不久了吧。我不該留在人間再害別人，再害社會！我當早謀自決的方法！

——父母，我該回去見一見！未婚妻也去會一會吧！她看見祇剩下一副殘骸的我，一定大失所望吧。好的，還是希望她對我失望的好，免得日後害她傷心。

——苔莉近來也受着病魔的壓迫，很痛苦的樣子。我就把我的計劃告訴她吧。她一定贊成的。我們前途再沒有幸福可言了。就連那一種可恥的娛樂也達了最後期了，我們所感得的惟有病苦和疲倦——可咒詛的病苦和疲倦！

——她對霞兒尚有點留戀吧。她還比我強些。她萬一不聽從我的主張時又怎麼樣呢？不，她一定跟着我來的。但我的計劃要早點告知她。讓她多和國淳見面，思念到霞兒的將來，恐怕她要在他的面前屈服也說不定。還是早一點要求她一同取自決的方法吧。

克歐一個人坐在自己的小房裏胡亂的思索了一會，覺得腦部愈痛得厲害。房子像在不住地震動。身體也比平時加倍的疲倦。

——我的健康沒有恢復的希望了！慢說今後的事業，就連一天三頓的飯我都像沒有勇氣吃了。

苔莉循例的沖了一盅牛乳端過來。他待伸出手來接那盅牛乳，還沒有接到手裏，他的手就先顫動起來，牛乳盅拿到手裏後愈顫動得厲害。

“我起來時也是一樣的手顫動得厲害。喝了牛乳後精神安靜了些。不知道為什麼緣故這兩天我的心總是亂得很。”

“苔莉，我們是在健康上已經絕望了的人！”他說了這

句後也細細的把自己的病狀告知她。隨後又把自己的計劃說出來徵求她的同意。

苔莉聽見克歐的最後的計劃，一時答不出話來。她像懷疑克歐是說出來試探她的，又像懷疑克歐已經變成個瘋人了。

“我們不是定要照我們的最後計劃做的。我們先到南洋羣島去。假使我們的健康有恢復的希望，我們就在海外別創一個世界吧。”克歐看見苔莉遲疑，再加了這一段的說明。

“霞兒可以同去麼？”苔莉問他。

“爲霞兒的將來幸福計，還是交回她的爸爸的好。跟了我們來，怕不是她的幸福。”

他們倆討論了一回，苔莉大概答應了。她祇商量把霞兒交託國淳的方法了。

克歐坐着說了好些話，他的腰部又酸痛起來了，他再向床裏躺下來。他躺下來後就輕微的咳嗽起來。

——我的癆病大概是成了事實的了。

### 四十三

那天下午四點克歐和他的父親回到旅館裏來。父親在

旅館裏坐了一刻，約他明天上午一同回家去。他老人家就到一個友人的店裏去歇息了。

克歐會見了未婚妻後愈加傷感。

——自己的幸福完全由自己一手破壞了！像這樣純潔的美人兒，自己是萬無資格消受了的。她的純雅的特徵決不能由苔莉身上發見出來。苔莉雖然美，但她是一種豔美，趕不上劉小姐的清麗。劉小姐，我是無資格和你結婚的人了，我坐在你面前，祇有自慚形穢。我去了後，望你得一個理想的配偶者——一個童真的，終身誠誠懇懇愛護你的人！我死了之後也這樣的替你禱祝的。

他到那晚上他把自己的書籍，原稿及畢業文憑都取出來付之一炬。他臨燒的時候隻手拿着文憑，隻手指着牠罵，

“你這張廢紙害人不淺！因為有你這一類的廢紙犧牲了不少的有為的青年！好的青年因為你犧牲了不少的精神，機械的在做死工夫！不好的青年也因為你幹出了不少的卑鄙的事來！我也因為你這張廢紙受了幾年苦，結局還是虛空！我今不要你了！”

他和苔莉把這些東西慢慢地焚燒了後已經近十二點鐘了。那晚上她到他房裏來了，他們已陷於自暴自棄的狀態了。他像循着週期律般的到了每晚上十二點鐘就有一度與

奮，有了癆病的症候以後更難節制的興奮。到了第二天早上克歐週身微微地發熱，他吐出來的痰裏面混有許多麻粒大的血點和血絲。他這時候對這幾口血痰惟有微笑。

到了八點多鐘，他的父親很高興的來了。他一到來就說轎子僱好了，要克歐收拾行李即刻動身。

克歐不忍叫父親失望，他勉強的支撐着病體起來。

“我的行李早檢好了。這麼多行李，轎子裏面放不吧。”

“不，行李叫個挑夫來挑。我押行李回去。”

“單爲我僱了一頂轎子麼？”

“怕你走路不慣，叫了轎子來。我差不多天天走路的，今天特別的乘轎回去。村裏的人們要笑話。”

——以患病爲口實乘轎子回去也未嘗不可。但是父親並不知道我有病。他以爲我大學畢業回來該乘轎子回去，可以光寵光寵村裏的破壞了的家園，可以光寵光寵虛榮心很強，但是又貧又老的雙親。克歐的眼淚差不多要流出來，因爲老父在面前，他竭力的忍住了！

——可憐的父母！你們那裏曉得你們的獨生的兒子這麼樣的墮落，這麼樣的不孝！在外面念了五六年書，把父親累得一天天的喘氣不過來。最近在T市時得他的來信說，聽

見我畢了業了，他也安心了，望我早日回來替他支撐門戶。他又說，這幾年來實在太苦了，因為我的學費真叫他沒有一天好吃和好睡。他又說，我畢業後不論能馬上得職或不得職，總之先回來家裏看看，看看老年的父母，暮氣很深的父母。他又說，能夠和名門的劉小姐結婚就算是讀書六七年的效果，可以安慰老年雙親的效果。他又說，家裏還有幾畝可以耕種的田，幾棟可以蔽風雨的房屋，今後可以不再籌我的學費而我畢業後又能得相當的職業；那麼這幾畝田，幾棟房子總可以望保存吧。

——可憐的父親！絕無野心的父親！安分知足的父親！你為什麼會生出這樣不肖的兒子來！？但是現在我畢業了，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出來報答父母呢？此次回家的轎費都還要由父親負擔！父母所希望的報酬祇有這些吧，村人送給他們的諛詞，送給他們的高帽子吧。

“××伯，你的兒子在大學畢了業回來了麼？”

“××伯，你的福氣真厚，才生得出這樣精緻，這樣有本事的兒子來！”

——父母因為喜歡聽這些諛詞，終於做了不肖的兒子的牛馬！

## 四十四

克歐回到家裏住了四五天了，每天莫不思念苔莉，他很耽心在這幾天內她要陷於國淳的多方的誘惑。

——不至於吧！她已經這樣堅決地答應我了！不過天下事很多出人意料之外的，還是快點回城裏去好些。

克歐在家裏住了五天，託名到城找醫生診病，又跑出R客棧來了。他到客棧來時，國淳早在苔莉的房裏了。國淳看見克歐，忙走來要他到廳門首去說幾句話。

“克歐，你到這裏來，我自有要緊的話和你說。”

克歐看見國淳的沒有半點笑容的嚴冷的臉孔，他知道在這幾天中有了什麼變故了。病後的他的心臟更跳躍得厲害，他不能不紅着臉跟了他來。

“我是不十分相信這件事的，不過他們都這樣說。我問苔莉，她祇不做聲。纏問了她許久，她只說一任我的推測。總之她回我家裏去與否的關鍵像全操在你的掌中了。劉老先生也聽了點風聲，很替你耽心。你不久就要和一個閨女結婚的人，你還是堅決地叫她回我那邊去的好。”

國淳說了後拿出一封信來給克歐看。克歐一看就認得

是小胡寫的，因為他從前在苔莉那邊看過小胡的筆跡。克歐略把那封信看一過，信裏的大意是報告他和她的秘密關係給國淳，並且列舉了許多證據。

克歐把小胡的信交回國淳後，國淳再取出一封信來給他看。第二封信是劉宗金寫的了，也是把由T市N街採訪出來的材料——克歐和苔莉的秘密材料——報告國淳。

克歐此時才知道國淳娶苔莉時，她已經不是個處女了。她的最初的情人另有一個青年。後來因為那個青年對她用情太不專了，她也就同他絕了交，各走各人的路。

國淳把苔莉從前的秘密告訴克歐的動機是想叫克歐莫再留戀她，莫留戀這麼一個不值錢的女人。但克歐想，已經遲了，不，就在克歐和她未接近以前說出來也難挽回他們的這種運命吧。

克歐臉紅紅地聽國淳說了一大篇後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國淳，他祇低着頭。他像有了相當的覺悟了。

國淳去後，克歐走進苔莉房裏來看她。

“他們把罪惡完全歸到我們身上來了喲。他們說完全是我蠱惑你的。”

“還管他們的批評麼？我們早點走吧！明天就去吧！”

苔莉望着睡在床上的霞兒垂淚。



第二天早上霞兒醒來時找不着母親就痛哭起來。R客棧的人忙跑到國淳家裏去報信。

國淳在霞兒的枕畔發見了一封信，信裏面是這麼寫的：

——我這封信是流着淚寫的。我之流淚並不是因為別你而悲傷，我是為霞兒哭的。我原以撫育霞兒自任，你即置我母子於不顧，我亦誓願撫育霞兒使之長成。不過現在的我早缺了人生的氣力了，恐無視霞兒長成的希望了。念及日後以病身貽累霞兒，則不如及早自決之為愈。我不願以不幸的母親之暗影遺留霞兒的腦中。不單霞兒，我希望凡與我相識者日後都能忘記我的存在。

——國淳，我固負君，但君先負我。我兩人間既無愛情之足言，則亦無所謂誰負誰了。但霞兒是你的女兒，你有替我撫育她的責任。凡虐待我的霞兒者，神必殛之！

——嚴格的說來，我實未嘗負人，實我所遇非人耳。男性的專愛在女性是比性命還要重要的。一次再次求男性的專愛失敗了的我，到後來得識克歐了。他雖然不是我的理想中的男性，但我終指導了他沿着我的理想的軌道上走了。並且我是再次受了男性的蹂躪而他是個純潔的童貞，他為我的犧牲不可謂不大了。他為我犧牲了青春時代，犧牲了有為

的將來，犧牲了他的未婚妻，犧牲了他的性命，跟着也犧牲了他的父母！那麼，在這樣高貴的代價之下，我也該爲他死了！社會對我們若還要加以殘酷的惡評，那我們雖死也要咒詛社會的。

——由積極的方面說起來，爲國，爲家，爲社會的方面說起來，克歐是要受“無能和不肖”的批評吧。不過就他的犧牲的精神方面說，他已經是很偉大了！由你們對女性不負責任的人看來恐怕是望塵不及的偉大吧！

——最後再叮囑你一句，望你善視霞兒！

過了一星期，K埠新報載六月三日由K埠開往南洋各埠的P輪船才出港口，搭客中有一對青年男女向海投身；大概是自殺，不是失足掉落去的。

一九二六，七，一日脫稿於武昌

歡喜陀與馬桶

此  
页  
空  
白

在上海有一種現象最使V看見討厭而痛心的就是日本海軍伍長帶着四名海兵得意洋洋地在馬路上巡行。V想，這些獸類才是我們的第一個革命的對象呢。

看見日本海兵，V便想起數年前在B市日本海兵虐殺了數百民衆的事來了。在這數百人中，有一個青年名叫陸阿漢的是個排日的急先鋒，死得最慘苦。我們實在負有替他表彰的責任。

那回的事件的起源是這樣的。

最初，日本出兵干涉我國的內政，引起了中日兵隊的衝突，在×地方日本兵隊屠殺了我國良民數千人，這樣的惡耗

傳到B市來時，B市平民，——除了當時的軍閥官僚大商人及買辦階級以外，凡從事勞動的平民盡都悲憤填胸，起來作反日運動，——罷市，罷工，及檢查劣貨，——以抵制帝國主義。

B市的反日運動由本書的主人公陸阿漢主持，來得最激烈，因是日本帝國主義大起恐慌了。到後來日本就利用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去壓迫罷市罷工及檢查劣貨等委員會，又委員們中也有給買辦階級收買了的，反日運動就因之功虧一篑了，——否，完全失敗了。這時候本書的主人公陸阿漢內既不見容於中國的政府，外又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妬忌，到後來唯有向帝國主義者作最後的奮鬥，但因後援者少，終慘死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刺刀之下了。

中國現代實在需要幾個像陸阿漢那樣的人。雖然有些革命理論家，但或只紙上談兵，或只在講壇上搥桌子打翻玻璃瓶而已。像陸阿漢那樣有實行力的人，實在太少。他的勇敢的精神和高貴的犧牲，是值得我們讚賞而爲之表彰的。

十一年前的事了。陸阿漢那時候還只十歲。

過了元宵節又三四天了，氣候還是異常的寒冷。下午四點鐘時分，阿漢穿着一件又髒又舊的深藍色土布大褂由小

學校回來了。在他肩頭上掛着的一個書袋子，倒是新買的。因為他今年昇進初等二年級了，他的父親陸榮前天才花了八角大洋買給他的。

他的住家並不像是一家屋，實在像是一個長方形的木箱子，不過上面蓋着有一面扁平的人字形屋頂吧了。

這木箱形的屋裏面，靠兩邊的牆有兩副木板床，上面堆着稻草，蓆子，和污舊的被窩。此外有一張四方形的粗木桌，和兩三張板櫈。靠門的左側，有兩口黃泥巴火爐，一大一小，母親正在大火爐前生火。稻草和柴木燃起來了，滿屋裏都是煙。

“媽！”阿漢叫了一聲跳進來。屋裏的煙太厲害了。他一時睜不開眼睛，也噙了幾噙。他聽見小弟弟在哭，接着是一陣咳嗽。他沒有看清楚母親站在那一塊，小弟弟坐在那一塊。他揉着眼睛再叫了一聲，

“媽媽！”

“做什麼？”母親的回答，但聽她的聲氣不像平時那樣和婉了。

“爸爸呢？”阿漢像怕惹母親生氣，低聲地問母親。

“誰曉得！”母親像更加發氣了，聲音也更高更尖銳，阿漢不敢再做聲了。

屋裏的煙漸次消失了。阿漢看見母親站在火爐前在揩給煙燻出來了的眼淚。但阿漢只當母親是爲了什麼事情傷心哭的。

“死鬼！賭開了就不知死活地賭！新年早過了，也還聚着賭！看你賭到什麼時候！！”母親在喃喃地向着火爐罵。但阿漢知道她並不是罵火爐，實在是罵父親。

阿漢想，父親去賭博能夠贏錢回來，有什麼不好呢。如果不是父親那天贏了錢，自己那裏會得着這個新書袋子。父親那天還買了條大鹹魚回來，又香又鹹，才好吃呢。他想把自己的意思說出來，但看見母親的神氣不好，怕挨打，不敢說了。他並未知道母親身上的唯一件的棉襖兒今天早上給父親拿去當了呢。

“看着一家人要活餓死了，也還不顧死活地去賭！！”

阿漢看見坐在脚盆裏的小弟弟了。他那雙又墨又髒的手儘在揉眼睛，哭着叫“姆姆姆媽”，眼眶周圍和頰上像塗着許多墨汁了。阿漢看見小弟弟的樣子可憐，忙走上前去，看見他撒了尿，裙兒打濕了一大塊了。

“媽，弟弟撒了尿，快替他換上條裙兒吧。”阿漢想，這句話保管不會得罪母親，或者母親還要稱獎自己一二句呢。

但是母親不做聲。爐裏的火燒得很烈了，房裏面暖和了



許多。

阿漢終於走近火爐邊來。

“媽媽，我來看着火爐，你看小弟弟去，小弟弟撒了尿。”

“吵什麼！”母親喝了一聲後，在阿漢額上賞了五顆栗殼。

阿漢這時候對母親真有點抱反感了。他想，母親何以這樣不愛惜兒女。她連對最小的弟弟也整天的不是詆就是罵。父親雖然只會拉糞桶和賭博，但很珍愛他的兒女們。

於是阿漢想到妹妹來了。妹妹到那裏去了呢。但已經挨了五顆栗殼，再不敢向母親問妹妹的所在了。

“看你們吃什麼東西！你們活該餓死的，投胎到這樣的人家裏來！”母親又在咒咀了。

阿漢想找一條乾裙子出來替小弟弟換上，但儘找，沒有找着。到後來，他看見大木桶裏堆着許多濕衣服，還沒有晒開；阿漢才想到近兩三天來都是下微雨，今天雖然沒有下雨，但也不見太陽，空中陰雲密佈，還起了冷風。

屋裏就這樣的沉默了一會。阿漢在這沉默中，意識到自己的身世了。他覺得自己的父親的確太不中用了，使自己在學校裏不能抬頭，同學看見先生一翻轉身，便罵倒馬桶的小孩子念什麼書。先生雖然沒有這樣說，但也和小朋友們一樣

的看不起自己。她當自己是個最低級的小孩子。她替全級的小朋友們戴上帽子，披上外套，只有自己和一個賣歡喜陀的兒子的帽子，她連伸手去拿拿也不情願，大概是她的手太潔白了，怕自己和歡喜陀——同學都叫賣歡喜陀的兒子王春元做歡喜陀，而自己在同學中的綽名是會使自己傷心的馬桶，——的鴨舌帽太髒了，會污染了她的白手。因為這個緣故，自己也就和歡喜陀特別要好。

還有一件事會使阿漢傷心的就是同學看見他走進課堂裏來時，便都捏一捏鼻尖，還有更進一步連說臭，臭，臭的。

阿漢還感着一種痛苦，就是每次在東洋租界走過時，東洋人的小孩子們便丟小石子去打他，罵他 Chiangoro，小乞兒。就連小小的天真爛漫的東洋姑娘，也因她的小夥伴們做了好榜樣給她看了，一看見小馬桶在她門前走過去，便罵起 Chiangoro 來，拿起石子來打他。雖然父親忠告過他幾回，日本小孩子們無論怎樣地侮辱你，你都得忍受，切不可和他們打架，一和他們打架，定會吃虧的；督軍省長們都怕東洋人，難道我們倒馬桶的下等人對東洋人可以不讓步嗎；你如果不聽話，萬一和他們打起架來，害了你的父親，不能再到東洋租界一帶去倒馬桶時，那末你們兄妹每天的飯就吃不成功了。但有一天，他終忍受不下了，因為有個尖稜的百

子打中了他的太陽角，流了好些鮮血出來，他恨極了，便不顧死活，當然更顧慮不到他的父親日後有馬桶倒沒有得倒，飛奔前去，在小日本姑娘頭上打了一掌，那個無邪的小姑娘便狂哭起來。祇一刻工夫，從那條街上的各個日本家裏有六七個似無賴少年又似學徒的走出來，把阿漢捉住了，拉倒在地面上，六七把拳頭此上彼落地在小馬桶頭上和背上像雨滴般地亂打。那些東洋人看見他身上穿得十分襤褸，覺得更該打，就打死了也不至發生什麼大不了的問題，還有兩三個人中上蓄有一叢三分多長的短毛的日本人，也站在後面喝打。

“Chiangoro! 小叫化子! 該打! 打! 打! 打!”

尤其是那個小姑娘的母親，滿塗在臉上的白粉也轉成灰色了，額上的幾條青筋在不住地跳動，她在指手劃腳的數罵。

“真正豈有此理! 那小Chiangoro敢欺侮我的小姑娘! 作算她丟了石子打你，也算得是惡意的? 你這小支那乞丐兒，也敢向我們抵抗麼! 看你是討死的! 日本人就打死你們支那大財主也無需償命的，何況你這個支那小叫化兒!”

“他是倒馬桶的老頭兒的兒子!” 有一個日本女人認得他，說他有一趟跟着他的父親推糞箱到過這租界上來。

“那更該死，胆子真大！”

“告訴巡捕房，我們的馬桶不給他的老頭兒倒了！”

到後來還是有-位東洋先生怕他們把阿漢打死了，他說日本人打死一個支那人本來不算什麼，但是在人道上是不容許的。這位講人道主義的東洋先生才叫了一名印度巡捕來，把滿面青腫的阿漢抱起，送到租界路口去。

阿漢從小時候就吃過日本人的大虧，所以日本人三個字在他的腦中簡直等於吃人的惡魔，一談到日本人他便切齒地痛恨。

他主張搬家，不要住在靠近東洋租界的地方。但是父親因為職業的關係，不情願搬到遠的地方去住。

## 二

“爹爹！”在似死般的沉默中，阿漢聽見妹妹的哭音了，他忙翻轉眼睛望哭音的發源處，他看見，由父親床上堆着的稻草叢中，妹妹阿金伸出頭來。她蓬着亂髮，滿臉通紅。

“啊！阿金！”阿漢發見了妹妹睡在稻草堆裏，異常地歡喜，忙跑前去，雙手捧着妹妹的雙頰。他感着她的頰像烈火般的熱。

“哥——哥！”阿金比阿漢只少兩歲，本應該進學了，但是頑固的父親說，女孩兒不要讀書，所以母親留她在家裏看守小弟弟。有時候只背着小弟弟呆坐在屋裏的一張矮板檯上，看母親洗衣裳或燒飯。

“讓她多睡一忽，睡在稻草堆裏暖和些。她傷了寒，讓她多出點汗。”母親這時候開口了，但也帶着幾分叱罵的聲氣。

“爹爹！”阿金又叫了一聲。平時阿漢，小弟弟，和母親三個人睡一床。阿金跟她的父親又睡一床。阿金跟慣了父親，如果半天看不見他，她定爹爹，爹爹的思念起來。今天傷了寒，身體不舒服，午飯沒有吃，儘在哭着喊爹爹。母親不知道她是有病，聽見她儘哭，不耐煩了，便拖來打了一頓。阿金愈覺悲楚，愈覺寂寞了。

平時，天一亮父親就和他的夥伴們推糞櫃出去的。大約到十一點多鐘時分才帶着滿身糞香回來。有時候他會帶些他吃剩的燒餅回來給她們兄妹吃。自去年哥哥上學去了，這個權利就全歸給阿金獨享。阿金每天唯一的安慰也就是父親帶回來的吃剩的燒餅。

今天父親和平時一樣，一早出去了。臨起床時，他還在阿金雙頰上親了一陣嘴。阿金原想撒撒嬌不放父親走，但過去的經驗告訴了她，這是無效的，這不過是叫自己多哭一場

和受母親一頓臭打臭罵吧了。阿漢這時候，早規規矩矩地坐在靠食檯的一張板櫬上了，因為他自己早起了床，把破舊的棉襖兒穿上了。他若稍為遲點起來，或衣裳沒有穿好，少不得就要挨患歇斯滴利症的母親的栗殼。他心裏也有點不願意父親走，尤其是風雨滿天的時候，但是不可能，無論如何不可能，有錢的東洋人的馬桶或洋磁盆是很淺小的，一天不倒就不得了。可憐這些有錢人自己沒有本領去處分他們的排泄物。

陸榮，——阿漢的父親——也曾向他的同事說過笑。如果推糞箱的人聯盟起來，不替這些有錢人和外國人倒馬桶，那末保管他們在這地方住不成功。但是他們只是這樣說笑，沒有一個敢出來主張實行，因為閒着無事做，爭着要拉糞箱的人還不知多少呢。

陸榮在茶館裏還說了一段在文人家裏倒馬桶時所看見的韻事。

——我最初也以為是東洋人的住家，因為天天看見有個東洋婆娘站在那家後門首。最討厭的是在那家裏倒馬桶，要人敲後門敲到手掌痛還敲不開，那一家的人不早早的起來了，七點八點鐘他們都把馬桶提出來擺在後門了。只有那一家還沒有起床。

——他們家裏沒有用娘姨麼？

——不用娘姨，他們那些文謚謚的人會自己買菜燒飯麼？你太看得起他們了。

——那家裏有許多文謚謚的年輕人，到底那一個是東家呢？

——聽說他們是在某大學裏當老師的，湊合起來租那家大洋房子住。

——那樣漂亮的洋房子要外國人才住得起。他們也住在那裏，當然是很有錢的了。

——當然啊。娶了外國女人的當然是有錢的。不然，養得起外國婆娘麼？

——也不見得。大概他們是一天做來一天吃的。不過他們還要像有錢的老爺們般，向我們拉糞桶的擺架子呢。

——怎麼？他們怎樣擺了架子？

——他們那裏不是住有一位蓄着長頭髮，中間開一道縫，塗香油塗得滿頭香馥馥的先生麼？有一早晨，我在他們的後門首倒馬桶，恰好這一位先生從樓上Bon, Bon, Bon地跑下來，走到廚房裏。大概他是肚皮餓了，不然，他決不會這樣早起床的。他走進廚房裏，拿了一條油炸燴，一面咬一面走出後門來。他還沒有踏到門首，忽然不咬油條了，口裏聯

說，臭！臭！臭！大概說了有十幾個臭字吧。後來看見是我在後門倒馬桶，把他氣得滿臉通紅。倒馬桶本來不算稀奇，早點起床的人都會看見倒馬桶這件事的。大概這位先生從來沒有看見過倒馬桶吧。他發氣了，把剩下在手中的十分之四的油條摔在地面上了，他開口罵人了。

——(混，混，混，混蛋！你怎，怎麼在這兒倒，倒，馬桶！快快，快滾，滾，開，——去！)

——(不在這裏倒拿到甚地方去倒呢，先生？)我這樣地駁了他一下，他更氣不過，

——(快，快，快，提到馬，馬路上去，去倒！)他的聲音更險惡了。但我也不輸服，

——(拿到馬路上去，巡捕要來干涉的。)

——那位先生聽見巡捕，像有點兒害怕，一時說不出話來。我看他那樣小孩子脾氣，沒見識的樣子，覺得他可笑又可憐。過了一會，他沒有辦法了，於是背着兩手，頭向左右擺動，長頭髮也跟着擺動起來，口裏又在混，混，混，——混蛋的罵不清楚，一面罵，一面又 Bon Bon Bon 地跑上樓上去了。

——過了一會，才見那家的娘姨出來。我便問她，剛才那位先生是這家裏的什麼人。她說他是個新詩人。



——不錯，他們都是做文章來幫助我們貧苦民衆的。

——做文章來幫助我們？他們把文章賣了錢來施給我們？

——不是的，他們是替我們說話的，就是我們的喉舌。

——那我更不懂了。

——以後你就會懂的。

——他們也不會來看過我們一回，又不來考察考察我們的生活，怎麼能代我們說話呢？

——不要問了，你把你的話說下去吧。

——是的，過了一會，那個東洋婆娘也下來了。她還打着倦眼，一面伸兩根尖尖的雪白的指頭去修理她的鬢毛，一面打着呵欠。真漂亮，真好看啊！不知道那一個做文章的先生有福氣，每夜裏得摟着這個漂亮的東洋婆娘睡，睡到紅日高十丈。他媽的！嘻，嘻，哈，哈，哈！

——到底外國女人比中國的好。從前娶日本女人的也不少，但是那是還沒有革命的時代。現在我們都知道革命的必要了，也知道我們中國人窮到了不得了，還帶了東洋婆娘回來吃貴了我們中國的米做什麼？中國又不是沒有女人，漂亮的也不少呀。他媽的！我是頂討厭東洋人的！

——那你就懂了，所以你只配做倒馬桶的，那是……

——老二！算了，不要說了吧。誰不知道你進過了一二年中學校，認得幾個字！但是你又比我強得幾多？你還不是一個黃包車夫？

——不，我不是和你比地位的高下。我只告訴你，他們伸出白手來寫文章的文謏謏的人，何以要討外國老婆的道理？

——好囉！你說吧，說給我聽吧。

——他們文謏謏的只會寫文章的人們間，鬧着一種派頭，叫做戀愛。

——戀愛？是怎麼樣的一種派頭？穿的，戴的，吃的？

——那是對女人的一種派頭？

——那是釣膀子了，是不是？

——戀愛是看不見的東西。

——他媽的！也有這樣奇怪的派頭麼？我今年也活到四十六歲了，從來就沒有聽見過。

——害相思病，你總聽見過吧？

——那聽見過。不過也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一種味道。那就是叫做戀愛麼？

——差不多是那樣的東西。

——那怎麼可以說是派頭？那不過是一種病吧了。現代的年輕人都說是很革命的，怎麼也會害這種病呢？大概住在

那洋房裏寫文章的先生對那個東洋婆子害了相思病吧。那他們真不該了，口裏說要來幫助我們貧苦人，一面又迷戀着外國婆娘，這也應該麼？

——戀愛是神聖的，誰也不能否定。戀愛和我們貧苦階級一樣，是沒有國界的。

——這些難懂的話我不愛聽了。他媽的，他們自己在害相思病，還要罵人家害相思病。他們自己害相思病就掩飾着不說出來。人家老老實實地說出告訴人相思病是害不得的，他們就要板起假正經的臉孔來批評人了。真是賊叫主人強盜的世界了。

——不要吵了，不要說了。以後那個東洋婆子怎麼樣？

——她不像那位喫油條的先生口裏儘叫臭，臭，臭。她只用三根指頭遮住了她的鼻孔，口沫連天地向地面上吐。我們聞着一點兒不臭的，他們有錢人一嗅着便要吐口沫，真是好笑。大概有錢人和外國人的鼻子是特別一些的。

——不要說了，走吧。大概開場了，我們去吧。你今天帶了多少錢來？

——不多，只幾塊錢。

他們會了賬，一同上賭場去了。

## 三

“啊！歡喜陀！”阿漢蹲在一個腳盆面前，哄着坐在裏面的小弟弟頑，他看見春元來了，並且看見他雙手捧着一個紙包，驚喜得高呼起來。他站起來想走出去迎他，但阿淮小弟弟呀地一聲哭起來了。

春元先刻來了一趟，看見他們兄妹三個都說肚子餓便很毅俠地自告奮勇，說回去偷些歡喜陀來給他們吃。哭肚皮餓哭得頂厲害的是阿金。

“我們約好了的，你不該這樣的叫我。我叫你馬桶可以麼？”矮胖的王春元笑着說。

“我不是叫你，我是說你手裏的歡喜陀。”

“吃吧，歡喜陀在這裏！”春元把手中的紙包交給阿漢。阿金坐在靠床的一張板櫈上，看見了，忙跳下來，走到她的哥哥面前，帶哭音的說“我要，我要！”

阿漢把紙包打開，看見裏面有十多個歡喜陀。他拿了兩顆給妹妹，再拿了一個給弟弟，然後自己檢了一個丟進口裏，一面嚼，一面問春元，

“你真的偷了來的？”說時候，混有歡喜陀碎屑的淡黃色

的涎法從他的口角流出來，他便伸起袖口向口角一揩。

“不是偷了來，我那個吝嗇的爹爹還肯白送歡喜陀給你們吃麼！”

過後便是一陣沉默，只聽見她們兄妹嚼歡喜陀的音響。

“媽媽！”小弟弟忽然丟開歡喜陀，哭起來要媽媽了。

“媽媽？”阿金也跟着悲傷起來，但她不願意丟開她手中的歡喜陀。

阿漢看見弟妹都哭着找母親也傷心起來，想流淚了。

“你的媽媽到底到那裏去了？我聽見他們……”春元說到這裏，不敢說下去了。

“你聽見他們說了些什麼話？”阿漢還十分愛他的母親，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庇着母親，爲母親辯護。他想作算母親有點錯處，也不是母親不對，只是父親太不中用了。但這也是運命害了他們。

“他們說了你媽媽的歹話。”

“什麼？說我媽媽的歹話？那是他們瞎造的。我的媽媽和我爹吵了嘴，氣不過，回外婆家裏去了的。”

“那，你想你的媽媽可以回來看你們？”

“……”阿漢也有幾分知道母親的弱點。但無論如何，他是不願意聽見人說他母親的壞話。在這瞬間，他想起附近

住的一個姓鄭的潑婦罵他的父親的話來了，她罵父親是靠人家的糞吃飯的，罵父親是個賭博鬼，罵父親戴綠帽子。又對面那弄堂裏的陳家的丫頭看見自己抱着小弟弟出來，也罵小弟弟是個龜仔，是個雜種。這時候阿漢真想放下小弟弟，自己趕過去把那個丫頭打死。但過後一想，那丫頭的主人是在洋行裏辦事，有錢有勢的，打了他家的丫頭，結果是定吃虧的。打不死她，反害了父親吃苦，那就太不孝了。

春元看見阿漢不說話，怕自己多說了惹他發惱，也不敢再去問他母親的事了。他忙轉過話題，

“你明天還上學麼？”

“我怕不能到學堂去了。”

“是的，你要在家裏幫你的爹了。你爹還沒有回來？”

“快了吧。”阿漢想，此刻父親把糞車拉到了糞馬頭吧。他還要，把糞箱前面的鐵筒口打開，再把鑿穿了節頭的大長竹筒套上，等到糞箱裏的糞統由大竹筒流到小河裏的糞船上去後，還要洗糞箱，過後才上街去買米，買青菜。至快也怕還要個把鐘頭才得回來。父親早晨出去後，自己把一家人的衣裳都洗好了，晒到門首垃圾場上的篙子上去了，才來哄着弟弟和妹妹頑，專等父親回來。

“學堂裏的先生原來就不喜歡我們進他們的學校的。我

都不願意去上課了。怎麼沒有更窮一點的學堂專給我們念書的呢？”

“我也覺得進學堂沒有意思。學唱歌，學體操，學剪紙花兒，學來沒有一點兒用處。”

“幸虧是教會附設的。要不然，早開除了我們吧。”

阿淮還在哭着叫媽媽。阿金有時叫聲媽媽，有時又叫聲爹爹，過後就儘哭。

過了一會，春元走了。他穿着一件洋褲，使阿漢看見十分羨慕。雖然舊了些，寬了些，但骨格粗大的春元穿起來，不見得十分不稱身。他說是他的父親在舊貨攤子上買來的。春元走的時候，雙手插進洋褲袋裏，一搖一擺走出去。阿漢看見他的態度十分好看。他想歡喜陀容易捏得上那弄堂裏的在洋行裏辦事的人那樣威風了。

春元走後，阿淮哭疲倦了，睡着了。只有阿金還在噙噙地啜泣，但也沒有氣力了。

“阿哥！”阿金忽然叫起來。

“細聲點，不要嚇醒了弟弟。什麼事？”

“媽媽今夜裏真的會回來麼？”

“不要擔心，妹妹，媽準定回來的。媽媽愛我們，怎麼丟得開我們呢？”阿漢又流淚了。他想小弟弟還不會思念母親，

並且斷了奶，沒有什麼悲傷。只有妹妹會思念母親，也最悲痛。母親平日不見得十分徇她，愛她，但到母親走後，思念母親最切的還是這個小妹妹。

據他們說，昨天上半年父親從糞馬頭回來時，看見姓石的賣小菜的和母親並頭睡在一張床上。父親先把姓石的打跑了，回來就打母親。他原不想十分責罰母親的，因為有這許多小孩子。但是後來看見母親沒有半點驚恐的樣子，好像那件事是公然該做的，她還坐在床沿上，也不卸內衣還袒着胸脯。這樣就把父親激怒了，把她從床上拖下來，騎在她身上，痛打了一頓。這時候阿漢回來了。

母親像想借這個機會和父親決裂，睡在地面上，大哭大喊起來。她罵父親不長進，只會拉糞車養不活妻子。她罵父親從前拿了她由姓石的那邊要來的錢去賭博，那時候何以一句話不說，現在何以看見了姓石的便假真經起來打人。他又罵父親還託她去向姓石的借過錢來。隨後她又連聲高叫，殺人啊，救命啊。

“我叫你去借錢的。我叫了你去偷人麼？”父親看見屋門首滿擠着附近的婦人們來看鬧熱，很不好意思，臉上黃一陣青一陣，只戰抖着說了這一句話。

“好呢，自己把拉糞車得來的工錢都賭完了，就慫恿婆



娘去偷漢子！現在又還假裝什麼正經！”觀衆中的女人一說。

“做窮人的老婆真可憐！”女人二說。

“現在是男人的世界，男人愛嫖，愛賭都得自由，只有女人該受苦。苦受夠了，死了就好了！”女人三歎着氣說。

“男人還不是一樣苦呢？那一個男人不是爲妻子勞苦？那一個女人又不是爲丈夫爲兒女勞苦呢？說不得是那一個對，那一個不對的。”女人四說。

“做小孩子的太造孽了。”女人五說，因爲她看見阿淮伏在母親的腳底下痛哭，阿金也靠着父親的膝部哭着叫了爹爹，又叫媽媽。阿漢只站在門角流淚。

母親還在地上滾，一面滾，一面喊，喊父親拿刀來殺死她，殺死了乾淨。

到後來，有兩個父親的朋友，——也是父親的賭友，——走了來，勸父親躲開去，父親躲開了後，他們才好勸母親。父親聽了他們的勸告，臉色蒼白地走出去，他在阿漢面前走過去，他聞着父親身上還帶有好些糞香。

“床上有一包燒餅，你要拿來分給弟妹們吃。”父親走過時這樣對他的大兒子說。

阿漢很悲楚，喉頭像給什麼東西梗住了，話固然說不出，連頭也抬不起來。

“爹爹!”阿金在後面趕上來。父親走到門首又站住了。阿金向父親身上撲來，父親忙把她摟住，才沒有摔在地下。

“爹爹不要去!爹爹走了，沒有人愛阿金了!”

這時候父親的眼淚像泉水般湧出來。他摟着阿金哭了。父親的同事一忙走過來把阿金抱開，阿金拚命伸動她的四肢在抵抗。

“你還不快點走開!”同事二在喝父親走。

“爹爹!”阿金的悲痛的叫聲。

母親在父親躲開去後還哭喊了一點多鐘。到後來雖然聽從了他們的勸慰，但她終忍心地丟了三個小孩子走了。

“那真是個婊子!自己做了歹事，還要壓倒丈夫，又丟了小孩子逃走了，真是個爛婊子!”有一個老婦人這樣說。阿漢覺得在這附近貧民窟的婦女羣中，只有這個老婦人說的話公道一點。

母親走了後，家裏的瑣事當然由父親和阿漢分担了。父親比平日更勤勞了，也更加痛愛他們兄妹了。當天的晚上，阿淮哭得最慘，阿漢和父親差不多整夜裏沒有睡。

吃晚飯的時候，阿金完全不舉箸。阿漢催她吃，她就哭了，問母親回來不回來。後來父親哄着她才喫了兩湯池的

飯。後來父親出去買了一個她想了半年沒有想到手的小皮球給她，她才住了哭。

## 四

母親走後，又過了一星期了。阿淮漸漸慣了，不會整夜裏哭着找母親了。

一天早晨，天氣晴朗，父親照例出去拉糞箱了。阿淮還沒有醒來，阿漢帶着阿金出來門外，坐在垃圾堆上的一個砂灰磚上劈柴。

“阿哥，媽媽真的到外婆家裏去了麼？”阿金眼眶紅紅地問她的哥哥。

“……”阿漢望了望妹妹不說話。

“媽媽幾時可以回來？”

“說不定喲。她到外婆家裏幫工去了，要事情做完了才得回來。”

“阿哥！……”阿金哭了。

“你又哭什麼？媽媽遲早定規會回來的。她怎麼丟得開我們？”

阿金伏在她的哥哥的膝上抽咽，過了一忽，阿金又說，

“阿哥，媽不回來了吧。”

“不會的，定規回來的。”

“福伯姆說，媽跟了賣青菜的走了，做別人家裏的小孩子母親去了，真的麼？”

“……”阿漢也流淚了。

聽見阿淮在裏面的哭聲，兩兄妹忙趕回屋裏來。阿漢抱起了小弟弟後，叫阿金守着，自己便拿了昨夜裏父親交給他的六個銅板走出來買醃糕。那條貧民窟弄堂口原來有一家攤子賣醃糕的，但是今天來遲了，賣完了，阿漢只好再走出馬路上來。他無意中走到自己日前上過學的小學校門前來了。鐵柵門打開着，他看見他的教室的兩口大窗了，牠們都像笑容滿面很親切地在等他來，阿漢不覺羨慕起那些同學來，他的眼淚快要掉下來了。他走進來，在窗前徘徊了一忽，他怕先生和同學看見，同時又希望先生能夠看見他，來安慰他幾句話。他想，最少能夠看見歡喜陀。於是他低聲地望着窗口說，

“歡喜陀，你爲什麼不從窗口伸出頭來望我？”

他傾耳聽了一忽，聽見風琴在隔壁的教室響起來了。隨後聽見裏面的小學生在合唱，

“……

“你的爸爸呢？”

“你的媽媽呢？”

阿漢無意識地自然跟着唱起來，——流着淚低聲唱起來。

他忽然想到在家裏焦望着他回來的弟妹們了，他忙離開了教室的窗傍。這時候，有幾個同學由裏面走出來，看見衣服襤褸的阿漢，便都哈哈地大笑起來，高呼着。

“馬桶！馬桶！馬桶快滾出去！”

阿漢像喪家之狗般飛跑出來。

阿漢回到家裏來時，只看見阿金四肢壁直地伏在地面上痛哭。

“阿金，小弟弟呢？”阿漢問她。

“啊！阿哥！”阿金看見哥哥回來了，更哭得悲痛。

“弟弟呢？”

“給人捉去了？”

“給誰捉去了？”

“賣菜的，賣小菜的。”

“賣菜的來了？”

“你才出去，他就來了。他說母親要見小弟弟，他抱弟弟

去見母親。他又說，如果我想見母親，他明天也來引我去。”

阿漢聽見妹妹的說話，急得眼淚流出來了。他忙急走出門來，再跑出弄堂口，但看不見一個人影。快要到十點鐘了，弄堂裏的人們都上工去了。不上工去的，都關着門不出來。阿漢由屋裏跳出弄堂口，由弄堂口又跳回屋裏來，跳來跳去，跳了一會，也想不出什麼方法。他只望父親快點回來。

阿漢把醃糕給阿金吃了後，自己也吃了兩個。他一面吃，一面流着淚，想起左鄰右舍的人們所說的閒話來了。他們說，小弟弟不是父親生的，是賣小菜的老石生的。這樣看來，母親定是住在老石的家裏了，不過不知道老石住在什麼地方，只知道他住在東門外的鄉裏。

阿漢又想自己雖然十分愛那個小弟弟，但是他如果是母親和老石間的種子，那就讓他回老石那邊去倒也乾淨，在他也算是幸福，因為他雖然斷了奶，還是離不開母親的。

父親回來後，阿漢告訴了他早晨發生的事體。但父親也只歎了口氣，淌了幾滴眼淚，沒有說什麼話。

阿漢看見父親近來的樣子更加衰弱了。自母親走後，他雖然沒有再去賭博但喝很多酒。每夜裏自己燒好了菜就隻手摟着阿金，隻手拿起大酒杯拚命地喝。喝醉了就流淚。

“啊！哥哥！啊！妹妹！爹爹不中用，害了你們兄妹了！……”

這時候父子三個團做一塊痛哭起來。哭了一會，他又故意問他們兄妹。

“爹爹死了後，你們怎麼樣呢？”

阿漢覺得兆頭不吉，何以父親今天儘愛說這些叫人傷心的話。他低下頭去不回答。

“爹爹會死，阿金也跟着去。媽媽走了，爹爹死了，誰睬阿金呢？”

父女再緊緊地摟着，阿金痛哭起來。

“阿金到姑媽家裏去罷。她們鄉裏有牛，有馬，有花木，很好頑呢，也有飯吃。”

“我不去，我要和爹爹一塊。”阿金哭着再緊摟着父親的頸項，把右頰貼到父親的左頰上來。

“你不去？哥哥想去，他們還不答應呢。”

阿漢有一個姑媽住在北村裏，離這裏有三十多里路遠。她知道她的兄弟的生活困難，答應可以替他養活阿金，因為她想要阿金來做童養媳。

過了一會，阿漢催父親睡。

“爹爹早點睡吧，明天早晨要早起來出門呢。”

“明天不去了，他們把爹爹開除了。明天沒有得糞箱拉了。”

阿漢駭了一跳，他這時候才知道父親傷心的緣故了。原來父親的職業掉了，以後一家人怎麼生活呢？否，恐怕再過三五天，三塊洋錢的房租繳不出去時，一家人都要由這房子趕出來，在垃圾場上過夜了。

阿漢到後來才知道父親今朝上在一家日本人家裏倒馬桶，失手把那家的磁桶打破了，那個東洋人便要他賠償。最初陸榮當然不承認，他說那個磁桶因為用久了，有了許多裂罅了的，賠點錢倒可以，要他賠償一個新磁桶，就太不公道了。

“什麼不公道？打破了人家的東西不賠，怎的？”那個短小精幹的東洋人便賞了他一個耳光。陸榮的脾氣本來不好，等到那個東洋人第一次的掌送來時，他便拿出隻腕來防禦，隻手還提着盛糞水的鉛桶。可憐那個東洋人太沒有力了，他的腕和陸榮的腕碰着時，便站不穩了，身體一歪，膝部碰着了陸榮的糞桶，糞水由鉛桶溢流出來，東洋人的寬袖道袍的下半部滿淋着糞水了。陸榮也知道不得了了，忙放下鉛桶，向那東洋人鞠躬，鞠了又鞠。

“老爺！東洋老爺！那磁桶我照賠就是。望老爺寬恕一次。”

那東洋人，不管陸榮在哀求他，把洗馬桶的長竹筴子奪



過來，向陸榮劈頭亂打。陸榮忙低下頭，東洋人便向他的臂腕和肩膀上亂打，口裏還不住地叫，巡捕，巡捕。

到後來，陸榮的領頭怕得罪巡捕和東洋人，便把他解僱了。

第二天早上陸榮不像平時那樣早起來了。約摸九點多鐘才出去。臨走時對阿漢說，即刻就回來，中午吃的米也會帶回來。

父親走後，阿漢的精神總是不安定。外面是陰曇天氣，他愈覺得陰鬱。

暖和了幾天，今天忽然起了寒風。才入初春的氣候，阿漢感着自己的四肢異常冰冷。阿金也在不住地呼冷。他想穿着一雙破舊的草鞋出去的父親，等於打赤腳，一定一面走一面打寒抖吧。

他的住屋是薄木板造成的。木板間有不少的裂隙，寒風一陣陣地由那邊吹進來。滲入他們兄妹的肌膚裏，就像給利刀刺了般的疼痛。

阿金呼寒呼得太厲害了。阿漢叫她睡下去，——在稻草堆裏睡下去。自己去打開後門看看天色，他看見鐵路外是一帶廣漠的野原，其間有幾塊地面植着玉蜀黍。在這野原中，

散點着許多貧苦工農的住屋，——用竹篾結成的住屋。阿漢想，以自己的住家和那些比較起來，自己又比他們幸福得多了。像自己一家的生活已經不是人的生活了。但是住在那些篷簾裏，睡在泥土上的人們，簡直是過泥老鼠的生活了。

父親說，出去買米，自己曉得父親沒有什麼錢了。今天過得去，明天也就過不去了。明天過得去，後天父子三人定規是餓飯的了。父親身邊至多亦不過兩塊錢了，不能維持兩天的生活了。父親出去，大概是到什麼地方去找職業吧。

外面絲絲地下起雨來了。看見下雨，阿漢更加憂鬱。他想，自己該去做些什麼工作幫助父親才好。於是他想到去年父親初送他進小學堂時候對他說的話來了。

“爹爹送我進學堂，是因為學堂裏好頑，是不是？”

“進學堂是學本事的，學到有本事了，可以替爹爹伸氣。”

“爹爹這樣辛苦掙來的錢，也情願送給學堂的先生麼？”

“做一個人要認識字才不至受人的欺侮。要會看書，看報紙才有見識。爹爹就是因為不認得字吃虧，所以無論怎樣辛苦掙錢也要你去進學堂。爹爹就窮到吃泥巴也要送你上學堂。你要努力讀書，將來做個大人物。”

“大人物？怎樣的大人物？和吳佩孚一樣大的人物？”

“不，不好學吳佩孚。吳佩孚雖然是大人物，但是對我們

貧苦民衆是有害無益的。”

“那麼，要學怎麼樣的人物？”

“不要管，你只讀書就好了，只要把本事學好。”

阿漢對於父親說的這些話，一句都不會忘記，該死的是母親，破壞了平和的家庭，終使自己不能繼續上學了。但是這又怎麼能怨母親呢？只怨自己的運命吧了。

他癡想了一會，聽見阿金哭了，他忙進來門好後門，走到床邊來，他摸了摸阿金的額，熱得會灼人般的。他想，阿金的身體這樣不好，氣候稍冷一點，就會傷寒的。

“爹爹！”阿金睜開眼睛看見阿漢，便叫爹爹。她伸出雙腕要阿漢抱。大概她的熱度太高了，神經昏亂，認錯了人。

“爹爹快要回來了。阿金，你睡倒好些，不要起來，起來冷呢。”

“爹爹抱！”阿金哭了。

“爹爹快回來了。哥哥在這裏。不是爹爹，是哥哥！……”阿漢說到這裏，咽住了，說不下去。

“歹爹爹！不抱阿金啊！”阿金痛哭着在床上掙扎要起來。阿漢忙按住她。

“阿金！哥哥在這裏，不要怕！”

“爹爹！東洋鬼又打哥哥了，快救哥哥去。”阿金總是這

樣昏迷不省人事的，阿漢終給她引哭了。

阿金掙扎了一會，像睡着了，不哭了，也不叫喊了。阿漢看她的雙唇像給火燒了般的焦黑。

阿漢看見外面的雨愈下得厲害了，父親還不見回來。他想，父親沒有帶傘，在什麼地方躲雨了吧，所以這樣遲還不見回來。

“哥哥！”

他聽見阿金又醒來了，再忙走近她的床邊。

“阿金！哥哥在這裏，莫害怕！”他看見阿金的眼睛直視着他。

“哥哥！媽媽回來了呢。爹爹死了，她回來了，在哭呢。”她一翻身坐起來，阿漢想按住她，來不及了。“你看，你看，媽站在那兒哭！”她伸出右手的食指來指着火爐高聲說。

“阿金，乖乖！你睡吧。睡下去，不要着了寒。”阿漢要按阿金睡下去。

“東洋鬼，你想來捉我麼？你動我的身體怎的？”她掀起焦黑的脣，露出牙齒來，想咬阿漢的手。

阿漢費了好些氣力，才把阿金按住了。但是阿金不住地呼！

“東洋鬼殺人啊！東洋鬼殺人啊！”

像有什麼暗示般，阿漢也感着一種恐怖，全身戰慄起來。約摸到十二點鐘時分了，各家的廚房裏都有炊煙出來了，但還不見父親回來。

阿金再熟睡下去了。阿漢剛才覺得有點餓了的，此刻他想到爲兒女們在雨天中奔走勞苦的父親，又忘記餓了。

## 五

他正站在門首望灰暗空中的煙雨。這時候，看見歡喜陀慌慌張張地跑了來。

“陸阿漢！”春元平時是這樣叫阿漢的，

“不得了，不得了，你的爹爹輾死了！”

“什麼!?”阿漢睜着眼睛，高聲地問。

“你的父親，在那弄堂口，給鐵甲車輾死了!”春元指着外面一條指向馬路的弄堂說。

“……”一種極度的驚愕壓住了阿漢，一會說不出話來。他的臉色一刻刻地轉青，機械地走向春元所指示的那條弄堂跑去。春元也跟着來。

“你，你，請你看好我的妹妹。”阿漢忽然又想到妹子的病來了。他想，她還熟睡着，醒來時，如看不見一個人，她定

跑出來，再受了風，那病更難得好了。

只一瞬間他想像到那一個場面了，就是可憐的妹妹和飽嘗了人世的辛酸的衰老的父親都離開了自己，離開了人世時，自己怎麼樣好呢！？……

同時他又不能不咒咀東洋鬼。他們的鐵甲車何以敢在我們中國地方橫馳直衝？可恨我們中國人都太無神經了。不團結起來和東洋鬼拚一個你死我活！東洋人是我們中國的第一讎敵，也是我陸家的第一的讎人！打倒他們！我要去和他們拚一個你死我活！東洋人不逃跑，我們中國人是一天不得解放的！我們要起來打倒我們的第一個讎敵。

春元聽從了阿漢的話，留在他家裏替他看守着妹妹。他對阿漢說，“你快去，快去或還可以見你父親一面。”

阿漢趕到弄堂口來時，果然擠着一大堆人。他看不見鐵甲車，也看不見他的父親。只看見許多無神經的看鬧熱的人們擠成一大堆在議論。阿漢也聽不出他們在說些什麼話。

“爹爹！”阿漢哭喊着向人叢裏衝來。看鬧熱的人們看見來勢這樣兇，都躲開一些，讓他進入羣圈裏來。

他看見父親睡在地面上，臉色與其說是蒼灰，寧說是近紫黑了。一雙腿，自膝部以下，雖然沒完全輾斷，但上部和下部看得出是不連續的了。大概是腳骨輾斷了。雙腿的傷部滲

出許多血，尤以向上方的左腿流血特別多。

有一名日本水兵守在傍邊。鐵甲車早不知駛到那裏去了。大概日本人只當是輾死了一隻狗。叫一名水兵看守着是特別的優待了。普通汽車撞傷了人，巡捕會把它拘留住的。這回的是日本海軍鐵甲車，巡捕當然不敢留難它。

阿漢看見父親睡着很痛苦的在呻吟，不禁痛哭起來，忙跪下去雙手摟着父親的灰黑色的頸項。

“啊！爹爹！”阿漢只叫了一聲爹爹，便咽住了。

“唔，唔，……漢，……你來了，……唔，唔，……好，……”

“爹爹！我在這裏！……”

“……”父親微微睜開眼睛，像十分的痛苦，說不出話來。

“爹，……唔，……唔，……不能活……了，……袋裏有，……一張，……鈔票，……”

阿漢看父親的意思是叫他把剩下來的一元鈔票檢了去，莫給人拿去了。

阿漢哭了一會，略抬起頭，看見一個巡捕和那個日本水兵講話。那個日本水兵搖了搖頭在猶笑。大概是巡捕和他商量，受傷者的家人來了，知道他的住所了，可不可以把負傷者抬回他家中去。日本水兵因為沒有得到上官的命令，故不許可。

阿漢看見日本水兵猶笑的樣子，——以人命爲兒戲的樣子，痛恨極了，忙站了起來。

“東洋鬼！”他哭喊着把頭向日本水兵的腹部撞來。日本水兵忙把他捉住，只是笑。阿漢想再撞，但給巡捕拉住了。

到三點多鐘時分，兩名巡捕把陸榮抬回家中來了。

歡喜陀告訴阿漢，阿金醒了一次，要起來，他把她按住了。她拚命掙扎，到後來排洩了滿床的屎尿。

陸榮被兩名巡捕安置在床上時，已經氣息奄奄了。臉呈土色，破舊的褲子上滿染着血痕。春元也給這個樣子嚇呆了。阿漢當然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話。

阿漢走前去，緊緊地把滿身血和污泥的父親抱着，流着淚，拚命地叫了一聲，

“爹爹！”

但父親像完全失了知覺，眼睛也閉了。

過了一會，又一個巡捕送了二十元的鈔票來，說是日本海軍陸戰隊送來給陸榮買棺木的。

“不要那些錢！”有些抱不平的人替阿漢拒絕那二十元。

“不要！”阿漢也跟着罵。

“優傢伙！少雖然少了一點，但你不要，他還會強你要



麼？不是白送了一條命？”一個巡捕覺得不要這二十元，未免太可惜了。

“走狗！”又有一個抱不平的青年在叫。

“放你媽的屁！”巡捕罵了。

“那還算十二分的客氣了。可憐你們窮，才送了二十元來。他們的鐵甲車從來在馬路上也不知輾死了多少人了。輾死了還不是算了。誰敢說他們的不是呢？英國人都還幾分怕他們，中國人敢放半個屁麼？橫豎中國人的性命是不值錢的！你看，街路上的窮人叫化子，不是像螞蟻一樣多麼？輾死了一個中國人就像我們輾死了一隻螞蟻般！我們中國人的命比狗的還便宜。”另一個傍觀者又在說。

阿漢的父親到夜間十點多鐘斷了氣。阿漢受了這意外的打擊，像完全失了知覺，當然不會說什麼話，連哭也不會哭了，他坐在一張矮板櫈上，伏在父親的腳下，父親死後自己要如何的做人，也沒有一點把握。在十二點鐘前還有鄰舍的人輪着來看他，安慰他，問他餓不餓。日本人那邊送來的二十元棺材錢像給他們處置妥當了。他們在八九點鐘的時候，替他買了許多菜，煮了許多飯，但他一口飯都沒有吃。結局還是鄰近的人們分着吃完了。

過了午夜時分了。他們揩了一揩嘴上的油水，留一個老

婆婆叫做甘媽的陪阿漢後，一個一個的溜走了。他們吃飽了就去睡了。

阿漢今天整天地沒有吃一粒飯，也沒有喝一點水。他只覺得頭腦非常痛。大家走了後，十分冷靜。甘媽坐在一盞黃豆粒大的燈火前打瞌睡。阿漢守着父親的死屍，追前想後，愈想愈心痛，但眼淚已經枯乾了，不能再哭了。

他有點喉乾，站起來走到食桌前，喝了兩杯冷茶，精神醒了些。他聽見阿金的呻吟了。有半天久，他完全忘記了妹妹的病。他忙走過這面的床邊來，他聞着一股臭氣。看看阿金，像睡着了，但又像沒有睡着，祇在不住地呻吟。

“阿金！”阿漢輕輕地叫了一聲，但她像昏迷着。他再摸摸她的額角，不像上半天那樣熱了。他想讓她熟睡，到天亮，或許病會好些。

阿漢仍舊回到父親的床邊來，再伏在父親的腳下。父親褲上的血轉成黑色了。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像睡着了。但他像看見會吃人的活老虎般的東洋海軍鐵甲車向他撲來，又像看見數名日本水兵持着刺刀指向他。最後，像掉進水池裏了，一身冰冷的。他嚇醒了，睜開眼來一看，外面天空呈灰白色了。他敵不住臨天亮的寒氣、不住地在戰抖。

天大亮了。有兩名苦力抬了一副梯形長方木箱子進來。

只是大小六塊木板釘成的箱子，那裏夠稱棺材呢？

他們匆匆地把父親裝進木箱裏去了。阿漢又哭了一場。四個人抬着，兩三個人担着鋤頭，一個人在前頭燃燒紙錢。阿漢跟在棺材後面，走到屋後鐵路外的野原上來了。他真沒有料到昨天早上自己眺望過的野原，今早就變爲父親的長眠所了。他想，父親安葬在這裏，不至於寂寞吧，第一在左側右面有不少的土饅頭，下面有不少的新舊冤鬼，——和父親一樣受了外國人和有錢有勢的人的壓迫的冤鬼，第二自己就住在那邊，隔得很近，不難早晚來上墳。

但是自己真能再在那家屋裏住下去麼？恐怕不久就有人來趕自己了。像那樣穿空漏裂的屋子，自己都還沒有福分住下去呢。

阿漢想自己只有一條路走了，就是攜着妹妹到各處去做叫化子。只要能夠活着，等到長大了後，替父親復讎，就做叫化子也情願的。

父親終給他們埋在地面下了。他再在新築成的黃泥墩上哭了一場後，兩個鄰人才把他拉了回來，說了些似安慰他又似勉勵他的話，但沒有一句可以入他的耳朵的。到後來另一個鄰人說。

“你也該回去看看你的妹妹呢。她的病怎麼樣了？”

一句話提醒了阿漢，他才忍痛離開了父親的新墳，走回家裏來。

大家都說阿金的病不妙，如果單是傷風不會昏睡這樣久的。阿漢看見妹妹的臉色也不很好，忙求一個鄰人去請醫生來看。醫生來了，斷定阿金患的是傷寒症，就是近來時髦人所說的腸室扶斯症。小孩子患這種病本來容易治，不過阿金沒有人看護，掙扎得太厲害了，也像病後加受了寒，所以難醫治了。

阿漢聽見醫生的最後的宣告，雖然感着一種絕望，但也不會再哭了。不滿二十四小時，他的小小的淚泉早枯竭了。他的眉間現出一種決心的樣子，如果妹妹也死了時，自己決不獨自活着的，他一定要跟父親和妹妹到泉下去。

父親死後足以維繫他的心的妹妹，也是他的唯一的希望的妹妹終丟開了他死了。但他像有了什麼覺悟般的，不像看見父親死時那樣傷心了，也不像那時候那樣的落胆了。

第二天的早晨，鄰人再幫他把妹妹葬在父親的墳側了。最使他傷心的就是連裝小妹妹的小木箱子都沒有能力買了，只用一張稻草蓆包着埋下去。五六寸長的黑髮，低低地覆在額際，紫色的唇微微的露着，臉色灰白，雙目緊閉着。

——妹妹！我們兄妹三人中，你算是最不幸，最受苦了，

但你不可以怨恨父母，父母還是和你一樣的辛苦。你要知道，爹爹是十分愛你的，你會跟着他去，也是應該的。但是，妹妹，你知道你的哥哥現在的痛苦，如何的寂寞麼？不錯，母親從前有幾分虐待了你，但這是你哥哥應負的責任。因為我上學去了，爹爹又常常不在家，在家中苦悶着的母親只好把你來洩氣。金妹，你千萬莫怨恨母親，我在二三日，尚十分恨母親的，但是到現在想來，實在怪不得母親。爹爹，媽媽，和我們兄妹一生受苦，完全是受了外國人的欺侮和有錢人的虐待！

——金妹，我要對你懺悔了！早知道我們兄妹有永別的一天，我就該多多徇從你，叫你快樂，不該常常和你執拗的。記得你有一次搶了我的石板去頑，我不情願，打了你一掌搶回來，你就大哭起來。到後來，母親走來問爲什麼事，我還這樣殘忍的向母親訴說你如何不好，如何不好，於是母親又打了你個嘴巴，你更哭得厲害了，你終於哭倦了，睡着了。金妹你還在恨你的哥哥吧。你要知道，哥哥是和你一樣地在痛恨自己，何以從前這樣不愛惜妹妹！

——金妹！回想起來，哥哥對不住你的事很多！記得有一天，父親買了兩個糖麵包回來分給我們，我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好的東西，都一齊歡呼起來。我捨不得喫，喫了一半，

留一半在廚裏。但你的不一刻就整個吃完了。你看見我還留着半個，等我走出去頑去了，便把我留着的半塊麵包拿來吃了。我回來後看見了，氣不過，哭鬧起來，鬧到母親來了，把你打了一頓。妹妹你想這不是罪過麼？知道會有今天的永別，我真願意把整個讓給妹妹吃。現在就買了來，妹妹也不會吃了。妹妹，你知道你的哥哥如何的心痛麼？

——爹爹，媽媽常常對我們說，哥哥長大了後要出外面去做工，掙錢回來孝順父母，妹妹長大了後要在家裏幫母親燒飯洗衣裳。你聽見了後，很喜歡，常常自誇你長大了後會燒飯洗衣裳，引得爹爹和媽媽笑。有一次我打了你，你便哭着說妹妹長大了後不替哥哥洗衣裳，也不燒飯給哥哥吃了。妹妹，這些事你還記得麼？

——又有一次，你偷到學堂裏來看我，因為你打着赤腳，衣服又穿得不好，學堂的先，——僞善的教徒，——以為你是個叫化子，來想偷東西的，趕你出去，你駭得哭起來了，你還記得麼？

——妹妹你生下來才滿八年，就飽嘗了人世的痛苦了，在家裏不單母親常常打你，還要受哥哥的虐待，走出去又要受鄰居小孩子們的欺凌，常常雙頰給人家打得緋紅的，哭着走回來。

——妹妹，你恐怕是世間裏最受罪的一個人！你終於受不住這人世的痛苦，丟了你的殘酷的哥哥走了！你再不願意活在這無情的世界上了，是不是，妹妹！？

## 六

太陽超出地平線了，以約三十度角的高度斜射過來。野原的枯草上還結着露珠，阿漢已經坐在新築的大小兩座的黃土墳邊了。

父親和妹妹像還在酣睡中，並不知道他來了。他思念了父親，又思念妹妹，妹妹的可愛的圓圓的臉兒就在他眼前活現出來。他很想跟着父親和妹妹去，但是他終沒有想出一條死的方法來。

他愈思念妹妹，心裏愈悲痛。他後悔沒有把妹妹喜歡的石板和那個小皮球一齊埋進去。他正在癡想，忽然聽見有人叫“陸阿漢！陸阿漢！”

他忙翻轉頭來看，原來是歡喜陀。阿漢看見是春元，心裏雖有點恨他不表示點哀悼，近日來過了二三趟，總是笑嘻嘻的。但是父親妹妹死後，他算是和自己最關切的人了。

春元走到他身傍來了。他的雙手搓在腰間，微擽着他的

雙唇，嘶嘶地在吹口笛，聽去就像雲雀叫般，他的雙頰更加鼓張起來，臉孔有些像布袋和尚的了。吹口笛是他的習慣。

“……”阿漢略抬起頭來看他，但視線恰好和太陽光線碰着了，睜不開眼睛。

“你來做什麼？”

“來看你的。陸阿漢，你真可憐。可惜我也沒有方法來幫助你。”春元說了後，嘆了一口氣。“一個人不可以無錢。嘶，嘶，嘶！”歡喜陀又在吹笛了。

“歡喜陀，你的話錯了。我想人不可以沒有本事，有了本事才能夠掙錢。”

“傻的！有許多再蠢不過的人都會掙錢，又有許多有本事的人窮到不得了。”

“我也很覺得奇怪。種田的人反沒飯吃，織布的人反沒有衣裳穿。可以吃可以穿的東西儘擱在那裏，要等有錢的人來買，這是什麼道理呢？金銀和鈔票要來什麼用，還可以吃可以穿麼？或許你又會笑我傻，我很想想出一個方法來，弄到那些金銀那些鈔票變為不值錢的東西，而把可以吃可以穿的東西公平的分配給我們，不准有錢的人吃的穿的比我們好，而窮人也不至於挨餓。”

“沒有辦法的。第一步還是要掙錢，掙鈔票，嘶，嘶，嘶。”



他一面吹口笛，一面坐下來了。

“那就靠那個人的本事了？”

“不是的，我的爹爹說，錢是由錢掙來的，不管掙錢的人有本事沒有本事。……不要儘說空話了。我問你，你可以不可以到各個街頭巷角去賣油餅子和歡喜陀？我的爹爹說，你願意時，就到我家裏來住，每天早上出去賣歡喜陀。”

“好的。我什麼事都願意做的。”

“我的爹爹是個討厭的人。你要留心，不要惹他生氣就好了。我的媽到很好，聽見我說到你的身上，他很可憐你，說你真造孽呢。”

阿漢和春元走回自己屋裏來，把好一點的可用的東西都搬到春元的店中去，其他的粗傢硬伙就拿來送給鄰人，聊報答他們近幾天來對他的同情的助力。

他打開一口大衣箱，裏面還有幾件父母的舊衣裳，他看見就流淚了。再向下面翻，他又找着了幾件小衣裳，尤其是看見小妹妹的幾件衣服，他更悲痛。他想妹妹在這世界上真是個頂可憐的小孩子了。她身上穿的還是給屎尿打髒了的破舊的短棉襖兒，和一件大藍布褲，也沒有替她換上稍為好看一點整飾一點的衣服，就匆匆地綑進一張稻草蓆裏去

了。阿漢想像到稻草蓆腐化了後，妹妹沉浸在淤泥中的景象，又不禁失聲痛哭起來。

——好了，你這間穿空漏裂的屋，我要向你告別了。感謝你庇護了我們這幾年。你雖然破陋，但我對於你仍然是十分懷戀的。不過現在不能再和你作伴了。母親，弟弟走了，不知去向。爹爹妹妹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孤苦伶仃，就連住像你這樣破漏的房子的能力也沒有了。我只好暫時和你告別。

歡喜陀替他叫了苦力來搬東西，阿漢還要到房東那邊去退房子，他便押着東西先走了。

阿漢由房主人那邊回來，再向鄰舍們告別。他們個個都摸摸他的頭，說了許久同情和勉勵的話。阿漢想，猩猩惜猩猩，窮苦人裏面算還有些有心肝的人。

他由貧民窟出來，走到了馬路上父親給日本海兵鐵甲車撞倒的地點，父親的血跡早消失了，大概是給那天晚上的雨洗乾淨了吧，不然，就是給掃街的人掃乾淨了。他又看見日本海軍伍長帶着四名水兵由那邊搖搖擺擺走了來。阿漢雖然年紀小，但看見那幾隻野獸，就恨自己手中沒有手鎗。

他橫過了馬路，在那邊的鋪道上向左手的一條小巷轉了灣，穿過了小巷，是一面空地，——其實是一大垃圾堆。空

地前面，有一條小河溝，裏面有十餘艘裝糞的小船。空地的一頭，有一道木橋，橋邊植着一面木牌，上寫“糞碼頭界限”幾個字。

他看見在這碼頭上的人了，大概都是父親的舊同事吧。有的在把糞箱口打開，把糞輸到河溝裏的船上去，有的在洗糞箱。他們的嗅覺像完全無感覺了，在這樣臭氣薰天的地方，他們裏面沒有一個掩鼻孔，也沒有一個吐口沫的。

阿漢無意中看見一個穿長袍馬褂的人沿糞碼頭走了來，他的馬褂袖口緊遮着鼻孔，一面走一面吐口沫，他走得很快，頭上的長黑的髮分開兩邊，也不住地在飄動。大概是他愈吐口沫，愈會嗅着臭氣，他便愈跑得快。那種慌張的樣子，看見令人失笑。阿漢想，那個穿漂亮的衣服的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呢？自己排洩出來的東西無能力處分還不算，看見了又怕得這樣厲害。大概又是什麼詩人文學家吧。總有那一天到來，要你們自己去倒糞桶呢。

阿漢想，那一類人，和在這馬頭上清理全市的人們的排泄物的人，是完全住在絕不相同的世界裏的。

由這碼頭上的情景，他就想到父親生前的痛苦。父親不是個人麼？然而他就這樣地糟塌了，這樣地終了他的一主。於是他又傷心起來。

“喂！馬桶！陸阿漢！”

他聽見有人在叫他，忙翻轉頭來一看，有三四個小孩子掩着鼻孔由那一頭走了來。各人肩膀上都掛着書包。阿漢認得他們是日前的同學了。有的是同級生，有的不是。

“聽說你爹爹死了，不來上學了，是不是？”

“……”阿漢還沒有回答，又看見跟在他們後面還來了一位女教員。她雖然不是阿漢那級的擔任教員，但他認識她是三年級的主任姓黃的。她一面自稱是個誠督的信者，一面又在十字架下偷偷地和廖牧師親嘴。她是有夫之婦，而廖牧師也是個既婚者。阿漢覺得很奇怪，何以那樣上流人的，信道的人們，也會有這樣祕密的行爲。

那個女教員走到他面前來了。阿漢忙向她行了一個鞠躬禮。但她像不認識他，只看了他一眼，就指揮着那三四個小學生說，

“快走，快走！不要和那個人說話！渥濁，渥濁！”

阿漢氣極了。他想有錢有智識的人，何以偏是這樣刻薄，這樣無人情。信仰宗教的人也該這樣驕傲，這樣寡情的麼？她說我們渥濁，其實你們偽善的宗教家和教育家才是頂渥濁的喇！

## 七

六年後，阿漢十七歲了。

他由一個父執，——在一位軍官公館裏當長工的，——介紹到B市另一家公館裏當侍僕。

他在歡喜陀店中，春元的父親待他雖然很平常，但春元母子對他卻特別好，臨走時也不免戀戀。不過他的志望是想投軍。因為他想為父親，為自己一家人復讎，只有投軍的一途。現在聽見可以到軍官的家中當侍僕，他決意要去，他想到那邊或可以找到一條出路。

臨走的前夜，他約歡喜陀到父親和妹妹的墓前來話別。

三四年間的勞苦，總算有點結果了，就是他替父親和妹妹立了墓碑，大的書“故××陸公之墓”，小的書“陸氏女阿金之墓。”

皎皎明月掛在天空，照在碑面上，碑面上的結晶碎片在閃爍發光。望着碑石，阿漢想，假如泉下人有知，一定不願意他離開他們的墳墓。於是他又開始流淚了。

他一個人在墓前站了一會，最初聽見附近人家的狗吠聲，隨後聽見小孩子的哭聲，再聽見遠遠的火車汽笛聲。此

情此景，完全和母親未走，父親妹妹未死以前一家人住在那家破漏的木造房子裏時一樣。

今天下午，阿漢一個人又去憑吊過自己的舊居，——自己和弟妹們在那裏生育長大，父親和妹妹在那裏死的舊居。在這二三年間，已經換了五六次的主人了。

又過了一會，歡喜陀帶着一個小姑娘來了。阿漢想，春元近來有點墮落了，居然和女性交游起來了。他認得那個女子姓莫名春蘭，是一個木匠的女兒，住在這附近。

“陸阿漢，如果到B市去沒有什麼特別好處，我勸你還是在這裏賣歡喜陀油餅子好些。再過五六年，你自己可以開一家小店子，也有錢討老婆了。”

“歡喜陀，你錯了。你看我是這樣不中用的人麼？一生只是賣歡喜陀過活麼？”

“那麼，你想做什麼生意呢？”

“我不想做生意，我要當兵。”

“當兵？……也好，你的志願還是不變的。不過，陸阿漢，我告訴你，你所希望的太大了，不容易啊。……”

“那是看我的努力如何。”

“那你決意明天走了？”

“明天下午落船。”

“坐的什麼船？東洋船？”

“狗屁！我決不搭東洋船的。我搭中國船。”

“東洋船的價錢便宜些啊。”

“……”阿漢望着墓碑不說話。

“我忘記了，沒有對你說，她聽見你要離開這裏，說要來看你，所以跟了來。……陸阿漢，我看她喜歡你，你帶她去吧。”

“又是放狗屁了。”春蘭作嬌態說。

“歡喜陀，不要儘說笑話了。我還有事拜託你呢。”

“你說來，什麼事？”

“我走後，……”

阿漢近來十分輕蔑自己了，也發見了自己的弱點。他知道自己也是個沒有什麼能力的人。他有些懷疑自己怕沒有能力為父親伸氣了。

當父親和妹妹死時，他深信對他們的愛是永久不變的，對他們的懷戀也永久是這樣熱烈的。但是現在怎麼樣？他不能如從前一看見埋藏父親和妹妹的兩堆黃土便流眼淚了。心裏雖然有些悲傷，但也不如從前的真摯了。自己好像受着什麼無形的東西支配着，覺得不表示點悲傷出來就對不住塚中的父親和妹妹般的。他也很想流點眼淚出來，拚命地去

緊閉雙目，激刺淚腺。但可憎的淚腺，像故意向他開頑笑，總不見有眼淚流出來。

還有一件事情使他深感羞愧，深感痛苦的就是在這時候，他的心坎上的面積給站在傍邊的嬌小的春蘭佔領了大部分，而父親和妹妹的墳塚在它上面反佔了一點點的位置。

——春蘭是歡喜陀的愛人。看她也很愛歡喜陀。你以什麼資格去思念她呢？春元雖然窮，總算是個小老板。

阿漢想到這點，又垂頭喪氣的覺得自己真是個性懦無能的人。自己本來有一番心事想向春蘭說的，何以又不敢對她爽爽快快地說出來呢。

——說不得，說不得。說出來後，給她當面恥笑了，怎麼好呢？單是她的當面的恥笑，還不要緊。萬一她走去告訴了歡喜陀時就太難堪了。也對不住朋友了。算了吧，自己明天就要離開這個地方了，不要理她了。讓他和歡喜陀團圓團圓吧。

但祇一瞬間，他又起了種惡念，橫豎是要走了的，不管她日後嫁歡喜陀不嫁，在自己未離開這地方以前，還是背着歡喜陀，找個機會和她痛快地談一回才願意。

“你走後怎麼樣？”

阿漢正在癡想，給歡喜陀這末一問，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了。

“我走後，要你們替我常常來着我父親和妹妹的墳墓。”

“你不要擔心，我會來，天天會來看的。初一十五，我一樣地會帶線香來燒，請你放心。”春蘭很悽惻的搶着先回答了。

“那謝你了，春蘭。”

他們間沉寂了一會，聽見轟轟的火車的輪音了。一瞬間火車在他們面前飛駛過去。

火車過了後，春蘭忽然問阿漢，

“你要坐火車不要，這回到B市去？”

“蠢東西！剛才不是說搭洋船去麼，又還要問！”歡喜陀看見阿漢和春蘭間眉來眼去的情形。雖然沒有說什麼話，但他倆各人心裏都像在打什麼主意，他不禁眼睛熱起來，心頭也有點酸酸的；聽見她說了這句話，便借題發揮叱罵起春蘭來。

“問他坐了洋船，還要搭車不要呢，有什麼不對？”春蘭也不讓步的回他這一句。

“坐火車去也可以。但到N城還是要轉搭輪船。火車的價錢也比輪船貴些。”

阿漢想，歡喜陀也不像從前那樣純潔了。所謂友情是靠

不住的，因為兒女私情，友誼是容易被犧牲的。他看破了歡喜陀的心思的渥濁，多少起了點反感。他想顧不得什麼友誼了，在未動身前，自己要找個機會向春蘭表示表示自己的苦悶和愛慕才好。

夜深了。

初秋的氣候，夜氣還不見得十分冷。

阿漢抬起頭望了望天空。他想，千家詩本裏面的淡月疎星，大概是指此刻時候的景色了。他又想，月色的濃淡完全是由觀者的心緒去決定的，剛才三個人在這裏的時候，月色是十二分明亮的，現在一個人站在這裏，又覺得它是暗淡無光了。

果然，他看見春蘭從她家屋後走出來。他又聽見她像在說什麼話。大概是她的母親問她到那裏去，她在回答。

阿漢迎上前去，他的雙手握住了她的雙掌。她像很高興，身體儘在跳動的那樣高興。

“你怎麼知道我會來呢？”她故意這樣問他。

“你怎麼又知道我在這裏等你呢？”他也笑着問她。

“剛才三個人在這裏的時候，你的眼睛告訴了我你會在這裏等我。”

“不是的。你約了我來的。你走的時候，不是偷捏了一下

我的掌背麼？”

“啊呀！你撒謊，沒有的事。”她又笑了。

“蘭，我們談正經話吧。我明天下午一點鐘就要走了呢。”

“所以我此刻時候還來看你。你有什麼話對我說的？”

皎皎的月亮，正掛在中天。在廣漠的野原上，沒有一個人影，也沒有什麼聲息。他的胸口突突地跳動起來，儘望着微帶赭色的春蘭的片頰。

他恨不得快點抱着她，在她的頰上親個嘴。他看她只是穿一件有花點的白竹布褂兒和一條淺藍色夏布褲，脚下穿的是一雙木屐。阿漢想，這真是委屈她了，論起面貌來，那些大公館裏的小姐們有幾個趕得上春蘭的呢。

“坐下來說話好麼？”阿漢先坐下去。他看春蘭有點躊躇，不想就坐下來。她直覺着他是要她和他並肩坐下去。但祇一瞬她很決意似的坐下來了。

“假如我的妹妹沒有死時，也和你差不多大了。”阿漢說了後嘆口氣。

“的確，你孤孤單單一個人，真可憐。”

“我還有母親，還有小弟弟，不過不知道他們現在住什麼地方。”

“你就一個人到B市去麼？”

“不，有同伴，就是薦我的那個人。”

不時有涼風吹來，又像秋涼時候了。感着風涼，阿漢才意識到自己的臉頰在發熱。

“春蘭！”

“唉。……”她略仰起頭來看他。

“我走了後，你就會忘記了我吧。”

“不。我決不會忘記你。……你可憐，我決不會忘記你。

“那你永久是我的妹妹了。”

“是的。”她微笑了。

“春元呢？比我，你更喜歡他吧。”

“沒有的事。”她搖搖首，態度是很泰然的。

“那你不喜歡他？”

“也喜歡他。”

“……”阿漢祇呆看着她。

“不過他脾氣有點不好，有時候我也討厭他。”

“春蘭，我真羨慕你，你有父母，有弟弟，妹妹。”

“我只有母親，但現在我也不很喜歡她了。那個木匠不是我的生身父親喲。弟弟妹妹也不是我的真弟弟真妹妹。我是和你一樣的寂寞。”春蘭說後，樣子很悲寂的。

“我竟不知道。那你的生身父親呢？”

“我也不知道。不過據母親說，我的父親是個有錢的人，他原很喜歡我的母親的。到後來，看見母親生了我，不是個男孩兒，就不喜歡她了。所以母親恨我，常常罵我不變個男子。但她也不肯詳細告訴我，我的父親是怎麼樣的人。我只知道母親不和那個生身父親同住，只由他每月寄點錢來。到後來，母親就嫁了這個比她年輕的木匠，那邊就沒有錢寄來了。”

阿漢想，春蘭的母親定是資本家的不能公開的妾室了。她的母親年輕時，定是很漂亮的人！春蘭大概是像她的母親吧。

“他們都說你要嫁歡喜陀。……”

阿漢訥訥地說。

“啊呀！那有這回事。我爲什麼定要嫁人呢？”她背着月色低下首去。他看不出她在作什麼表情。她的聲音有點尖銳而顫動。一瞬間阿漢看見她的雙頰上掛着淚珠兒了，他後悔不該太唐突了。

“當然，我不相信。那是他們信口亂說的。”他忙急地打消剛才說的話。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到春蘭肩膀上來。她看去雖然瘦弱，但也到了發育的年齡了，肩部的肉也有幾分豐腴而富有彈性。他登時起了一種衝動，——想把她緊摟到自

己胸部上來的衝動。他感到自己的指尖在顫動了。他待縮手回來，但她已經依靠到他的胸膛上來了。

她近來由阿漢身上感到一種力，——能使她胸口跳動，雙頰發熱的力。她常常想會見他，也很愛聽他說話。看見他比看見什麼還要美麗，聽見他叫賣歡喜陀的聲音，也像聽音樂般。但同時又有些怕看見他，因為一看見他，她的精神作用便失了自由。

她靠在他的胸膛上了。月色射在她的臉上，異常蒼白。她抬起頭來盡凝視着他，像在對他說，

“我愛你，你要離開我，我如何的傷心啊！”

他乘勢把她緊緊地摟住了，待低下頭去和她親一個嘴，忽然聽見歡喜陀的聲音。

“陸阿漢！還不回來睡嗎？”

春元站在野原的那一端，高聲地在叫。

她和他駭了一跳，樣子有點狼狽，忙站了起來，向野原的那一頭望去，歡喜陀已經向這邊跑來了。她呆望着阿漢，月色由她的一雙瞳子反射出來，像兩顆星兒一般。

“你們怎麼還都在這裏？”春元喘着氣問他們。

“我捨不得父親和妹妹，再跑來向他們告別。恰好她也還沒有睡，在她屋後看見我，就出來的。”阿漢一面說一面覺

得自己太怯懦了，他十分輕蔑自己，因為今夜裏自己完全是為春蘭來的。“你早把父親和妹妹忘了，你怎麼對得起父親和妹妹呢？”他對自己說。

“啊！我來了，不會攪擾你們麼？”春元的口氣總是酸酸的。

“你的話真奇怪。”阿漢又感着臉熱了。

“……”，她一句話不說，雙頰上還有淚痕，阿漢很擔心給春元看見了。但春元早看見了的。

“你們頑吧，我要回去了。”春蘭向他們點了點頭，翻轉身向她家裏去了。

## 八

阿漢到B市在新主人家裏做了兩個星期工後，約略知道新主人一家的情形了。

王健是一個卸職軍官，今年六十一歲了。大概做××鎮守使任內鏟了些地皮，存在帝國主義者的銀行裏，儘夠他一家人的使用，所以他們的生活是很奢侈的。

阿漢的職務就是伺候這個老主人。名義上雖然說是老主人的跟班，但在伺候老主人之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太

太有事要差遣他，大少爺有事也遣差他，到後來兩位少奶奶和一位小姐也有許多事情差遣他了。

他住在王公館門廊左側的一間小房子裏。在對稱的位置的右側小房子歸看門的一個老頭兒佔有。這老頭兒姓張名福魁，有五十多歲了。

“喂！還不起來麼？”

每天早上都是張福魁叫他起床的。這個老傢伙，天一亮就爬起來。起來後，定過來搥他的房門，叫他起床。

——你睡得早些，夜裏頭常要我替你鬥大門。我睡得遲些。你起早床，我也陪你起早床麼？老爺，太太們要九點十點才起床。八點多鐘起來就夠早了。最初阿漢有點討厭這個老頭子，但到後來知道他是個誠實的人就有幾分感激他了。

“第一窮，天天睡到東天紅。年輕人要起早床喲！”他以老前輩的口氣教訓阿漢。

阿漢在王公館做了一個多月工了。過了中秋，天氣冷起來了。

有一天阿漢在庭園裏剪菊花。他看見小姐瑞芳由裏面出來，沒有留心他在庭園裏，一直走到園門外的小天井裏來。大概她又有什麼事要吩咐他做，阿漢聽見她在問福魁，“阿漢呢？”



“小姐有什麼事？”阿漢應聲跑了來。這時候老爺，太太，少爺，少奶奶們還沒有起床。阿漢看見瑞芳臉紅紅地在看他，不說話，像在怪他說話的聲氣太大了。他也踮蹙起來。

“吃過了飯，不要出去。跟我到W公司裏去買點東西。”

“小姐不上學麼？”

“今天禮拜六呢。”

阿漢才恍然，小姐進的是教會學校，星期六是不上課的。

瑞芳走了後，福魁笑嬉嬉的向阿漢說，

“小姐喜歡你呢，什麼事都差遣你去做。你長得滿漂亮，可惜少了幾件衣服。”

“瞎說！”阿漢臉紅紅的。

“你們下江人到底比我們這地方的人乖巧些。怪不得老爺定要找你們下江人來當跟班。我們這地方的人又不中用又狡猾。不過你們下江人說的話怪難聽的，我真不喜歡聽。哈，哈，哈。”

王公館還用有兩個男的下人，一個是大司務，專管廚房的事，一個是包車夫，他們都睡在庭園一角的小房子裏。

吃過了飯，車夫把車子準備好，拉到大門前專等小姐出門。

瑞芳打扮非常好看，穿一件旗袍像斑豹皮一樣，她走過去時，就有一陣陣的香風。

她坐在車上，阿漢跟在車子後面跑。他一邊跑一邊把春蘭和車上的瑞芳小姐比較。他想，同樣是人，何以瑞芳便這樣養尊處優；這是什麼道理呢？由春蘭，他又思念到死去的妹妹來了。

——大概種有不同吧。他們是貴種而我們是賤種。他們是高貴的血，我們是卑賤的血。要改良我們的血就要和高貴的人結婚。這是他從福魁聽來的話。

他又想，自己能夠和這車子上的人結婚麼？這是不可能的，完全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阿漢在車子後走得滿臉滿背都是汗了，才趕到五層樓的大建築物W公司門前來了。

包車停了，瑞芳走下來，阿漢拿着一條手巾在揩汗。瑞芳看見他儘在和車夫王友元說話，知道他不敢跟她進公司裏去。

“阿漢，來！進來替我提東西。”

……”阿漢遲疑了一忽，望着車夫笑了笑，跟在瑞芳後面走進公司裏來。

他這回算是初進大公司裏來。裏面陳列的貨品真是五光十色，把他的眼睛都震眩了。他又看見裏面來來往往的客

人都穿得十分漂亮。阿漢穿着一件自由布長衫，更顯得十分難看，他差不多不敢跟在瑞芳後面走了。

“阿漢走快點哪！”瑞芳翻轉身笑着催他，他很不好意思走前來。瑞芳偏要和他並着肩走，弄得他走又不好，停步又不好了。她有時候還要湊近他的臉，告訴他那邊賣的是什麼東西，這邊賣的又是什麼東西。她又告訴他，那件東西值什麼價錢，這件東西要多少錢才能買。有些東西的價錢真駭得阿漢吐出舌頭來。

“那張銅床要八百元！”阿漢才知道王公館裏的幾張銅床實在值不少的錢。

瑞芳走到賣絲襪的櫃檯邊來了。她買了半打。阿漢聽見她在問店員，是不是四元。阿漢想大洋七角一雙的襪子，就夠貴了。他只站在傍邊看瑞芳付錢。瑞芳把了二十五元的鈔票給店員，過了一會，半打的襪子，裝在一個長方形的小紙箱裏面，和一個袁頭由那店員交回給瑞芳。

阿漢看見瑞芳付了鈔票二十五元，就出奇了。現在又看見只找回一個袁頭，他怕小姐吃了虧，想提醒瑞芳。

“怎麼找一塊錢呢？”

“一打六雙，六四二十四，不是找一塊麼？”那個店員看見阿漢土頭土腦的樣子，在笑。

“不要你多嘴？”瑞芳把那襪盒子交給阿漢了。

“四塊大洋一雙襪！”阿漢接到襪盒子，睜着驚異的眼睛問。

“那是頂好的英國貨嘍！”

阿漢想自己一個月的工資還趕不上那些整天塗香水搽粉，只知享樂的無聊女人脚上的一雙絲襪。自己整天勞苦，沒有半刻休息，自己要勞働八個月才能得到這半打襪子的代價。阿漢想，像這樣的世界作算自己勞苦百年，也難獲得他們那樣的地位，就儘努力也是徒然的。他忽然悲觀起來了。他癡想了一會，

“小姐你每月要穿幾雙絲襪子？”

“那沒有定規，有半打大概夠這個月穿了吧。”

阿漢由大公司回來後，常常在癡想。他覺得這個世界真不可思議，竟有兩種生活完全相反的人，一種是揮金如土，享盡奢侈的生活，一種是勞苦終日，猶恐第二天的糧食無從出。由癡想而空想，於是他想像到自己和瑞芳結婚後的情況來了。自己能夠娶得到瑞芳時，王家的財產的一部分就可以歸給自己。但他一想到這樣不勞而獲，靠婦人爲活的沒志氣，又覺得十分可恥。

那天晚上，福魁叫阿漢到他房裏去，他說有話要對阿漢說。阿漢覺得有點厭煩，知道他又有了一番教訓了。

阿漢走到福魁房裏來時，就聞着一種臭氣，——泥臭和酒臭的混合臭氣。他看見福魁坐在一盞五燭電光前，在剝花生送酒。

“來吃點地豆！”福魁雙頰通紅的。

“你喝的是什麼酒？”阿漢聞着酒味，喉癢起來了。他愛喝酒，大概是遺傳性。

“正庄的山西汾酒？濃厚是濃厚一點，性質是滿純正的。你也喝一杯麼？”

他由茶几上拿過一個茶杯，斟了一杯白酒來給阿漢。

“告訴你，你得老成一點，不要太得意了。得罪了這個，你的飯碗就會掉！”福魁說時伸出一根拇指。

“什麼一回事？我一點不懂。這個又是那一個？你看見我得罪過誰？”阿漢也伸出一根拇指來問。

“只叫你謹慎一點，矮子不要攀高，攀高了會掉下來。”

“我更不懂你的意思了。”

“你們下江人總是這樣俏皮的。自己做了什麼事自己還不知道麼？”

“你不直直白白說，我那裏懂得你的意思呢？整天總是

上江人下江人的說！問你，這是誰？”阿漢再伸拇指問那老頭兒。

“就是太太啊！那個女人厲害得很，老爺都怕她幾分。打過幾百回仗，殺過幾千幾百人的老將，也還怕這個女將呢！”

“我沒有得罪太太，也不敢得罪，……”

“嘻，嘿，嘿。你想吊她的小姐的膀子，就會使她生氣的。她是個愛體面，上下界限分得十分清楚的人。我勸你如果想在這家公館裏吃長久的飯。你就規矩點做事”

“天呀，你這話從那裏說起的？我那裏敢吊小姐的膀子呢？她要我做事情，我敢違抗她麼？”

“這話也是對的，不過你以後還是留神一點好。”他說到這裏，把臉湊近阿漢的前面來，一陣酒臭和涎沫臭衝進阿漢的鼻孔裏來了。“那個小鷓婆也不是個安分的姑娘，輕佻得很。或者是她喜歡你也難說，不過你不要忘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要和她隔遠一點好些。”

“我並沒有和她親近啊。”

“全公館人都是這樣說，小姐看中意了你。祇老爺太太沒有聽見，幸得二少爺不在家，他的脾氣和他的母親一樣，聽見了這些閒話時，一定不得了的。大少爺倒隨和些，大少奶奶告訴他時，他只是笑沒有說什麼話。”

阿漢想，世間的人總是喜歡說人家的閒話，無中生有。不是福魁告訴我，我還睡在鼓裏一點不曉得。恨只恨小姐太多事了，近來什麼大小事都差遣我做，連婆媽做得了的事都叫我做，真是要命。”

“他們說，小姐在裏面一說話就提及你，稱讚你伶俐，也說你怪可憐的。”

阿漢聽見這些話，便想到今天下午在公司裏買好了東西後，小姐還叫他同到五層天樓上去喝咖啡，吃西洋點心。那時候，碰着一位年輕姑娘，說是她的同學，指着阿漢問她是那一個，她竟一點不忙迫地回答說，他是我的一位表弟。這樣看來，她是對自己滿有意思的，這件事情只有他和她倆知道。車夫王友元在公司門首，沒有進來，那裏曉得。

“你真是桃花命，兩位少奶奶也喜歡你，說你能做事。”

阿漢聽見福魁這句話，又想到二少奶奶那天替他包紗布時的情形來了。

那天照例剪菊葉，剪傷了手指，二少奶奶便很親切地替他包上紗布。由二少奶奶身上流散出來的一種香氣，使他感覺着一種壓迫，同時又感着一種興奮。他禁不住拚命運用他的嗅官了。紗布包好了後她捏了捏他的手。她本來始終在微笑的，此時解放過來，向他作了一陣媚笑。

“多謝少奶奶了。”他臉紅紅地說。

“你的嘴多乖巧！”她又趁勢在他的嘴角上捏了一把，他當時感着一種有快憾的戰慄。

“二少爺那裏去了？”阿漢本能地問了這一句，過後一想，又有點後悔。

“……”福魁笑嬉嬉地儘望着他不住地點頭。

二少爺到法國留學去了，今年冬不回來，明年春也定回來，因為他去了三年多了。他今年夏在里昂中法大學畢了業，得了碩士的學位，他的專門是經濟學，現在到德國調查去了。他有信回來說，過兩三個月後就動身回國，這都是福魁告訴他的。

## 九

瑞芳和二少奶奶的態度有點像競爭的。瑞芳每看見阿漢多和二嫂子說話，多聽差遣，便十分不高興，往往借題發揮對阿漢提出許多難題來。阿漢也明瞭她的用意，不過他常受着福魁的警戒，不敢多接近瑞芳，怕惹出什麼閒話來。

他也覺得瑞芳有幾分可愛，但對阿漢，二少奶奶雖然比



瑞芳年紀大些，又有了一個女孩兒，而引誘力是比瑞芳強烈得多。阿漢也曾反問自己，是不是二少奶奶比瑞芳美。他深信二少奶奶沒有比瑞芳豔麗。他真不明白自己爲什麼對二少奶奶的態度自然些也喜歡和她親近。對瑞芳也感着一種愛，但總覺得是種遠眺的愛，而不能親暱。同時他又直感到瑞芳只是愛自己的外的形態而不能深知他的內心。二少奶奶是愛他的外的形態外，更深進一步，知道他的內心般的。

阿漢曾把自己的身世告訴過她們兩人。

“啊，你小的時候這樣可憐麼？你的父親太苦了，你的妹妹也可憐。生在窮苦人家的小孩子，總是罪過的……你的媽逃了？真狠心！”這是二少奶奶聽見他的身世時，安慰他的話，隻手按着他的頭，安慰他的話。

“你的父親是倒馬桶的？什麼事情不好做，爲什麼要做那樣的事？……臭！臭！臭！……你快不要這樣傻，把你父親倒馬桶的事都說了出來，人家要看不起你的！倒馬桶？臭！臭！臭！”瑞芳說時右掌尖儘在鼻孔前拂動。

阿漢想，瑞芳小姐也是和父親生前說過的那個文人一樣的無聊了，他們同是看不起倒馬桶的人的。

二少奶奶的娘家姓席，是當地的一個資產家。她的名叫昭筠。據她自己說，二少爺到法國去的留學費，還是由她娘

家負擔，就連她自己也可以說是由她的父親當做一個贈品送到王家來的。

在王建未卸軍職以前，在省城聲勢赫赫，貧苦的同鄉向他鑽營的固然不消說，即有錢的人也向他用些賄賂，謀得一官半職回去榮耀鄉里。昭筠的父親席泰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席泰星的家產約半數以上是用在王家裏，還賠了一個女兒。當時還在女子初中二年級讀書的昭筠，懾於威勢，做了他們間的犧牲者。

秋深了，朝風園裏的地面到處都滿滿地敷着一層黃葉，空中很清澄的呈淡碧色。近黃昏了，初冬季節特有的冷冷的日光舐着遠空和園裏的草場。這種景色令人生種寂寞而蕭條的感慨。

阿漢近來感着一種矛盾的苦悶了。瑞芳的壓迫，昭筠的誘惑由一方襲來，而自己的前途及從前的志願——復讎的志願變成一種苛責又由他一方面襲來；所以他的精神近幾天來很不舒適。今天下午他獨自一個人搭電車來這小公園裏散悶。

大概是快近黃昏了，公園裏沒有幾個遊人。他一壁走一壁追想起前幾天的事來了。

昨天二小奶奶說要回娘家去，她居然邀准了老主人的許可，叫阿漢送她母女兩個人到席家去。老主人像十分怕得罪了這個第二媳婦兒，又忙叫友元準備車子。

“我不坐包車，我還要到那條街角上買點東西，然後坐公共汽車去。”

“啊，是的，是的。”老主人笑得眼睛沒有縫了，走過來捏捏小孫女兒的頰。

昭筠只咬緊下脣微笑，她像對老主人有點厭鄙，這樣的狀態是很引阿漢注意的。

阿漢跟了二少奶奶出來，行過了幾條小巷，走到大馬路上來了。過了幾年寂寞的生活，住在像古寺般的家庭裏的昭筠，忽然遇着阿漢，真有點像路傍的快要枯萎的青草驟然得着了一陣甘露。她想，自己原來是個犧牲者，自己應享的幸福和安慰不能由那個枯寂的家庭獲得，現在是該由阿漢身上去取償的了。她對於生活早感着疲勞，只是未曾達到決意死的境勢。像這樣不幸的女人還顧慮什麼，還論什麼家聲名節。她對於人生，只感到一種滑稽。

她叫了一輛汽車，強要站在傍邊戰戰兢兢的阿漢坐進去後，自己也抱了小孩子進來。

——自己是個僱人，自己是個倒馬桶的兒子，也居然在

汽車裏和富豪的女兒，大軍官的媳婦，碩士夫人並肩而坐，這真辱沒了她了。阿漢額上滲出了點汗，感着一種恐縮。

他恐縮雖然恐縮，但同時又感着一種莫名其妙的刺激，就是昭筠的美麗的姿態和溫柔的心情，刻刻都在向他挑戰。有時候他竟會覺着一種可鄙棄的興奮。他又想自己不該有這樣的念頭，她完全是神聖的，她祇是自己的讚美的對象。

到了席家門首，汽車停了。阿漢替昭筠抱着小女兒秋鶯跟着她由車裏出來，就看見一個老頭兒站在門首，禿頭頂有點發亮，雙頰緋紅，像喝了酒般的。昭筠一看見那個老頭子便叫爸爸。

“這位是誰？”老頭兒很冒失地指着阿漢問昭筠。

“他姓陸。……”

“久仰，久仰！”席翁不等昭筠講完話，便連忙拱手向阿漢說。阿漢不知要如何地回答好，雙頰通紅。昭筠只站在一邊笑。

“請進裏面坐。”

阿漢更不知道怎麼樣好，這時候昭筠把秋鶯抱過去了。

“阿漢，進來坐一忽去吧。”她雙手抱着小孩子，隻手過來拉他的手。他的神經起了一陣微妙的感覺。

他們都走進裏面堂屋裏來了。席翁讓阿漢坐，但他儘站

着不敢坐。到後來，才在靠門首的一張圓檯子上坐下來。

“我的親家還好？”

昭筠又在笑了。

“老爺麼？他很好。”阿漢紅着臉，訥訥地回答了這一句。

“我的親家真不愧爲當代豪傑。掌握過幾萬的兵權，身經百戰，並且很看得起我！在××任內，委了我代理×縣縣長。……的確是個知己，的確是個知己。他知道我清廉，所以委了我到民窮財盡的×縣去。那地方土匪很多，但因爲我的真誠感動了天地，所以能夠在那地方安安全全做了一年零兩個月。……是的，親家還嫌我，說庸了一點，……你要曉得，一個縣長是古時代的百里侯，掌百里侯之印，豈可以不小心翼翼，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做官是件不容易的事，若操之過激，將盡驅百姓爲流寇。陸先生，你想對不對？爲×縣，我不僅兩袖清風，還毀家紓難過來，共十四個月間，連賑災的用費，計捐助了二萬餘元”他說到這裏像唱戲的般伸出二根指頭來。“後來因爲土匪太猖獗了，親家派了兩營兵到我們縣裏來，那些開拔費及餉項，一切要×縣人民負擔。可憐×縣人民，十室九空，那裏還抽得出什麼餉稅？於是我再捐助了一萬。親家是好人，不過那兩個營長，不十分遵從上司的命令。……”席翁說到這裏略把椅子移近些，低下頭來，低聲

對阿漢說，“……那兩個營長到了×縣，瞎攪一場，差不多和土匪一樣了，行他們的新式的綁票方法，今天說這一個是亂黨，要拘捕，敲一會竹槓，明天又說那一個是暴徒，要鎗斃，又發一批洋財。沒有錢的人，冤枉死了的不少。有十二三歲的青年，因為家裏沒有許多錢以滿足他們的要求，而被處死的不知多少。我是爲民父母的人，怎忍坐視！於是去了一個密電給我的親家，但給那兩個營長曉得了，我就不能不下台了。……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親家呢，卸任後，回到省城來，親家說，很對不住我，無奈受部下的壓迫，沒有辦法。的確，那時候他也因部下的叛變，下了台。我們才結成了親戚。我的親家總是個好人，是個豪傑，的確是個知己。……”

阿漢聽着席翁說了一大篇話，找不到頭緒，不知要如何地回答才好，略抬起頭來看看昭筠還在不在，但不見她的影兒了。她進裏面去了。

“你先生在我的親家那邊幫辦那一項公事？……”

阿漢滿臉緋紅，不知要如何回答才好。

“你們年輕人前程遠大，很好的，很好的。”席翁又拱了一拱手。

“你幫文牘？管賬？”

席翁看見阿漢不單不說話，點頭也不一點，心裏想，這

個青年未免太驕傲了。

過了一會，昭筠出來了。阿漢像得了解放般，忙站了起來告辭。

“他是新來的，不住在店裏，住在我們家裏伺候你的親家的。”昭筠笑着說。

“啊！你是個跟班？”席翁臉上不高興起來了，一聲不响，背轉身進裏頭去了。

阿漢看見那個有傻氣的老頭兒說他是個跟班，像受了莫大的侮辱，也不再向昭筠說什麼話，忙向門首跑去。

“阿漢！”昭筠在後面趕來。阿漢聽見她的聲音，像有種吸力，又不能不住了足。

“我的父親有點傻氣，所以一生吃人家的大虧。他說什麼，不要理他好了。敲他的竹槓的就是他的親家啊。”昭筠說了後，很覺好笑般的，隻手搭到阿漢肩頭上來。

“我還要出去一趟，買點東西，你不忙走。跟我來，幫手拿點東西。”她又向他作了一次媚笑。

阿漢想說不再跟她去，但看見昭筠那樣的媚態，又有點留戀。因為他已經受着一種力的支配了。由昭筠身上發散出來的香氣，她說話時由她口裏呼出來的氣息，都含有麻醉力。他恨她了，因為他覺得她是故意作弄他，故意和他開頑

笑。

——她是主人，自己是僕人。她是有意開頑笑的，自己該謹慎一點，不要亂開口，更不該起種種不正當的念頭。

但他終敵不過她的誘惑力了。

## 十

“你這個人真胆怯，沒有一點中用。我這樣的爲你，這樣的愛你，叫你到這地方來，你還是這樣的頑固。你怕的是什麼？怕沒有飯吃麼？我看你真可憐！平日看你滿有志氣般的，何以這樣害怕？一個跟班——對不起，我要這樣說了，——的差事值得什麼？那個差事如果掉了，我拿錢給你去做生意好了。我竟不知道你這樣的不中用。不過我可以擔保你的差事不會掉的。我要你走時，你才可以離開王家。現在我還要留你在我們家裏。”昭筠斜靠着棧化的椅腕，向阿漢說。說了後，微冷笑一陣。

“二少奶奶，我實在不能留在這裏，現在時候也不早了。回去晏了時，他們要責備的……”阿漢一方面說一面呆望着昭筠。他想她真是個奇女子。

“你怕那一個？你怕瑞芳小姐，是不是？你愛她，我早知



道了。但我偏不許你愛那個無聊的女子。現在你或者不相信，到後來你定知道我的話不會錯。你真是個無聊人。口裏常說要立志，要爲你的父親復讐；但我看你是個最不中用，最卑怯的人……”

“我是個最卑怯的人？”阿漢聽見昭筠這樣的侮蔑他，心裏有點不輸服，他想，自己明明不受女色的誘惑，自信自己的理性很強能夠戰勝情慾，而昭筠反說自己是個卑怯者，他覺得是受了種侮辱。

“是的，你是個卑怯者，你只怕有錢有勢的人。你只喜歡鬧小姐派頭的女子。你是一個男子漢，對於小小的跟班差事，也這樣戰戰兢兢地怕掉了沒有飯吃，這不是卑怯的證據麼？”

“不是這樣說，二少奶奶。你是個主人，我是個底下人，假如日後有人曉得了我們同到這旅館裏來過，傳出去時，怎麼好呢？我個人不要緊，少奶奶的身子是清白的，給外邊的人說了閒話，怎麼樣呢？”

“看你像個有志氣的男子，但說起話來就像老大婆般的，叫人好笑，又好氣。可憐你歲數還小，完全不知道現代的社會如何的渥濁，不明白現代的上流階級的家庭如何的黑暗混亂。你總聽見過一般常說的生活和戀愛這兩個名詞吧。

這是什麼意思，你曉得麼？”

“我一點不懂。”阿漢搖了搖頭。

“現代是人慾橫流的世界。像你這樣卑怯，這樣裝出假道義的樣子，這樣想表示自己的小忠信的人，結局只是犧牲了自己的生活。他們正想利用好聽的名詞，——譬如道德，宗教，禮義，革命等等——去掠奪他人勞苦得來的結果，剝取他人的利潤，……”

“少奶奶你說的話我更不懂了。”

“你此刻當然不懂，不過你將來定會懂的。他們吃的是你的勞苦的餘剩，但他們還擺起大臉孔來罵你。”

“少奶奶，你先告訴我，生活是什麼，戀愛又是什麼吧。”

“生活和戀愛是人生必需的兩個條件。人人都想過比較舒服的生活，也想得到更滿足的戀愛。說明白些，生活就是衣食住，再進一步說，就是金錢；而所謂戀愛是，可以達到最高度快感的性慾的必要條件。……”昭筠說到這裏不免臉紅起來，笑了一笑。阿漢也臉紅，笑了。

“再我明白地解釋給你聽吧。有個很淺顯的例。譬如有個公共機關，可以供給我們的生活費，如果大家都像你那樣迂腐，講虛道德，限制自己不多搶錢，那末那個公共機關自然可以永存。無奈現代的人都太聰明了，那裏像你這樣迂

腐，在歎人心不古。他們都爭先恐後地在搶錢，唯恐拿少了。你自己也想多拿的，不過覺得這樣競爭着搶錢，結果公共機關就要倒台，於是你主張行有限制的分配，以維持這個機關，這確是你的道義心比他們強些。但是由一方面說來，你是比他們落伍，比他們迂腐，因為你的眼界大狹小了。再說明白些，你是大不注意時代了。現在是鬪爭的時代，殺人不留頭的時代；你提出這樣的小道義的理論，結局只是引起了要多搶錢的人的反感。他們於是排擠你了，因為現代要多錢的人太多了。一句話，你專愛講小道義，就是證明你不能革命。你想藉這樣無聊的小道義，圖獲得老爺小姐們與講壇革命家們的同情及諒解，那你真是做夢！假定你不去講那些無聊的小道義，最初就贊成各人多搶錢，他們主張要兩百，你就勸他拿五百，他們拿了五百，當然不反對你拿三百了。這不是聰明些的辦法麼？這樣一來，你不單可以多拿錢，並且他們亦不妬忌你。你何苦去主張每個人只准拿一百呢？”

“那麼公共機關很快就要倒了？”阿漢問。

“一定是要倒的，不過遲早的問題。要倒的始終要倒，不是你一個迂腐的人維持得了的。”

“那麼，少奶奶你要我怎麼樣？”

“你要極力克服你的小道義心。你要極力克服你的偽善

的態度。你要熱烈地主張你自己的慾望。如果有人問你要錢麼，你就該回答說，多多益善，不要再作假惺惺的態度了。”

阿漢覺得這話也有道理，但不是單我一個人有這樣迂腐的性質，其實是一般人的通病。一句話，“禮讓”是虛偽的，決不是人類所願情做的，是不得已而做的。

“阿漢，告訴你，世界上還有一種很會用巧妙的方法來劫奪你的意志的人。譬如今有一個人責備你‘你不應該問他人的長短，你只盡你的義務好了。’你想他的話是不是格言，對不對呢？”

“對的，就是自管簷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意思吧。”

“真的對麼？”

“……”

“他那個人說這句話，結局他是會陷於明於責人關於責己的毛病。因為他本身就在問他人的長短了。現代的人都是以自己為單位去測量他人的長短。想完全不問他人的長短，是絕對沒有的。譬如甲責備乙，你不該主觀之見太強，你該反省一下，自己要承認自己的錯誤。甲說的話聽去是冠冕堂皇，但事實上他是在責備他自己了。”

“……”阿漢一時沒有話說了。他覺得昭筠是個奇女子。照她的話，自己的實是一種卑怯者，是個迂腐的講小道義的

人。她今天像把他的閉塞着的心扉敲開了。問問本心，自己實在是愛她，不過不敢輕舉妄動吧了。於是她想到一星期前，她送一條絲手巾給他時對他說的話來了。

“小姐給了一條手巾給你？那我也給你一條，我的比她的還好些呢。”

阿漢想，自己身上有她們送的兩條手巾，但都不敢拿出來用。覺得自己是不該用那樣好的手巾，不該把它糟蹋了。

他想自己愛瑞芳是事實。愛昭筠也是事實。又思念春蘭也是事實。他想一個男子怎麼可以愛三個女性？這豈不是矛盾麼？並且自己的志願未達，——爲父親伸氣的志願未達，不該這樣墮落。他把意思說給昭筠聽了，結局昭筠更笑他迂腐。

## 十一

阿漢在朝風公園裏轉了一個圈子，他實在難忘情於二少奶奶，但又覺得自己太沒志氣了。看瑞芳的樣子像在懷疑自己，對自己取監視的態度。其實自己那天晚上雖然回來遲些但自己的心是潔白的，我這顆心是可以對得住天地鬼神。

——自己唯有離開王公館的一途了。自己對瑞芳並不敢抱什麼奢望，而對於昭筠也不想染指。自己唯有潔身而退。

看見天色暗下來了，他由公園裏樹林中出來，打算回去。但一想到福魁友元等的嘲笑的眼睛，瑞芳的懷疑而嫉妬的口吻，他又有點怕回去。他真想今夜裏就另找噉飯的地方不再回王家去了。

他又想到昨天才由娘家回來的二少奶奶的態度對自己有點變了，看見自己總是冷冷的。她大概還在生氣，因為自己那晚上沒有聽從她，由旅館裏逃出來了。

他正在癡想，忽然聽見有人叫他。

“陸阿漢！”這聲音像從前聽過的。

他翻過頭來，看見叫他的人，嚇了一跳。他忙趕向那個人那邊來。

“歡喜陀！你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

“啊我今天早晨才到的！B市到底比海口好頑些，有這樣精緻的公園。一省的都會到底不同。嘶，嘶，嘶？”歡喜陀像很快樂般的在吹口笛。

“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你的母親也來了麼？”

“我要發財了喲，馬桶！”歡喜陀笑得眼睛沒縫了。“我送

一個人到這裏來的，你猜猜是那一個？”

“我怎麼曉得呢，你爽直點說吧。”

“陸阿漢你知道春蘭的父親是那一個麼？”

“不是那個姓莫的木匠麼？……”阿漢忽然想起臨別時春蘭對他說的話來了，她是個私生兒，不知道她的生身父爲誰的女孩兒。“那麼，你送春蘭來這裏的麼？”

“……”春元點了點頭。

“春蘭來了？現住在甚地方？”

“在她的生身父親家裏。”春元說到這裏，作種勝利的微笑。

阿漢這時候微感着酸楚。他想，自己離開了她後，她和歡喜陀更親近了吧。他又想這也難怪，歡喜陀的生活比自己好些，也在中學裏讀了幾年書，智識比自己高，戀愛是受金錢，社會地位及智識之支配的。自己還在當底下人，不知要當到那樣時候才有出路呢。

“她的父親是怎麼樣的人？”阿漢酸楚得快要流淚了，忙極力忍住。他怕自己的心事給歡喜陀看出來，忙問了他這一句。

“啊！闊得很！”歡喜陀背着手把身子擺動一下還在微笑着。

阿漢看他的體格還是和從前一樣矮，一樣黑，所差的不過是胖了點，穿着一件嘩嘩長衫，套一件黑呢絨馬褂，頭上戴一頂瓜皮帽兒，真像個村夫子。

“如何闊法呢？”

“住的很高大的洋房子，出入坐汽車，……”

據春元說，春蘭的生身父在日本M洋行當買辦，當了二十多年了，替日本人掙了不少錢，他也跟着發了大財。從前是在海口分行的，現在轉到B市的總行來了。他有幾位姨太太。春蘭的母親就是他在海口時的一個。他有幾百萬元的財產，物質的享受是十二分滿足了。他所感不滿的只有兩件事，第一膝下沒有兒子，第二近來B市的綁票匪徒太多。他在這二十年間娶了十幾位姨太太了。其中有的逃了，有的離了，有的死了，沒有一個能替他維持他的一綫血脈的。現在他近六十歲了，對於子嗣完全絕望了，才思念到春蘭，因為她是承受有他的血的唯一的相續人。

阿漢別了王春元，悵悵地由公園走出來。他想，自己和他們相別僅三個多月，他們都完全變了。歡喜陀從前不是自己的摯友麼？現在看他的態度何等的冷漠啊！春蘭也是自己最相信的人，拒絕了瑞芳和昭筠的愛，可以說完全是因為自己的心裏先有了她的存在，現在她和歡喜陀的感情關係如



何，雖不得而知，但她陡然變為一個富豪的小姐了，縱令她仍然在思念我，但照福魁的說話，她現在是住在另一世界裏的人了。於是他有些恨起春蘭來了。他也明知恨得全無道理，但他深信一個人一旦有了錢，就會認不得故人的。阿漢又想，歡喜陀的運氣到底比自己好，——從小就比自己好，他居然碰着這樣的機會，滾進銀行裏去了。據他說，春蘭的父親答應了春元在他的小銀行裏當辦事員了。

阿漢茫然地在走路。一面走，一面想在社會上只有這幾種人最快樂，物質的享受最滿足，自己的主人王老爺是一種人，二少奶奶的父親席老爺是一種人，春蘭的父親又是一種人，其次就是像歡喜陀那樣的機會主義者，跟着上面三種人吃飯的人了。除了這四種人以外的都是今天擔心明天沒有飯吃的人，否，早晨擔心晚上沒有飯吃的人了。

阿漢回到王公館來時，八點多鐘了。因為他決意離開王家，不想再當跟班了，所以也不像平時一樣的怕主人責罵他回來得遲了。

他先到福魁房裏來，看見友元也在那裏，還有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人，阿漢不認識的。他們三個人在喝汾酒送花生米

“你此刻才回來麼？老爺問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太太

也很生氣。……”友元看見阿漢，臉上現出一種輕蔑的微笑。

“……”阿漢不回答，在靠牆的一張板櫈上坐下來，聽他們說話。他望了望福魁，好像不十分睬他的樣子。阿漢想，那老頭子定是在看輕自己不長進。

“一天能夠掙這多錢？那真是一件好生意。可惜我老了，拉不動車子了。”福魁在對那一個人說。

阿漢想，那個人定是個車夫了。大概是友元的朋友。友元從前是拉過黃包車的，後來才到這家裏來當包車夫。

“有些五六十歲的也還拉得動。拉車子還是要練習的。初開手是很難拉。有些年輕人氣力很大，但初開手還是拉不好。拉車子的人脚跟落不得地。……”

“這是第一個祕訣。”友元從傍說。

“第二是拉車子的人一世不得抬頭……”

“這是第二個祕訣。要弓着背是真的，頭還是可以抬的。”友元又笑着插嘴。

他們就這樣的一面談笑一面喝酒。

“怎麼你今夜裏又不去拉？”福魁問他。

“今天我是日班。”

“什麼？要分日班夜班麼？”

“是的，車輛不夠，有兩個人共向公司租一輛的，有三個

人共租一輛的”

“全B市到底有幾百輛車子?”

“你發夢!幾百輛?三千多輛啊!拉車子的有一萬幾千人。”

“有這樣多人靠拉車子吃飯麼?”阿漢初聽見他們談拉車子的事,很想去試試看。現在聽見有一萬幾千名的車夫在B市,駭了一跳,他忙插口問那個車夫。

“一萬幾千名的車夫不算多,還有許多候補者呢。”

“像我這樣的體格,可以拉車子麼?”

“有什麼不可以,只要先練習。在年輕人是很容易的。洋界上的規矩嚴格些。在中國街上好拉一點。”

“洋界上的錢好掙一點吧。”福魁問他。

“沒有一定。洋界上因為汽車多了,生意差了些。大家多轉到中國街上來拉車子了。……頂好是拉西洋的老太婆,車子錢把得多。最討厭的是拉着東洋人。東洋人鄙吝到十二分,又要擺起西洋人一樣的架子來。譬如西洋人把車子錢,不直接交到車夫的手裏,只把錢丟在地下。東洋人也要學樣。同一樣的路程,西洋人丟下來的是銀角子,東洋丟下來的是銅板,比講好了的價錢還要差幾個,再討厭不過的是東洋人。”

“不錯，再討厭不過的是東洋人！”阿漢忽然衝動地拍起掌來。

“所以我不情願拉東洋人。拉東洋人還趕不上拉公館裏的婆媽丫頭們好些。還有更討厭的是喝醉了酒的日本海兵，坐了車子不單不把錢，還要打人。”

那個人還舉了好些例，什麼時候日本海兵刺死了車夫，什麼時候日本小學教員又打傷了車夫，什麼時候日本商人一脚踢着車夫的睪丸，車夫登時斷了氣。因為政府太不中用了，對於細民的生命財產全無保障。不單對外，就對內說，對於一般人民也沒有合法的保障。車夫們財產是沒有的，但他們有生命，他們的妻子要靠他們的生命吃飯，若隨便可以任外國人殺一隻狗般的殺死或踢死，政府又沒有能力向外國交涉，要求賠償，那麼，車夫們的家族數萬人的生活不是時時刻刻在危險中麼？所以近來他們組織了一個聯合會，每人每月捐點錢做公家的費用，假如外國人侮辱或傷害了一個會員，全體會員就起來做他的後盾。有一萬幾千人的團體，縱令沒有武器也不難打贏僅數十名的外國海兵。

阿漢聽見那個車夫的話，真是聞所未聞，心裏不禁佩服起來。他想弱者對強者，是應當這樣做的。弱者要團結起來才可以抵得住強者。從前父親之死，也是因為那些倒馬桶的

人沒有團結，所以不能復讎。總之，對付帝國主義的唯一的方法，是團結起來罷工。

阿漢想到這裏，十分想去當車夫了。他深信他當了車夫，加進了他們的團體時定可以做點事情出來。他早厭倦了當跟班那樣平凡的無生氣的生活了。他想做有刺戟性的事情。他想從事於能夠貫徹他的意志的工作。

他決意去當車夫了。

## 十二

“到B市來，半年多了，還打聽不出他做什麼事，住在什麼地方！我看你真不中用？”

春蘭站在靠窗的一張圓棹傍，向外眺望。馬路兩旁的街樹都長了綠芽。再望馬路那頭的曠場，和靠曠場的池塘都有春的景象了。王春元坐在一張靠椅上，希望春蘭能夠在對面椅子上坐下來談談。但她並不理他，祇眺望窗外。她像另有心思。

“你這樣說，簡直是有意難爲我了。這末大的B市，我曉得他住在什麼地方呢？”

“你不是對我說過在公園裏見過他麼？你倆是好朋友，

我不相信你沒有問他住在什麼地方！”春蘭略翻過來看了歡喜陀一眼，又背轉去眺望窗外了。

“他說住在中國街N路的王公館裏呀！這是我們未到B市以前曉得了的。但是那一次你叫我去望他的時候，那家公館裏的人說，他早逃走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你扯謊！你怕我會着他，你的心事我還不曉得！”

“天呀！我可以發誓！春蘭，你要相信我，我決沒有這樣的歹心思。”歡喜陀說了後在歎氣。

天氣轉暖和了。歡喜陀在B市住了半年，也學得很時髦了，穿起西裝來了。但在春蘭的眼中，是十分難看的。

“他真可憐！你說你是他的好朋友，怎麼對他漠不關心呢？”

“那裏是漠不關心！會不着他，有甚辦法？”歡喜陀像要哭了。

“我向父親說過了，找着了時，也要在公司裏或銀行裏給點事情他做的，……”

“我也這樣想，恰好我那課缺少一個副手。……”

“當你的副手！你那一樣能幹過他？不要臉！”春蘭又翻轉來向他說。

“……”歡喜陀戰戰兢兢的一時說不出話來了。

“他是個孤兒，他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姊妹……”春蘭像在對自己說。

他們問，過了一陣沉默。

“你一個人儘坐在家裏不悶麼？不要悶出病來了，我陪你到朝氣公園去頑頑好不好？今天是星期日，天氣又好。”歡喜陀看見春蘭的臉色柔和了些，就乘機獻慇懃。他說話時伸手去摸摸領下的領花。

“啊呀！怎麼我的領花沒有了呢！”他叫起來，忙又低下頭，去看椅子腳下。在椅子腳下找不着領花，他使擴大視角，向全室的地毯上張望。

春蘭在先沒有注意到他的硬領兒上沒有結領花，給他這麼哭喪臉的一叫，才去注意他的領下。果然，他光結着一條有藍黃色條線的硬領兒，領口上的銅釦兒在露出來。春蘭想，那條有色的硬領已經俗不可耐了，又沒有結上領花或領帶，樣子真是難睇。

“你的領花什麼顏色的？”春蘭問他。

“紅的。花了九角大洋買來的。”歡喜陀苦笑着說，“糟了，又掉了九角洋錢！”這句話半像對他自己說的。

“像你這個樣子也想我陪你出去逛公園麼？你這個人真不要臉！每天跑了來，總是說看影戲，逛公園。……”

“……”歡喜陀伸出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摸着領口的銅釦子在癡想。

“掉在什麼地方去了呢，……我不相信是掉了的。”他自言自語地在思索，像在專門研究那個領花的行踪。

“紅領花，……九角大洋，差不多可以買一條領帶了。就是結領帶麻煩，才買領花的。”他還是像發謔話般，儘在歪着頭思索。

“不要說了，叫人聽見肉麻。掉了不是算了。”春蘭看見他的那種樣子，又好氣又好笑。“我給你九角錢，再去買一個回來結上，給我看看紅領花是怎樣好看的。”

“笑話，笑話。那裏要你出錢。我不過說，才買來的就掉了，可惜！”歡喜陀一面說一面還伸手到衣袋裏去找。探了左面的衣袋裏，又探右面的衣袋裏。看見兩個衣袋裏都沒有領花，再隻手捉着衿邊，隻手伸進裏衣袋裏去搜了。但還是沒有，於是他站了起來，伸手到褲袋裏去。

“有了，有了？在這裏！幸得沒有掉！”歡喜陀笑嘻嘻地檢出一個紫紅色的領花來給春蘭看。她真的給他那樣滑稽的態度引笑了。

“你怎麼把領花裝進衣袋裏去呢？”

“我的硬領，釦子，領花，都是裝在衣袋裏或褲袋裏的。”



這是最方便的方法。擱在別的地方，有時會忘記，一時找不着。今早晨遲起了床，怕你先出去了，會不着你，匆匆忙忙地穿衣服，就忘記結領花了。真是笑話。難怪那個車夫儘望着我笑，也不提醒我一聲。……怎麼你也不告訴我一聲，當我進來的時候？”

“老實告訴你吧，當你進來的時候，我就不高興看你的臉！誰留心你的領花呢？”

“你這樣說法，太刻薄了吧。”歡喜陀再嘻嘻地笑着走近來。

“我討厭了！像你這樣週身沒有骨的人，我最討厭！”

歡喜陀忙斂住笑容不說話。他只偷望了望春蘭的顏色，又低下頭去，微吐了口氣。

春蘭以似嘲笑的眼色望了望那個柔若無骨的歡喜陀。但一瞬間後她的瞳子上浮着一種勝利中含有憐憫的色。

“坐吧，不要儘站着，剛才我是和你說笑的，不要當認真了。你快把那個領花結上。”春蘭說着推了推他的肩膀。

歡喜陀像得了赦令般忙退回到原來的椅子邊，把手中的紫紅色領花結上。

“怪俗的，那種顏色。”

“你如不喜歡這個顏色，我明天——否，今天就去買一

個來換上。你喜歡看我結那一種顏色的領花呢？”

“呸！誰來管你的閒事！”

歡喜陀又不敢說話了。約摸過了一刻多鐘，他看見春蘭並沒有十分生氣，又開始他的囉嗦了。

“那封信你看過了沒有？”他問她。

“什麼信？誰寫來的信？”春蘭反問他。

“你沒有接到麼？我昨天特別在郵局掛號寄來的，郵局的人員還笑我，只隔幾條街，何不打發個人送去，……就是那封掛號信。”

“你昨天寄來給我的？”春蘭微笑着問，同時她臉上又起了一陣厭倦的神氣，這是歡喜陀決沒有放棄他的注意的。

“是的。你沒有收到麼？”他戰競着說。

“你近來來信太多了，有時候一天來兩封信，封封信裏寫的又是同樣的話，誰耐煩看！你總是說什麼戀愛，戀愛。我就不懂戀愛是什麼東西。我從來就不承認男女間有什麼戀愛的。要女性的沒有半點志氣的男人，才整日整夜地說戀愛，戀愛。我不喜歡！”

歡喜陀近半年來讀了許多戀愛小說和愛情尺牘。他最愛讀的是郭沫若的少年維特特的煩惱和落葉。他想，這兩種書真是天下一品的最新式的愛情尺牘範本了。慷慨淋漓的

郭氏在青年時代也這樣地哥哥妹妹過來。歡喜陀拿了落葉來做藍本，近兩個月來，寫了不少的情書給春蘭，盡是哥哥妹妹的摹倣，無奈摹倣的工夫不到佳，春蘭一點不受感動，不單不受感動，反覺得討厭起來。但他不知道他的情書政策失敗了，每天還在夢裏做夢。他以為春蘭總有一天會有回信來給他。她之所以不能馬上寫回信完全是因為春蘭的筆墨還不十分自由，不好意思執筆吧了。他每天只是期待，期待，一直期待至今日由春蘭那邊還是杳無消息。見面時她也沒有一兩句話足以使他的胸坎發發痒的。到了昨天，他真有點不能忍耐了，於是寫了最後的一封信來，要求春蘭允許他訂婚。信裏還寫了許多“百年之約”，“海誓山盟”等等肉麻的句子，誠誠懇懇地送到郵局裏去掛號。

“掛號信，你的用人也不送來給你？”歡喜陀失望了，遷怒到她的用人身上去。

“送來了吧。我不管他是不是掛號，看見是你寫來的，我就撕成兩段丟進字紙簍裏去了。大概還在那裏面吧。你如要，就自己檢回去。”春蘭指着壁角的一個籐簍兒對歡喜陀說。

他真氣極了。如果還在海口的時候，他定叱罵她幾句，甚或至於給她兩掌。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現在她是主

人，自己是狗了。那有狗受了主人的豢養又來反噬主人的呢？

“你不承認戀愛，怎麼你又時常思念那個小馬桶呢？”十二分的氣憤和嫉妬壓迫着他，才說了這一句。

“你不該罵他是小馬桶！他是你的好朋友。並且他並沒有什麼對你不好。我對他，也決不是像你所說的什麼戀愛，我只是尊敬他，尊敬他是個言行一致的人；我尊敬他，是因為他不是個利己主義者；我尊敬他，是因為他是個豪爽勇敢的人。你看，你能趕得上他那樣海闊天空志願遠大麼？歡喜陀比起馬桶來，又能夠強幾多呢？”

歡喜陀給春蘭說得一時不能開口，儘低着頭，雙頰緋紅。

這時候一個丫頭走進來，向春蘭鞠了一鞠躬，

“小姐，老爺起來了，叫你去。”

春蘭走出去了，丫頭也跟了出去，只剩歡喜陀一個人，低垂着頭坐在大搖椅子上。

壁上的八角形大掛鐘的搭的搭地响。春元聽見它响了九响了。他又伸手去摸摸領花。

“九二一百八，九八七十二，兩吊五百二十文，這個小小的領花值得兩吊五百多錢啊！”他忽然想到父親每天夜裏網

包銅板的情形來了。他又想，陸阿漢往日賣歡喜陀時，每天頂多也只賣到吊把錢。

### 十三

歡喜陀正在癡想春蘭的事，忽然聽見室外有腳步音，他忙翻轉身來一看，傳達處的用人引着一個穿長衫馬褂，年約四十多歲，嘴上有兩撇鬍子的人進來，他認得是東家開的百貨公司裏的副經理，也是東家的同宗，姓郭名紹雄。歡喜陀忙站起來讓坐。

“春元兄，你這早就來了。”郭副經理的態度倒很謙和。歡喜陀從前聽人說，郭紹雄對一般事務員很嚴厲，但對歡喜陀時常是這樣謙和的。大概是因為看見歡喜陀和東家的小姐有交情吧。尤其是歡喜陀的同事們都十分巴結他，個個都相信他將來會做東家的乘龍快婿的。他也很不客氣地在默認。

“春元兄，不得了，又發生風潮了。這回怕要鬧大亂子出來！”郭紹雄吸着紙煙用長袖拍了拍胸前的煙灰，態度悠然地坐下來。

“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

“東家還沒有起來麼？”紹雄呼了一陣煙出來，不忙把事由告訴歡喜陀。

“此刻才起來。”

“你今早上沒有看報麼？”

“我平日不十分愛看報的。每天只查看下金銀行情和電影戲院的廣告吧了。”

“你看吧，這一張報紙。”紹雄從袖口拖出一張大報紙來給春元看。

“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和我們公司有關係的麼？”

“你自己看吧，用頭號字的標題登在那裏，你自己看吧。看了就知道是什麼事。”紹雄吸完了一根香煙，又開始吸第二根了。

歡喜陀真的把那張報紙披開來了。他看見：

“劣貨檢查委員與日本海兵衝突——  
販賣劣貨之買辦階級郭釗做了民衆之敵——  
日本海兵殺傷工人十餘名——  
當局已向日領嚴重交涉——  
工聯會，總商會主張全市大罷市太罷工爲政府外交

## 後援——工聯代表陸阿漢主張民衆舉行示威運動衝入日租界！”

“咳！陸阿漢的名字也居然登在報上了。並且和我們的大老板大東家齊名登在報紙上。他是什麼東西！這真是豈有此理！工聯又是什麼東西呢？”歡喜陀再把標題下面的一大段紀事詳細地讀下去後，他知道了大概的情形了。

因爲前月政府向某地移駐軍隊，而某地是日本人認爲是他的勢力圈，遂出兵干涉，發生了衝突。結果不單中國兵士給日本殺害了許多，某地的百姓也受盡了日本的殘殺及侮辱。這種惡耗傳到中國各地時，引起了各地人民的敵愾，農工商學兵都一齊起來舉行反日運動，第一步就是排斥劣貨。農工商學兵各界都舉出了代表，組織劣貨檢查委員會。陸阿漢由車夫聯合會選舉出來做代表，在工人聯合會裏當執行委員，再由工聯會選他出來做劣貨檢查委員。他以一身兼三職，對於此次之罷工罷市及檢查劣貨最爲活動。他的對日主張是極大胆，也極激烈，不單引起了政府當局注意他，就連日本方面也很怕他，想盡方法去謀害他。但他的主張是很真摯而合理的，引起了民衆的同情，故嫉忌他的人對他也無從下手，因爲他有羣衆做他的後援。春蘭的父親郭釗是靠

販賣劣貨起家的，自有此風潮以來所受的損失不少。因為阿漢對日的主張最激烈，所以一斑販劣貨的人都歸咎到他身上去，以為只要除掉了這個大毛虫，排日貨的風潮就會煙消雲散的。

歡喜陀看見這段記事，心裏雖然有幾分嫉妬但也感着一種快意；因為由他的凡庸的見解去推定，這次風潮是可以間接成全他和春蘭的婚事的。何以言之呢？因為郭釗，自己的東家，春蘭的父親，和小馬桶現在是立於完全相反的地位並且在正面衝突，決不能並存的了。陸阿漢手無寸鐵，囊無片銅，只想藉他的煽動的技能和自己的東家作對，完全是以卵敵石，總歸失敗的。郭釗在B市是數一數二的富豪，督軍省長及其他全省城大官沒有一個不巴結他的，就連張大帥也和他有交情，督軍管孚德更十二分的恭維他，時常要向他借款。一個陸阿漢——不過一個黃包車夫，一個下馬桶的兒子，——作得出什麼怪來！

歡喜陀並非有愛於郭釗，也不是對阿漢抱有什麼反感；他只覺得陸阿漢這次的行動太過於突飛的了。他不安分守己，好好的去掙點錢成家立業，替父親伸氣，專愛幹這些犯上作亂的事情，出無聊的風頭！萬一因此而犧牲了自己豈不是犯了大不孝之罪麼？這是歡喜陀對阿漢嫉妬和不滿意的



理由。他胸裏先有一個主觀，就是“陸阿漢！你瞎幹什麼？懂得什麼？”

其次是歡喜陀要求春蘭太迫切了。他寫給春蘭的信裏曾說過，她是他的靈魂，如果不能得她，他便不能活下去。但是春蘭對他卻全無意思。她只傾向着陸阿漢，常叫歡喜陀去打聽陸阿漢的消息。這是他最不樂意的。不過從前找不出阿漢的錯處來而加以攻擊。現在他得到了機會了，以為這回可以使春蘭對阿漢絕望了。

“紹雄先生，你看這回的事如何了結呢？”歡喜陀把報紙攔下來，問那位副經理。

“……”紹雄吹着煙注視歡喜陀的臉，半晌沒有回話。

“原來有怎麼一回事！怪不得東洋租界周圍都密密地佈了鐵網，高高地堆了沙包。我走進來的時候，守界口的日本海兵走來盤查，要搜身。我把公司的徽章給他們看了後才通過了。”

“他們都認識我們的，當然要受優待。東家在這租界裏算是第一個有名望的人。”

“那當然啊！”歡喜陀也昧良心地跟着郭紹雄讚美東家。不過他也感着一雙耳朵在發熱。

“我們這次所受損失不小了，有七八十萬元吧。這次到

來的貨統給檢查委員——什麼檢查委員，匪徒吧了，——沒收了去燒掉了，真令人心痛！你想，好容易掙到這七八十萬元！”

“真的可惜！……報上說的陸阿漢對這回的事情怎麼樣，何以特別登出他的名字來？”

“咳！那個小強盜頂厲害！他檢查日本貨一點不能麻糊。連他們同陣的都有點怕他，並且他那張嘴真會講，工人們給他一煽動，個個都跟着他跳起來。就是這一點厲害！……”郭紹雄說到這裏，聲音轉低了些，“告訴你，那個小匪徒能夠鼓動羣衆這是最可怕的。連東洋人都怕他們，因為他們一被鼓動，個個都不怕死，像瘋人一樣，不管炮火如何地厲害，機關槍如何的掃射，儘向外國兵隊衝過來。外國兵到中國來的本來就有限，他們兩三萬人一齊衝過來時就連以不怕死有名的日本兵也抵不住他們。這是非常難對付的。東家原想打電給張大帥，要他下命令與管督軍，解散工聯會，辦幾個禍首。但過後一想有點不妥，因為這次的排日比從前的不同，這次是大規模的，不單工界，其他各界都起來了，總商會都不敢反對。若借張大帥的勢力來壓迫他們，就變為民衆之敵了。萬一激起了他們的暴動真的衝進來燒公司，燒東家的公館時，怎麼得了呢？東家做事是十分老成的，所以還不敢去

借用政府的勢力，想暫時躲過了這個鋒頭，再看情勢。”

“我想他們沒有什麼本領吧，烏合之衆。陸阿漢那個小孩子我認識他，他懂得什麼呢。”

“但是看今早晨碼頭上的情形是決裂了。他們在碼頭檢查貨物時，日本海兵走前去打他們，——平心說來，這的確是我們東家不好了，不該去商請日本領事派日本海兵出來干涉他們。——現在民衆的頭殼不比從前，可以儘讓外國人敲木魚般地敲了。他們雖然沒有帶武器，但也有木棍和扁擔。你認識陸阿漢？他很厲害呢，在那邊指揮工人，和日本海兵衝突了。日本海兵開鎗了。結果殺死了幾個查貨委員和十幾個碼頭工人。現在他們都很憤激，不過打不贏日本人，便把目標轉向到我們公司來了。他們羣衆都在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燒毀××公司”，“鎗斃賣國奴郭釗。”外面的情形很不妙了。不想個辦法出來，恐怕在這一兩天內，他們就會打倒公司裏來了。”

“……”歡喜陀張開口呆望着紹雄。

“當然他還沒有曉得今早上的情形變了。昨天他對我說，準定今天去拜會督軍和省長，商量善後的方法。但這是看昨天的情形說的話。今天那個方法又不能用了。日本海兵把全市的民衆激瘋了。督軍省長，他們雖然是軍閥，但不敢

壓抑民氣，不敢妄殺無辜的。借日本的勢力雖然可以一時壓下去，但是往後就不要做生意了。這真有點難辦。我們的百貨公司恰恰又是在中國街上。”

“搬到日本租界裏來不好麼？”

“現在還搬得動麼？就搬得動也只是愈加激動他們吧了。”

“最初爲什麼不開設在日本租界裏呢？”

“要有生意做呀！開設在日本租界裏，有誰來買你的東西。”

歡喜陀臉紅起來，覺得自己又說了一次傻話了。

歡喜陀由郭公館走出來時快要響一點鐘了。他看見租界口密佈着中國巡捕和日本海兵，更戒嚴得厲害了。由日本租界出去的搜查比較麻糊一點。若是想進日本租界內去的，就搜身搜得非常的嚴厲。男人由日本兵監視着巡捕嚴密地搜檢。如是年輕女人，日本海兵便猶笑着走過來親自動手，向中國的女人渾身亂摸。中國巡捕只站在傍邊似不好意思，又似很有趣般地微笑着看日本海兵調戲中國女人。

歡喜陀想，這些中國巡捕真是全無心肝。他們只怕飯碗打掉，不敢走過來說半句話。歡喜陀想，他們這時該把身上的巡捕制服脫下來撕成一片片的。但歡喜陀又反問了問自

己“你自己呢？還不是和那些巡捕們差不多？”

他站着看了一會，又見一個年輕女人抱着一個才二三歲的小孩子走了來，要進東洋租界裏去。有兩個猶惡的日本海兵便走上前來，嚇得那個小孩子狂哭起來。那兩名日本海兵仍然是嘻皮笑臉地咕哩咕嚕在說話，大概是說，

“現在輪着我們了。這個權利應歸我們享的了。”

他們動手了，要去解那個女人的衣釦。這時候由中國巡捕隊裏走出一個人來，攔住日本海兵不許他們動手。海兵看見中國巡捕也居然敢這樣大胆來干涉他們，便一齊咆哮起來，要打那個年輕的巡捕。

“Chiangoro!”

“她是我的家裏人！那個巡捕用東洋話向日本海兵說。

“你的婆娘？有什麼證據？”日本海兵一說。

“就算是你的婆娘，想進大日本帝國租界也是要受檢查的！”日本海兵二提着那個女人的左臂，抱在她的右腕上的小孩子伏在母親的肩上狂哭起來。

一切動物都是一樣，是有救護配偶者和兒子的本能的。那個巡捕抵死不許日本海兵對他的妻子有什麼舉動。還有幾個年輕巡捕也看不慣日本海兵的橫暴和無理，一同出來幫助他們的同事向日本海兵爭論。

他們間，——日本海兵和中國巡捕間起了衝突，演了一場激烈的慘痛的格鬥。結果中國巡捕給日本海兵用刺刀刺殺了四名。那個女人和她的小孩子也受了大和魂的餘惠，週身刺刀傷了。

歡喜陀嚇得早跑開了。他看見距日本租界約半里的馬路上有一列中國兵都持着上了刺刀的槍彈壓着羣衆，不許他們衝過日本租界去。羣衆像狂潮般在那一頭遊行，高呼口號。滿街的牆壁上，貼遍了標語，大概和民衆呼的口號一致：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收回日本租界！”

“打倒買辦階級郭釗！”

“鎗斃日本走狗郭釗！”

“燒燬××公司”

“鎗斃賣國奴郭釗！”

歡喜陀看見外面的情形，不免心驚胆戰起來。他想，怎麼只半天工夫就變得這樣厲害了。他心裏又暗暗地佩服陸阿漢，自己無論如何實在趕不上他的勇敢，他真地向日本人復讎了，他的志願可算是達到了。歡喜陀這時候愈覺得自己不中用。

幾輛日本海軍鐵甲車在馬路上衝過來，衝過去。

——這是輾死陸阿漢的父親的怪物啊！難怪陸阿漢今天像發狂般的幹啊！他想革命的行動是勉強不來的，是自然而然會暴發起來的。

#### 十四

工聯會辦事處在B市正南門外安平馬路終點向左彎轉的一條小弄堂裏。附近盡是城市工人的住家，四個字“湫隘囂塵”即可以把他們的住屋形容盡致了。

平時在大馬路上是很熱鬧的，但在這弄堂出入的人却很少。近三五天來情形完全和平時相反了。本來天氣漸趨和暖，各家百貨店都該開起留聲機器招攬顧客，在陳列窗中也應極力的裝璜。但是近一星期來，除了幾家小店還在開門做生意外，其他大店子十中八九都關了門，街燈也暗澹無光，在馬路上完全是勞動工人的世界了，平時飽餐酒肉，穿綢着緞，出入汽車的人們的影兒完全不見了。當然，工人中也有些希望早日和帝國主義者妥協，好恢復從前的小康狀態，但大多數的工人仍然是主張堅持到底，寧餓死，決不願在帝國主義面前表示屈伏！

在那條小弄堂口出入的人絡繹不絕，大部分是工人和學生，商人很少，此外還有新聞記者。

工聯會辦事處過了辦事的時間，職員們都回住家去了。留住在辦事處的只兩三個沒有家庭的青年，陸阿漢就是其中的一個。

响過了九點鐘，阿漢辦完了公事，再把明天的工作略事預備，就回到樓上的自己寢室裏來。雖然還沒有到十點鐘，但近幾天來因為工作過忙，沒有睡好，今晚上他打算早點就寢。

“老陸！”對面小房子——周圍用木板柵成的——裏的同事郝耀東在叫他。郝是個店員。

“什麼事？”阿漢問他。

“你不出去轉一轉打聽下消息？”

“我不出去了。沒有什麼消息可打聽了。我們的計劃不是決定了麼？小鬼要幹，讓他幹就是了。最後的勝利還是歸給我們的。總要我們敢持久，不怕犧牲。”

“恐怕是謠言吧，他們說，今夜裏小鬼的兵船要向我們開炮呢。”

“讓他來好了。我們衝過去就是了。恐怕小鬼方面捨不得犧牲呢。我們若畏首畏尾，不敢犧牲，結果帝國主義在中



國的地盤就愈築愈鞏固。”

“那裏話？日本兵最捨得死的。你反說他們不敢犧牲？”

“的確，日本兵比中國兵不怕死。但是他們捨不得他們在B市的商業。兩家一決裂之後，他們在B市的商業基礎就完全破壞了。他們捨得開炮麼？”

郝耀東出去了。全樓上寂然無聲的。阿漢走到其他兩個職員的房門首來看，都下了鎖，原來他們也出去了。他看見同事們一個個都走了，心裏感着一種不快。但這並不是對於他們的不滿意，也不是因胆怯而生的寂寞。他只覺得這樣冷靜地不好過。他實在是十分疲倦了，但不容易睡着。他想出去，但想想，又無地方可去。於是他走到樓梯口，叫樓下的茶房，要他泡茶喝。

“阿丁。”

“什麼事？”聽見樓下的阿丁的回答。阿漢看見他沒有出去，精神又像安靜了點。

“還有開水沒有？”

“你要就燒好了。”這一句把漢頂撞得不知要怎樣回答了。阿丁像在教訓他，“你要叫我燒開水，燒就是了。明知沒有開水了，又還這樣問做什麼？”

阿漢這時候感着一種羞愧。他想自己算是頂率直頂坦

白的人了，但到這時候都不免有點虛偽。他無論如何不敢像主人對底下人般地對阿丁下命令。阿漢對自己的這種態度，也無從辨斷，偽善呢抑或是謙和？

“那對不起了，請你燒點開水來。”阿漢說了後自己感着有點臉熱。他待回房裏來時，聽見阿丁在下面嘖嘖咕咕，不知說些什麼話。大概是在鳴他的不平吧。

——錯了，該自己下去燒的，不叫他就好了。但是這又如何能夠呢。燒飯，燒茶，弄菜不是他的責任麼？近幾天來阿丁對委員們的樣子太壞了。阿漢想向他說幾句，因為自己是担庶務方面的事，但又怕阿丁說他壓迫底下人。他想，中國的事夠難辦了。於是他又想到工聯會的內部來了。初成立時，大家都很能克己，很能彼此相諒。但到近來，他們間常常因瑣事而互相爭辯了。爭辯不要緊，可怕的是互相猜忌起來了。猜忌還不要緊，因為說穿了後，就不難明白，彼此何以相諒。最痛心的是對繁苦的義務各人都想躲開，至拿薪水和搶權，各人都爭先恐後。不論是何種團體，若是裏面的分子間一有爭做領袖的傾向，那個團體就一定會瓦解的。阿漢想，這真是支那人的劣根性了。他對於這次的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十二分的努力，自己多做外面的繁苦的工作。至於內部的簽字，拍檯講演，寫宣言和卷頭詞等，就讓他們去做。他想這

樣總可以使團體力多延長一些時日，使這次的罷工排貨不至於虎頭蛇尾。但阿漢這樣做，仍然不足以感動他們，他們還是錢要多拿，事要少做，閒話要多說，領袖要多當。不論在罷工委員會或檢查劣貨委員會，都發見了不少這樣的可危的裂痕。阿漢始終以謙虛的態度對人，始終不敢妄猜他人為不忠實，也不敢妄批評他人為不當，他只一心想盡自己的 Best。但到近日來，他對於幾個同志不能不懷疑了。其中還有足以使他深惡痛恨的，譬如由學界選出來的檢查劣貨委員之一，王炳彪，就是這種人。因為他是新從法國畢業回來的碩士，因為他在大學裏當講師，因為他講演得非常之動聽，因為大家信他有出人頭地的學識，所以公推他為檢查劣貨委員會的主席。誰知道他到了今日會軟化起來，會利用主席的職權去和買辦階級妥協，會利用無識的少數工人去拍賣檢來的劣貨以飽私囊。他想，這種所謂上等人，所謂智識份子，真是靠不住，愈上等的人愈卑劣，愈多錢的人愈貪錢。他又想，怪不得昭筠和他離婚。但他還對社會公言，因昭筠在他留學期中有了不正當的行為，所以要離婚。這真是惡人先告狀，豈有此理了。

由王炳彪，阿漢又想到昭筠來了。她真是個奇女子。自己從前完全看錯了人，以為她只是個無聊的女子，只是個有

閒階級的享樂者，只是個專供有錢的少爺們發洩性慾的工具。她從前幾次對自己表示傾慕，而自己只當她是對自己的一種侮弄，所以嚴詞拒絕了她。現在想來，真有點對她不起了。由昭筠，他又思念起春蘭來了。

阿漢正在癡想，阿丁走上來了，以為他是送開水上來的，但看他是打空手。

“什麼事？”他問阿丁。

“席先生來了。”

阿漢聽見她來了，不能不相信她日前說的心靈相感應的話來了。不然，何以會像一般所說的，一想曹操，曹操就到呢。他又想，這不過是偶然的吧了，自己剛才也還思念了春蘭，何以春蘭又不見來呢。

因為前星期，他到婦女聯合會去過來，當然是半為公事去的，昭筠在那邊當幹事，她告訴他，她正在思念他，直覺到 he 會來，他果然來了，這是心靈相感應吧。她不客氣地這樣說，說得他雙頰通紅起來。

他又想，自己今日能夠這樣積極地幹，不會像從前那樣胆怯，可以說完全是受了她的感化，她真是自己的可敬的姊姊，自己的導師。自己在社會生活的道程上，實在受了她的指導不少。

“在下面？”阿漢忙問阿丁。恰恰在這寂寞的時候，他像得到一個莫大的安慰。

“在客廳裏。”阿丁說着走了。

阿漢走下樓到客堂裏來，看見昭筠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靠椅子上，愁眉不展，頰肉比日前看見時瘦落了些，也不如從前一樣一接着阿漢就笑容滿面了。阿滿想，今夜裏的她的樣子實在有點像一位老婆婆，不過在他眼中還是十分可愛的。

“這晏時候你還出來？”阿漢笑着問她，隔着長檯對着她坐下來。

“有點事情要報告你的。”平時容易看見的有媚力的笑容還不見展開。

“有什麼事？”阿漢看見她那種樣子也不能不斂起自己的笑容來。

“他們都出去了？”她問。

“是的，只剩我和那個伙伙。”

“他們是不是怕危險走了的？”

“不見得吧。不過剛才老郝說，小鬼的兵船在今夜裏要開炮。這當然是謠言，信不過的。他們如果真的怕小鬼的大炮跑了，那就是大笑話了。”他說了後發了一陣無氣力的笑。

“日本人是敢開炮的。日本人還是想利用中國人內部自相殘殺。他們或許也聽見了什麼消息，今夜裏怕不回來了吧。你也該躲開一下，我們走吧。”

“爲什麼？走到什麼地方去？”他驚疑着問。

“阿漢，我今晚上要向你作最後的要求，就是你要聽從我的話，絕對地聽從，不要再多辯駁。”

“到什麼地方去？”

“同我一路去就會知道，不要儘把時間耽擱過去了。遲一刻就隔危險近一刻。此刻還不到十點，時間雖然從容，但是能早走一刻就早走一刻的好。”她說到這裏，略把聲音放低些，“這是千真萬確的，張大帥已經有了密電來了，要解散罷工委員會去和日本妥協，還要查辦一批人，你是第一名……”阿丁端着茶具出來，她停住不說了。

“……”

“到旅館去後，再詳細向你說吧。阿漢，我看我們不能不逃走，離開B地方了。”她看見阿丁進去了後，繼續着說。

“怕什麼呢？”

“不是說怕不怕，何必在這裏等死？我們有用的身體要留至將來做有用的事業，何必在這裏作無聊的犧牲。”

“……”

“走吧，跟我來，走吧。”

## 十五

十點半鐘，阿漢和昭筠同乘汽車趕到T大酒店來了。她告訴他，今天下半年她就來定了四樓第三百二十七號最僻靜的一間房子，比較少人注意的。

果然是戒嚴期中，平時十二分鬧熱的T大酒店今天也異常的冷靜。客人雖然沒有幾個，但麻雀聲還是一樣地轟轟然。

阿漢走進了三二七號房一看，覺得陳設太華麗了。他再踏出來看看房門首的銅牌子，寫着“特等官房三二七號”幾個字。

“這間房子太靜了點。”他笑着向她說。

“你莫儘說像鄉下佬一樣的話了，使他們猜疑你。叫你穿好一點的衣服來就是這個緣故。”

他們坐定神了後，昭筠就吩咐茶房去準備酒菜，茶房答應着出去了。

“你把剛才的話說下去，郭釗那個傢伙怎麼樣運動了他們？”阿漢聲音很低小的說。

“到這裏來了不要緊了，慢慢說吧。我們可以談到天亮，什麼話說不完呢？”她忽然抬起頭來向他作了一陣媚笑。

阿漢想，糟了，莫非她是扯謊來騙自己出來，再發揮她的誘惑的手段嗎。他登時感着一種苦悶，忽然後悔起來，後悔不該聽從了她的話走出來。自己一身的清白，一生的名譽，如果真爲她犧牲了時，那自己是背叛了自己，背叛了父親，背叛了民衆；他們要嘲笑自己之攻擊王碩士完全是爲爭奪這個女性了，自己從前的勞績也就會被他們專做文章的人一筆抹殺了，春蘭知道了時也會嘲笑自己了。於是他暗暗地發誓，無論如何決不受她的誘惑，決不中她的計。

“你在癡想什麼事？”她笑問他。

“沒有什麼。”他擺出莊嚴的臉孔。

“看你又在發傻氣了。”她又笑着說。

“你如果不快把你所聽見的消息告訴我，我就回去了。”

“回那裏去？”

“回辦事處去。”

“你真想回去送命！”

昭筠便把從她的父親那邊聽來的一切消息，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

張大帥近來的聲望不比從前了，部下對他的命令多陽



奉陰違，甚至於公然打電或發宣言去揶揄他。最近又聽見駐×地的部下軍隊有舉兵叛變的消息，他不能不急謀對付的方法。但最使他感受痛苦的就是外交上受了日本的牽制，不能出兵去討罰×地的部下，所以他急急欲與日本妥協，然後可以盡心去對付那個叛變的部將。他接到日本送來的最後的嚴重的警告後，就密電B市的當局要極力鎮壓反日運動的民衆，並允許了日本領事的要求，下令通緝陸阿漢等反日運動最激烈的十餘人加以暴徒，擾亂地方秩序的罪名，拿到了後，格殺勿論。大概今夜裏當局會派兵去包圍工聯會及檢查劣貨委員會的辦事處。最初日本方面要求派日本海兵來參加做這種工作，——屠殺中國民衆的工作，但這一條件算給張大帥拒絕了。日本方面只派了兩名便衣偵探來監視中國當局，看是不是有誠意解決這件事，拿反日最激烈的幾個人來鎗斃。

昭筠還說，當局本來不知道那一個是排日排得最激烈，那一個是煽動民衆煽動得最厲害，可是現在當局擬的注意人物名單上，陸阿漢居然佔第一名，這當然是有人向當局告密了的，——否，這並不算是告密，完全是公開的陷害了。又據昭筠說，王炳彪得了郭釗的賄賂，在極力破壞反日運動的聯合戰線了。於是阿漢想起兩星期前檢查劣貨委員會開會

時的王碩士的態度來了。

那天晚上三十多個委員都到齊了，只是主席委員還不見到來。阿漢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包辦庶務一類的事情，因為學界商界代表都是文諷諷的先生們，走到來也不過是向大家拱拱手，發發議論，麻麻糊糊通過幾條半通不通的議決案，叫那些工人去執行吧了。凡是要動手，要走路的事多歸工人代表去做，其中又以阿漢為最賣氣力。這晚上主席委員還不見來，少不得又要阿漢去催請。

但他走出傳達處來一問，他們說主席委員王碩士早來了，進裏面去了。阿漢便到轉裏面會議室來報告大家，大家說，王主席既然來了，大概是在樓上主席辦事房裏吧。於是阿漢同一個同事又走上樓上主席辦公室來看王碩士在不在。他一揭開布簾，果然看見王碩士和一個像買辦階級的人隔着寫字檯對坐着，像在商量什麼事情。阿漢看見王碩士低着頭一面在數鈔票，一面在應答那個商人。阿漢還聽見那個商人說出許多公司的名字來，某某公司如何，某某公司又如何。他看見王碩士把數過了的一束鈔票擦進內面衣袋裏，但不一刻他又取出來重新一張張地數，像擔心剛才把它數錯了。到後來王碩士才注意到兩個工人站在房門首，他臉上

登時表示出一種不屑的神色，像在說，

“你們這些滿脚泥巴的下流人，儘站在那兒做什麼？”

果然，在開會的時候，王碩士極力主張檢查劣貨要和緩一點，有時候也該顧恤到商艱，同時反日運動也不好過走極端了，怕外交弄破裂了，事情不好收拾。他還舉了例來證明，就是近日來許多資產階級都紛紛遷入租界裏去了，這完全是反日運動做得太過火所引起來的現象，爲淵驅魚，現在反日最激烈的工人們實在是一種癩來。他說了後就望了望阿漢一眼，但阿漢給他一望，便馬上立起來駁他說，近來搬進租界內住的只是少數的有錢的人，至多數的平民都是十分鎮靜仍然住在中國地界內，沒有一個不希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

昭筠和阿漢商量了一會對付時局的方法，茶房送酒菜來了。阿漢看見有酒，喉嚨裏便作起癢來。他看見那酒瓶上面貼着白紙金字的商標，不知道是什麼酒，昭筠告訴他那是香檳酒。

他倆都覺得餓了，望望掛鐘，响過了十一點，於是暫停止了他們間的商談，只顧喝酒喫菜了。

他倆一無顧慮地對坐着喝酒，今夜要算是第一遭。恐怕

也是最後的一次吧，他倆又不約而同地都這樣想。

過了一會，阿漢有八分醉意了，望望昭筠也雙頰染着桃色。她看見阿漢不轉睛在注視他，便向他嫣然一笑。阿漢看見她這一笑，完全像個處女般，給了他一種誘惑。

他倆的胸裏都騷動起來，又似驚恐又似喜悅，同時又感着哀愁。他想在這世界上最知己最愛自己的女性要算她了，從前自己太對不住她了。她不問自己如何的拒絕她，她還是在後面跟了來——遠遠地跟了來，一點不生氣；並且無時無刻不關心自己的事。他想向她表示幾句愛慕的話，但從無經驗不知要如何說才好，他再想到自己的前途實在有點黯然，因為自己的生活和全中國中與自同運命的人們的生活就像二元方程式中的X和Y，雙方是要同時解決的，然而按中國現在的狀況，這個數題一時實在不容易解決，因之想和她共過小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同時自己的意志也禁止自己作此種無聊的希望。但是在這世界中現在只有她算是和自己有點關切的人了。

“昭筠”他今夜裏是第一次大胆地叫她的小名。

“……”她抬起頭來望他，臉上表示出一種驚喜的神色。

“你想說什麼話？怎麼又不說了？”她笑了。

“我覺得我的人生有點離奇。”

“什麼意思？”

“我天天在勞苦，在奮鬥，但自己不知道爲什麼要勞苦，要奮鬥。”

“告訴你，這是叫做革命性。你的人生就是革命者的人生。革命的人生是有始無終的。”

“死了呢？”

“有後繼者接着做下去。革命者對於生死是置之度外的。”

“聽你這樣說來，大概我們的行動就是革命的行動了吧。的確，我就不覺得死是可怕，否，我是願意搶快先死的。”

“不錯，革命家是完全要行動，要不怕死。革命家是和他人競爭先死的。要這樣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要這樣革命才有成功。如愛惜生命，什麼事都做不成功的。大家都爭着做理論從傍說話的工作，誰去行動呢？革命還能成功麼？……”

“但是，革命家不一定盡都要死吧。”

“這當然，可以不死，何必死呢。但是不可怕死。怕死，什麼事都做不成功的。”

“冷靜地想起來，人生也實在無聊了……”

“但是有志氣的人不該有這樣的思想，說人生無聊。  
……”

“我覺得人生無聊，才捨得死。……”

“你這樣想麼？那就錯了！由一方面看來，人生或許是無聊。但是我們可以改造牠，使它不至於無聊。要使到全社會的人們不至於感着他們的人生爲無聊就好了！”

“但我曾這樣想過來，人生除了痛苦什麼都沒有。與其久嘗痛苦，那就不如早點死了好些。不過我不願意平平凡凡地死，我想殺了幾個仇敵然後死。一個人只爲他的生存而生存，這是太無意味了。”阿漢的聲音帶點悲痛的調子。

“不錯，我們要爲社會全體的有意義的生存而生存。”

“那麼，到什麼時候全體社會才能有有意義的生存？”

“所以我們要奮鬥，到死爲止。”

“你能夠和我一同行動，一同死麼？”

“那是我的目的。”昭筠說時低下頭去。

“真的？”阿漢覺得昭筠真是奇特。她在社會上本有相當的生活，但也這樣勇敢的不怕死。自己比起她來真慚愧死了。

“阿漢，我們一齊死吧。我覺得我們的生存是一點沒有價值的。不把中國民族由列強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我們的生存是無意義的。我們第一步是要打倒列強！”

“昭筠，我是早想尋死的人。不過不知道要如何死法才

有意義。我尋死的機會尋了許久了。現在感謝你，指示了死的方法給我。……”

“……”昭筠看見他感情又脆弱起來，在傷感了。但她想，這是人類所不能免的，讓他相當地發揮發揮他的傷感吧。

“我在這世上只是一個人，再沒有和我有深切的關係的人了。父親給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甲車輾死了，母親因為生活太苦也跟人逃了，妹妹因為父親之死，也病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的一家族快要絕滅了。大概這是暗示中國民族將來的運命吧。”

“那又可以不必這樣悲觀。我們若始終以帝國主義為目標，前仆後繼，百折不撓，那中華民族也終有解放的一天！”昭筠安慰他。

“我想這次是我們死的機會了。我真希望能夠和你一同死，——我從前就有這個希望，——今夜裏聽見了你的教訓，我更決心了，昭筠！……”阿漢說到這裏聲音激烈地顫動，呼吸也十分緊促。他像無識意地站起來走近她的身傍。他雖然感着有幾分不純的愛慾在作用，但大部分仍然是對她的感激和尊敬。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很鎮靜的她此刻也駭了一跳，因為她看見他垂着眼淚跪在她的腳下了。

“昭筠，讓我們一同死吧。我們對於這個世間沒有留戀的必要了！……”

“阿漢！……”她捉着他的雙手，“快起來，不要這樣的傷感。你喝醉了，這是我不好，不該多勸你喝酒的。”她加握緊他的手。

“不，我並沒有醉，你讓我跪在你的腳下吧。……”他把頭伏在她的胸懷裏來。她也像母親摟抱小孩子般地緊摟着他的頸項。他的頰觸着他的柔滑的胸脯，他登時起一陣微妙的感覺。他想現在是我倆——有了那種決心以後的我倆的世界了，一切可以不顧慮了。

“昭筠你愛我麼，像我這樣的人？”

“好孩子，我從去年初見你時，就愛你。不過你不肯親近我。”

“那時候你是個很高貴的人，我那敢親近你，因為我們間有一道溝渠把我們隔開了。現在我知道你了，知道你是我的，……”他仰起頭儘望着她。她的雙目中也含蓄着情熱，——燃燒着般的情熱，她低下頭來了，這是他早就預料到了的。他倆的唇碰着了，一陣長時間的熱烈的擁抱和接吻。

“阿漢！我真恨你！我早就發見了你，但竟遲至今夜才達到我半年來的希望。我真不能不恨你！”



“但是我還像在夢中呢。我真的夢想不到我們有這麼的一晚上。”

晌十二點了，茶房走進來把吃剩的酒菜收拾了去後昭筠故意站起來說要回去。

“我今夜裏要留你在這裏了。”阿漢忙走過去把房門緊緊地下了鎖。

“那我到後房裏去睡，只有一張床，不能讓給你啊。你就在這前房裏棧化椅上躺一晚吧。”昭筠笑着走進後房裏去了。阿漢忙趕上去。昭筠把後房的兩扇玻璃門從裏面門起來了。

“快打開來！”阿漢在槌門。

“你在前面坐一忽吧，我要洗澡了呢。”

阿漢終屬給她了。他屬給她了後，她才把她過去的祕密通告訴了他。她說她在未到王家以前就有了愛人的，那時候因為太年輕了，不敢公然地主張自己的戀愛，受着父母的威迫，終嫁到王家來。那時候，她才十七歲。怪醜的炳彪當然不能使她滿意。炳彪赴歐洲留學去後，她的生活反為自由得多了。在那時候出她的意外的是她的公公王健有一次竟在深夜裏走到她的房裏來。她原來就不喜歡王家一家人的，——

否，她差不多當王家人是她的驕人，因為他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雙方都欺騙了她的父母，——並且她在那時候已經像曠野中的草花，自暴自棄的，不問那一種蜂飛了來，她都不拒絕和他接吻了。她終允許了她的公公的要求。但她並不是愛那個老人，也不是爲解決性的煩悶，她只當它是一種復讎的方法。她又告訴他，初看見他這樣的年輕可愛，就暗中發願，非把他弄到手不可。但到後來，看見他這樣倔強，她真有點意外。

阿漢到這時候才知道她是有了七八個男性經驗的女人，也是完全不受一般道德的評判的女人。

## 十六

他們像新婚夫婦般，忘記了外面是怎麼樣的時局，忘記了他們往後的工作，只在盡情的享樂，睡到第二天十二點鐘才起來。

阿漢比昭筠先起來，洗漱好了忙叫茶房拿報紙來看。報上沒有什麼特別的紀載，他知道昨夜裏昭筠說的話完全是謠言了。報上只說日本方面向政府下了極嚴厲的警告，限政府於四十八小時內解散工聯會和檢查劣貨委員會，而政府

方面怕得壓迫民衆運動的罪名，不敢直接用武力來解散民衆團體。他們只派代表來，要求檢查劣貨委員會和工聯會自動的解散。

阿漢想，糟了糟了，自己該早點回辦事處去的，不應該在這裏墮落，放棄了半天的工作。現在是一髮千鈞的時局，應該加緊工作的時候，怎麼還留戀着女色，荒廢了大半天的工夫呢。

——快回去！趕緊回去！工聯會那邊有許多事在等着自己回去辦呢。今天上午檢查劣貨委員會那邊雖不是自己值日，但也得去看看情形。不過據報上所說的情形看來，恐怕今天一定是停止工作了。因為如果今天再進行此項工作，勢必要和日本海兵起大衝突了，他們是沒有這種勇氣的。不過自己是主張要和日本起一次的大衝突，因為要這樣才能得到澈底的解決。

他丟開報紙再走回床面前來，看見昭筠還袒着胸口側身睡着，一張絨毯只遮住她的下半身。他伸手去推她的肩膀。在這瞬間他也驚異，自己何以對她竟會有這樣大胆的舉動了呢。

她微睜倦眼打了一個很長的呵欠。

“你起來了？”

“我要走了，十二點鐘了，不能再停留了。我們在今晚上或者在明天晚上再會。”

“你這樣急就要走了麼？你出去也使得，不過你要打聽打聽外面的情形怎麼樣，才好回辦事處去。你不好魯魯莽莽地就走回去。”

“那我曉得。我先去到老薛和老胡那邊去，問問他們一個詳細後，再回辦事處去。”

“那，你下半年還要到碼頭上去查貨麼？”

“當然要去！那有給日本人這樣一威嚇就中止不幹了呢！像這樣的有始無終，帝國主義那一天才能打倒？”

“不過你也得當心一點。如果大家軟化了時，你就要看風駛船，不要以少數的人去死衝。你要忍耐一下，回來和我們商量。這並不是妥協，這是一種策略，一種計劃。我們該再接再厲的。”

“……”阿漢望着她點了點頭。

這時候她坐起來了，斜跪在床上。

“那末，……”她伸出一雙皓腕來向他作媚笑。

他倆再胸口貼胸口，緊緊地摟抱了一會，也行了——一個熱烈的長時間的接吻。

阿漢由T酒店走出來，他先到同志薛和胡的家裏來。但

他們都出去了，他只好回工聯會的辦事處來。他走到門首，不敢立即跑進去，站着傾聽了一忽，裏面靜悄悄的不見有什麼聲息。

他壯着胆走進來，樓下沒有一個人，連阿丁也不見了。他想這真奇怪，怎麼今天一個人都不來呢，真的有什麼變動，他們聽見了消息，害怕起來，不敢來了麼。他叫了聲，

“阿丁！”但不見火廚下有回答。

他走上樓，回到自己的小房裏來。他們各人的房裏只是一張床，一張粗木棹，一張椅，一副不值錢的被窩，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們出去時，只把房們掩上，不加鎖的。

阿漢在桌上發見了幾封信，幾張名片，有檢查劣貨委員會開緊會議的通告。有W，X兩團體開代表聯席會議的通告，因為阿漢是X團第××組的代表。檢查劣貨委員會開會的時間是下午六點。W，X兩團代表聯合會是晚上九點。他再翻看其他的幾封信，裏面有一封使他吃驚的就是歡喜陀留下來給他的信。他才知道十點多鐘時分，王春元和春蘭來了。因為他不在，春蘭不能久等，他們就走了，並約他於今夜十點到S旅舍三樓48號去會他們。

阿漢讀了春元的信，坐着呆想了一會，再翻看那幾張名片，他再駭了一跳。

“王瑞芳!”

他想這位先生許久不見了，今天怎麼忽然又跑到這裏來。據昭筠說，她最初是很熱烈地傾向着他的，但到後來看見他和昭筠太密切了，同時他又離開了王宅，她雖然帶幾分嫉妬，但也只好對他斷念，另找情人。聽說她已經找着了一個美國留學生了。她跑來找我幹甚麼？

歡喜陀，春蘭，和瑞芳特別在時局最緊張的時候不約而同地走來看他。春蘭和歡喜陀莫非是替他們的主人來討情的吧！他們知道了我們排日團體X團的利害，不是可以用政府之力來壓制的，所以特派春蘭和歡喜陀來討情吧。

他想了一會，想不出道理來。他看距開會的時間還早。便想去把這些事情和昭筠商量。但他又想了想，覺得不妥當，因為他知道她對春蘭和瑞芳定沒有好感的，定懷着嫉妬的，並且今早上和她約好了今夜裏還是回T旅館去，一切到今夜裏和她商量吧。

他決意利用這幾個鐘頭去分訪幾位同志，採聽他們的意見，作自己的參考。他前後會見了老薛和老胡了。老胡是X團團員，主張一不做二不休，今晚上就該動手，收回租界，他當然也贊成。但老薛的主張却和昭筠一樣，而老薛是W團的代表，於是他疑心昭筠也是W團團員了。X團和W團的主

張大體一致，是以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爲目的。不過X團對日本特別激烈些，而W團之主張則不側重日本，所以有時候兩團體互有爭論。看昭筠近來的樣子，是想溝通兩團體。但阿漢無論如何是不能贊成的。

由三點至六點間，阿漢分訪了兩團體的主要角色。不再赴檢查劣貨委員會的會議的主張，雙方是一致的。因爲檢查劣貨委員會的分子太複雜了，有學界商界的人加在裏面，他們是最容易軟化，最容易被買收的。商人固然不必說，就連學界的教員學生們也靠不住。平日說起話來像很激烈慷慨，但到了利害關頭就像烏龜般縮頭了。並且一講到金錢又主張自己的利益最力，他們談革命大概就是這樣的。

到了八點多鐘，聽見日本海兵又越界殺了十幾個工人。這完全是日本方面看輕了中國當局，深知道中國的軍閥們沒有一個長進的，只知顧他們本身的功利，至國家所受損害如何，人民所受痛苦如何，他們是不置眼中的，所以日本方面以爲殺一個中國人是這樣交涉，殺一百個中國人也是這樣交涉，只要當軍閥內爭時給以相當的援助或借款，那末那個軍閥對日本仍然是感恩圖報的。到處老鴉一般黑，辛亥革命前的軍閥是這樣，革命後的軍閥也是這樣，一方拉英國來做後台老板時，一方就跪求日本出來做他的護身符。因爲

南方的封疆大帥親英，北方的B市當局就不能不親日了。

誰都沒有預料到西歷19××年後的今日，中國民氣竟這樣的澎湃，尤其是對付帝國主義，一般平民都有了一定的主張，就是寧玉碎毋瓦全，個個都情願起來爲打倒帝國主義而犧牲了。

他們都主張對帝國主義要有所行動了，只要平民對帝國主義不怕死，敢犧牲，再接再厲向帝國主義進攻；那末，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及資本家即欲做帝國主義之孝子順孫亦有所不能了。故欲革命，第一步要煽動平民先向帝國主義發難。這是陸阿漢一班人所主張的。

## 十七

到了九點鐘了，W和X兩團體代表聯席會議開始了。

時局十二分的緊張了，政府今天一聯來了三次警告給檢查劣貨委員會及工聯會，要求他們立即停止反日運動，靜候政府解決，否則以軍法從事。現在檢查劣貨委員會已經無形解散了，聽說今天的會，因爲到會的不足法定人數，沒有開成，改爲談話會，但還是決議停止工作，靜候當局解決。

W和X兩團體的代表聯合會開於一個W團員的家裏。



到了九時一刻，各代表都到齊了，共有三十人。

工人的十中八九是受這兩團體的指導的，換句話說，就是受在坐的三十人的指揮的。主席——W團員代表之一——把開會理由報告了後，請大家討論今後應取的態度。

“我們的工人同志又給野獸般的日本帝國主義慘殺了十餘人，我們要立即復讎，立即去收回日本租界！政府靠不住了，現在只有我們自己起來幹！”X團代表甲站起來說。

“不錯，我贊成甲君的主張。不過我要補充一句，我們如想救中國，想解放中國的民衆，唯有一個方法，即是馬上起來向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對抗！”阿漢站起來說。

“不過我們現在夠不夠力量，須得斟酌一下。若犧牲太大而不得結果，則不如隱忍須臾，以待實力充足時再來反攻。”W團代表乙站起來反對甲和阿漢的主張。

“我贊成乙君說的話。我們要顧及環境。現在的環境太壞，我們唯有以消極的方法去抵制日本，再不可用積極的行動了。”W團代表丙站起來幫着乙說話。

“什麼時候才有充足的實力，什麼時候才可以積極的行動？”阿漢又立起來質問。

“現在要看風駛船，如果再積極的，——否，盲目的幹下去時，B市的人民所受的犧牲太大了。須要注意！”W團代表

丁又立起來幫助他的同志們。

就這樣地爭論下去，阿漢覺得W團方面的主張也有幾分的理由，就連X團代表中都有二三人贊成了W團的主張。結局，W團的主張通過了。

“那末，這次死難的工人同志數十人永無伸冤之日了！”阿漢想，像W團的主張講策略，結局是和軍閥妥協，向帝國主義投降吧了。

“不是這樣說法，我們要從大多數的民衆着想。現在如再幹下去，恐怕要犧牲更多的同志，又不得好結果。”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阿漢高叫起來了。

“那，你想怎麼辦呢？”W團代表乙問他。

“議決了還有什麼辦法，不過我個人有我個人的想法！”這時候阿漢臉上表示出一種堅決的色。

全會場的人的視線都投向到他臉上來。

“什麼想法，陸阿漢？”一個同志問他。

“現在我不能公表出來。”阿漢說。

“你既然有比我們勇敢的想法，怎麼不能勇敢地公布？如果你的方法的確好時，我們也可以從你的辦法。”

“你們太胆怯了，我的方法提出來，決然通不過的。”阿漢說。

“叱!叱!叱!”

“什麼叫做胆怯?”

“對同志們不該有這種辱罵!”

會場中有這幾種叱罵聲。

“你們是胆怯，我可以斷言!你們是胆怯!說你們胆怯有什麼過分?你們都以革命家自稱，你們只是嘴巴硬屁股軟!天下那裏有睡覺睡到九點十點還不起床的革命家!天下那裏有眼角上還掛着目糞走到會場上來的革命家!你們罵我輕舉妄動麼?你們只是趨媚權勢，走紅門，向人要錢時就不惜卑躬屈節，不顧半點人格!不錯，我是輕舉妄動。中國的革命者太不肯勇敢地行動了!其實革命最要緊的條件是行動!我們要以暴力對抗暴力。小忠誠的退讓是終歸要失敗的。沒有行動的革命理論，它的價值不過是可以佔有紙屑籠的一部分。”阿漢說到這裏，感情更加熱烈起來。

“放屁!放屁!”

“誇大狂!”

“搗亂分子逐出去!”

“不服從公議的人要加以處罰!”

會場中有這種種的聲音，並且還有人緊握着拳頭想搥阿漢的。

“你們做了些什麼工作來？自工聯會成立以來，只有我們二三個蠢人做苦工而讓你們享有我們的剩餘價值！現在你們要加我以處罰了！好的，要如何處罰，悉憑你們做去！你們只是對於我是勇敢的，像老虎般的。至對於有權勢的人，就和老鼠般的卑怯，低着頭啊。你自己反想一反想你們從來的態度，——向金錢低頭，向當權者低頭的態度，你們怕要羞得沒有地縫可鑽吧！”

這時候全會場騷動起來了。除七八個袒護阿漢的同志外，個個都主張要徵罰他的。

“處罰倒馬桶的兒子！”

“處罰不服從公議的人！”

“處罰不服從多數的人！”

“打！打！打！”

“打！打！打！”

有幾個青年猛者真個向阿漢奔來。

“不錯，我的父親是個倒馬桶的，這是我深引以為光榮的。你們這些革命家啊！我佩服你們有十足的勇氣辱罵倒馬桶的人！”阿漢在像狂潮般的會場中高聲叫起來，更把他們激怒了。

“請諸君冷靜一下，冷靜一下！”主席站在椅子上，伸出

雙手像按鋼琴般的，叫他們各歸原席。

過了一會，秩序恢復了。

“諸君！陸君的態度的確是不對的。但是我們可以討論警戒他的方法。不過我們也要反省一下，陸君的話也不算完全錯了。日本帝國主義進迫我們至這樣緊急的時候，確是難怪他忿激的。對於這點，我們是同志，該原諒他的。”

他們議決了，停止取消了阿漢的代表資格。但這時候他一個人早由會場跑出來了。他的臉上浮着悲壯之色，眼眶裏溢着憤慨之淚，低着頭默默地向前走，走了一會，昭筠的美麗的影兒又在他的腦膜上浮出來。在他的生涯中，嚴格地說來，她實在是他的最初的情人，也是最後的情人吧。

由昭筠就聯想到春蘭，他才想起歡喜陀和春蘭約他到S旅舍的事來了。

——不，決不能去會他們，他們是立於和自絕對相反的地位。現在還因為私情去看他們，不是等於投降敵人麼？並且現在也不早了，還要去會昭筠，說不定我們團體今夜裏就要取最後的行動了。在未死之前，非再見她一面不可。但是對春蘭的情感如何？他總覺得春蘭才是自己的最純粹的戀愛對象。自己的生死的運命在這一二天內就要被決定了，在

未死之前去會會舊友，去會會春蘭，也不算過分吧。他這樣想着，像有人在引導他走到S旅舍前來了。

他乘了電梯，走上了三樓，問了問茶房，48號在那一頭，茶房告訴他，後層的一間最大的房子就是48號。

茶房向阿漢渾身打量了一下，覺得他不像是48房主人所歡迎的客，不過他受了48號房主人的囑咐，一看見他就不遲疑地引着他到48號房門首來。茶房敲了一敲門，一會就有人打開門出來。阿漢看見48號房裏是滿間煙霧，差不多看不見那個開門的人的臉孔。

阿漢看見茶房替他敲門那瞬間，有點後悔不該冒昧跑了來，胸口在拍拍地跳動。最初以為打開門出來的人是歡喜陀，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後來看清楚開門的不是歡喜陀，他更感着一種慚愧和不安了。

“先生是不是姓陸？”那個開門的人態度有點傲慢。阿漢真想翻身就走。他想不是找錯了人，就是敵人設了有什麼圈套。他更後悔不該輕身跑到這個地方來。

“王春元先生是不是住在這裏？”阿漢說了後，還沒有等到對手方的回答，決心不進去，想快點離開這家S旅舍了。因為他聽見裏面有許多人在聚着談話，他還聽見王碩士的聲音。

“是的，陸先生，請進來坐。王先生，剛出去了，一刻就回來的。郭小姐在裏面專等先生來呢。”

阿漢翻轉身不管那個人說些什麼話，也無暇搭電梯了，只朝樓下走，那個開門的人也緊跟了來。他的態度客氣了許多，在阿漢後頭儘說，

“陸先生，不要去，進來坐一會吧。大家在等着你來商量商量，……”那個人趕上前來，笑向着阿漢說。

“大家？大家是誰？”阿漢驚疑着問。

“敝東家郭先生，還有王炳彪先生，他們想和你談談關於我們公司的事。本來他們要小姐來和先生說個情的，——我們東家在前幾天才知道小姐和先生有交情，……”那個人說到這裏，儘是笑。阿漢也有點臉紅起來。

“……不過小姐今天身體有點不好，東家又很想見見陸先生，所以託王春元先生約了先生到這裏來。……”

“那我不能會他們。……我和你們的小姐也沒有什麼交情，我只來看看王春元先生的，他不在這裏，我只好走了。”阿漢一面說一面向樓下走來。他行到由二樓至樓下的樓梯口來時看見昭筠喘着氣跑了來，她迎着他便聲音辣辣地叫起來。

“快走，快走！危險！危險！我當你早死了！看你碰見鬼

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快跟我來，快走，快走！”

“什麼事？”阿漢如墮五里霧中，反癡立着問她。

“快走！這裏是租界，他們可以頓，我們頓不得。你這個不中用的人！還來看情人！”昭筠捉住了他的手，往樓下拉。

“不要緊，不要緊，我不怕那一個的。”他還倔強地說着，想掙脫她的手。因為他看見有幾個茶房和帳房在注視她們。他覺得給她這樣地拉着走，太不雅觀了。

但他終給她拉到旅館門首來了。剛才跟他到二樓來的人也在這時候跑回三樓去報信了。

“這是我叫來的汽車，快坐進去！”她忙急地推他進門首的一輛汽車裏去，“中國街，T……T酒店……”她喘着氣，一面跟他進汽車裏來，一面對汽車夫說。車扉還沒有關好，車輪展動了。

“Full Speed! Full Speed!”她一面關好車扉，一面再囑咐汽車夫。

“你喝了她的什麼迷魂湯，怎麼一請你，你就捨不得不去呢？”昭筠的氣息稍為平復了些後，以怨懟的口氣對他說。

“你剛才說危險，什麼危險？我一點不懂。”他還昏昏地不知是什麼一回事。

“你還迷戀着她，還有心事注意到你身邊的危險麼？”



“我就要到你那邊去的。我們的這個，”阿漢伸出右手的拇指來，“已經有密令給我，決定在明天晚上動手。”

“你還在做夢。但臨時起了變化，你不知道，我不怪你，我不怪你。我只問你，你爲什麼一個人走到租界裏來？”

“這裏是法租界，怕什麼？”阿漢雖然知道自己太輕身了，但還再強辯，“又沒有人認得我。”他臉紅紅地回答她。

“你還這樣不服人的忠告！你一點不能克服自己！怎麼能做事呢？”她冷笑了。

“錯了，我錯了，我認罪了。不過，昭筠，我想回我們的本部去，今晚上如來得及，我再到T酒店來。”他隻手加在她的肩上，湊近她，想和她親嘴。她沒有拒絕他，笑了一笑。但他倆剛觸着唇，她像聽見了什麼，忙翻轉頭，隔着小玻璃窗，望汽車後面。

“Full Speed!”她再吩咐汽車夫，“追來了！他們追來了！”她再顫聲地向阿漢說。阿漢這時候真有點昏迷起來了，他若不是看見後面遠遠的有一輛光頭汽車載着許多持槍的外國兵士，他真要說昭筠是在發瘋了。

“怎麼一回事，昭筠？”

“你這傻傢伙，中了他們的計，還在發夢！”

“那末她是陷害我了！”他看見昭筠的臉青了一陣又一

陣。他想自己的臉也在發青吧。

“Full Speed!”她再催汽車夫，不理他了。汽車轉了一個彎。

“她會陷害我?!”他在自言自語。

“她一點不知情，這倒不好冤枉她。她也受了他們的監視，大概要嫁我的王先生吧。”她向着他微笑了。

“嫁王春元?”

“那是你的王先生，他在後悔了吧。他完全做了傀儡，給他們利用了。現在他十分後悔了吧。”她再向着前頭的汽車夫，“不要通過英租界，打轉到M馬路，駛進中國街裏去吧。”

汽車剛趕到法租界和中國街的交界處來了，忽然聽見大砲的音響。

“噹——!!!”

接着又聽見幾次的大砲音。

“糟了，阿漢！你的冤無從照雪了！日本鬼開砲了！連我都沒有預料到他們接火接得這樣快。秩序亂了，他們再不能冷靜地聽你的辯解了。”

## 十八

他們的汽車在中國街口停住了。有一隊法國兵士來檢查。進到中國街路裏，又有一隊中國兵士走過來檢查。幸得他們裏面沒有一個認識阿漢的。

“你們從那裏來的？”兵士的頭目問他和她。

“從東洋租界逃出來的。”昭筠隨口扯了一個謊。

“東洋租界裏怎麼樣了？”那個頭目像很担心，要她告訴他們日本租界裏的情形。

“搶和殺，——專對中國人！”

“你們怎麼能逃出來呢？”

“送了錢給一個日本商人，借他的汽車逃出來的。”

“啊，啊。”

他們算通過了。在這方面因為接近法租界，雖然十分戒嚴，但秩序還不算十分混亂。阿漢走到中國街內後翻轉身望望和日本租界接觸的中國街上，到處都起火了。

昭筠因為阿漢要回他的秘密的本部去，和他約好了，明天有機會再見。她忽然流下淚來了。她像預知道再不能和他見面了。他們在一條黑暗的小巷口親了一回吻後，就分手

了。

阿漢這時候像全失了知覺，回到部裏來，看見狹小的客堂裏擠着有百多名同志。他們一看見他，就罵起來。

“漢奸！賣國賊！騙賣同志的狗東西！拉出去打靶！殺！殺！殺！”

昭筠已經大略告訴他知道了，所以他更要回來向同志們表白。

“讓我表明幾句話後再來殺我！……”他的話沒有說完，又聽見他們喧嚷起來。

“殺，殺投降帝國主義的漢奸！殺，殺給郭釗買收了的賣國奴！”

他們的首領文家鴻，平日很愛重阿漢，深知阿漢決不是肯和郭釗妥協的人，其中必有別情，想出來爲他辯護幾句，但局面已經決裂了，同志們都失了理性，像發狂了般，知道不是幾句話可以挽回過來的。他只想派一個至難的工作給阿漢去做，讓他由工作上向同志們表白他的心。

他們還在怒罵，不過還沒有人向阿漢動手用武吧了。

“有了真贓確據，還有什麼好辯！”同志一說。

“工聯會辦事處裏面搜出來的郭釗的信拿出來給他自己讀去吧！”同志二說。

“只一千元就拍賣了同志麼？”同志三說。

“在會場上說得多麼動聽，不料一翻轉背，就去向我們的讎敵討錢了！”同志四是今晚裏在會場上反對過他的。

阿漢低下頭去，一時說不出話來。一念之差。自己從來以為只有昭筠會陷溺自己，誰知道陷溺自己的是春蘭呢！

他想再向大家說幾句話，略抬起頭，這時候使他大吃一驚的就是在客堂的一隅他發見了瑞芳的臉。

——什麼道理！怎麼她能夠走進這個地方來！難道她也是我們的同志麼？他正在癡想，忽然看見文領袖站在一張桌子上叫“同志們”了。

全客堂裏百餘名的同志都仰着首望那個年輕的領袖。

“我們這個專事對外，以打倒帝國主義為專職的神聖的X團不幸近日來內部起了分裂，——分成左右派的現象漸次露骨地表現出來了。本來這個現象在任何團體都容易發見的。只有我們的組織最嚴密，團員最有訓練的光榮的X團，自信決不至於患這種毛病，一定能統一到底。殊不料到了對外關係最緊張的今日，竟不能一致，露出了分裂的現象。這是我們大部分團員深引為不幸的。……試考究分裂的原因，實有種種，而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近來的組織過於鬆懈了，結果有不少的敵人潛入我們團裏來，他們是來破壞我

們的團體，不是來爲我們團體出力的。其次是有一部分的團員太沒有訓練了，只主張個人的慾望及享樂，而不守紀律爲團體做事，換句話說就是責任觀念太薄弱了，他們雖然口口聲聲在高呼革命，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但是利慾薰心，一看見金錢就像老鼠偷油吃般的，不掉進油缸裏去決不甘休。像私慾這樣強的人，怎麼能做事呢，革命事業當然更談不上了。……關於陸阿漢同志的處罰問題，我想最好由我們今天到會的同志投票公決，馬上把他處死刑呢，抑或派他去做工作，將功贖罪。當然，到了時局已經破裂了的今夜裏，所有工作都是十分危險的了。不過那個××××××××××的工作，就派他去做吧，當然要加派幾個同志去監督他。……”

“漢奸！賣國奴！馬上槍斃！”有幾個同志們齊聲這樣的叫起來。

“賣了同志的人，不能再派他做工作了。”又有幾個同志們在吵起來。

“我們要遵重文同志的提議，表決一下。”

阿漢聽見是女性的聲音，跟着聲浪望去，又使他吃了一大驚，他想怎麼她也得到這個秘密的本部裏來呢，瑞芳在這裏已經夠奇了，怎麼她也在這裏呢？阿漢想，莫非自己是在做夢麼。

“新來的同志章女士，她也是來擔任××××××××××工作的，她對於日本租界裏的情形很熟悉，並且有通行證可以自由出進，我們須趕快派幾位同志跟着她去擔任這種工作，事急了，不能再多挨時刻了。她已經付議了，我們先表決陸同志的處罰案吧。”

一部分的同志又喧嚷起來，竟有叱文領袖的聲音。經一位監察委員出來警告了後才平復下去。

表決的結果，阿漢雖然沒有被他們處死刑，不過這個××××××××××的工作很難，實在是出於萬不得已的，明知其一定失敗，但是與其坐以待斃，寧肯痛快地幹下去失敗而死反為好些。

他們正在討論××××××××××工作的進行。

“噹——!!!”的一响，一個巨彈落在他們的秘密地下室的一隅了，有七八個同志登時倒在地下了。

外面起一陣頻繁的機關鎗聲。

“好了！我們勝利了！我們的目的達到了！我們終把我們中國兵激動了，和日本兵開火了！”

他們正在慌亂中，有幾個鎗彈射了進來。隨又聽見外面有鐵甲車馳來馳去的音响。

“噹——!!!”又一個巨彈落在附近來了。

阿漢想，大概是日本兵打到了這一帶地方來了，中國兵隊大概是全滅了。

再過了一會，一大隊日本海兵都持着上了刺刀的鎗，擁了進來了。

他們中有中彈死的，有中刺刀死的，到後來陸阿漢，文家鴻，章女士，王瑞芳，外十二名都背轉手給日本兵用麻繩縛住了雙腕，用汽車裝送到東洋租界裏去了。

在汽車裏瑞芳望着阿漢流淚。

“你這猶太！你現在知道帝國主義的厲害了吧。你今天所得到的的是什麼，你該後悔了吧！”

“不，我決不後悔。我知道我錯了。我做錯了事，但我決不後悔。我達到了我的目的了，我能夠和他一道死了。”

她的態度真使阿漢和文家鴻驚得張開口合不回去。

他們都給日本兵鎖在一間黑暗的牢房裏了。

“春蘭，你怎麼也加入了我們的團體呢？”阿漢望着那個章女士說。

“受帝國主義壓迫到這樣的田地，凡有血性的人，都該起來向帝國主義反抗！假如中國人全體都起來反帝國主義，那末勝利必定歸給我們的。縱令失敗而死，我們的精神也痛快些。活着受異族的欺凌虐待，有什麼生存的意思啊！”



“也是因為陸阿漢的緣故吧。”一個同志在笑她。

“他們還沒有知道你是郭小姐麼？”

“他知道的。但他深信我是來參加反日的工作。其餘的人不知道我是那一個吧。”春蘭指着文家鴻對阿漢說。

“我早知道的。”瑞芳在插嘴。

阿漢望着她們，忽然思念起昭筠來了。他問了文家鴻，才知道她這是個老團員，資格比他們還老，因為太聰明及領袖慾太強了，結果就被置於閒散的地位，和被除名了差不多了。

關於日本兵的虐殺中國人，在B市只有美國人的報紙假惺惺地說人道主義略加以非難外，其餘的都噤若寒蟬。這因為是美國嫉妬日本在B市太得勢了，為所欲為，決非有愛於中國人的。陸阿漢等十六人之被捕，B市全社會都知道了，外國人的報紙也很注意於這十六人的生死存亡的消息，對於日本方面如何地處置這十六人，時時取監視的態度。

張大帥管孚德一班軍閥們，雖然想敷衍日本，但沒有預料到日本會這樣野蠻，把B市糜爛至這樣田地。他們雖然想賣國，但身體中到底還流着有中國人的血，不敢馬上就向日本講和。

外國報紙上雖登有日本方面把十六人引渡給中國當局的消息，但中國當局馬上登報否認，全B市人雖然注意於這十六人的消息，但都捏不上歡喜陀和昭篤兩個人吧。

過了兩星期，歡喜陀聽見離B市的下游三十多里的江岸上，發見有幾副死屍，是給漁人撈起來的。各個死者的臉部都給刺刀搗得稀爛不能辨認耳目口鼻了，身上也有許多刀傷，多的有二三十的傷口，少的也有十幾道傷痕。

十六人的生死終等於石沉大海，杳無消息了。歡喜陀想，下游江岸的幾副屍首大概是他們了吧。

他良心發現了，覺得阿漢和春蘭之死完全是由自己害死了的。自己雖然沒有立心害他們，但自己不該受人的利用，單這一項，自己所犯的罪就和立心害他們一樣的重大了。

過了一個多月。B市——當然是中國街內，——還給日本兵佔領着，沿街放哨，中國當局也想不出什麼方法來對付。B市完全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歸日本掌管了。有些中國商人不能久關他們的店門，也就漸漸地打開店門來做生意了。雖然是滿街的日本兵，但他們像沒有什麼感覺。歡喜陀看見這個情狀，居然也會傷心起來了。

他看見日本兵坐黃包車不給錢。他看見日本兵上館子

不把錢，還要用槍頭打堂倌。他看見日本兵攔街調戲過路的婦女。他看見日本兵無理由地鎗殺了幾個無邪的小孩子。他看見日本兵開賭館騙取中國老百姓的錢。他看見日本兵藉喝醉了酒，搶劫了一家錢莊。他們無時無地不發揮他們的武士道，大和魂！

這樣的慘痛的景況繼續了半年，中國內部又發生戰亂了。張大帥要向日本借款了，於是容認了日本的許多要求，訂立了幾十條不平等條約，日本當局才答應撤退駐B市的兵隊。日本兵臨開拔時，還要求B市當局下令B市市民燒爆竹歡送他們的撤兵。他們說B市半年間的秩序是全靠他們維持的。

1926五月九日，在B市駐紮了半年之久的日本司令官海江田豬之介，準備動身回他的故國去了。他由B市政府，——可憐B市政府給他做了半年間的行營，——回到日本租界的 Yamato Hotel 去，沿途日本兵隊十分戒嚴，他的儀仗比他的故國的君王出行時的鹵簿還要華麗而嚴肅。

善忘的中國人也居然擠在日本兵隊的後面，萬頭攢動地在爭着看這個盛大的儀仗。

看吧，塔列在馬路兩傍的日本兵的刺刀映着日光在閃

耀，閃得善忘的好事的中國人的眼睛發暈。

在日本兵的堵列裏面馬路上看不見一個中國人影。

司令官海江田猪之介的馬車來了。忽然有一個女人抱着一束花衝開了日本兵的堵列，跑近海江田司令官，一個日本衛兵把她捉住了，在她的花束中發見有一個炸彈。隨後又跑來幾名日本兵，刺刀齊下，那個女人的鮮血就染紅了馬路的一部。

海江田司令官的馬車還是嚴肅地向那一頭駛去。

第二天的報上又有一件奇怪的消息，就是在 Yamato Hotel 裏面又捉到了一名刺客，馬上拉到碼頭上去鎗斃了。

到後來，B市市民，——尤其是男女學生間，——都知道死在馬路上的女人是席昭筠，在 Yamato Hotel 裏捉住的是王春元，——一個歡喜陀。

他們漸漸知道陸阿漢，王春元，郭春蘭，席昭筠，王瑞鬥，等的四角五角的戀愛了。他們都給歡喜陀感動了。他們想，鈍感如歡喜陀，都對帝國主義動手了，我們也該動手了吧。

B市的市民想，要打倒帝國主義，必先要打倒勾結帝國

主義的軍閥。又過了一個多月，他們聽見廣東的革命軍在誓師北伐了。他們都歡躍起來，希望革命軍能夠早日到來。假如是革命軍坐鎮的地方，決不容許日本兵殺一個中國人，也不許日本兵侵入中國地界一步的，同時更進一步，還要收回日本租界的。

他們B市市民，都在熱烈地望革命軍早日到來，他們漸漸聽見了“打倒列強，摧軍閥”的革命歌了。他們在B市也漸漸聽見有人念“……至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孫總理的遺囑了。

他們翻閱日本報，知道張大帥和日本人解決B市慘案的條文中有三四條是秘密的，不便宣佈。他們又看見日本報章稱讚張大帥之對日本可謂有誠意了，因為日本所提出的條件大概一一承認，承認到連日本方面都不好意思再啓口要求了。B市的人民看見了日本報章上的這種論調，更希望革命軍早日打到B市來，希望革命軍，孫總理的信徒們來廢除張大帥和日本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

他們的希望總有一天達到吧。決不是個夢想吧！

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早一點半鐘脫稿於上海

# 樂羣書店出版文藝新書表

書名	著譯者	實價	介紹
石炭王	Upton Siuclair 易坎人譯	一元五	是描寫美國鑛工的地獄全 活的。寫寫資本家壓榨工人精 的毒計，寫鑛工反抗的小姐公 的神，寫高人一等的男女童工 子，寫地獄裏的男女 ，……還有鐵戀呢。
石榴花	張資平著	五角半	長篇創作，分上中下三篇 。描寫戀愛與革命。
素描種種	張資平著	五角四	短篇創作集。內『羣犬』一 篇為張先生的最新創作，寫 日本警察網的厲害的，其 餘各篇都是張先生有力的 創作。
糜爛	張資平著	四角四	長篇創作。描寫革命過渡 時期的青年女子的游移盡 的糜爛生活，極其深刻 緻。
資平小說 第一集	張資平著	一元五	短篇創作集多。描寫五四 運動後婦女解放初期的男 女戀愛生活。
資平小說 第三集	張資平著	一元五	內含飛絮，苔莉，歡喜陀 與馬桶三篇長篇創作，歡 喜陀與馬桶為張先生新著 ，描寫日本的帝國主義在 國領土內的橫暴，和濟南 慘案時的工人反抗，犧牲 的義舉。

某女人的 犯罪	張資平譯	四角	日本名作選譯。(一)寫士敏土廠的一位女工懷戀被機器軋成粉未了的地主漸的沒落，小資產階級的女人此移了生活，(三)寫某女兒的失業了，受着飢餓，因犯的罪，被審判了。
草叢中	張資平譯	四角	日本名著選譯，內中『暴風雪』一篇是寫五塊錢使自已逼迫，因為五塊錢使自已奔風雪裏，至使自已的愛情意纏綿悲惻，使人下淚。其餘諸篇都是階級意識極明瞭的作品。
平地風波	張資平譯	二角八	是監獄中黑幕的記錄，述看守官對囚徒所用的私刑的厲害，監獄官上下相庇護的醜態，以及囚徒們的反抗。
醬色的心	陳幻水著	八角	短篇創作集，內含六個短篇。內『兩個亡國奴』一篇是寫高麗人參加中國革命而被犧牲了的事實。階級意識寫得非顯，其餘各篇，如醬色的心。小大脚時代，湖南牛，...都是模範作品。

日本新寫 實派代表 傑作集	陳勺水譯	八角	本書是把日本無產地寫實派起來的。這本代表傑作，系統地集起這本。內含小說八篇。是新的結晶。我們是有讀的必要。
新的歷史 戲曲集	陳勺水譯	五角	這是田河廣一郎的戲曲。描寫東方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對照與鬪爭的意義。
高爾基的 回憶瑣記	高爾基著 陳勺水譯	九角	描寫俄國人的生活。書中的人物都很有趣，他們都有獨特的性質，和不同的色彩。好酒，偷盜的，虐待女人小孩的，殺人放火的，什麼都齊備。不但藝術高，就當作近代俄國文化史看，也有重大意義的。
戀愛三昧	趙伯顏譯	五角	內含戲曲二篇，(一)戀愛三昧，(二)綠鸚鵡，(一)是寫一位女孩子愛着一位男人，但後來那個男人被他的情婦的丈夫在決鬥場殺了，寫女孩子聞訊後痛苦情懷，寫得非常緊張。(二)是一篇劇中劇，是真是假，請讀者自己去辨認好了。





在牢中	周毓英著	三角半	短篇創作集，有高爾的 情調，描寫社會的黑暗面 的。
苦囚雜記	周毓英著	四角	寫監獄裏的黑幕的，典獄 官的虛偽與狡猾，看守們 的殘暴無理的虐待犯人 ，都是出于常人的意外
蔓 菌	愈念遠著	一角半	是描寫青年男女戀愛的生 活的。
佃戶的女 兒	華 牧著	一角	中篇創作。描寫一個佃戶 的女兒，怎樣被他壓迫。 受盡痛苦，後被救出在婦 女協會工作，讀書寫字， 成爲婦女同志中的中堅人 物，後來在白色恐怖中犧 牲了，情緒非常緊張動人 ，實是一部很好的農民小 說。
曙霞姑娘	孫俠夫著	三角半	中篇創作。描寫軍隊生活 中年戀的情侶。
屈 伏	孫俠夫著	三角半	中篇創作。描寫失戀的青 年的悲苦生活。
迷 惘	金石聲著	二角八	中篇創作。描寫一位現代 無出路的青年的苦悶生活 。
紅 燈 照	金石聲著	二角半	中篇創作。描寫一位女革 命家參加義和團的事實。
擱淺的愛	金石聲著	三角	中篇創作。描寫夫妻之愛 的轉變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948B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blue and red ink,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date or a specific mark.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blue ink,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date or a specific mark.

23/00

23